

夜談隨錄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

夜譚隨錄一書，爲滿人和邦額所撰，都十二卷。中癡子、米彌老、汪越、春秋樓、趙媿婆、棘闌誌異數則，予頗喜閱之。意主勸懲，兼寓感喟。惟所記狐鬼諸事，描摹盡致處，與勸懲之旨反，而近於誨淫矣。此所謂不賢識小歟？故吾無取乎小說也。然滿人入據華夏，威福自恣，達官顯宦，何可枚舉？今則已矣，大半湮沒於無何有鄉。而閑齋一縣令耳，藉文字之靈，轉使今人讀其遺書，而猶識其議論，知其姓名，則小說誠有造於閑齋，閑齋未免有負此文字爲可惜耳。卷首列崔秀才一則，豈當日閑齋不得納交於顯要而有憾乎？當日閑齋爲顯要所棄，蓄有不平，遂成著述，聊用自遣，則彼顯要爲不足道，閑齋爲可取也。花朝生筆記云：「滿人小說，兒女英雄傳最有名，結構新奇，文筆瑰麗，不愧爲一時傑作。惜自何玉鳳歸安氏後，意義漸趨平衍，讀者病之。乾隆間，有滿洲縣令和邦額者，著夜譚隨錄一書，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轍，文筆粗獷，殊不及也。然記陸生柎之獄，頗持直筆，無所隱諱，亦難能矣。出彼族人手，尤不易得。」嘯亭雜錄云：「和邦額此條，直爲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論劾者，可謂僥倖之至。」又記與狐爲友者云：「與若輩爲友，終爲所害，用意荒謬。」禮親王著書，安得不云爾？太忙案陸生柎，清廣西人。雍正間，選知吳縣，改工部主事，坐事奪職，遣戍。著封建論十七篇，世宗指爲悖逆，被誅。今此條書中不見，知已被坊本刪去矣。滿清專制，文字之獄，甚多且慘，不特漢人冤之，而彼族人亦復不平，足見公道自在人心，而閑齋之爲人，不尤足取乎？倩霞一文內，記耿靖南軼事數則，亦可資談助。予校閱一過，既訂正誤字，復考述之如此。舊有評語及眉批，庸劣殊甚，因悉刪落不用。

民國二十二年

八月

南匯朱惟公謹識

自序

子不語怪，此則非怪不錄，悖矣。然而意不悖也。夫天地至廣大也，萬物至紛蹟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無，怪何有焉！聖人窮盡天地萬物之理，人見以爲怪者，視之若尋常也。不然，鳳鳥河圖，商羊萍實，又何以稱焉？世人於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一旦見之聞之，鮮不以爲怪者，所謂少所見而多所怪也。苟不以理窮，則人生世間，無論天地萬物之廣大紛蹟也，卽一身之耳目口鼻，言笑動止，死生夢幻，何者非怪？不求其理而以見聞所不及者爲怪，悖也。既求其理，而猶以見聞所不及者爲怪，悖之甚者也。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嘗遇怪，而每喜與二三朋友於酒觴茶榻間，滅燭談鬼，坐月說狐，稍涉匪夷，輒爲記載，日久成帙，聊以自娛者。昔坡公強人說鬼，豈曰用廣見聞，抑曰談虛無勝乎？言時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應。夫可妄言也，可妄聽也，而獨不可妄錄哉？雖然，妄言妄聽，而卽妄錄之，是亦怪也。則夜譚隨錄，卽謂爲誌怪之書也可。

乾隆辛亥夏六月，霽園主人書於蛾術齋之南窗。

新式
標點
夜譚隨錄目錄

崔秀才	一	婁芳華	三〇
碧碧	五	鳴雄	三二
梨花	八	劉鍛工	三四
香雲	一〇	蝟精	三五
龍化	一五	小手	三五
李翹之	一五	屨氣	三六
洪由義	一五	清和民	三七
某僧	一六	王京	三七
邵廷銓	一六	詭黃	三七
賣餅翁	一八	梁生	三八
蘇仲芬	一九	某倅	四二
紅姑娘	二二	倩霞	四五
陳寶祠	二三	落際	四八
張五	二五	伊五	四九
阿夙	二七	段公子	五二

慧子	五三	怪風	八四
某馬甲	五四	張老嘴	八五
米鄉老	五五	大眼睛	八五
韓生	五六	柏林寺僧	八五
修鱗	五七	薛奇	八六
來存	六〇	塔校	八六
雜記(五則)	六一	呂琪	八七
韓樾子	六八	高參領	八七
永護軍	七二	某諸生	八八
朱外委	七三	潘爛頭	八八
銅人	七三	獺犬	八九
某掌班	七四	嵩梁篙	八九
屍異	七五	獺賄	九〇
阿稱	七五	烽子	九〇
閔預	七九	陳景之	九一
章秘	八二	陳守備	九一
麻林	八四	青衣女鬼	九二

汪越	九二	譚九	一三一
春秋樓	九六	陸珪	一三二
棘闌誌異(八則)	九七	白萍	一三五
回斂(五則)	一〇四	劉大賓	一三八
夜星子(二則)	一〇六	莊嗣松	一三八
屍變二則	一〇七	額都司	一四〇
貓怪(三則)	一〇八	孝女	一四一
驢	一一〇	請仙	一四三
異犬	一一〇	某太醫	一四四
那步軍	一一一	地震	一四五
施二	一一二	朱佩菴	一四六
盛紫川	一一三	紙錢	一四六
邱生	一一三	三李朋	一四七
陸水部	一二二	霍筠	一四八
馮鏞	一二五	趙媒婆	一五六
戴監生	一二七	三官保	一五七
修觴角	一二九	倩兒	一六〇

襪襪	一六三
白衣怪	一六四
某領催	一六四
宋秀才	一六五
護軍女	一六六
秀姑	一六七
玉公子	一七一
螢火	一七六
柴四	一七七
吳喆	一七九
周球	一八一
僕白	一八二
轉生	一八二
某王子	一八四
再生	一八五
王侃	一八六
台方伯	一八九

瓦器	一九〇
梁氏女	一九〇
鐵公雞	一九〇
多前鋒	一九二
骷髏	一九二
姚植之	一九三
新安富人	一九三
維揚生	一九五
市煤人	一九六
鼠狼	一九七
巨人	一九七
白蓮教	一九七
鬼哭	一九九
袁翁	一九九
堪輿	二〇〇
尤大鼻	二〇二
董如彪	二〇四

某別駕	二〇八
雙髻道人	二〇九
阮龍光	二一一
某太守	二一三

鄧縣尹	二一四
斬總兵	二一五
藕花	二一六
王塾師	二一八

新式
標點
夜譚隨錄

崔秀才

奉天先達劉公，世家子也，少倜儻好客，揮霍不吝，車馬輻輳，門庭如市，行路者健羨，雖古孟嘗平原諸君，不是過也。忽有崔元素者，投刺，劉接見，詢其邦族，曰：「山臨胸秀才也。遊都門二十年矣，聞公喜結納，來作食客耳。」劉大悅，與之往來，亦時濟其薪水。崔率十餘日一至，至必有所借貸，家人悉厭賤之，劉猶不以爲瑣，每如其願，未嘗少拂。——如是者二年餘，劉迭遭大故，貲產蕩盡。又三年，一貧如洗，更屢試不第，親故白眼，動輒得必，漸至不相聞問，僕逃散，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僅一老僕存內，則一妻一子一女而已。會臘盡，鷄衣塵，餓無以卒歲，女能詩，戲吟曰：「悶殺連朝雨雪天，難將飛絮當吳綿。歲除不是逢寒食，底事廚中也禁烟。」劉笑曰：「此際玉樓起粟，倘能煮食，不猶足供一飽乎？」因和之曰：「我不尤人不怨天，飛來柳絮入蠶絲。樂飢本是書生事，一任人家萬竈烟。」妻怒之以目，曰：「往日良朋密友，有求必應，啜汁者豈止一八？今年盡歲，海喫着俱無，猶不少思籌策，乃合兒女子作推敲醜態，想亦拚得餓死，故預作薤露歌耳。」劉曰：「然則欲我儂賊耶？」妻曰：「作賊亦可，第恐君無其才耳。」——順城門外朱知縣，方落拓時，與汝莫逆交，一日不見，不能耐，今宦囊頗厚，距不能走一箇濟燃眉耶？」劉曰：「微汝言，幾忘之矣。」亟作書，遣老僕投之，日暮，赤手回，入門，卽罵曰：「朱某良心喪盡矣！始而聞人辭以他出，我固不信，既而送客在門，始相見，兩眼稜稜，持書而入，再四催促，始傳語事忙不暇修覆，但借口致意主人，現在凡百需費，正愁無處措置，斷難如命……」云云。劉企望一

日滿擬如願，聞僕語，不禁索然。妻哂曰：「莫逆交不足恃矣！然總角之交，應非泛泛也。城北楊君，盍以言餽之乎？」劉以爲然，復走東于之。楊辭以生意淡泊，本利損虧，無囊可解。劉拊髀嘆曰：「面朋口友，固不足怪。欲明通財之義，非道義之交不可。」乃挑燈作札，罄吐肝膈，翌日付老僕持送南城靳公子。靳世胄閱閱，田園徧畿輔，公子與劉爲世交，又屬至戚，每當晤對，夜以繼日，所講非忠義大節，卽出世大道，互相誇掖，不啻同胞，所謂立脚不隨流俗，留心學作古人者。閔札卽刻覆答，謂「叨在知己，亟當如命，奈心與力違，君但勉爲尙志之士，無自暴棄，又何憂貧賤哉！且天生劉君，必非碌碌者，君姑待之，保有大富貴日也。第好義如弟者，值此危急之秋，竟坐視良朋之困，不能一援手救，殊堪自愧，惟知己者諒之耳。」劉忿然擲書於地，再曰：「荷荷！平日披肝膽，談道德，何啻羊左任黎？昔時舉子女作湯餅會，猶以百金爲壽，今急切相求，乃不破一文，反以廣詞迂說相敦勉，所謂道義交，固如是乎？」老僕慰之曰：「主之朋友，大概未曾交得一人，親戚中不乏富貴者，盍拚一失色，與之通融。」劉嘆曰：「朋友爲五倫之一，尙三呼不應，瑣瑣烟煙，又何望乎？」言次，聞門有剝啄聲，報崔秀才來矣。妻曰：「困人家潦倒至此，彼尙欲來封瘦脛耶？」劉曰：「不然，此空谷足音也。」延之入，崔曰：「劉君乃一寒如此哉！昔日繁華，真耶幻耶？今日寂寞，幻耶真耶？麗技易窮，青松落色，木槿朝在，夕不存矣，尙有一人肯杖策踵門，如崔元素者否？」劉曰：「夙昔自謂盟車笠，訂命蘭，得一二耐久朋，爲終身膠漆，不意翻覆若此，不敢復言交游矣。」崔曰：「不然，夫廉將軍免官客去，翟廷尉復職客來，人情自昔然也。君自不達，夫何怨？尤智者當務之爲急，爲今之計，當奈何？」劉曰：「束手待斃耳。」崔笑曰：「出此言，當罰鍰矣。吾聞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累重家貧，不擇祿而仕，盍投筆從戎，聊博升斗，不猶愈於託鉢向人乎？」劉曰：「饒饒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所以自完也。」崔曰：「外以筆耕，內以鍼耨，亦可免凍餒。」劉曰：「局促效轅下駒，夙所羞也。」崔

曰：『奇貨可居，壘斷可登，鳥獸之餘，毛可織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貧賈三之，廉賈五之，盡爲賈。』劉曰：『覬覦分毫，錙銖必較，素所鄙夷，而非屑者也。』崔曰：『然則度君之心，量君之志，欲更揚眉吐氣，非官不能矣。欲爲官，須登第，欲登第，須讀書，欲讀書，須膏火之費，吾視君皆未易辦也。吾有錢八十千，可輦至。』劉曰：『君方同病，詎忍波累。』崔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何辭焉。』遂言別。移時，以車輦八十千至。劉大感謝，欲備一餐相款，崔不坐而去。遲數日，復提一囊至，曰：『君曾肄業否？』劉曰：『新正伊邇，未免匆忙。』崔曰：『予思八十千不敷用，更蓄得一囊金爲君謀小康。』亟置之炕頭，便出門，挽之不及，試啓囊，燦然赤金也。一室俱驚，權之三百兩，崔從此不復至，更不識其居處。徒銘感而已。出賃購第宅，贖舊產，又於新居掘得窖二瓮，遂成富室。僮僕去者，次第復來，百計夤緣以求收錄，親友亦稍稍通慶弔。一年之間，繁華如故。劉不復好客，惟閉戶下帷，日夜占畢。是年及第，官清要，賀客盈門，值初度，預使人四出，凡親故中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盡招致之。及期親友畢集，競出金玉錦繡，羅列滿堂，爲劉祝嘏。劉乃張筵高會，酒再巡，罷樂出席，舉觴屬客，悉出所得，分贈諸貧賤之前，使各收貯，衆愕然不測何故。僉曰：『凡茲不腆，實所以奉祝長年者，縱不足貴，亦諸親友之芹獻也，曷爲散之？』劉歎曰：『今日何幸，羣公臻至，錫我百朋，所恨座中少崔秀才耳。崔若在，必能知我意也。』因袖出五言古詩一章，命其子朗誦曰：『主人好施與，揮霍無躊躇……』客有諫之者，主人笑曰：『毋……』君謂財可聚，我意財宜疏，不暇爲君詳，聊以言其粗，財爲人所寶，人爲財之奴，富者以其有，貧者以其無，有則氣逾揚，無則氣不舒，逾揚人逾親，不舒人不和，昔我貧賤時，顛踣無人扶，有身不能衣，有口不能餬，貴戚與高朋，相逢皆避途，居然一厭物，儼若非丈夫，今日奮功名，食肉復收租，門庭鬧如市，勢利日以殊，一壽千黃金，一箸萬青蚨，——奢窮欲亦極，無勞用力圖，當時何其嗇，今日何其都，願茲親串惠，豈我所願乎，昔貧今且富，昔我

卽今吾清夜維其故，反側心懣懣。其故良有以，今昔人情符。周急不繼富，聖言不可評。憶昔齊晏子，舉火贖腹。李又聞范文正，義田置東吳。設使天下人，能聚復能輸。在在無和嶠，處處有陶朱。流通阿堵物，何來庚癸呼。嗷爲富者，惟利之是趨。滿盈神鬼惡，往往奇禍沾。用是常自惕，羞爲守財虜。况今得之如泥沙，當日求之無錙銖。君不見栖栖窮巷孤寒儒，此時此際如苦荼。衆聞之，無不赧然，如芒在背，多有逃席而去者，亦不追挽。俄報「崔先生至矣。」劉倒屣迎之，崔握手笑曰：「君可謂國狗之瘼，無所不噬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爲且繁，華索莫其衍幾，何苟不齊之魔障，歛起矣。彼接輿髡首，桑扈羸行，條來忽逝，豈屑屑於苑枯哉。會盡人情，點頭亦屬多事耳。」劉再拜曰：「至味之言，敢不佩爲絃章。」是夕客散，獨留崔宿。妻子亦出拜之。劉曰：「近日徙居何所，胡久不至，致缺酬報。」崔曰：「昔者悉索於君時，亦望報否。」劉曰：「實無是心。」崔曰：「然則子獨有是心哉，何不恕也。」劉大笑，因問：「家中更有何人。」崔曰：「頗不孤子，子女孫曾數十矣。」劉忻然曰：「小女未字，以歸君家，何如。」崔曰：「此大不可也。」劉力詰之，崔枝梧良久，始吐實曰：「君長者，白亦無害，所不敢與君結姻者，自愧非人，實艾山一老狐也。以君抱奇氣，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致君貧而再富，亦定數，非吾之力。譬如作室，既鑿其礎，又何加焉。吾特因人成事耳。今俗緣已了，卽當長辭故人矣。」劉始大悟，不覺潸然曰：「君去固自得矣，將無使吾爲忘筮忘蹄之人哉。」崔曰：「予非貪天功者，君何感焉。從此前程皆順境矣。官不過三品，而富則十萬，雖然，詎無一言爲留別之贈。」——吾聞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豫樟二木，七年乃知。知人之鑑，不易明也。甘以壞，何如淡以成。毀方而瓦合，全交之至言。君其誌之，勿雉犬所笑。」言訖辭去，永不復至。劉後官至臬司，以老告歸，感崔之誼，朔望祀以香楮，終身不衰。

閑齋曰：芸芸之衆，萬變千更，交固不易言也。方其盛也，面朋口友，不招自來；及其衰也，跡合神違，百無一

應；毀方瓦合，誠不易之金丹矣。胸中常有涇渭，皮裏自具春秋，穰穰而來，淡淡相處，交其可以終始乎？不然直欲盡化同人爲異物，易濟濟爲綏綏，有此理哉？

碧碧

盤屋諸生，孫克復，流寓階州，愛其土厚水甘，卜築山村，耕讀自樂。依山臨壑，搆一草閣，頗虛敞，可以眺遠。閣下林深箐密，雖有徑，人跡罕經，僅樵牧往來而已。一日，孫獨憑閣，遙見一人循徑來，草笠布衫，彷彿甚美，旣辨眉目，覺美甚，丹脣皓齒，華髮素面，十七八歲，鬢童也。孫駭曰：「世豈有男子而娟媚若此者乎？」亟趨下閣，要遮而鞠之曰：「山深路僻，豺狼狽佚，小郎日暮孤行，進將安止？盍少留，明且早行，庶不至旁觀代爲憂慮。」少年曰：「夙非姻婭，生熟兩不相諳，獵食或然，止宿不可。」孫素有斷袖之癖，一旦值此璧人，慾情火熾，遽前擁之，少年大驚曰：「奈何邂逅相遇，輒以橫逆見加？」孫曰：「卿慧人也，何未解此？」少年追憶極力擠孫，猝不及防，失足墜岩下，少年脫然去。孫爲一楊枝夾住，欲下不能，欲下不得，呼叫聲嘶，無人知者，自拚必死。忽一女子榜岩行，見之，訝曰：「阽危如此，何樂而爲之？」孫曰：「爲人所算，耳能救我否？」女曰：「救亦非難，第未識何以報德？」孫曰：「除卻再夾樹了，餘悉唯命。」女吃吃笑，解足纜，拋與一端，援之而上。孫良久神定，整衣謝之，女徐徐束足，了不見容。孫方怪其倨，審諦之，則窈窕婉妙，絕代美姝也，不覺縮頸吐舌，且驚且喜，陰念：「何今日奇遇之多也？」時日已薄，掩巖，四山漸暝，乃再拜而請曰：「再生之德，未易倉卒圖報，幸小住爲佳。」女笑而悅之曰：「子大不良，善甫得生機，又造死業矣！」孫聽其言，諛而意厚，大異少年落寞者，遂攜入閣，繼繙備至。約三更，女披衣起曰：「今夕與人約，須踐之，翊日重晤。」孫阻之曰：「卜夜未卜晝。」復留與亂，因詰：「

卿孱弱女子，雖昇以筍輿，猶恐不勝勞瘁，底事單形隻影，遠陟空山，令人彌懸彌懼，中心能無稍怖乎？」女自言：「密氏，字碧碧，年十八，嫁前村方氏子，半年而寡。今日爲母壽歸寧，來此捷徑，不意遇子，不能自貞，誠夙分也。願偕老，俾莞嫠有託，何如？」孫愀然曰：「得卿爲婦，小子何修哉？但礙有老母，賦性方嚴，出入小閤，尙須咨白，不告而娶，實不敢專。然而父母愛子，未必苛求，見卿非凡，應無不納，容徐圖之。」女曰：「兒非無益於子者，子果能始終不貳，則可以全性命，了死生，夜氣皓亡，旦夕可復，俾子蛻蜣丸而爲蠶蠅，化腐草而爲夜光，必當同爲太虛之游，不復羈滯形骸，聽閻摩羅什天尊爲政矣。」孫大喜，相見恨晚，晨興，卽以告母。母呼女至前，反覆詳訊，乃謂孫曰：「兒勿草草，吾聞顏朱眸綠，尤物盡人，傾萬乘之國，尙有餘，禍匹夫之身，庸有不足？老身年七十矣，所見閨秀，何曾千萬，至如此窮妖極豔，炫人心目者，實爲乍睹。真禍水也，汝何德以堪之？且天方氏之子，不詳孰甚，可急遣之，勿速死亡。」孫默然鵠立，面如死灰。女進曰：「姥之見亦左矣，兒非自媒者，誠以藥苦不如齋甘，故腆顏自薦，兒不厭郎貧，姥奈何謂兒蠱乎？」母曰：「不然，小娘戀新歡，忘舊好，鍾情者固不得不然，而老婦爲豚犬作馬牛，用心亦不得不爾。」女勃然曰：「兒去此，豈便無噉飯處耶？」因目孫曰：「君木偶人，不足與語，不聽好言，不久當死，窮薄相，卽死亦爲下鬼，彼時當袖手高坐於刀山劍樹之旁，看汝掙扎耳。」遂憤憤出門，孫涕淚縱橫，顏形怨色。母慰之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况深山窮谷，忽至麗人，非草木之妖，必狐鬼之怪，兒或迷惑不悟，冥想致邪，則老身將何賴乎？」開諭再三，孫意少解。居無何，有翁媪率男婦六七輩，直入草堂，洶湧叫罵。孫甫出訊，輒遭扭結，翁以杖叩孫之背曰：「跌落澗下，與死爲鄰，苟非吾女援手救，則山中鴉鵲，飽汝腸胃久矣。甫獲生全，卽棄捐吾女，抑何背本而負恩乎？」孫色變氣沮，不能發一言。家人咸集，莫能解紛。孫母乃策杖出曰：「無譁，有事不妨好議。」媪曰：「親母出矣，親母之髮，如此種種，底事出言無度，致

小女歸去，憤懣不食。倘有不測，親母之肉，豈足食乎？孫母陰念來勢兇猛，必將選事。不如却以婉詞，方啓齒。媼卽止之曰：『勿多言，可亟壁除庭，明日送魚軒到門矣。』釋孫而去。母謂孫曰：『視此行徑，愈信爲妖物矣。從來邪不犯正，但正爾心，不難麾卻也。』議已定，戒備以待。次日黎明，翁媼已送女至，鼓吹之喧，妝匿之盛，僕婢之多，內外填塞皆滿，孫頗歆羨。母以厲屢撐宅門，隔闔大言曰：『吾家門庭，自來清肅，無故來擾，能不自媿可速退，無自取辱。』翁媼怒曰：『憐汝家事紛紜，無執幹者，故不惜愛女送來，祇奉胡爲強自高，其謂我縮領曲背不能傳刃於老虔婆之腹耶？』於是飛磚擲礮，攻擊久之，母終置若罔聞。翁媼亦覺索然，但發恨聲曰：『且去休！自有設施在後。』因復散去。村人知其事者，傳以爲怪。二三齒德來說孫母曰：『吾村地僻人稀，守望之助不給，宅上孤兒寡婦，輒與異類爲敵，執迂見以啓寇讎，非所以計萬全也。此間舊有狐仙，村人往徃見之，然而未嘗爲患，茲來相擾者，爲狐無疑。奉狐者或與交游，或爲姻戚，自古有之，無足爲怪。令郎神氣不凡，卽娶狐妻，應不致禍，莫若姑聽之，以解目前之擾，否則結怨旣深，爲祟必亟，恐賢母子不獲安謐也。』孫亦幾諫其母，母不得已，從之。是夕，翁媼復送女來，愉悅之色可掬，若預知母有俯就意者，成禮而退。孫及女速好甚敦，女事母亦極婉順，日用所需，隨念而至，一家享坐食之福。女一日謂孫曰：『今日母家有人來，君之內姪也，須自檢束，勿貽後悔。』孫曰：『我之內姪，卿之猶子也，長幼自有名分，何檢束之有？』旣來，非他，正曩日擠身岩下之妓童也。孫大駭，且深躊躇，而少年談笑自若，毫不介意。孫意始安。已而漸生狎褻，覷隙驟接其吻，少年驚怒曰：『狂奴故態，一毫未悛，豈有作人尊長，而不自莊重如是哉？』復力擠之，踞於案下，少年輒然去。女至見之，怨恨良久，徐歎曰：『徒費周張，酸子尙足與言性命事哉！』遂不辭而行，一切器物，不見人取攜，一霎化爲鳥。孫與少年接吻，覺異香入腦，衣上亦有香氣，數日不散，漸歸兩股，遂患慍羝，終身不瘥。

閑齋曰：狐性本淫，無足怪者。老狐何所圖，而必欲以女妻孫，豈以成其私奔之志耶？然女固不貞，而男又何潔也。是知世之好是龍陽，以巾幗自甘者，曾雄狐之不若矣。

梨花

京師時雍坊，有以十歲女來鬻者，孝廉舒樹堂以錢三十千得之，命曰梨花。既長，豔麗無匹，淡妝濃抹，靡不相宜。小草閑花，隨意簪之，皆堪入畫。諸女眷效之，百不一逮也。性慧黠，一家憐愛之。舒有女，幼字先達，德公次子。及出閣，舒以二女奴爲媵，梨花與焉。其一名春棠，亦稱殊色。舒女則偏愛梨花。而公子待之尤厚，屢欲私之。奈梨花防維甚密，雖欲中以游語，亦不可得。會德公考滿，擢粵西某郡守，攜眷南行。予友恩茂先與德舒二公，皆親戚也。薦金華尙介夫入德公幕。閱三載，公遷粵東臬司。冬十一月，介夫因事入都，委裝茂先家。朝夕晤對，將所歷人情風土，並德公家事，縷述一一。偶詢及梨花，則曰：「司宅門久矣。」茂先曰：「言梨花也。」介夫曰：「正所謂梨花也。」曰：「然則何云司宅門？」介夫曰：「梨花之事，新奇怪異，駭人聽聞。君爲德府至戚，豈尙未知耶？」茂先愕然，亟叩其詳。介夫曰：「此下酒物也，不可浪言。」乃撥火煮酒，擁爐促膝，備述其事。茂先條而敘之，倏而笑，倏而咋舌，倏而拊髀。蓋事既新奇，又介夫善爲戲謔，故不能不爲之色飛肉動也。先是，德公之任粵西也，自張家灣買四舟，公與夫人居一，介夫居一，僕從居一，爲庖廚，其一則公之子婦。梨花春棠也。行則魚貫，泊則雁排。一旦暮宿吳城，月明如晝，介夫苦熱，五更復起納涼，彼時羣動盡息，忽聞第三船有款款啓窗聲，疑爲暴客潛窺之。見一女子出船篷，立而溺，雖隔兩船，而月光朗映，的係梨花也。心竊異之。第念梨花十歲至舒家，此時年十八，識之最熟，詎有假借顧船爲公子之船，人是梨花之人，此疑團終難打破。次日晨餐罷，冥

測於艙中。公有老僕張姓，獨坐梳櫳，喟然興歎，且自訟曰：「行年六十，不爲小矣，何見所未見者多也？」介夫怪而詰之，張曰：「稚子康兒，年少而醜大丫頭梨花，人雖而擊，此老奴所不解也。」介夫曰：「汝老成諳練人也，予有所疑，不妨告汝。」張問是何疑事，介夫語以夜來所見，張聞之，驚曰：「老奴固疑此久矣，豈白吾主？」介夫曰：「意欲白之，第念作客依人，不宜預人閨壺，故默默耳。」張曰：「噫，是何言也？」先生不早言，異事出矣。」介夫曰：「予意先白公子，何如？」張曰：「然。」是夕，舟泊金山，張請問告公子曰：「二爺知家中有妖乎？」公子笑曰：「何作此語？」張曰：「不遠，即在二爺船上。」因耳語之，隙探公子大駭，入艙叩細君，細君結舌瞠目良久，乃歎曰：「怪底守身如處子，且十八九歲，天癸未至，今復何疑？」公子呼梨花詰之，赧然不應。公子驗之，梨花極力抵拒，公子乘之，則鬢垂者已觸指矣，怒而縛獻諸公，公不勝錯愕，作威以究其原，刑具排列左右，梨花大懼，始涕泣吐實曰：「龔歲迫於飢寒，父母鬻子謀朝夕，是時女價十倍於男，故易妝以求善價，今既敗露，罪當九死，然自反末爲非法，祈全螻蟻之命，當圖銜結之報耳。」公憐其情，且辨其果係童身，曲宥之，並命薙髮改妝，更名珠還，以誌其異，舉舟莫不歎異。公使送介夫驗之，並折簡以晰曰：「不意奇聞創見之事，出自本衙，所謂梨花，果桑茂之流亞也。幸童身如故，庶免株連，茲解其人至，請先生相之，所以必欲如是者，非謂魍魎魍魎不能逃於秦鑑，蓋欲先生解惑，倘異日舉以告人，勿致東西南北之人，歸德某幃薄不清之罪也。」介夫戲語梨花曰：「勿怪南人多事，吾鄉風俗，雄者可雌之，今子雌而化雄，正陽長陰消之候，子之有施於子者厚矣，子其何以報我乎？」梨花面頰頰赤，羞澀莫容。介夫贈以雙履及香扇，報公書曰：「儒生眼界不廣，賴珠還以擴充之，幸何如也。童體依然，尤爲難得，非公德化，疇其能之。是知事雖足怪，而一入積善之家，怪亦不怪矣。公見書大笑，至任所，以其穎慧，命司宅門，頗能了當，公寵愛殊甚。張僕無子，公使認爲假子，且以春棠

妻之。公子固少年好事者，於花燭之夕，隱身窗外窺之，謂綽約燈下，絕妙一幅折枝圖也。今已抱子矣。茂先神馳者一晌。又問：「龍陽伎倆，嘗試之否？」介夫曰：「其人方雄，君又欲雌之耶？」相與拊掌，茂先乃作梨花詞四絕，寄示公子，有「一樹梨花壓海棠」之句，用成句恰妙，公子和韻報之，詩不具載。

闕齋曰：梨花假女妝，而守身如處子，司宅門也。遇事能了當，其免禍也宜哉。

香雲

零陵喬氏子，少孤貧，依外舅爲操舟業，時來往於襄漢間。會載估客下荆門，過黃金峽，灘險，日暮不敢發，泊舟古戍前。舅命喬入山伐竹，迷不得出，徬徨殊甚。瞥見一媪，年約七旬，杖藜蹙蹙，循山徑而西。喬追止之，問何處可達江岸。媪笑曰：「江在東，郎向西，乖迂甚矣。吾視郎嫩少年也，日暮途窮，虎狼將盛，欲歸可乎？姑宿我家，明日曉發，何如？」喬心已惴惴，聞言竊喜，佯以不便造次爲辭。媪挽之行曰：「言不由衷，令人倦聽。」於是攜入深山，迤邐十餘里，至其家，背高山，臨巨澗，營窟而處。媪叩扉呼香雲，一女子出應，則二八佳麗也。見客羞避。媪曰：「兒又作態耶？小郎失路至此，若無一盂胡麻飯以啖之，殊缺地主誼。且兒嘗有囑，既作承受人，詎可吝心力。今幸物色，得此蘊藉郎，可息肩矣。」雲益羞澀，避室中不復肯出。媪笑向喬曰：「嬌養慣，一見生客，輒作兒女態，幸郎無介意也。」喬謝不敢入室。室皆穴山爲之，甚精潔，止三間，中一間爲客座，西一間垂繡花軟簾，爲雲之閨闈，東一間起爐灶，具刀砧庖廚也。納喬坐，自入廚炊黍和羹，款洽臻至。問媪何姓，答以「姓古，孀居十六年，止一女名香雲，未字人，世居於此。今遇郎，亦奇緣也。奉屈暫宿廚中。」喬曰：「假一席地足矣，何敢有他望。夜深罷談，乃就廚中宿。翌日早起，請見媪，將辭行，揚聲簾外，無應。久之，始聞香雲應曰：「娘早已出矣。想

便回請少待。其音清銳，如雛鶯。喬諾諾默坐，神爲之蕩。無何，古與一媼一女來，且揚言曰：「香襲汝杜姨同汝八妹來矣。」喬亟避者，擬立不敢仰視。杜佇立審諦，向女郎曰：「果好一俊俏郎，爾古姨真巨眼也。」女郎亦目之，含笑入室，謔雲曰：「姊大無禮，娘爲誰來，乃不出迎邪？」不聞雲語，惟聞低笑聲。杜入室笑曰：「爲甥女事，致我戴星，渴露來此，心急步遲，越山巖仄徑，失足顛躓，微汝妹，老身齎粉矣。汝將何以爲謝？」鬮聞雲帶笑小語，似候起居者。杜旋出問喬曰：「郎尊姓？妙齡幾何？」曰：「喬，青年十九。」杜曰：「長二歲，正相當也。」有父母兄弟否？」曰：「皆亡矣。」「娶否？」曰：「未也。」「業何事？」曰：「爲舅操舟。」杜曰：「少年孤子，身可寄也。食力裸跣，業可棄也。主人古姥，老身之甥也，有女香雲，老身之甥也，淑姿麗質，郎已目睹，無更贅詞。古姊挽老身作冰人，欲贅郎爲半子，能降格相從否？」喬驟聆之，陰喜過望，而口訥不能措一辭。杜笑曰：「無可疑也。」亟請古媼上座，令喬拜之。曰：「卽此是聘。山家無所忌，嫁衣完，便可成禮矣。」是夕，歡飲而罷。次日，杜歸，留女郎伴香雲，代製衣履，刀剪之聲，終宵不絕。數日，悉備。杜復至，張筵設宴，大會親戚，來赴者接踵。蓋屬粉白黛綠，少婦老嫗而外，無一男子，歡笑譁然，競爲諧謔，最可異者，列筵十數，屋不更廣，亦不覺隘。既合盃，女郎把盞，飲雲曰：「杯兒雙雙，今夜作箇新娘。」飲喬曰：「杯兒對對，今夜莫須死睡。」喬雲皆失笑。餘酒未盡，女郎曰：「此將何以發付耶？」乃自飲之，笑而退。二更，客始散，女郎復啓簾謂雲曰：「姊好爲之，三日來饑時，再爲我說項也。」言訖，吃吃笑而去。自是喬與雲魚水甚樂，膠漆其情，將謂終老是鄉矣。踰月，古媼患疾，杜攜女郎來候，坐未安，忽有傳報主姑來者，杜與女郎遽出，雲匿，喬於廚，亦整衣趨出。喬不知是何貴客，潛窺於窗，見朱扉繡幃，女奴十餘輩，擁一女子出，自車中，素面畫衣，非常豔麗，年可十六。杜與女郎及雲咸跪路側，女子曳杜起曰：「姆亦在此耶？」杜曰：「知主姑眷念老乳媪，必勞玉趾問疾，故率翠翠預候於此。」喬始知

女郎名翠翠也。翠與雲亦再拜起居。女子曰：「一起。」雲側行左辟爲導，女入室，握手問曰：「姆病何如？」古曰：「老婢迫於歲暮，犬馬齒增，臥病兩旬，不克自莊，致貽主姑憂，罪當死。」女子曰：「兒曉事以來，舊日阿保皆已物故，惟姆及杜姆存耳。兒聞見性則無變滅，喜怒哀樂不可止而可節，其自醫之，無使神瘁。」言訖，出坐明間，命杜坐，二女侍立，無敢馨歎者。雲跪進茗，執禮甚恭。女子曰：「香雲益出色，姆當爲覓佳偶，以了古姆後半世事。」辟席曰：「徵主姑言，亦將請罪。香雲已有婿矣。」女曰：「結褵約在幾時？」杜曰：「罪不可逭者，正在此。成伉儷已匝月矣。」女訝曰：「婿安在？」雲失色，頰目杜。杜曰：「甥女可速喚爾婿拜見主姑。」雲未及應，鬢已促，喬出房，伏地頓首。女以袖遮面，令起立，斜睇久之，命且退，旋作色曰：「姆與古姆固皆老悖，不足責矣。香雲奴子，何大膽至此，不告而嫁，嫁且月餘，不我一見，其欺我深處幽閨，幼稚孱弱，不足爲爾主姑耶？」亟命女奴行杖。杜大驚，與翠匍匐告免，始宥之。雲叩頭流血，涕泣謝罪。女拂袖起，呼喬出，脅之去。抵一茂林，亦有穴居，連連亘數十間，廣闊如大廈，綉窗朱戶，几榻悉白石爲之，器玩珍奇，位置精雅，名花異卉，羅植滿前，實天闕之洞天福地。侍女曳羅綺者數十百人，莫不妖冶，順承指顧，爭先恐後。喬亦錯雜其中，日供役使。女性嚴，稍不稱意，輒施鞭扑，艱苦備嘗。日思雲而無由得，私詢諸女主姑與香雲名分若何，皆笑而不答。心愈感。一日值女初度，喬見親戚來拜祝者，咸執婢妾禮。杜翠亦在，不敢復與喬語。有頃，古媪及香雲亦至，與喬相見，各泣數行下。女見之，怒曰：「淫婢尙戀舊情耶？」令侍女褫其衣，縛之。旣而曰：「今日有慶，不便刑人，明日當打死耳。」諸親懷懼，無敢出一語求寬者。喬中心痛絕，潛往視之。雲泣曰：「郎獨不能捨身救乎？」喬大痛，手緩其縛，取衣衣之。雲遂遁去。女偵知之，愈怒，鞭喬數十，血流被踵。古大哭曰：「主姑殺老身矣！乳哺之情，縱不念，爾獨不念。扈十郎窘辱，老身橫蔽以頭，撞十郎腹，奪取玉如意時乎？奈何督小過，致人骨肉生離，香雲纖弱，不飽。」

虎狼必遭強暴，老身將誰賴乎？女亦怒曰：「老魅爾何知行且索爾死！」古哭叫，語侵女，女怒甚，復欲逐喬，喬懼伏不起，女憐之，氣稍平，問：「改過乎？」曰：「改。」曰：「尙思香雲否？」曰：「雖死不取忘。」女不意其作此語，爲之咋舌，移時，乃歎曰：「癡兒郎，義者也。」向古媼慰謝再三，卽使人分途求香雲，得者賞一術，羣女懼躍爭往，古始止涕，翌日，二女走告曰：「香雲逃匿，爲扈十郎所得，逼欲污之，不從，錮石室，不食一晝夜矣。」古媼泣曰：「吾兒必不辱身，然何命蹇而遭沙叱利之多也？」女使杜往索之，十郎曰：「須爾主姑自來易之。」蓋扈十郎者，女之表兄，耽耽於女者也。杜怒，還述於女，女怒極，乃仗劍跨白鹿，諸女執兵以從，命喬與翠伏林內，爲疑兵，親往索之。十郎腰弓矢，挺畫戟，護衛甚衆，兵刃旣接，兩軍大鬪，十郎勇甚，諸女力不敵，各鳥獸散，女急退，鹿中流失，死，女身被數創，披髮徒奔，失其雙履，蹶不能興。適喬主，負之歸，女大慟，感喬之德，呼爲兄，飲食服用皆與己等，復謀雪恥救雲，僉曰：「勅敵不可當也。」翠獨進曰：「盍求助於太君乎？」女是之，卽使翠往夜半翠返，曰：「太君來矣。」女率衆及喬迎太君，亦一曲背嫗耳，女訴致辱之由，太君曰：「有太婆在，兒勿氣苦。」亟探袖出一囊，呼翠至前，命曰：「可將此貯十郎，速與香雲偕來。」翠去，移時，與雲手提巨囊至，開之，闐然一黑雄狐，殼棘而出，乞哀於太君之前。太君訶之曰：「墮孽子，尙未伐毛洗髓，輒爾墮落耶？不念爾祖當亟殛之。」狐叩頭謝，女以鞭鞭之，曰：「恣戾奴，平日無然之勢，何處去耶？」太君止之曰：「兒休矣，老身必痛懲之。」又曰：「兒居此，終非了局，曷不舉族從我。」喬郎與香雲有夙世緣，未可擺脫，且聽其去。伊母姑留我處，三十年後當團聚也。」雲頓首奉教。太君賜喬名曰復命，駕先歸。女贈喬雲甚厚，令侍女護之以往，乃與古杜二媼並翠送喬雲出山，臨歧泣別，然後歸。喬攜雲之襄陽，出賈造舟，名「滿江紅」，專載游宦，以往。江黃吳楚一日，載某太守公子眷屬之江南，泊舟漢口，出汲，公子見，迷惑失志，密遣侍女，將吳綾越縵，往說雲曰：「公子

年少情多、富貴有權勢、所謂炙手可熱者也、今黠子之貌、降心俯就、不惜珍寶之物、此真千載一時、機會不可失也。子不從、則禍不可測、從之、則珠翠環繞、錦繡紛披、飽醜肉而饜珍羞、一生吃着不盡、詎若作舟子婦、衣粗食淡、埋首艙中哉？」雲媯然曰：「賢姊之言是也。公子風流都美、兒亦慕悅久矣。今夜人定後、請扣舷爲號、可謀一會。」侍婢喜、歸銜其能、公子重賞之。入夜、舉舟就寢。公子側耳傾聽、如鹿撞心、忽扣舷聲起、亟啓窗、香雲不衣而入、公子顛倒已久、不暇言、即抱與狎。雲忽驚、叱問何人。公子愕然、雲又驚叫、家人驚起、執燭入、二人白身臥、乃公子與其妻媯耳。斯時公子如夢方覺、謂喬以妖術惑人、煨煉成獄。喬居狂狴、方痛覆盆、夜半雲至、手拂械、鎖自脫、攜之入南昌、仍爲富室。雲從喬三十年、生二子一女、容色不衰。喬嘗問雲出處、雲自言是狐、所謂主姑者、而爲一山之狐主者也。杜與翠及諸女子皆狐也、惟太君爲天狐。喬始恍然、再遷夔州、一夕方坐話、翠忽至、喬雲驚喜曰：「別來無恙？」翠曰：「離別幾日、喬郎鬚髯似戟、且就斑白矣！舊時丰采可復再耶？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瞬癡猿覷鏡、不能自識、譬夫以水和土、見日輒燥、重爲堊焉、非故物矣。夫泰山之窟穿石、井檻之縷斷幹、漸靡使之然也。形骸情識、人之習縲也、人非金石、安能歷劫不磨？路人過播、聞而傷之、傷之者非徒傷也、傷其終不免於是也。此宜各自戮力、他人不能越俎而代之庖。聞子在山中、泊焉無求、又能於屏風上行、質美若此、何自棄之？」因向雲曰：「姊從喬郎數十年矣、甯悽所得、不一喚醒乎？」雲曰：「奈其五內俱濁何？」翠曰：「不然。金注瓦注、固有不同、其爲注一也。」雲太息曰：「莊則相親、狎則相簡、雖有巧匠如工倕、但縮袖間而已。」翠慘然淚下、喬亦鬱鬱。是夜、雲伴翠宿於內寢。翌日、即失二人所在。喬年八十餘、尙健、二子生孫、孫又生子、女適諸生某、亦弄孫矣。每隔五六年、雲必來一探、又三十年、不絕、容色亦不少減。余路經武昌、月夜沽酒、聚舟人俾各述所聞、舟人舉此事、且指江上一湘船見告曰：「此卽喬家物也。」

閑齋曰：喬於香雲雖死不忘，其義足嘉焉。負主姑以避難，其勇足尚焉。至誠感人，雖異類亦爲之心折。不然喬已成翁，何翠必欲引登長生之域耶？

龍化

李高魚枕碧山房，壁掛古劍。一日，大雷雨，瞥見一黑物長尺餘，細如絲，後一紅線遷之，自窗凌空而入，繞室飛行，俄延壁上，穿入劍鞘中，卽聞戛戛作聲，旋出旋入，無所阻礙。良久，忽又飛出，蜿蜒空際，甫及檐，霹靂一聲，屋宇震動，紅光燭天，不及察二物所在，惟見窗下落鱗數片，酷似穿山甲。取劍視之，鋒刃盡穿小孔，密如蟲蛀，鞘亦如之。或曰：「此龍之變化。」想當然耳。

李翹之

石商李翹之，名林魁，五臺人，性寬厚，重然諾。微時爲石工，以食力。嘗與同行者十餘輩，往村中觀劇，二更始歸。際晦日，夜黑如漆，正苦速遑，忽山川大地放大光明，迎面十餘里外，現一菩薩寶相，高可數十丈，衣紋瓔絡，燦若雲霞，月而星毫，靡不華采，映澈世界如琉璃。李且瞻且拜，口誦佛號不絕。頃之始隱，詢之同行，悉莫之覩也。

閑齋曰：此李心地自放光明耳。方寸虛靈，何莫非菩薩寶相，琉璃世界耶？

洪由義

洪由義者，靖遠協汎一浚子也。性慈善，喜放生。暇時坐黃河畔，見漁人起網，凡所棄小魚細蝦，暨螺蚌之屬，悉拾之水中，積年不倦。一日渡河，失足落水，隨波十餘里，覺有人捉其臂以行，至一大門下，四面黃水壁立，門前二石最巖，大約數畝。洪駭異，問門忽啓，見紫衣紗帽者二人出，謂洪曰：「可亟入，勿懼失儀也。」洪從之，至一廣殿，座上人年可四十許，衣冠奇古，左右侍從甚都。洪俯伏階下，座上人勞之曰：「汝大有恩於我部下，不但脫汝難，還當少爲潤澤。」因命取一珠，大如豌豆，賜之曰：「此如意珠也，握之無不如意。三年後，可見還也。」洪唯唯拜賜，仍命二紫衣吏送出，二吏囑閉門，但聞波濤聲，頃刻間，已腳踏實地，而二吏失所在矣。洪素喜博，懷珠而博，喝鼻爲盧，適奉官之西安，西安俗尙豪華，王孫公子，一擲百萬，洪側身而入，自午至晡，腰金百鎰，滿載而歸，遂成巨富。爲長子捐官，次子納監，愈以放生爲務，河上稱爲善人。五原富室，推洪爲巨擘。三年後，秋夜方寢，夢前二紫衣吏至，曰：「瓜期屆矣，珠當見還。」洪跪而奉之，既寤，而珠已失去。洪後壽至期頤，無疾而歿。予在靖遠時，洪耳孫已五十餘歲，猶爲富家翁云。

某僧

銘鏡石三爲予言，伯聖寺無凡人，有弟子某者，少年韶秀，有人誘之爲龍陽，某亦不拒，上人聞而責之，某曰：「然則不可乎？」上入曰：「如之何其可也？此間不可復居矣。」曰：「去之，可乎？」曰：「可。」曰：「承師命，某日當行耳。」至日房中寂然，視之，已化去矣。

邵廷銓

江右峽江縣有周瑜廟，顏曰：「巴邱古蹟。」廟中舊有厝棺，塵封已久。五台邵照爲峽江令，其少子廷銓，貌韶秀，性好閑，適探幽選勝，愛郭外江山，白諸照於廟西構屋數椽，編竹蒔花，爲肄業之所。與邊魏二生相莫逆。會邊生疎闊，獲雋，廷銓往賀之，殫酒而返，日已曛暮，遇一女，姿態妖嬈，心爲之蕩，趨而鞠之，女嫉眈眈視，羞澀不支。廷銓指門內曰：「此卽僻居，可以少憩。」豈覺日暮，竊爲卿危之。女作色曰：「何物書生，強來饒舌，苟非綾經在身，凡百隱忍，亟當鳴諸家人，毆折雞肋矣。」言訖，艷然而去。廷銓大慚，入坐草堂，嗒然若喪。館童已入黑甜，方冥想間，忽聞叩扉聲，廷銓駭愕，潛從籬落下窺之，彷彿日暮所值者，喜出非望，亟啓扉，女款款入。廷銓曰：「卿棄我如遺，以爲去如黃鶴矣，何故卻回玉趾，重辱草堂，得毋與家人密計，問罪小生耶？」女嫣然曰：「兒縱忍人，何遽出此適間唐突，聊相戲耳。兒將入城，途遠莫及，嚮荷關切，故萬不得已，欲託一宿，未稔肯假一席之地否？」廷銓大悅曰：「萬一不至，尙欲追而訪之，况翻然自降耶？」遂相與綢繆，如膠投漆。雞鳴，女卽攬衣起，臨去，謂廷銓曰：「兒乃近鄰曹氏女也。父母遠宦黔中，兒因病留家中，祇一乳媪執爨，且曠，不足約束。兒君苟非棄兒，請自今始，暮來朝去，與君爲長久計。」廷銓諾而送之，叮嚀數四而去。自是靡夕不至。廷銓旣被蠱惑，形神改常，邊魏二友疑之，私詢館僮，僮曰：「公子半月以來，飲食消減，日近瘠，誦讀皆輟，日方晡，卽閉戶作休息計。每思密粟主人，未遑入城耳。」邊曰：「汝留意偵之，有見聞，卽來報，秘勿洩也。」僮受計。是夕，宿廚下，忽聞笑語聲，潛起窺之，是廷銓擁一紅衣骷髏，戲謔燈下，骷髏亦擁廷銓，儂儂作態。僮大怖，縮頸而退。次日告二生，二生驚曰：「詎有與枯骨纏綿，而不買禍者乎？汝姑勿洩，吾等自有處置。」適同舍劉生客粵，還邊魏約廷銓爲作輦脚局，羞慙焉。魏細咀其骨，而熟玩之，邊曰：「異哉！君何戀此白骨爲也？」魏曰：「吾戀其裙肉之美耳。」邊曰：「餘此白骨，何美之有？」廷銓曰：「不然。千金市骨，駿安在乎？正以見骨如見馬耳。」廷銓

無心酬答，機鋒恰相值，默然而散。乃密白邵令，令大驚曰：「吾兒血氣未定，郊垆荒僻，不可久居，二兄速叱之歸，庶絕後患。」邊曰：「促公子歸署，計良得矣，然非釜底抽薪之策也。莫若稍緩旦夕，密察其出處，得其蹤跡，除之，何如？」魏曰：「不可。公子此時利害，間不容髮，宜爲之救，何可復緩須臾？」邊笑曰：「兄所謂夢醒索燭，畏黑不睡者也。公子被惑已半月，豈爭此一夕哉？」邵曰：「邊兄獨見其大。此事一以委兄，假兄幹辦十八，再請魏兄率六人爲副。」邊慨然自任，飯僕秣馬，日晡而往，共伏林間，預約館僮，令其爲偵漏。既下，館僮羸息，來告曰：「至矣！」邊魏親至窗下窺之，見廷銓與鬼方檢點就寢，邊魏卻回，招衆共伏門外。待至雞鳴，隱隱見柴扉輕啓，廷銓送一女子出，旋闔扉。邊潛尾之，徑入周郎廟，邊曰：「巢穴在此矣！」卽命燃炬，持械而往。廟中空無所有，惟廡下停一黑漆棺，榜曰：「故曲江縣丞曹公女秋霞之柩。」訪諸居人，僉曰：「無有主者，厝此二十餘年矣。」邊使馳報公，邵命開棺驗之，衣色正符，所見頭面，餘白骨，獨二目炯炯，凹處漸生新肉，枕畔有白玉尺，方識爲廷銓珍物。邵歎曰：「若此殊異，那得不妖？非邊兄，吾兒定爲鬼壻矣！」命積薪焚之，尸啾啾有聲，臭達數里。自此怪絕。廷銓歸署，心殊悵悵，邵備述其狀，始悟。後登第，官至郡守，邊亦歷任至方伯焉。

賣餅翁

開學某公，齟齬時，出就外傅，每過市，輒就一賣餅翁，市胡餅，懷之到塾，習以爲常。一日，市餅翁忽罷業，謂公曰：「觀子神氣非凡，會有一事奉邀，能從我乎？」公問何事，翁曰：「請留此宿，當自知耳。」公自分幼小，稍遲歸，老母且倚閭望，詎容外宿，因辭焉。翁歎曰：「我固知子不能主也，然亦緣分使然。」次日，公過肆，而賣餅翁死矣，不覺心爲之惻，歸告母，並述疇昔之言，未嘗不深自幸也。後十餘年，公及第，入翰林，給假歸祭，泊舟江滸。

公偶下岸閒步，焉一人自林間來，呼曰：『太史公別來無恙。』急識之，則賣餅翁也。公訝曰：『叟那得在此？』翁笑曰：『想君必謂我爲鬼物矣！我尸解前一夕，聞市頭來往無停履，起窺之，見鬼神其形者甚夥，除道相戒，二更後，真人赴東嶽廟，不可怠慢。』云云。遂潛由僻徑至廟，虛闕無人，殿後臥一丐者，鶉衣鶴面，呼之不應，過問噓氣咖啡。知其有異，長跪良久，始覺，問何爲？予稽首稱真人，丐怒罵，予益謹，丐且罵且走，繞出廟後，予隨之，不少却，丐乃縱步飛行，予亦急走相逐，指顧間，入一深山，攀拊藤葛，捷於猿猴，至絕頂路窮，一獨木略約，直接對山，相去約數丈，下臨絕壑，丐回顧曰：『子之誠，我深喻之，至此可以止矣。』予曰：『上天入地，悉請相從，甯肯舍此？』丐復怒罵，徑履木而過，予手把其裾，丐極力推擠，不覺失足墮洞中，予大呼騰擲，一躍而登對山之岸，回首俛視，見自身僵臥洞下，而失丐所在矣。恍然大覺，頃刻山川大地，千生萬劫，瞬息都過，惟留此心在腔子裏，非真非幻，是幻是真。自此一身輕捷，任意飛行，今得相逢，亦異數也。公拜求度脫，翁曰：『君有奇骨，而俗緣未盡，官可二品，度脫尙非其時。惟「躁」「進」二字不可犯，「勇退」「二字不可忘，誌之誌之。請從此辭。』言訖，躍入江中，履水如平地，轉盼而逝，惟見江心月白，一望無涯，公徘徊悵悵，望洋而歎，鷗從來覓，默默歸舟，神往者屢日。

蘇仲芬

蘇太學桂，字仲芬，肄業入都，爲王給諫西席。王寓近梁家園，雖屬外城，地極荒僻，王患門戶偏側，廩居近市，欲別覓數椽，以居子弟。適坊間有空宅一區，扁鍵以求售者，相隔僅一街，王喜其密邇，乃以百金易券焉。闢荒除穢，壁糊窗，遂煥然一新。邀仲芬及僮僕移居之。王子弟朝往暮還，從仲芬講讀，甚便也。或有言宅素凶者，

仲芬曰：「吾不信怪，怪何由作言之？徒亂人意耳！」無何，妖異漸興。一日薄暮，僕自市沽酒歸，見一屈背媼，目赤而多淚，自廚下出，指顧間已無形迹。又一日，瞥見一老翁，載輦簷白氈帽，獨立庭中，負手看月，長不及三尺，僕大恐，叱之，輒隱。僕亦間遇之。獨仲芬無所睹，愈咎其謬。會仲芬率其僕詣國子監錄科，惟留僕守宅。時當七月炎暑未消，僮支扉作榻，當戶高眠。夜半，睡初覺，聞庭中有女人笑語聲，不禁毛髮如磴，縮衾中，露耳以察動靜。惜爲板壁所隔，聽之不甚了了。間聞數語，明曉者云：「竊酒熟矣！我不謀今夕爲婢子服役，並致老子羹夜奔馳。適我與十一妹出渡時，渠哆口忿息，尻高於首。詰其故，始知爲婢子往市雞子，爲沙回子家獬犬所逐，坐此狼狽。十一妹不情太甚，轉憨笑不止。我家阿連大不平，行當與婢子較論矣。」隨聞羣笑聲。又聞一女子罵且笑曰：「淫婢，勿太輕狂。明日二翰林來，若尙敢如此喋喋，我等當釀金奉屈。」旋復有應答聲，其音清銳如燕語，倏又寂然。僮懼不成寐。明日，述於王之子姪。王子姪皆少年好事者，聞之，乃請於給諫曰：「蘇先生入城，曾囑子弟兄就館宿，用是請命。」給諫許之。二子喜躍，並橫被以往，秉燭達旦，了無見聞。次夜，亦如是。蘇已出城，二子乃移去。遂亦以怪異爲謬。一日，仲芬夜間苦熱，起坐榻上，恍惚隔窗紗，見一人步院內，疑是僮僕未寢，初不爲意。俄而緩走近階，徘徊月下，髮髯戴髻，就窗潛諦。果一女郎，衣輕綃，躡高履，丰姿嫵娜，傾絕人寰。仲芬目眩意迷，心知其異，而不克自持。女睨窗而笑曰：「何物書生，宿盤甫徹，乃便窺人家聞秀耶？」仲芬曰：「蝶蜂苟無花香勾引，狂浪何爲哉？」聞子擾我僮僕，屢矣。今旣遂披覩，盍入斗室，一示玉容，則書生雖死不恨也。」女不答，但嗤嗤笑之以鼻。款步而入，秋波流慧，嬌媚可憐，竊意西子南威，不是過也。仲芬拊坐榻上，調冰水，剖西瓜以進。女着藕色羅衫，如薄霧籠花，玉肌依稀可見，碧紗裙下，見粉光嫩，挑燈覩之，則跣足曳朱履。仲芬以游語入之曰：「古有赤脚婢，卿豈其流亞歟？」女亦颯然曰：「屢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古美人未約

足時，疇不如我？汝第未之見耳！仲芬戲捉一足，諦視之，蹀躞豐妍，底平指斂，長止六寸，撲鼻作異香，心大動。突前擁之，女亦不拒，遂相狎暱，曲盡綢繆。鷄鳴自去。自此無夜不至。自述：「姓花，世系隴西，徙來順天兩世矣。宅後梁家園，兒故居也。與君有夙分，故相就耳。」仲芬曰：「誠非偶然也。第卿狐耶？鬼耶？幸勿見誑。」女笑曰：「兒仙子也。奈何疑爲狐鬼？」仲芬曰：「吾聞之，書曰：『不死者，不食而神。』往見卿，飲食如凡人，且不戒葷酒，仙子固如是乎？」女啞曰：「人謂執而不化者爲書癡，今信然矣。君旣以書致詰，卽請以書解紛。君獨不見神仙諸記之所載乎？龍肝麟脯，唯仙食之；玉釀金漿，唯仙飲之。他如千年之桃，萬年之藕，白石之醪，鳳凰之髓，以及交梨火棗，瑤液霞觴，凡此之屬，散見於子書者，指不勝屈。——仙人安有不飲食者？且君言過矣。若不飲食，卽可爲神仙矣。何蠶食而不飲，春盡輒僵，蟬飲而不食，秋殘便枯，蜉蝣不飲不食，乃朝生而暮死，謂爲神仙，可乎不可？」仲芬語塞，但輕拍其肩曰：「卿佞口奪理，吾不復與爾置辯。旣然自稱仙子矣，吾聞仙子能知未來事，卿視我今科榜上有名否？」女曰：「君才疏而氣高，每從輕薄朋友，務爲諧謔，此大不宜。夫隱惡揚善，現成功德，何惜齒牙齟齬，而必以樸訥爲恥，唯尖巧之是逞乎？恐滑稽之名一立，而福祚亦從之而滅，非君子永言配命之道也。今科無復望矣。君苟從此自新，功名中，尙可小就。否則會當見君於餓夢中耳。」仲芬聞之，面灰心死，悚然再拜曰：「卿言深中膏肓，敢不佩爲弦韋。」女去數日不至。場事畢，仲芬文章佳甚，同人決其不出五魁，及揭曉，竟落孫山。女至，仲芬焚臂欲淚，女解慰再三。諸同鄉有操毘躁者，約登陶然亭，共舉觴政，仲芬醉後不檢，難以四書佛經日暮歸寓，女已在房，正色責之曰：「聖人之言，何故侮之取罪大矣！君正如吹脹豬脬，毫無骨力，所謂糞土之牆，不可巧者，兒相從欲胡爲乎？」言訖，忿忿出房，仲芬慚怍無地，踣而牽裾，女褰衣而去，遂不復至。仲芬始而絨密，久而漸洩於門人，索觀其衣，薄如蟬翼，約重六銖。後數年，王子姪同入館閣，二翰林

之說始驗。仲芬連躓棘闌，不獲一薦，更思女子容色，咄咄書空。又一年，竟以貧病卒於京師。柩厝義塚，至今未正首邱。李高魚與仲芬爲總角交，習知其事，時向予緬述之。詢及女衣所在，已歸給諫，攜至江南矣。

閑齋曰：觀仲芬所遇，或謂是鬼，予力辨其爲狐。恩茂先曰：『無論是狐是鬼，仲芬儒衣儒冠而爲人師表者，較此女爲何如！』

紅姑娘

京城敵樓，內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爲狐鼠所棲。內城東北隅，角樓內有一狐，化爲女子，紅衫翠裙，年可十六七，豔麗絕倫，守城兵往往見之，咸知其非人，而罔不狂惑失志，以其衣紅，以紅姑娘稱之。間有儂薄少年，或際良宵薄醉，一動色心，至樓下薄言往挑，即開嬌音曰：『否！勿妄爲也！』歸輒頭疼難忍，否則唇吻腫起如桃，必哀懇悔過，乃已。以此羣畏之，無敢戲言者。步軍校赫色，年六十餘矣，一夕，上城直宿，獨坐鋪中，思酒不得，二更後，門外聞彈指聲，亟問不答，啓戶視之，則二八佳麗也。後隨雙鬟，捧酒盒，立月下。校素有膽，即詢其姓名，女答曰：『兒洪氏行三。』且直認爲狐，不少諱。校又詢其何深夜來此？曰：『知翁思酒，以家釀相貽。』校大喜，延之入室，即以攜來酒肴款之。醉後興高，問：『三姐有所求乎？』女曰：『兒非媚惑人者，况翁病且老，兒更何求？所以親近翁者，以翁有大恩於兒也。』校茫然不解所謂。女曰：『翁忘松亭贖兒事耶？』校始大悟。先是，校壯歲時，爲驍騎校，從征噶爾丹凱旋，至松亭，同人捕得一黑狐，欲殺之，以取其皮，狐向校哀鳴，校心動，以金二兩贖而縱之。事三十年矣，不意邂逅於此，歎惋者久之。遂認爲義女，自是每當值宿，校必多方散其儕伍，獨扶筇至角樓下，曰：『致語三姑娘，我今日散班矣。』至晚，女果至，二婢隨進酒饌，珍美錯陳，校夜夜

屢之。每有所欲，言未發，而女已逆知，無不咄嗟立辦。校嘗以玉環贈女，再拜以受，什襲藏之。校與話談，時自念，歸然一翁，將旦夕犯霜露，泣數行下。女曰：「無傷！兒視爹，尙可三十年活也。」乃授校以導引之術，行之頗効。女無他異處，惟喜醺面，一夜恆四五次。校少子方娶，苦無杯盤，將賃諸市。女曰：「是無庸，兒當爲爹假之。」至期，果有金銀器物，雜然陳於房中，不測所自來。家人怪之，校以實告，始各欣喜。事畢，旋失去。校次子爲護軍，聞女美，潛至值所，從窗隙竊窺，但見翁一人自言自笑，而己。校酒後，偶置其玉環，歸家旋失。偶有急需，女必周以巨金，則盡朱提也。如是者十餘年。女一夕忽慘然泣曰：「緣已盡矣！從此永別。」校驚問之，不答。五更後，哽咽而去。校亦酸惻，然未知所云永別者。翌日，執金吾以校年老，請於朝，勒令休致。校乃歎悟。後校年至九十餘，無疾而終。

陳寶祠

蒲東杜氤，姿質美秀，少孤貧，年二十，猶未婚也。雍正初，從其舅爲賈於興安。舅以年老居守，使氤販貨。恆往返秦晉間，一年率二次。一日發自褒斜，入棧道，正苦崎嶇，歛一虎來攫其僕去。氤驚惶失足，墮深壑中，幸爲落葉所藉，不致損傷。舉首，四山入雲，無由得出。無何，日已西，林深箐密，泉水亂鳴，据石自傷，徬徨無策。旣而萬峯皆暝，羣動盡息，隱隱見林際燈光。氤大喜，速邁以就之。至則巨第一區，門容駟馬，門旁別有小屋，燈火熒然。叩之一長鬚叟出，訝曰：「郎那得來此？」告以故，恍然曰：「郎其杜氤乎？」氤詫曰：「然，何以知之？」叟曰：「主人待郎久矣。請暫憩於此，當爲郎先容也。」呼媪出款，叟自去。俄偕一僮，提絳紗籠燭，至而促之曰：「主人盍候，請速往。」氤從之，入朱門，漚釘獸環，宛似王侯第宅，歷院落數重，悉雕牆峻宇，刻桷丹楹，僮僕往來，絡

辱不絕，復有羣釋聚窺客者，粉白黛綠，累足駢肩，竊竊笑語；氤自慚市井，頗益逡巡。先至一漏窠，童子進澡豆浴訖，更新衣，易冠履，始引之達廣廳。主人揖之，升階，分賓抗禮。覲主人年可四十許，亦面修髯，被服五采，非復本朝制度；氤驚疑殊甚。主人揖之曰：「郎與小女有夙契，今當了之，幸勿却也。」氤達心而懼，不能盡其辭，惟再拜諾諾而已。主人亟命成禮。俄頃，饋至，見侍女如雲，笙簫聒耳，擁一閨秀，搭面而出，繡衣黼黻，玉珮珊珊，堂中設紅氍毹，交拜間，麝蘭芬馥，入腦薰心，及入房，合卺，注目凝睇，新婦容華絕代，面色如朝霞和雪，光豔射人，雖未覩姑射飛仙，卽此懸擬，覺有過之無不及焉。定情後，和好無間。問：「青春幾何？」曰：「十六。」「何姓？」曰：「姓陳。」父爲何官？」曰：「未嘗筮仕也。」三朝親戚來餽者，數十家。有封生者，主人之甥也，氤獨與之莫逆。女時誡之曰：「大人無嗣，方欲以郎充半子，郎孱弱，封哥性暴戾，不可近也。」氤領之，而不能絕。際女滿月，親眷咸集，氤拉封飲於房，時當暑，封醉後，裸裎浮白，氤讓之曰：「此晏私之地，令表妹雖不在側，亦須稍避嫌，奈何疏狂至此？」封怒，裂背相向曰：「汝本錐刀小子，窺窬分毫，吾憐汝游泳似鰥，聊執斧柯，俾得棄葭倚玉，何乃酒後載嘔，折辱於我，其將以我爲匏瓜耶？」氤亦怒，提座側銅鏡擊之，封跳怒咆哮，聲如虓虎，諸親來救，排解紛紜，舉室誼譁，慰掖封去，氤猶追出戶外，螻蛄萬端，主人色變如灰，呼女至前撫之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鵠卵，予以杜郎入贅，勝負螟蛉，不意開罪封甥，禍不旋踵，亟當遣之，勿緩也。」女俯首悲啼，不能成語。氤聞之，悲憤，自投於地曰：「大人何遽出此言，致謀離邊，諒封蠢然一物，行同灌夫，自恃葭李，驛騷中葦，氤雖不敏，願與旗鼓相當，必不貽大人戚也。」主人慘然曰：「封甥雄踞此山，歷有年所，杜郎什伯，未足與京，老夫與弱息，並闔宅老小，無可畏封甥者，獨慮杜郎鬻葭獨立，瑣尾空山，輕走羽飛，悉非長技，不若出於幽谷，歸慰父兄，天實爲之，勿復留戀。」氤慟甚，跪不能起，女亦失聲。主人乃遣兩婢，掖氤出門，頓覺兩足離地，漸入

半空瞬息間已澄身棧閣。二婢隨化雙雉而去。飢爽然若失，徘徊回顧，適閣畔有陳寶祠，荒廢殊甚。飢入待且仰瞻所祀神，則儼然所見主人也。感觸再拜，涕泗滂沱。次日乞食返，與安舅大驚致詰，飢告以故。舅素博雅，聞之喟然曰：「封生者，即虎而擢僕者也。廣異記有封使君之事，故襲以爲姓。汝亦記十五歲時，從子至鳳縣南，捕得一雌雉，擬至邸第烹之，汝憐其哀鳴，潛縱之去。——是以云有夙契也。公侯得之而霸，吾儕小人或當致富耳。」後舅死，飢經商數年，累資百萬。他日過落澗處，引領悵望，兩淚交頤，重修陳寶祠，並招僕之魂，以從祀焉。

張五

知縣某，病怔忡，日夜心悸，恆糾合家人數十輩，通宵列燭環守，而猶日夜數驚。越半月餘矣。坊間有張五者，年四十餘，夙鬻豆腐爲業，常起五更。一夜四更便起，囑妻作腐，某曰：「無乃太早。」張曰：「一日不力作，一日食不足。」早作早賣，亦大好事。汝起點燈，我暫出解手便轉也。」乃啓門至街內，方欲登溷，忽有二人過其前，喚曰：「張五，此間來。」張以爲素識，從之。至街口，同立人家屋檐下，審視二人，竟大昧平生。各着青衣，垂綠頭帶，冠紅帽，執朱票，酷似衙門中隸役。向張曰：「有一事相煩，不可推諉。」張問何事，二役曰：「不必窮究，姑同我等去。」言畢，嚮東走。張心大不願，而兩隸殊不自由，踉蹌隨行。繞出街市，至知縣衙門前，見六人立大門下，躬擐甲冑，皆身長八九尺，二役不敢進，乃轉至衙後一水竇前，使張先入。張不肯，二役推之，不覺已在牆內。二役亦相繼入，歷高垣數重，悉如此。竟達寢所。窗上燈光甚明，命張窺之，見知縣某呻吟於牀，牀角及腳後坐婦女六七人，地上滿鋪圓毯，亦有男婦八九人，羣坐其間。還告二役，二役亦來，闚五更向盡，二役頗驚惶，相與頻

類窺伺。又移時，某稍安，諸男女倦憊殊甚，或鼾而寤，或寤而伸，二役喜躍相語曰：「時至矣！」急取一鐵鍊付張曰：「汝速入房，將此鍊繫知縣項上，勿恐勿怖，竟牽之以出。」張驚曰：「彼知縣官長也，我可人，敢相迫乎？」二役曰：「彼雖爲官長，而貪財好色，濫殺酷刑，今且爲罪人，奚復可畏？」張趨起，終不敢前。二役慌遽，復極力推擠之，張皇間已在房中，不得已，卽以鍊繫知縣頸上，反走而出；二役迎之，同循舊路。張回顧知縣，已繫頸同行矣，大駭，知縣默無一語。甫至宅後，見一男一女作淫戲於牆陰，略不羞避，二役過之，張問曰：「此何人，奈何恣行淫事，膽不畏人也？」役指知縣謂張曰：「彼女子卽渠之愛姬翠華，彼男子卽渠之變童鄭祿也。伺渠病臥，故私約於此。彼方謂自隱密，豈暇見我輩，又豈意我輩見之明且晰哉？」張目知縣而笑，知縣亦頰首不言。至水竇前，復見二人，結束同二役，亦械一人，囚首垢面而立。二役問曰：「已拘得乎？」應曰：「已拘得矣。」其人見知縣欲哭，役急批其頰而止。張私詰此人爲誰，役曰：「卽渠之幕賓主刑名者郭某也，與同案，故同拘耳。」詰問，聞內宅哭聲羣起，出竇至坊間，預有二人駐囚輿二輛，相候於通衢，四役因納知縣與郭輿中，囑張曰：「汝自歸，慎勿洩於人也。」言訖，趨輿叱牛而去。張至家，雞已鳴矣，見妻背燈而泣，鄰婦三五人，從旁勸慰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矣，天數夙定也。」或又曰：「氣未絕，俟天明延醫治之，料無妨也。」張聞之大驚，大聲一呼，豁然如夢寤，則身臥炕頭，妻坐守於側，鄰婦搶攘滿室，嘔咨嗟不已。妻見其復甦也，驚定而喜，張問：「胡爲而哭乎？」妻曰：「汝解手良久不回，我出視汝，僵臥檐下，洩鄰人扛入室，手足雖溫，而呼之不醒。自四更至此時，已半夜矣，何幸得復生耶？」張始悟前事皆魂魄所爲也。起身揖鄰婦而謝之，各欣辭去，張乃備以其故告妻，妻亦駭歎。比曉，舉城軍民擾亂，僉知知縣於五更時死矣。密訪郭幕，亦同時暴亡。張不諱，漸洩於人，某之子聞之，大志，械送縣，笞三十，鞫鄭祿及翠華私通事，果不誣，事出雍涼間，秦人至今述之。

阿夙

某宗伯致仕家居，以數千金，買巨宅一區，宅後樓九楹，空無人居，但貯什物，恆扃鎖，往往見異物。宗伯四子，二女，女皆嫁巨室，三子亦婚名門，惟第四子甫十六，未娶。房中侍女海棠者，年及笄，頗慧麗，適宗伯山游未歸，海棠寢至夜半，忽爲人昇至樓上，見錦屏繡幃，畫燭華筵，坐客十餘，輩男女相半，履烏交錯，酒炙並行，命海棠起着衣，侑觴，面頰以不習對座中穉齒女子，丰姿妖冶，鬢髮如雲，衣廣袖珠襦，把文犀之盞，含笑請棠曰：『爾非爾家四郎房中婢耶？我與爾家四郎有夙緣，魚軒不久入門，自是一家人，無事覩覷也。』棠倚柱垂頭，不作一語，酬答一靚妝女子，齒尤穉，罵曰：『奴極不堪，作養，噤口慍色，欲誰仰汝之媚？耶！此等人祇可侍盃，握箕帚，那曉歌舞中事，縱使能歌舞，亦不過牟牟作牛鳴，得得效驢跳。三姐耐煩與語！』又一少年男子曰：『我道莫教渠來，三妹執不聽，今何如轉壞我一綉新綾驪，污我十箇鬪紋。』酒座大笑，不覺哄堂。前女子有羞愧色，向少年曰：『四哥何太小家相，亦學九妹嘲笑我耶？海棠雖賤，顏色姿態，且遠勝四嫂，今當稠人廣衆，不肯作倡優伎倆，正見其尊重處，何必相強。且驪一綉，值錢幾文，亦流於齒頰乎？妹以其初睡，不便令作赤腳婢，故聊爲假借，亟當奉償耳。苟有污，妹當代償八兩。』少年語塞，避席以謝之曰：『三妹嬌養，性情猶昔日耶？聊以相戲，何遽破顏？今知罪，不敢復置喙矣。』女不顧，命海棠還少年驪，仍使人送之下樓，置故處。棠汗如雨，心大悸，搖同宿二婢醒，告以故，二婢亦懼。次日，白諸四郎，四郎白其母，母怖曰：『此必狐鬼。』戒勿至後院。四郎私呼海棠，心貽女子之美，又聞與已有夙緣之說，頻窺伺後院徘徊間，瞥然一物墜面前，拾視之，則鏤金銜，以歸出示海棠，棠曰：『此狐物，不可取。』四郎不聽。棠恐爲己累，告夫人，夫人素嚴厲，怒曰：『不

宵子豈不聞「不聽老人言，慚惶在眼前」耶？呼四郎至，索僚脫觀之，柳枝一團耳，痛呵之，且命行杖。兄嫂畢至，環跪求寬。正紛囂間，聞有女子厲聲於北窗之下曰：「此汝家亢宗子弟也，奈何撻辱至此！所謂慈母，固如是乎？」夫人知爲狐，遷怒曰：「人家教誨兒子，何與爾狐狸事？」狐曰：「何與我事？特念四郎年少，故不忍其犯夏楚；不然，卽打死，又何妨耶？」大郎怒，欲出殺之，聞言，覓刀二，郎阻之，不令往。狐亦大至，衆口沸騰，飛瓦入房，器物皆碎。夫人懼，不復敢出聲。逾時始寂，於是晝夜擾攘，妖異環生。二郎乘馬，往往途中失去二鎗，海棠如廁，猝遇紫衣少年，樓之接吻，力拒之，旋失所在。他侍女所遭尤強暴。大郎新授中書舍人，同僚醴金往賀，至日，門庭如市，庖餽人諠賓來，絲肉並陳，水陸咸備。乃舉酒獻酬，則酒皆馬溺，下箸歎布，則箸皆蠹蛆，客大譁，以爲穢弄。大郎悟爲狐祟，力白其故，客甚無聊，接踵而散。大郎送客去，憤恨至樓下，跳罵逾時。二郎力勸歸，餒甚，妻曰：「廚下饑饌極多，盍取食乎？」乃命婢索點心，啖之，頗美。及入喉，覺蠕蠕動，咽啉有聲，急吐視之，則齋疥癩小蛙也，遂大嘔，不敢復食。日暮，出飽於市，親串相戒，不飲食於其家。大郎有內弟爲侍衛，少年好事者也，來省其姊，話及狐事，侍衛笑曰：「鶯鳥累百，不如一鸚，汝家無膽勇者，何以彈壓妖魅？我今夜住此，必獲甯貼，卽不然，亦當爲彼勸敵。」大郎曰：「汝狀如婦人女子，狐見之，且恐有異圖，夫何鎮靜之有？」侍衛忿然曰：「姑待之，今宵卽見功效也。」會夫人歸甯，大郎乃留之。及暮，攜襖被獨宿樓下，其姊及二郎諫止之，悉不聽。入夜，初無響聲，益坦率。久之，體倦，卽就枕。至四更，大郎寤，擁衾起坐，敲火吸烟，聞牀下似有鼾聲，異之，撼醒其妻，其燭之見一人裸臥牀下，身無寸縷，大呼有賊，婢媼輩集，擒而撻之，其人驚，解乃侍衛也。衆大駭，侍衛慚愧無地，大郎以衣衣之，叩其故，不解，何以至此。昧爽，驅馬而歸，衣服履襪，皆諸閨中污穢，不可復著。三娘晝寢，爲火燒其衣，撲之愈烈，倉皇脫去，衣固依然無恙也，怒罵不已。自此爲患益甚，或閨中穢物，懸諸大門，或下體褻衣，拋之

當路；衣未制而先燬，鏡甫淬而旋昏。波數旬，宗伯游山回，夫人備述家中事，遷居以避之。宗伯曰：「婦人信邪，偏多疑懼，勿復擾攘，自獲甯謐矣。」越半月，上下果相安，咸以爲主人福祐。宗伯亦頗自詡曰：「何如？可見。」見怪不怪，怪自敗。」又數日，忽聞人坐息入曰：「方大人來拜矣。」蓋少宗伯方於宗伯，宗伯試座師也。枉駕辱臨，舉家欣感，急索衣冠出迓，升堂再拜起居。方公久坐不去，言語葛藤，又深怪宗伯疏慵，不常存問，宗伯汗流浹背，謝罪不遑。方公未刻入門，西門進饌，日漏下以迄午夜，語獨刺刺不休。宗伯精耗神昏，百骸俱倦，久之，不復聞方公聲息。若墮若聾，宗伯罔測其故，但見面上茸茸，不辨何物。宗伯大疑，近前審視，烏得方公，但一芻蕘踞石席，不勝駭異。知爲狐弄，乃大笑曰：「騙得好。」當時上下無不捧腹。遲回，宗伯扶筇至樓下曰：「主人寄聲謝紫，吾聞社鼠不灌，屋鼠不熏，以所憑者得地也。况狐之爲物，歲久能仙，既能於獸有靈，何必於人爲祟，如徒炫其幻術，則幻術亦豈足以服人？吾今與汝約，請劃粉牆爲界，樓九楹，任汝所爲；牆以南，主人居之，兩不相侵，言歸於好。」樓上無有應者。遂鳩工造粉牆爲界，橫互東西。一夕，深宵獨坐，見一翁一媪，貌殊奇古，率男女五七輩，同拜於地曰：「公真豁達大度人也。昔者之言，敢不受命。特四公子將有大厄，願以三女阿夙者，充妾媵，旦夕呵護，聊以報德，幸公勿棄也。」宗伯問：「阿夙安在？」翁指示之。宗伯諦視，纔不知纖不長，眞國色無雙，而諾。問：「何日親迎？」翁媪曰：「旗俗不親迎，既承慨許，當令其來奉事舅姑，敢議禮乎？」尋辭去，不復爲祟。越三日，宗伯與夫人方坐談，驀見一女子，塞簾入拜，自稱阿夙，奉父母命侍四郎。夫人見其慧麗，亦愛而安焉。女事舅姑極婉順，妯娌之間，亦甚和好，操作甚妙，女紅精妙，與海棠尤相得。會夏日大雷雨，女驚惶失措，抱四郎臥帳中，化爲黑狐。四郎無計擺脫，不勝志忑。霹靂繞屋奔騰，逾時始定，狐復爲女，跪謝四郎欣喜之色，可掬。夜半遂失所在，後不復來。四郎官至開學，所謂亢宗子也。狐欲避劫，故託庇於四郎，前言公

子有厄者，妄也。觀其逃劫而喜，去不復來，始有意，終無情，用心亦何譎哉！

婁芳華

婁芳華，籍輔氏，二十未婚，從其舅氏楊尉於藍田。邑有董孝廉者，居輞川，富於學。楊使婁從之游，往返頗遐，中途有古剎，至則信宿焉。率一月一歸省舅，無何，緇流寥落，僅存一老僧，目且雙瞽。婁至，獨宿西院，無與談者。值仲夏，復經其處，日將暮，枯坐無聊，賴散步寺門前，覺風來有異香，久而愈濃。倏見一女郎，從一婢，遵山徑，自東而西，年可十六七，姿容美麗，目所未睹。掩袂而過，數回首盼婁，若甚注意者。婢年亦相等，明眸皓齒，態頗媚。婁心蕩，繞出捷徑，要遮而揖之，曰：「山深日暮，小娘子欲安之乎？」女卻步羞澀，倉皇斂衽。婢極坦率，直前以身蔽女，而呵之曰：「何處小郎，強來與人家閨秀相語！我家小娘子出身於貴門，楣蓋謝甲第，金張雖至，親如兄弟，稍涉疏遠者，未嘗輕交一言，何論行路郎君？冒昧殊甚，其欺我雙鬢，雖樨不能握拳透掌，徒爲嚼齒穿齦耶？」言訖，掩口視女而笑。女亦粲然。婁察其色不愠，乃僞爲跼蹐，再拜而謝曰：「小子無狀，見小娘子日暮耦行，未免有情，慮及豺虎，意者蝸居伊邇，草榻空懸，私願孔奢，小子實深厚望。胡爲翻來，誚讓耶？」婢格格笑曰：「書癡愚而詐，幾令兒無以應，當懲息小娘子與汝口角矣。」於是耳語女子者久之，女掩笑曰：「男女不親授受，可同宿乎？」婁聞之喜，鞠躬而前曰：「日暮途遠，於此偃息，亦權宜之道也。」女不言而笑。婢因一手把婁袖，一手攬女腕，舉之使相就，曰：「好好！千里姻緣似索綫也。今日郎君有言，操蛇之神，莫不聞之，泉水松風，悉爲羔雁行矣，無辜負普救佳會也。」乃與婁同掖女子入寺。婁以寒儉，恐貽笑麗人，頗形惶遽。女子笑語婢，婢笑曰：「主人倉卒如此，何若諄諄款客耶？」因命婁於佛殿前，設長梯，婢旖旎而升，巡檐探取爵殼數十

袖中出銀銚一具，復出一漆盒子，取油少許，色如酥，炙穀，盈銚，又出酒一樽，色碧而香烈，味極醇。自是妻與女好合無間，幾死於溫柔鄉矣。一日，女謂妻曰：「此間雖僻，猶結廬在人境也。兒家去此僅十餘里，有屋數椽，可以避囂。」妻許之，女與婢出門西去。妻遂不復之，輞川出入寺門，引領以待。抵暮，婢始至，見妻，輒笑曰：「郎君玉立林下，縹若神仙，無怪娘子殷殷注念，纔半日，數十次促奴來也。」妻見之，驚喜欲狂，問小娘子所在，婢曰：「但踵奴行，無多問。」乃相與越澗循壑，迤躓於峻嶒犖確間，歷數嶽崎，妻履屨盡穿，不堪其憊，而婢子踐流踏石，其行如飛，約十餘里，於山谷中入一橡林，時日已西沈，風聲如吼，但覺濃陰染袂，空翠爽肌，漸覺異香撲鼻。宛轉間，抵一精舍，花木蕃盛，泉石清幽，婢曰：「至矣。」郎君非倉卒客，可卽入也。」妻入，女倚欄而待，相見歡然。婢治具作供，羅列山珍，而以博穀爲上品，意爲女羊棗嗜也。房中位置，悉與世異。女喜作古妝，小婢外更有髻女七人，盡苗條婉媚。女御下極嚴，諸婢無不仰其眉睫，而待前婢獨寬，時呼其名曰收香。八人中，收香慧黠尤甚。又有老婢年約七旬，獨司庖廚，亦來窺妻，轉身卽笑，謂諸婢曰：「阿堵貧兒，乃老身百十年前，藥籠中物耳。娘子少見多怪，輒一交若醴，竊恐非耐久交也。」妻聞之，頗恚，報收香爲之禦侮，曰：「彼自惠好無尤，於汝何涉？百十年前事，污人耳久矣，奈何復舉以告人殺膳之外，縫紉補綴爲汝事，其他不必干預。且郎君處此，於汝亦大有波瀾，獨不念碗中餘瀣，枵中賸哉？」又誰曾與汝爭一匕一箸耶？」諸婢笑以和之。妻與女亦各拊掌，老婢慚而去。居月餘，妻欲歸省其舅，女難之，收香悻悻以兩手撫妻背，推之出門，曰：「郎君心堅確，卽強留在此，亦寡情。請速去，勿稍淹也。」妻未及應，而雙扉已闔，乃悒悒覓路而返。甫至僧舍，已遇其舅，率數十人搶攘而至，見妻，大譁曰：「汝一人何之耶？」妻不得已，以實告，冀舅挽冰人爲妻女也。而舅大驚曰：「深山中，何所不有？據所遭，必妖魅也。」亟糾合鄉數十人，促妻導入谷中，至橡林，妻頗俄延，舅怒，以馬箠搗之。妻

終託言迷失，不復能記憶。吳東手曰：「然則將奈何？」方欲謀歸去，忽林間有異香襲人，衆異之，復返深林，循香氣至一山洞，籐蘿附石，喬木干雲，洞口香氣倍濃。鼻曰：「此必妖物窟宅，未可擅入，以火薰之可也。」於是伐枯積朽，燭火燒之，烟入洞中，爲風所吸，聲颼颼然。俄有獸突出，鄉勇以鋤奮擊，盡斃。岩下一食頃，得香鑿二頭，獐七頭，蒼狼一頭，以鹽鹹歸縣中，食肉寢。妻田是痛恨，眠食俱廢。一月後，病遂不起。

閔齋曰：麝之見獵，以臍之有香也。象有齒，犀有角，龜有尾，雕有翎，鱗有皮，鱗有膏，蠟有甲，蠟有珠，貂有毛，蚺有胆，皆麝類也。彼方自以爲天之篤之，而不知天之毒之也。惟人亦然。女有色，士有才。

噶雄

噶雄，姓楊，本粵東人。拘罕人稱「噶雄」，猶中土稱「少俊」也。其祖爲河州副將，卒於官，路濱，柩不能歸，葬河州，遂家焉。父銀，爲守備，四十而死。雄幼孤，長養於叔婦叔錡，爲本營千總。是時大同周公文錦爲河州副將，憐其宦裔落拓，乃以雄爲餘丁，令堂書記。雄年甫十七，頗慧黠，周有少女，尤眷愛雄，時與飲食什物，雖無他事，而兩心相慕悅，非朝夕矣。有務子者，年與雄埒，爲人亦狡獪穎秀，日與雄同供書房役，使夜則直宿齋中。際夏月，務子宿廊下，雄宿軒內，因苦熱，戶牖不閉，一夢初覺，月光下見一女子立榻前，大驚，縮不敢動。女以手撫之，小語曰：「莫怕我來矣。」聲似周女。雄審睇不訛，化驚爲喜，急問曰：「深夜何事到此？」女笑曰：「憐子繇叔來相伴耳。」言訖，亟解衣升榻，啓衾而入，肌埋細膩，附不留毛，香氣馥馥，奪魄銷魂，遂與相登極樂天矣。是夜綢繆至五更始去。雄冥搜其樂，如醉如夢恍惚之，猶雲雨之鎖陽臺也。次日入內，周女方曉妝，雄目之微笑，女亦笑迎之。雄終慮洩於務子，假周命，令務子宿箭亭。務子謂：「箭亭自有老軍直宿，何事需我？」雄

曰：「主人命，誰敢致詰？」務子唯唯，雖移機破去，而心疑之。夜半踰垣，覷其動靜，甫至階下，即聞房中笑語，由暗處竊窺，窗隙月射四壁，絳毫畢照，見雄方與女坐，疑爲閨女，仍躡足而返。老軍方反側於牀，問焉？往務子以登瀛對，老軍怒曰：「吾通宵常不寐，何事不能覺察？汝二更去，四更始回，必有非爲，不吐實，亟言，扭稟轅門官矣。」務子懼，因以實告，老軍本冬烘，聞之，駭曰：「以下蒸上，死無日矣，汝知而不報，罪亦同坐，聽我教，首之可也。」務子聞，嫉妬寵承，軍教密白於周，周大怒，入宅，讓其夫人曰：「女日夜在我側，不離跬步，何所見聞，飄來啣聒，其爲事乎？即好選事，亦不應自饒，乃爾。」周忿極，因之反目，女涕泣不食，周遂雄出境，雄棲身洮州一古廟中，一日，乞食，方自嗟自傷，忽見女至，前謂曰：「子勿憂天地之大，何處不可託足？請與子偕隱，何如？」雄見女，悲喜交至，泣且拜曰：「一身之外，別無長物，子雖鍾情於我，我忍使子爲乞人婦乎？」女曰：「何至於此？」姑攜我向湟，中有我在，保子一生喫着不盡也。」乃相與之西甯，女出貲置房產，器用僕婢，儼然富室，而雄竊察之初，不見女有一囊一篋，良不解，收給何所，殊爲懷惑，居無何，會其叔，因公至湟，中遭雄於關，關乘肥衣輕，不敢遽認，詢諸市人，僉曰：「河州楊公孫也，新寓於此，纔半年耳。」鏗快快歸，逆旅，使老僕密偵之，果雄也，僕私詣其家，傳語曰：「郎君何以發迹？老奴從二爺來此數日矣，郎君獨不念其鞠育情，一往起居耶？」雄入白於女，女曰：「大恩不可忘於路，况從父乎？且子爲富家翁，而使叔寄身傳舍，可乎？」雄乃往謁，雄再拜敦請，鏗許之，甫登堂，姪婦出拜，視之，周女也，大驚，密詢其故，鏗歎異，默思：「子來時，不聞署中有失女事，豈其本官諱此，恐招物議耶？」居二日，便歸河州，啓周屏左右，備述所聞，周大笑曰：「吾女宛然在室，頃且同飯，得有此，然不可不究竟也。」亟使人往擒雄，至，嚴詰之，得其端委，忿曰：「奈何使妖物久假吾女名，玷吾帷薄乎？」乃與夫人商榷曰：「雄之祖，曾爲此處副總戎，與吾家門戶相當，女十七，與雄同庚，

年歲亦相匹也，卽以女妻之，可乎不可？夫人曰：『固所願也。』花燭之夕，忽見西甯女，先已在室，雄倉皇不知所出，女笑而止之曰：『何事迴避？兒雖是狐，實爲報德而來。子年少，固不能斷，昔令祖官此地時，嘗獵於土門關，兒貫矢被獲，令祖憫之，縱之使竄，屢闢報復，不得其間，茲得乘此爲冰上人，夙願償矣。然苟非子與周女有夙緣，兒亦無能爲役也。』言訖，出戶旋失所在，人咸目爲狐媒。

閑齋曰：予從先王父鎮河湟時，雄甫二十餘，已在材官之列，女亦無恙，曾於其署中見之，其婉媚迴異儕俗，洵佳人也。雄後官至參戎，周女誥封淑人，四十卽致仕，居河州，猶富甲一郡云。

劉鍛工

鍛工劉姓，汀州連城人。乾隆丙子入都，道經汶上，宿逆旅。適有番禺許生公車北上，與劉同舍，有少年甫弱冠，眉目如畫，云是江右人，預委裝於室東北隅，比許至，已無隙地，主人不欲留，許殊窘迫，少年曰：『四海之內，皆弟兄，店中果無容膝地耶？與小弟同榻可也。』主人乃留之。許目少年大喜，市酒肉饗焉，劉亦得醉飽。既就寢，睡未安，忽聞少年厲聲曰：『奈何無禮至此！汝視我爲何如人耶？』許悄然不發一語。既而少年作怒聲曰：『此亦錯怪汝，汝未知我之伎倆耳。姑一試，使汝知之。』言未絕，隨聞剗然一聲，白光如匹練，出自帳中，繞室如飛電，寒侵肌骨，劉汗如雨，下屏息不敢少動。一食頃，少年喝言：『住！』白光旋斂，少年下牀結束曰：『苟非劉君在室，蠻崽尙得活耶！』更至劉前謝曰：『年少性躁，適間驚擾，方寸不安，少有饋遺，聊贖愆，罪前途尙有要務，須早發，幸左顧，勿見拒也。』亟委一柿黃布囊於枕畔，啓扉徑去。良久，劉心始定，呼許詢之，許大愧，力叩之，乃吐實曰：『初見少年姣好，深慕之，既抵足，肌膚滑膩如脂，試握其足，不動，拊其髀，又不動，不禁心大蕩，』

欲以龍陽君待之，亦酒醉所致耳。詎意其大有神術耶？早起，劉怪許無眉，許亦怪劉短鬚，大驚，及相與束裝，毛髮悉在衾中，方悟夜間白光迅飛時，盡爲所削而不覺也。劉私啓所委布囊，得白金二笏，至京營運，遂成巨商。許下第，肄業成均，尋卒。劉常出入文公子士玉之門，故公子能詳之。

蝟精

昌邑胡輝岩爲子言其鄉禾稼將登，有列窟棚於田間，令子弟夜宿其中，以防竊刈者，連棚十餘，一童子余姓，年稍長於其儕，獨臥一棚，居無何，日漸瘠羸，父兄怪而詰之，不吐實，乃陰囑諸童子密覘其所爲，是日薄暮，諸童戲於塍上，瞥見一醜女人徑入余棚，諸童恐怖，奔告其家，其家人糾合同村，執鋤鎬往，見女人已出棚向西去，面色如瓦獸，巨口大口，蹠蹠而行，逐之二里許，倉卒入亂草中，不復出，跡之得一穴，大如屋，黝然而黑，不知胡底，因羣聚定策，積枯穴口，燒烟薰之，有頃，一物突出，冒烟而奔，衆譁四走，物勉行數十步，卽不復動，衆漸集驗之，則一蝟死田間耳，剝其皮而張之，大半畝，厚數寸，刺長二尺餘，作殷赤色，割而分其肉，怪乃絕。余氏子獨啜泣以爲礎其麗人也。胡至今尙藏皮一片，每出以示人焉。

小手

舅氏海公爲驍騎校，好道，自號捉心主人，居東直門外樓子莊，——去城三四里許，常奉祀一狐，親友求見者，主人先白狐，狐自壁竄中，出一小手，與客把握，肥白軀膩，如六七歲小兒，其談論必因人而施，聲如燕子。力求一見，終不許，或潛窺之，輒隱身壁角，讓曰：『何故來此相黷欺？我不敢打耶！』隨有石如卵大，飛落窺者面。

旁相去類類，聞不容髮，咸驚張失色，亟揖而謝之。一日，主人將往城灣，習騎射，狐曰：「三日內勿往，往必有裁。」主人乃止。會軍政在卽，本參領先期校閱，王人不得已就之，馳驟間，馬忽蹶，墮傷左腕，遂爲廢人，罷職家居。每至薪水不供，未免室人交譎，狐獨慰之曰：「莫非數也，是正可以優游，何事怨懟？」室人遷怒曰：「仙人不食人間烟火，自無需於日用，吾輩凡人，一日無柴米，一日不得過，烏得不鬱鬱耶？」狐哂曰：「發福發財，會各有時，何不能少待耶？我本欲報汝家數十金，以時未至，故不無少埃，今既不能耐，不得不躁爲之。」乃教主人購南鉛數百斤，納入竇中，戒勿窺伺。由是每夜二更後，卽回房中，風匣聲，五更後始輟。七七日，呼主人至竇前，以白繩授之，翹邊細絲，悉成紋寶，主人驚喜，男女六七人往來取藏，莫夕始竭，權之得五十金。問狐：「此從何來，可以駐世否？」狐曰：「我與君夙有緣，故施小術，燒煉相贈，非齊奴物也，何不可駐世之？有君第用之，無疑慮，我亦從此去矣。」主人切切挽留，不開應答，久愈寂然，蓋已逝矣。主人感其德，爲主虔祀之。以金營運數年，財雄一鄉。

蜃氣

山西平遙縣陶賈，販賣至巴里坤，過西海子，雨初霽，海十籠重霧，山色皆失。陶愛其空濛，暫憩樹下。俄而霧散，隱隱見海中有兩山並峙，中間雲氣橫如白練，雲漸滿，見一浮屠頂金光四射，瞬息高出雲表，數之得五階，俄七級，俄九級，一餉時得十三級，色如虹，繞塔盡見樓閣，十層萬疊，悉如五色玻璃，出沒隱見，須臾變化。陶市井人，初不知有蜃氣變幻事，驚怪而已。少焉，樓閣半泯，浮屠亦漸斂縮，只餘八九級，大風忽起，波浪拍天，樵閣浮屠，片片吹去如碎銀，頃刻都滅。陶冒風而行，至營中，質詢土人，始知爲海市云。

清和民

清和民某甲，夜還日城，跨一驢獨行郊野，誤入墻間，乖迂殊甚。忽有人在後呼其名，甲策蹇不顧，其人追呼甚急，指顧間，亦在驢背，以兩手環抱甲腰，手如冰，且牢不可脫，甲故有膽，心中知是鬼，而陽作不知，陰解腰纏，驀然出其不意，反縛之，並繫己胸，其刃窘迫，絮絮求釋，不絕，甲置若罔聞，急馳而返。至門，大呼「捉得一鬼來矣！」家人燃火出應，甲已棄鞍解縛，所負化朽樁一片，不復有鬼矣。

王京

王京，官君砲手也。參戎出署，京備三炮於轅門，次第燃之，其二皆旬旬而鳴矣；其一久之又久而不鳴。參戎出時矣，京懼責，跣足窺於炮口，炮忽大震，京昏絕仆地，同事負之歸家。皮膚如墨，而兩目獨炯炯；纓帽氣飛去十五里外，三道墩塘，汎兵得之，竟完好不毀。半年後始愈，面色如豬，狂滿布癩點，有如靛青者十餘處，皆大似蓮子，雖妻子亦不相識。自此七情俱昧，不言不笑，亦不行止，但能坐臥，每見人來探，或獨居一室，輒舉手向天張口，作炮聲曰「轟」。

詭黃

詭黃者，姓黃，不詳其里居名，以其行爲詭秘，故羣呼曰詭黃。精邪術，往往致良家婦女於幽僻處，污之。性多疑，家有一妻一妾，防閑獨密，妻回郡中，大家女少艾而美，妾亦不惡，其鄰有玳官者，年十七八，貌姣好，以

龍陽之技，毛遂於黃，雖日覬覦其妻妾，終礙黃。巨商某，有子婦豔絕，見者輒擬爲神仙中人。黃偶遇之於佛會，神爲之往。乃僞爲星士，得其生辰，夤夜作法，得恣意於書齋與闌，仍以法遣之去。玳於窗隙中窺見之，心大動，乘間盜得其書，復餽知高妻妾。年甲隱城外一廢寺中，夜半如法拘之，初無動靜。一餉時，聞檐外簌簌有聲，啓戶視之，則黃之妻妾，自身而至，形如中酒。玳驚，相伴徐徐扶之入殿，次第污之。會有少年五六輩，夜獵歸道，經寺前，下馬小憩，聞殿上有笑謔聲，羣執炬排闥入。玳大驚，不知所出，衆以火燭之，咸訝曰：「美人最難再得也。」遂各解衣，一番姦黷，玳亦不免後庭。鷄再唱，始闌然捨去。二婦創甚，四體不能舉。玳大窘，欲作法遣歸，而顛倒持咒，法不復驗，窘極而逃。二婦裸臥至日中，爲游人所見，遂鳴諸太守。那人有識者曰：「此非詭黃妻妾耶？何天報之巧也！」太守鞠二婦，得苦平。日所爲拘黃至，嚴刑拷掠，黃歷歷招供。太守大怒，立繫杖下。二婦官鬻，後有見玳於邵伯舟次者，已變服爲黃冠矣。

梁生

汴州梁生，少失怙恃，家極貧，聘妻未婚而妻死，無力復聘，知交誑之，號爲梁無告。然爲人溫雅，能飲善弈，故爲儕類所喜。尤與同學汪劉二生相莫逆。劉父爲刺史，汪家貲鉅萬，皆稱豪富，生以寒士周旋於其間，人或非笑之，咸以爲「貧伴富，身無襪，胡不自量乃爾」。生聞之笑曰：「我兩肩荷一口，彼雖朱頓之富，其奈我何哉？」人愈嗤其無品，更號之爲梁希謝。蓋取金瓶梅中謝希大以喻之也。劉一妻妾五，汪一妻四妾，又各有美婢嬰童，每當宴會，必出以侑觴，爭相炫耀。一日，汪以千金從江南復致一麗人，苗條婉媚，諸妾莫匹，以爲天下尤物，盡於此矣。乃折簡張筵，召客高會。酒再巡，麗人出見，屏開幔捲，冉冉而至。異香滿室，坐客皆驚，一拜輒入，不

發一言，客飲斂俱停，目眩神奪。汪志得意滿，浮白數觥，謂「諸君何福得遇仙子！」衆舌卷莫答。梁生含笑末座，品酒味殺，渾如未睹。劉生癡坐良久，始爽然謂梁曰：「衆人皆醉而獨醒，非無日，即無情者。」生徐曰：「已一目了然矣，雖然入我目，不能動我情也。」汪不悅曰：「然則何如？」梁曰：「較二兄素所寵眷者，誠有天淵之隔。若卽以此爲西子爲夷光，尙未也。二兄偏僻，必以我言爲河漢，請晰言之可乎？」僉曰：「可。」梁曰：「是人也，髮爲妝掩，足爲裙遮，二者姑置勿論。就所共見者指摘一二，妍媸立判矣。」汪曰：「願聞。」梁曰：「眉修矣，烟煤之所書也；眼媚矣，黑白不甚分也；唇櫻矣，綉繡之所點也；肩削屢細矣，而拔頸戾肘，儼然用力，抹胸束肚，宛然有痕——皆戕賊而爲之也。吾聞古之美人，面色如朝霞和雪，光豔照人，而今則四體五官，莫不極力粉飾。若使亂頭粗服，粉黛不施，竊恐固圉城堅，雖笑綻兩顰，欲傾之而不可得也。」座上客聞此刻論，正合忌心，咸購堂而和之以笑。汪面頰猝難應答，獨以爲不然曰：「梁兄眼光如豆，乃亦搖唇鼓舌，吹毛求疵，那足爲月旦評，請問西子夷光是何形像？光豔照人，莫照摸淚眼睛，否溫柔鄉中事，必得身處富貴之實境者，方能確識珠圍翠繞之趣。若窮措大看得幾行書，輒謂書中有女，據爲己有，及見真美在前，一時把捉不定，明知此生斷無此樂，轉不得不目空一切，謬論解嘲，獨不自念一糟糠婦，尙不能消受，至今游泳似鯉，更求一赤腳婢亦不可得，只苦煞貴手，不知一夜幾番作肉虎子也！」諸客聞言，語儂薄，不復大笑，惟汪生大噓忿，盡都消生。知空言無補，不終席而去。從此與汪劉不甚親密，交情漸替。同學傳其事，共聯句以戲之曰：「年少生成老面皮，那知謝火甚難希！而今一發窮無告，不久西山唱采薇。」梁得詩，懊惱殊甚，冥想：「彼以富貴驕人，喜諛惡直，我獨不能以貧賤驕人，兌一妾以自娛乎？第囊中羞澀，妄心徒熾，世間又無紅拂紅綃之俠烈者，雖有佳人，烏能自至？」不勝鬱悶，入市閒遊，偶見老人攤賣廢書，梁檢視，忽得一帙，紙色甚舊，而裝飾極雅，展卷披閱，蓋

手錄陶詩全集，小楷嫵媚，爲趙文敏真蹟，私心狂喜，如掘藏金，問價幾何？老人曰：「非百錢不售。」生恐其停留長智，卽解衣典而償之，懷歸待價。適郡中有巨紳，素癖書畫，購求頗亟，梁浼人轉示之，紳一見如獲拱璧，往返議價，卒得千金。梁祕而不宣。陰囑媒灼，旁求佳麗，凡相數十人，無當意者。旣而有聞背媪攜一女子至，年約十六七，鬢髮皓齒，膩理靡顏，天然豔麗，洵平生所未覩，神爲之奪，延之坐，問：「此卽媪所出耶？」曰：「然。」有女如此，何憂不匹王侯？」媪曰：「侯門似海，一入豈可復見乎？猥以貧老，不得已俾歸讀書子，但取衣食充口體，不至凍餓以死，又可作親戚往還，是爲至願，不敢作非望也。」梁曰：「如姥言，足見高明，但寒士聘儀，曠勉奉百金爲壽，肯見許否？」媪曰：「的是善癡語，以君長厚，故爾相託，此非老身錢樹子，詎忍居爲奇貨，休休！但提起一文錢，便攜之他適矣。」梁不復強，僅具酒相款。媪取醉飽，囑女：「善侍夫子，無念老身，遲日當來餽也。」出門徑去。女亦晏然，不甚懷想。梁出資爲具衣飾，靡不華好，女國色大成，不假纖毫粉飾，淡妝濃抹，罔不相宜，真天人也。梁不破一文，驀然得此，實夢想所不到，綢繆繡繡，異乎尋常，居無何，同學悉知，僞爲奇事。汪生往見劉生曰：「兄聞之乎？梁無告亦納姬矣。」劉笑曰：「汴城之大如海，豈乏見棄之女爲齊人妾者？縱有一二分姿色，朝糝糠晚齋粥，鳩形鵠面，不卜可知，見之必嘔。」汪曰：「予意亦然，但曩曾受其侮，至今心不甘，盍借辭往賀，以抒昔日之挪揄乎？」劉笑諾，遂各具分金五星，標曰：「賀儀。」華服高車，以賀梁。梁聞報，笑謂女曰：「今此二人，或敢侮予。」爲述前事，女微笑曰：「郎無慮，任其所爲，妾常爲郎小輩，以洩積忿。」梁囑設饌，二生至，各敘契闊，並申賀悃，梁搗謙不已。酒數巡，二生請見如夫人，梁解以「相使小婢，不過用執庖廚，以分己力，何取污貴客之目？」二生固請，梁始諾而呼女，甫出戶，二生卽迷惑失志，嗒然若喪，女歎步而前，斂衽而拜，二生不自覺其腰之折也。梁曰：「二公皆通家昆弟，無事迴避，今降尊至此，當奉一觴。」女唯唯，捧爵

以進，手指纖纖如削玉，二生顛倒如提傀儡，梁大笑盡歡而散。二生歸途相議，不信人間有此仙人，從此粉黛無顏色矣。儻得一親玉體，死且不恨。」劉曰：「是不難子獨不知梁無告以酒爲命者乎？後日是其初度，何難設一席，就其家爲壽，暗置烏頭酒中，聽其醉睡，彼時爲所欲爲，將奈何我？且無何相狎有年，詎有異說，即便與訟，各拚數百金，何事不了？」汪大喜，至日，果擔殺搆酒而往。女謂梁曰：「今日二子來意不善，郎但坐視，妾自有術播弄之。」梁固酒徒，見杯忘死，又素信女之慧黠，知無足慮，日未哺，膏騰大醉，偃臥牀上。二生乃乘燭圍屏，追女，女嫣然曰：「二公子富貴而詘艾，心非木石，能不兩袒，第此非行樂地也。舍後有小樓，幽僻清潔，盡住彼一敘談乎？」二生聞之，喜躍欲狂。女掖二生，繞出屋後，果有一樓，且甚高聳，汪曰：「過汝家屢矣，那得有此？」女曰：「新建未久也。」女登樓，二生亦登，樓分內外兩楹，三面有窗，可以眺遠，已預設一席，酒殺羅列，銀燭雙輝，劉拍女肩曰：「卿真可人也。」女但微笑不言。時際盛夏，二生解衣脫帽，掛柱上，然後縱飲。女忽曰：「幾忘之，妾有些少下酒物，實須取來佐酒。」乃入內，問久之不出，劉起覘之，汪亦踵入，往來搜索，毫無蹤跡。汪至閣子前，聞閣內殺籟作聲，迫視之，見女倉皇伏，汪喜曰：「何事匿此？」急撲身入閣，女奪門而走，汪追之下樓，女匿身花下，汪且前擁抱，女極力抗拒，汪持之愈堅，方拾攘間，忽邏卒擊柝至，聞人聲，並力擒捉，批頰罵賊，汪釋女辯曰：「我秀才也，奈何以賊見目，且肆撻辱。」衆就月光審視，亦驚曰：「確是汪公子，何爲至此？」想無怒罪。」汪不能答。衆視地上人，則劉公子也，羣扶起，謝孟浪罪。劉讓汪曰：「兄酒狂太甚，寤我出何心？」汪此時方知是劉，不勝駭愕，邏卒曰：「夜深矣，不便歸，請留二人相伴，坐以待旦，可乎？」二生許之，坐稍定，彼此相看，止各著一汗衫，殊不雅觀，因思衣服，尙在樓柱，浼二卒代索之，卒曰：「此處荒僻，何得有樓？」二生四顧，但見敗址頽垣中，大樹一株，高數十尺而已，愈駭惑不釋。問梁相公宅在何處，卒曰：「不識其人，焉知其家？」且

此爲孫布政家廢園，人跡罕到，雖有人家，亦甚隔絕寥落，只火藥局相近耳。——抑素不開乎？孫家園狐鬼繁，則人家誰肯近此？二生大驚，不敢少動。俄而斜月在西，忽見地上樹影，因風搖擺，不似粗枝密葉，不似栖鳥鶴巢，仰視樹上，又隱隱似人，咸驚異不識何物。大明諦視，乃二生衣帽，懸挂其上耳。始各大笑，一人緣而取之，俾二生認著，遂各散歸。一時傳說，以爲口實。二生不甘其侮，以梁生假幻術戲人，乃鳩集惡僕，重至其家，欲大興問罪之舉。比至則門庭闕寂，空無一人，已不知遁逃何處矣。後數年，同學友有公車入都者，於磁州道上，遇梁生，輕裘肥馬，侍從甚都，相見各述閒闊，邀還其家，由僻徑行約數里於小山下，入密林中，入一巨宅，富貴如神仙，問何時發跡至此。梁笑曰：「兄當日附和汪劉，以貧友爲談資，今視梁某何如？」友八慚翌日，登堂拜嫂，誠不世姝也。友退謂梁曰：「嫂夫人容華如此，難怪汪劉作昧心事矣。」然嫂夫人果何妙術，能惡劇之？梁曰：「士無行，不當如是耶？」居三日，辭歸。梁以百金爲贖，並送之以詩，中有「阿紫相依千歲期」之句，始知梁爲狐婿矣。他日歸告汪劉，汪劉復生欣慕，於是脂車秣馬，強其友同往跡之。至則青山如故，綠水依然，而第宅化爲烏有，相與惆悵而返。

某倅

僕倅之任羊城，路出黃州，遇風，暮泊道十泆之僻港，僑苦舟中，抵播，登岸閒步。時際三秋，黃花引睥，不覺行遠過一林，於數矢外見燈光熒熒，卽之，則茅屋數椽，繞以笆籬，籬內有老樹一株，下有六人席地飲，見客驚起，邏坐，意殊款洽，倅固好此杯中物者，就坐不辭。坐中一老翁，一少年，兩廣類，又有三女子，一衣藕色，一衣綠，一衣淺紅，年皆及笄，又一書生，年可五十餘，甚嫺雅，云是土著主人也。問客何來，倅以之官告，並述邦族，咸致敬

曰：「貴人也，小酌殊饜。」倅曰：「萍蹤乍合，實關夙分，土前於士，不以爲降，况區區一倅哉！」翌日亦當奉屈舟中，薄酌表意耳。」書生曰：「誠如所教，諸君勿爲形迹拘矣。且諸君事，非貴人不足謀也。」衆初有慘色，既聞是言，莫不色喜，乃相與歡飲。倅亦各詢里居姓氏，書生代白，謂老人余姓，少年駱姓，三女子方姓，爲堂姊妹，皆廣州人，自身姓莊，爲庠生，倅各以諛詞酬之。縱飲之頃，老翁忽愀然曰：「老朽幼在學堂時，最喜讀瘞旅文，人皆以所好不祥，今孤行數千里外，漂泊無依，彼吏目尙有一子一僕相追隨，較老朽真天淵矣！」少年及三女子聞之，皆歔歔流涕。書生各飛一觥曰：「佳客在前，不理觴政，但言語嘔嘔，徒亂人意，獨不慮寡佳客歡耶？况已言事有可謀，何復作楚囚對泣？」五人頗媿赧，唯唯受罰。三女子次第奉倅酒，請歌以侑之。倅將避席，書生檢之坐，且曰：「伊等悉出至誠，貴人奈何辜負？」倅不得已，爲之引滿。書生拊掌常拍，少年嘔口作簫笛聲，清越動人。紅衣女再效而歌曰：「夜深風露涼，蟋蟀吟秋草。空江孤月明，魂迷故園道。」音清脆悽惻，聽者靡不酸鼻。書生鬢蹙曰：「一人向隅，滿座不樂，况滿座向隅，將何以愉快一人耶？幸玉姑，突更發此聲，致主客索寞。」少年曰：「玉姑愁緒紛如，那復有歡聲向客？余不揣試爲代之。」乃飛一觥，歌以送之曰：「滾滾江上濤，溶溶沙際月。渺渺驚秋，迢迢鄉夢絕。」其聲烈烈如梟鳴，一座都笑。倅獨賞其音節。老翁曰：「無以嬉戲，轉妨正事。適莊先生言，唯貴人可以了大家事，何隱忍不急商榷？」書生笑曰：「終是老人，雖日暮途窮，猶刻刻不忘切己事，然誠爲要務，請爲貴人陳訴，敢冀鼎力以副奢望，幸莫推諉。」倅已半酣，攘臂曰：「人固有具熱腸俠骨如某者乎？天涯邂逅，良朋盍簪，氣味已投，金蘭分定，又何事囁嚅其辭，令人鬱悶耶？」衆聞之皆喜，即席展拜。書生再拜曰：「一言慨諾，衆所心感，所求事此際未可盡言，貴人且誌之，請於明日循江岸向西行里餘，有老人矮而髯，操舟爲業者也，就而告以今日之事，並吾等之情狀，則彼自有說，必能使貴人豁然不疑也。」

「倅曰：『謹受教。』於是四座歡甚，無復愁苦故態。已而斗移漏轉，約略四更，老翁曰：『貴人去舟已遠，紀綱復不來接引，應下榻此間矣。』少年曰：『此自無庸議。但莊先生所居不廣，大家留此，未免抵頂交蹙，非所以待貴人。吾二人且去休。』玉姑姊妹，不妨留此，侍貴人枕席，預報撫存之德。』三女聞之，俛首赧然。倅辭曰：『某雖失學，嘗聞三女爲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老翁曰：『不然，貴人熱腸爲天人所欽矚，回言不德，彼玉姑姊妹，雖云賤品，豈無環草私願，聊醉涓埃於一夕乎？矯情逆物，貴人曷取焉？』倅陽爲拗阻，而陰實愉悅，乃以目視書生，書生曰：『未知雅抱何如耳？』倅曰：『某生平未嘗拂人之情，粲不我棄，反敢棄粲乎？』衆皆憐憫之，書生獨正色曰：『玉姑姊妹，猥以淪落辱困至斯，得貴人發惻隱心，調飢甫慰，雖欲不聽衆人之所迫，及貴人之所爲，不特不能，亦且不敢。正且蝸之以繭自縛，無方解脫，緘口制心，詎無隱憾。所賴仁人君子，奮拯溺扶危之概，遏假紅倚翠之心，是所望也。苟聞孟浪之談，輒行苟且之事，背明德而逞私欲，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豈鯁生翹首跂足之所望於貴人者哉？理痼於中，言激於外，幸宥其冒昧，取其慙慙。』倅慚汗無地，下席揖謝曰：『余翁所言，誠憚驚之亂命，駭君之意，尤麴蘖之狂情。小子素愚，皆能不爲其簧鼓，得先生訶而止之，不致禽處，古人所以尙諍友也，敢不拜繚石之賜。』書生答拜，而讚美之曰：『貴人見善即遷，聞過輒改，多福未可量也。余駭二君，歸心大摯，遂行不怨，聞貴人悔過，亦當改之。』二人踟躕不安，頓首引咎。三女子忻然色喜，再三叩謝，相繼辭去。書生導倅入室，室甚卑隘，蕭然環堵，惟正中設一竹榻，壁挂一簪燈，餘無所有。書生安置已，反曳雙扉，鄭重而去。倅亦就枕。既覺，則獨臥一古塚旁，古樹之下，但見紫英黃萼，秋草縱橫，重露砭肌，江天向曉，不勝愕眙。亟起著衣，僮僕蹤跡而至，悉哆口吞息，繞倅大譁曰：『何苦露宿此，僕輩奔走一夜，到處尋覓，幾曾停履。』倅曰：『唉！卽予亦豈得已，而不已哉？事極艱危，正須與汝輩證明。』乃率衆循江西行約里許。

果見一矮老人，白髯纒纒，如氈，方解纒於蘆汀，勢將他徙，呼而止之，密告所遇。老人瞠目良久，始愀然曰：「君洵從莊秀才墓道中來矣。行年七十，不謂今日乃見異事。」倅問：「秀才何如人也？」老人歎曰：「此亦奇緣，非偶然也。可不明告乎？」因道：「此間道士泆之下流，分港也，向西北茂林中，依山結廬以居者，有莊叟焉。年望七矣，子與比鄰交亦最深。叟木訥無他長，惟事念佛，其子爲秀才，五十而死，死且二載矣。適聞君所歛棺處，卽其殯宮也。秀才生時，質直好義，每值風雨大作，必親至江干，以拯溺爲務，廿餘年來，賴以活者，不下數百人。卽有死者，亦必歛以棺衾，付其同行者載之去。惟有一老翁，一少年，並三女子，名姓里居，俱無可考，故至今猶厝秀才墓側。自客歲秋間，叟每囑子，命留心於廣南仕宦者。今據君夜來所遇，皆云家廣州，且正符五人形狀，又有姓可訪，而叟必有所見聞矣。君如有意，何不同往一叩莊叟乎？」倅曰：「老丈能爲導否？」老人曰：「義之所在，豈肯讓君獨勞？」乃捨棹扶漿，蹒跚導倅以行。去門尙遠，已見叟策藜杖，捻念珠，立樹下持經咒矣。相見各有所述，叟乃歎曰：「一心淨土，無暇旁求，不意疇昔夢見亡兒，謂『所厝五棺，二男，三女，皆珠江人也。苟有仕宦，其地者，攜回葬之，雖無親故，亦正首邱，不強於念佛萬聲耶？』老夫誌之二年於茲矣。昨宵復見夢云：『今日心願可了。』故立踈於此。詎意若是之驗，曾以託老友，而老友能盡心力，又強似我念佛功德矣。尊官誠能爲是較舉，不妨火化之，攜骸南行，但摒擋一月俸錢，買半畝地瘞之，亦仁人之事也。不又強似老友之徒盡心力乎？」倅感其言，亟使人取棺聚薪化之，分貯罇中，載之以去。

倩霞

耿精忠封閩時，驕奢淫暴，靡所不爲。把總呂正陽之外祖林聯芳，參戎，有族弟林青者，年二十，爲耿府護衛。

獨承眷愛，不啻子姪，以故得出入藩邸不禁。雖耿之愛妃寵姬，皆得見之。於是合府呼爲小林。值七夕，耿與諸妃夜宴，見林侍側，戲問曰：「汝娶室乎？」對曰：「尙未。」耿笑曰：「吾貴爲藩王，日與諸姬極林第之樂，視雙星之一年一會，代爲寡歡。今汝韶年稚齒，正當行樂及時，乃游泳似鰈，其何能耐！吾侍女如雲，容汝自擇一人，以爲佳耦。」林跪曰：「承恩命，但得倩霞爲妻，平生願足矣。」耿笑顧諸姬曰：「誰謂小蠻子選色不精哉！倩霞方韶麗，即從吾於藩陽，學作內家妝，迄今又十年，年十九矣。吾非不欲納之，特以吾子欲之故也。今吾子歿矣，諸子過稚，吾又將老，誠不可老夫夫妻，蹈枯楊之咎。若以歸此子，洵屬佳耦。雖然，談何容易也。吾思得一法，翊日當令隨窗自選，視其福之厚薄耳。」遂盡權而罷。次日，耿命以紅錦爲步障，長數尋，周布於廣廳，每相去尺餘，穿一穴如碗大，共選豔女三十人，各出一掌於穴外，而全身悉隱障中，使內豎導林入，囑曰：「此三十人中，倩霞在，汝自識之，擇定，即書名於其掌，吾將親驗焉。」林受命，往復審視，莫不纖纖如玉，實難分辨。方脚剛間，猛憶倩霞左手無名手指，有爪長二寸許，盍執以爲證。於是還閱至十六掌，果符所見，亟取筆書名，回白於耿。耿驗之，果倩霞也，愕然曰：「豈有是哉！」呼倩霞出其手，反復視之，見指爪，乃大笑曰：「弊竇在此矣！汝姑退，明日更有良法，必使盡善無弊而後可。」林快快而出，歸寓，禱諸大士。是夜夢一女奴，持白絹一片，贈林，上有花紋作「川」字形，林受拜而寤，不解何意，輾轉不能復寐，披衣待曉，晨起方盥漱，即有傳王命召林者，急衣冠趨府，耿已坐齋中，諭曰：「步障復設，汝可復去撞天婚矣。」一豎導而入，及廳內，錦幃布置如故，但每一穴出一白足，林駭然欲避，豎挽之曰：「王以手有弊，故示以脚耳。依舊五指一掌，特無二寸爪甲。汝其認之。」林不得已，仍依次閱視，但見蹉跎弄妍，趾拇玉潤者，不一而足。卒見一足潔白細膩，異於他足，且隱隱有「川」字紋在蹠間，宛然夢中所見於繪上者，恍然悟，即書名焉。白耿驗之，倩霞也。大驚歎曰：「誠天緣也。」遂以

情體妻之，更賜千金爲妝奩之費。林青得情體，出於意表，深感耿恩德，欲圖厚報，惟形諸顏色，微諸語言。情體私說之曰：「王之有恩於君，固矣；然王之行事類此者甚多，未可謂以國士遇君也。且君以弱冠補黑衣，一年之間，得至護衛，誠以王爲冰山之靠也。而王淫虐已極，及身必致奇禍，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如去此他適，庶幾爲遠害全身之道。」林曰：「一官繫絆，去將安之？」情體曰：「君意未決耳，意果決，莫慮無棲止處。妾有姨在京師，盡任投之。」林亦知耿將爲逆，無計退舉，聞情體言，殊喜，急打疊細輿，市兩駿馬，與霞乘夜北遁，依託姨家，入籍宛。中出賫販茶，遂爲富室。霞固開元人，耿爲總兵時，嘗統兵過甯遠，路見霞，牧豕於田畔，一老嫗坐戶下，緝苧麻，霞時纔九歲，雖亂頭粗服，脂粉不施，而眉目如畫。耿問老嫗云：「孫女，耿出白金十兩，欲取之，嫗不從。耿大怒，掠之以歸。及長，修得知得中，饑穢合度，玉肌花貌，豔麗殊常，耿屢欲納之，而袁姬不容。故遲至十九，忽歸林青。」霞在耿府十年，府中事無鉅細，悉能言之，故其姨及諸女眷，逐日於繡窗茶榻間聽其追述，以廣新聞。略記數則，以爲逆藩穢史。情體言耿寵妾甚多，自妻以下，曳羅綺如夫人者二十餘人，惟袁姬齒穉色妖，寵冠諸妾，而淫妒性成，耿愛而憚之。袁冶容誨淫，閩中夏熱，袁晚浴後，著蟬紗霧縠，肌體依約可見。耿少子，別姬所出，昂佻達，爲見慣之司空，遂蒸焉。每交接，不避脾腹，醜聲外揚，不知者，惟耿與其妻耳。藩下有盧大眼者，質樸而能事，耿倚之爲左右手。一日，侍耿閒話，適少子趨過於前，衣服華異，腰間雜佩甚多，耿顧而樂之，謂盧曰：「誠翩翩一美少年也，使宰河陽，當爲萬花主人。此間風俗不美，當防閑其出，勿近嬖童。」盧曰：「佩玉蕊兮，王無所繫之。」耿曰：「何謂也？」盧對曰：「昔者臣獵於野，犴鷹嚇犬，不遺狡兔，而一矢外地，有介麋而不之顧也；豈臣見其小而不見其大哉？亦以麋之有注，有不注耳。王見世子之服飾，而不歎其妖，是猶臣之見兔而不見麋也。所見不亦失乎？夫冠者，所以壯其首，服者，所以章其身，故冠薦以觸邪也，冠蟬以潔操也，衣豹示服。

猛也，襲貂昭美德也，志道則佩環也，修德則佩琕也，玦以決疑，釧以解紛也，所以見其佩而知其能也。今世子衣服炫異，是謂不衷；修飾容儀，是謂階厲；臣恐穢德之彰，在蕭牆之內，不在寢門之外也。」耿大怒，選事杖殺之。藩府多梨園子弟，皆極一時之選，有貼旦名珍兒者，尤姣媚。耿少子與結斷袖之契，醜覲京師，輒夜宿其家。袁姬廉知其事，大恨曰：「儂薄子乃如此妄作耶！」亟率侍女數十人，聯燈列炬，潛入府後門，掩其不備。王子大驚，肘行以逆之，叩頭求免。珍兒伏地戰慄，不敢仰視。袁叱令舉首，燭之美甚，遽慰之曰：「汝勿恐，吾非噬人者。」竟與偕歸，亦留與亂。晝夜，袁即脫陰而死。死後，府中鬼怪爲厲，往往現形，儼然一白猴。耿聞之，泣曰：「吾固知其爲巴山老猿所化也。」以珍兒殉，怪乃絕。——又云：耿每盛怒時，往往剝人皮，歲以十數。有侍女玉笙，誤碎玉擘，耿怒，命剝其皮，甫縛之，已驚仆而死，昇出，瘞郊外中路，復甦，昇者匿爲義女，嫁於庠生李某。李及第，授山東一縣令，玉笙合爲孺人矣。又王子好爲夜游，時有劉參將者，新任城守營，立法嚴肅，伐馨擊柝，終宵戒嚴。適滴夜巡，王子微服過所，歎爲劉所執，問何事，夜行叱令通名，王子不以實告，劉怒，即銜鞭衣，笞二十，血肉狼藉，臥月餘始瘥。此事無知者，惟我等侍婢知之最審耳。耿平居喜食雞翠，每下箸，非數百不饜，袁姬尤嗜榛栗，及熊白，耿爲百方致之，庖人臨之失飪，往往獲死。侍女靈芝，忽被狐祟，喜近男子，耿怒，亟選藩下少年二十人，命次第裸逐，以淫之，閱人已徧，而靈芝不懣。耿笑曰：「邱壑可望，益是不可厭也。」旋釋之。又自言：「在府時，猶耿妻鍾愛，至其寢臥，耿妻好佛，罕與耿相見，故我得始終自保，不然亦難免與服役諸婢同罹汚辱矣。第於衆目之前，白足聽選，終覺抱慚於一生耳。」女伴聞之，遂相搏播，耿死，林攜倩霞，伴歸福清，子孫繁盛，至今不絕。

落際

海水至澎湖，勢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際。落際者，水趨下而不回也。洋船至澎湖以下，遇颶風作，漂流際中，回者百一。蓋海水之中，又有急流而低窪，以海水爲崖岸焉。斯亦奇矣。予在鄞江時，聞閩之過臺船，漂入落際者，其迅如飛，瞬息不知行幾千里，舟中數十人，咸以爲絕無生理，但相與滂沱，任其漂泊，顛沛久之，忽聞大震一聲，人人顛倒，船遂不動。衆莫測其故，徐出視之，方知抵一荒島，船爲際水所推，直上沙故，攔不行。衆告語譁呼，共相欣幸。岸上砂石悉赤金，怪鳥頗夥，不一其狀。見人亦不驚飛，飢則捕食之，有如鶉者，味獨美。夜間繞船盡鬼，啾啾不絕，至曉乃歿，夜則復然。居半年，漸與鬼習，可通言語。鬼因言：「此間去中國數千里矣。往日陷於落際，流屍至此，去家爲遠，通夢無由，然久棲於此，頗諳海洋潮汐之理。大概閱三十年，落際得一年滿，今屈指計之，一兩月後當平滿矣。君等亟修補船隻，可望生還也。」衆感謝，或問：「所食似鶉之鳥何鳥也？」鬼曰：「此非鳥，亦鬼也。歷年既久，精氣耗散，故幻此形耳。」衆爲之歎息。因各運斤操斧，連夜修葺廢舟。工甫竣，落際果平滿，與海水無所分別，衆歡聲雷動，推船下水，治帆將發，鬼羣哭而送之，競取岸上金砂相贈。且囑曰：「歸去無相忘。幸致鄉里，好作佛事，爲我等薦拔。」衆爭許之。揚帆破浪，行一日夜，達閩之金門。衆感鬼之情，傷其墮落，共出費建水陸，並訪其家，賑恤之。分其所贈餘金，猶各擁鉅萬，多爲富商。

伊五

兵丁伊五者，身矍矍而貌么麼，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林中。爲一老人所見，問何所苦，而輕生若此？伊以情告，老人喟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人耶？觀子神氣完足，城府不密，載道之器也。予有書一册授子，習而精之，足夠一生吃着。」言次，出諸袖中，盡符籙耳，抄寫亦甚潦草。伊展閱，卽反之曰：「此猶石田，無所用。」

之。」老人曰：「何也？」伊曰：「子敝屋以居，樵卑近市，此符縱驗，亦何從而習之乎？」老人曰：「此亦當慮。但子能從我，則無患矣。」伊曰：「求死之人，何所不可？」乃偕循一僻徑，迤左行，有止水一湫，兼葭叢翠，廣袤數里，深邃無底，得一矮屋，雖茅茨不翦，頗虛敞精潔，遂止宿其中。從老人受學，一日兩餐，必糜酒肉。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知遇異人，欣然而返。平日而朋泛友，怪其小康，羣思咀嚼之，往往諷以度辭，伊慨然敬諾，乃相與赴富春樓，同席七八人，恣情飲啖，計所費八千四百文，衆坐視其何以償。募來一黑漢，至席前拱立曰：「主人知伊伍爺在此款客，敬奉酒費，祈檢致。」隨解腰纏，置几上而去。數之，適八千四百文。衆大駭，伊獨不之怪。已而各醉飽，同步市中，見一人乘馬急馳而過，伊縱步追及之，捉衿大叱曰：「可即與我！」其人下馬求免，形色張惶，伊怒曰：「不與我，我即用武矣！」其人不得已，探懷出一物奉伊，伊受而釋之，其人怏怏，仍馳去。衆環問其故，並索觀所得物，伊出示，但一小皮囊，淡藕色，形如半脹豬脬，不測何物。伊曰：「所謂搖氣囊，其中所貯小兒魂魄也。彼馳馬者，係過往游神，往往偷攫人家小兒，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兒矣。會須與諸君往活之。」衆固未信，莫不翕然同行。俄入一僻巷，向西一人家，闔寂閉門，中有哭者。伊取小囊，就門隙張之，出濃烟一縷，地游而入，隨聞其家有人曰：「孩子甦矣！」旋止哭，歡聲徹戶外。伊急揮衆而返，人由是神之。南城某貴公有女，爲邪物所憑，聞伊有神術，厚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慘沮，望流而方洋。伊入室，女屏息屋隅，提熨斗自衛。伊周視動止，出謂貴公曰：「小姐之病，器物之妖也。今夕當爲公誅鋤之。」貴公喜，凡有所需，莫不唯命。夜漏下，伊啓囊，取一小銅劍，其鋒棧棧，吐光如戟，仗之入室。貴公率家人院外伺之。尋聞室中叱咤撲擊之聲，與物之騰擲聲，女之詬詈聲，喧闐靡雜，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有聲，切切哀懇，語悲苦咽，不甚了了。尋聞伊呼燭甚急，婢媪爭相執炬，一湧而入，伊已收劍入囊，女伏牀下不動。伊指地上一物示貴公曰：「此即爲祟者。」

今見擒矣。視之，則一籐夾脈也。聚薪焚之，精血流溢，氣味如燒肉。逾時始甦。伊復書符，令女吞之，病遂若失。貴公甚德伊，贈賚甚厚。伊以其貨購室，娶婦儼然，素封矣。

段公子

平陽陶唐氏之故都也。其俗勤儉，多密居，富室尤盛。新安趙給練，吉士竹枝詞云：『三月山田長麥苗，村莊生計日蕭條，羨他豪富城中客，住得輒窰房土窰。』蓋紀實也。鎮署三堂後，有窰五圈，窰上覆樓五楹，繞以女牆，舊爲狐所憑據。乾隆初，總戎段公出巡，所汛未歸，公子方弱冠，夏月偕一童宿花廳之西軒。二更後，月明如晝，秋蟲唧唧，夜氣清涼，開院內履聲藉藉。公子自身穴窗外窺，隱隱見一少男，一幼女，對坐花臺畔，丰姿都雅，同看明月。少間，女子曰：『詎意今宵月色清皎，乃爾三哥，何憶去歲中元在姑射山石室中，與無一師，飲般若湯，食穿窰菜，唱和柳梢青，言笑晏晏時乎？』男子曰：『瞬息事，那得便忘？第彼時我甚不歡暢，頗厭髡奴，醉後斥鴳笑鵬，而妹亦飲酒過多，可南可北。我在旁大有悲歧路之意。昨過李氏新阡，墓已宿草，我尙涕泗，而妹竟處之淡然漠焉。今夕又將別有所圖，是歧路之中，又有歧焉，究不足爲宗族效法。』女曰：『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悲，人生世間，如輕塵，栖弱草耳。妹雖形穢，實不自愛，豈因李生之亡，遽甘心贅獨乎？且妹之所以報李生者，亦至矣。初至其家，家無儋石之儲，釜無水，焉得生魚，並無飯，何處生塵？李生方臥牛衣中，呼癸呼庚，襤褸不讓行乞，妹卽爲新廬舍，給饔飧，製衣服，一年之內，百廢俱興。人謂：『薦羅不能獨生，必託喬木。李則喬木，而附薦羅矣。』且李生才如韓線，百不逮人。面友而朋，妻非時作，輕鷄愛雉，每唐突西施，始猶媚秀，半年後貌漸衰，將就木，面目愈支離。妹不解曩日於李生，何煞有癡情？伊思吸魚婢羹，猶汲汲爲之烹飪。三哥豈不知之！』

耶？設當時妹即兩袒，亦何負於李生？况今塚骨已枯乎？」男子曰：「我亦姑妄言之耳，烏能使妹必聽？但慮夙冤累積，獲罪於天，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兄妹肺腑，豈忍漠置，不一規誠乎？勸妹亟歸，勿復犯惡客，縱使見愛，亦不足爲宗族光也。」女子不悅曰：「見愛雖不足光五宗，見惡諒不至夷三族。三哥幸勿預妹事，卽有禍，必不相嫁也。」男亦艱然拂袖而起，行至院門，復回首向女曰：「望珍重，顛躓勿悔。」女他顧不答。男子去，女自哂還自誦曰：「何事作如許態，豈遺卻兔園冊子耶？自且有欲炙之色，乃欲人見熊蹯而勿腴，然則前日鹿脯，何伏案自決，不以一截讓人耶？尋亦不復言，緩緩入花陰繞亭後，寂不復見。公子心知爲狐，而深豔其美，又憐其慧黠，就枕不能成寐。良久，忽聞叩戶聲，詰之曰：「開門自分曉，底用多問？」音嚶嚶如鶯簧，知爲女至，大喜，卽啓戶納之，異香滿室，諦視之，妹麗絕倫，真天人也，相與把握甚暱。公子慮僮覺寤，女至榻前，以袖拂僮面者三，卻回曰：「無妨矣。」公子叩其所自來，女自言蕭姓，與公子夙有緣，故來相就。公子神已迷，意已奪，不暇致詳，遂與綢繆，相得無間。黎明始去，自此無夕不至。女好飲善談，喜語怪，言多不經，而枕席之間，狂蕩無節。半月後，公子精神恍惚，食減骨柴，夫人頗怪之，而密詢不得其實。嚴究書僮，僮曰：「未見他異，唯半月前睡卽夢覺，手足蕪癢，不能轉側，至今無夜不然，雞鳴方醒。」夫人大疑，不復使公子宿軒中，命從己宿。是夜二更，夫人與諸婢亦皆夢覺，大懼，而無之如何，惟與諸婢媪輪環，葉子坐守達旦。無何段公歸，夫人告以故，公曰：「無事！今夜令兒從我宿。」因與宿齋中，公勞頓，著枕輒酣寢。公子對榻臥，瞬息萬慮不安。俄聞院中人語曰：「妹莫孟浪，今夕斷不可往。」又聞女應曰：「前已有言，勿復爾爾。」公子辨其爲女子聲音，急起擁衾坐。女彈指窗櫺曰：「何不開門？」公子潛伏窗下，低囑曰：「今夜家大人宿此，且迴避，他日再謀會。」女笑曰：「今夜攜得妙藥來，何反自參商？且尊大人焉得預兒媳事？」公子嬖惑已久，無復踟躕，亟啓扉。段公已寤，隔帷視之，知

爲狐，僞睡以俟。隨聞女子曰：「大人果在此宿乎？」公子令禁聲，女子嗤嗤。徐至榻前，舉帷向公，將以袖拂公面，公驟起捉女，大驚，擺撲欲遁，公於枕畔抽劍，急刺之，迎刃而解，化爲狐，死牀下，衣在公手如蛻。燭燭，血不濡縷，誠寶劍也。公子嘔泣跪牀下，請其屍瘞之，公笑曰：「癡孩兒，見爲異物，何戀戀耶？」憐其情切，卽以屍與之。公子爲具棺衾，瘞之後圃。次夜，開闔中哭者甚衆，移時始寂，旋失屍之所在。署中狐祟遂絕。

慧子

謝梅莊在翰林時，備三僕，一點，一樸，一慧。會同館諸公，就謝爲茶英會，把菊持螯，主賓盡樂，時已微醺，客曰：「吾輩興闌矣，安得醉者侑一觴乎？」點者應聲曰：「有！」既又虛慧者作梗，乃白主人以事遣之，出令樸者司關，而自往召之。未至，慧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率四五妓童在門，詫曰：「胡爲乎來？」點者曰：「奉主命。」慧者瞋目厲聲曰：「自我在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聞然散，謝深銜之。一夕，燃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醅，點者詢樸者再沽，遭慧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沽傷費，多飲傷身，有損無益也。」謝強領之，既而改御中，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朝衣，點者頓足曰：「不吉！」謝因大怒，命樸者行杖，慧者止之，復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羹污衣，燭燃鬚，而不動聲色者，主第能言而不能行乎？」謝怒曰：「爾欲沽直耶？市恩耶？」對曰：「皆非敢然也。思出自主，僕何有焉？僕効愚忠，而主曰沽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坐朝班，與大臣爭黜替，乘印綬，其若蹤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沽直而爲之乎？人亦謂主沽直而爲之乎？」謝語塞，謝之而陰愈銜之。由是點者乘隙，日夜伺其短，誘樸者共媒孽，勸主人逐之。會謝有罪下獄，不果。未幾，奉命戍邊，出獄治裝，點者老卒，樸者亦力求去，慧者攘

臂而前曰：「此吾主報國之時，即吾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弓矢，備糗糧，以從。」謝乃喟然歎曰：「吾向以爲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而黠者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黠者有用也。」遂養以爲子，名憲子焉。至軍營，居未久而資斧告匱，鬻及裘馬，久之漸不支，憲子日荷火鎗，出十數里外，獵取麋鹿獐兔，爲謝謀兩餐。一日，一鹿入亂草中，蹶而仆，足陷入地中尺餘，出足視之，沙中白金燦然，數之得二十鉅錠，適千金，取之以歸。謝咨白將軍，將軍聞而異之，詢其故，知爲憲子所得，拊髀歎曰：「沙漠烏有，得藏金蓋天所以旌異僕也。」仍以金歸謝，憲子獎以衣裘羊馬，金十兩，自是塞外王侯皆加殊禮，及赦歸，謝官湘，憲子勸其勇退，謝致仕，頤養林泉，憲子壽至九十，無疾而終，咸以爲忠義之報云。

某馬甲

馬甲某乙，居安定門外營房中，貧甚。差役多誤，其佐領催某甲往傳語，亟出應役，否則必斥革矣。甲素與乙相善，卽往見之。入門，馬矢滿地，破壁通鄰屋，二間，旁隔一間爲臥室，妻避其中。時際秋寒，乙着白布單衫，曰：「足踐決躡，甲一見惻然曰：『弟一寒至此乎？我歸見牛象章京，當爲緩頰。』但日云晡矣，不克入城，舍此無信宿處。」解衣付之曰：「弟歷久不舉火，詎可以口腹相累，此衣可賃錢四五千，姑將去，市肉沽酒來，消此寒夜，餘者留爲數日薪水費，幸勿外也。」乙赧然抱衣去。營房去市遠，抵暮不歸，甲獨坐炕頭，寂無聊賴，檢鼓詞一本，就燈下視之。有頃，忽聞房中哀泣，聲如爲乙妻苦貧，竊爲感歎。聞，見門外有婦人蹣跚入室，至佛案前，塞一物於香爐脚下，仍出戶去，而目醜惡，醜類僵屍。甲覺其異，起視爐脚下所塞物，則紙錢十餘枚，深怪之。不禁毛戴，付諸丙丁。房中泄聲漸粗，倍覺慘切，潛於簾隙窺之，乙妻已作縊於梁間，將自縊。甲大驚，不復避嫌，竊入救。

之，慰解再四，乙妻含悲致謝。甲出坐明間，如芒刺在背。見前婦人又來，覓爐下紙錢，不得，惶遽之狀，可厭。甲叱之，驚走暗處，遂不復見。索之不得，駭問乙妻在否？乙妻曰：「彼靡夜不來，來則我輒心傷，不克禁，轉不如一死爲快。初不識其爲何如人也。」甲頷之曰：「冥念致邪，苟能安命，無作他想，則此物奚其至哉？此後尙須慎之。」旣而乙歸，甲備述其事，因勸曰：「時衰鬼弄人，此處不可復居，予城中有屋數椽，攜弟婦姑就居之，否則恐致殃也。」乙夫妻感其誼，乃移入城，後得無事。甲白諸官，聞而異之，因亦憐而有之矣。

米薊老

康熙間，總兵王輔臣叛亂，所過擄掠，得婦女，不問其年之老少，貌之妍醜，悉貯囊中，四金一囊，聽人收買。三原民米薊老，年二十，未娶，獨以銀五兩詣營，以一兩賂主者，冀獲佳麗，主者再入營，令其自擇。米逐囊揣摩，檢得腰細足纖者一囊，負之以行。至逆旅，啓視，則鬪然一老嫗也，滿面癩瘡，年近七旬，米悔恨無及，默坐炕上，面如死灰。無何，一斑白叟控黑衛，載一好女子來投宿，扶女下，繫衛於槽，卽米之西室，委裝焉。相與拱揖，各叩里房，姓字，叟目述：「劉姓，蝦蟆窪人，年六十七。昨以銀兩，自營中買得一囊人，不意齒太穉，幸好顏色，歸而著以紙閣蘆簾，亦足以媿老矣。」米聞之，心熱如火，惋惜良深。劉意得甚，拉米過市飲酒，米念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計亦得乃從之去。嫗俟其去遠，蹀躞至西舍，啓扉入，女子方掩面泣，見嫗乃起，斂衽，秋波凝淚，姿態如雨。浸桃花，嫗詰其由，女曰：「奴平涼人，姓葛氏，年十七矣。父母兄弟皆被賊殺，奴獨被擄，逼欲淫污，奴哭罵，羣賊怒，故以奴鬻之老翁。細思不如死，休是以悲耳。」嫗嘆曰：「是真造化小兒，顛倒衆生，不可思議矣。老身老而不死，遭此亂離，且無端窘一少年，心亦何忍。適見爾家老翁，龍鍾之態，正與老身年相當，况老夫少妻，未必便

利彼二人一喜一悶，不醉無歸。我二人盍李代桃僵，易地而寢。待明日五更，爾與吾家少年郎早起速行，拚我老骨頭，與此翁同就於木，勿悲也。」女踟躕不遽從，媼正色曰：「此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一舉兩得之策也。可速去，遲則事不諧矣。」卽解衣相易，女拜謝。媼導入米房，以被覆之，勿言，乃自歸西室，蒙首而臥。二更後，叟與米皆醉歸，奔走勞苦，亦各就枕。三更後，米夢中聞叩戶聲，披衣起視，則老媼也。米訝曰：「汝何往？」媼止之，令禁聲，旋入室閉戶，以情告之。米且驚且喜曰：「雖承周折，奈損人利己乎？」媼笑曰：「不聽老人言，則郎君棄擲一少婦，斷送一老翁矣。於人何益而於己得無損乎？」米首背。媼啓衾，促女起，囑之再四。米與女泣，媼止之，囑早行，恐叟寤，老身從此別矣。卽出戶去。米亟束裝，女以青紗幃面米扶之出店。店主人曰：「無乃太早乎？」米漫應之曰：「早行避炎暑也。」遂遁去。翌日，叟見媼，大驚，詰知其故，怒極，揮以老拳。媼亦老健，榜掠不少讓。合店人環觀如堵，叟忿訴其冤，欲策蹇追之，聞者無不粲然。居停主人曰：「彼得少艾，適豈肯復違大路，俟汝追耶？」况四更已行，此時走數十里矣。人苦不自知耳。汝苟自知而安分者，竟載以歸，老夫老妻，正好過日，勿生妄念也。」叟癡立移時，氣稍平，味主人言，大有理，遂載此媼媼去。迄今秦隴人皆悉之。

韓生

宜興諸生韓某，年二十，姿質韶秀，讀書於玉皇閣之後軒，服櫪者一小童而已。一日，黃送食上閣，見生眼目危坐寂然不動，以兩指夾書一葉，似欲翻閱者，亟喚不應。童心悸，呼道士入閣視之，皮肉已寒，氣已絕矣。道士大駭，告其家家惟孀母並一姐，聞之驚惶失措，急至閣，撫尸大慟。鳴諸官，邑宰劉公往相之，一無傷損，惟陰囊腫起如豬脬，陽具青黑，堅硬如鐵，自臍下中分一綫，直至肛門，紅似胭脂。老於作作者，皆不能辨。訊道士及童，

亦實不知情。大索閣上，又無形迹，成疑案。其事遂寢。後廉知生小有才，而漁色無厭。

修鱗

山左梅和鼎，客潮陽，糴糴致富，娶妻納妾，買僮僕，蓄婢媪，置田宅於白雲坊，遂家焉。然富而不吝，性惆儻，好施與，異鄉客有落拓不能歸者，苟一告急，無不應之如響，以故人欽其高義而弗忌其多財。梅暮年能甘寂寞，居恆無所事事，闢宅後隙地數畝，結構一軒，左園右圃，崑南地煖土肥，插竹數日成林，植樹瀾月垂陰，復壘石爲山，穿池蓄魚，奇花異卉，足以自娛。東鄉有修鱗者，爲郡諸生，少失怙恃，三十未婚，爨烟屢斷，而處之泰然。梅重其品行，常通慶弔，而修生從不向之搖尾。梅或偶供廩給，必力辭不受，即強而後可，亦必宛轉報復，適敵其數而止。梅嘆曰：「古人一介不輕取予，吾於修君信之矣。」自是益敬之。會夏日，梅淪茗納涼，暴雨驟至，承靈如傾。逾時雨霽，蟬竦在東，忽報修先生至，梅驚喜出意外，謂高士履齒來破苔紋，殊足交游光寵，倒屣迎之，握手甚歡。修愬愬作寒暄語，即日視假山咄咄稱怪事曰：「此其定都山乎？」山東北十數武，有巨石橫臥，修度其方向曰：「所謂大石國也。」於是循假山而南，得魚沼，沼西岸見蟻封高二三寸，指示梅曰：「此東海之虻蟬國也。」復躡身沼畔，拂花撥草，若有所覓，梅從旁不解所爲，但接踵追隨，方匿笑癡作用，迴不猶人。既而修覓一物，愕然謂梅曰：「果有是哉！」梅就視之，則枯鮒一尾，長三寸餘，蛙已過半矣。修卻步把梅手，還至假山，下繞石搜索，見羣蟻營穴銜土，出入不休，遂爽然若有所失，竚立咨嗟，潸然泣下。梅詰其故，修嘆曰：「事極奇異，請入軒爲丈人詳告之。」梅懷惑殊甚，及聞修備述其異，梅廢然良久，頓悟身世相與談禪論道，爲方外交。後共入羅浮山采藥不返。梅仲子蟠根，從鄞江上官周學畫，故其先人及修生事，上官知之極詳，予聞之，喟

然曰：「此『南柯』之續也！請誌之。先是修生獨居一室，旦夕攻苦，蓋銳志於功名者。一日倦讀，當北窗午睡，朦朧間見一黑衣人排闥入，長寸許，促修速起。」使臣持節至矣。」修方欲致詢，其人已出。修遂巡下榻，自覺身已暴縮，錯愕間，彩仗已列滿階下，持節者衣冠皆非時制，侍衛甚都，傳呼曰：「蚺蜥國王召修麟赴闕，可即就道。」修再拜辭謝曰：「草莽微臣，無往見之義，詎敢應旌旂之召，致乖羔雁之儀？」使臣復宣詔曰：「朕以先生當世賢豪，禮宜就見，竊恐造次，或致踰垣，特命近臣元蚺，代將白璧十雙，黃金百鎰，躬御蒲輪，致虔敦請，竊惟華野涓濱之事，諒先生所熟聞，箕山潁水之風，非寡所敢尙。願先生幡然應聘，辱厚海邦，而以慰飢渴。」云云。修再三謙讓，然後受命。左右進冠服，掖之升軍人馬紛紜，循階而行。約行數十里，甫抵西牆下。陰念牆西卽梅氏園矣，行來何覺太遠？疑懷莫釋，第亦無可如何，姑聽之。西牆下闕一城門，樓堞畢具，榜曰：「東關。」石磴百餘級，前臨旂鼓，按部而入，有數人跪道左曰：「關吏祇候矣。」入關，息駕館驛，鋪陳極華美，水陸饋餉無算，惟與元蚺對享。翊日出關，關吏請扈從，元蚺頷指曰：「免。」氣象尊大，修知其爲國之貴臣也。日中抵國門，王郊迎三十里，冠紫金冠，衣赤錦袍，披素羅鶴氅，貌甚奇偉，執禮甚恭。修下車趨拜，王答拜曰：「祖宗靈爽，得先生辱臨敝邑，社稷實賴焉。寡人雖不敏，請悉舉封內，惟先生之命是聽。」對曰：「臣學術短淺，性癖山林，既乏夷吾富國之才，詎有景略匡時之志？不意禮隆三聘，濫叨絲馬之加，敢不力贊一籌，勉效涓埃之報。」王大喜，載以後車，告諸太廟，爵爲上卿，軍國大事，皆取決焉。修素談經濟，一旦置身顯顯，鞠躬盡瘁，夙夜酬知，乃請命出巡，徧歷郡縣，沿海四十餘城，各審其山川形勝，親繪輿圖。其國西負大山，東濱巨海，長林大澤，廣斥無邊，四境分爲八鎮，置使相，各轄六七城。其民好勇多力，尙意氣，喜游獵。向南八百里，有都會，名大石，國風俗慍悍，樂於戰鬥，國人畏之。修周巡半載，悉了然胸中。歸國復命，退而上疏曰：「臣奉命巡視封疆，往返數千

里，經歷四十城，郡縣無秦之酷吏，邊關皆漢之驃姚，三老與歌，萬民安堵，太平有象，卽此可徵。第古之聖君賢相，安不忘危，治必防亂，強鄰孔邇，常如虎視之耽耽，鄙俗相沿，不翅狼貪之逐逐，伏乞防微杜漸，易俗移風，勉葦工，以臻上理。疏入，王優詔答之，居無何，大石果入寇，鎮南都護司空元蟒告急，王加修太宰，賜上方劍，命監元蟒元蠡軍，督西南二鎮兵萬八千以禦之。修出奇兵繞出敵後，夾攻大破之，俘誠數千，擒其鼻帥。大石懼，上表稱藩曰：「修帥神人也，南人不復反矣。」修諭以利害，盡歸其俘，及凱旋，王輜師於紫茵之宮，上歌采芑，以饗將士。以修爲右僕射，兼侍中，書令，平章軍國重事，尙拖花公主，賜甲第一區，金玉錦繡，賞賚無算。修安享四十年，五子三墳，皆爲顯宦，勢力烜赫。會海濱有巨魚，潮落失水，王命貴臣元蚡率領國之民，往取厥魚，魚長百丈，頭尾如山，國人搶攘，彌月，僅移百里。修上疏諫止，以爲竭民力以縱口腹之欲，非盛德事，請罷其役，王召修而諭之曰：「夫學貴流通而忌拘泥，若夫戾人情而乖時務，王安石所以非救時宰相也。我國人情風土，相國蒞治數十年，豈尙未之深悉耶？高原磽瘠，下隰斥鹵，民不耕而食，賴遊獵以爲生計。巨魚出水，是天賜豐年，羣臣皆賀，而相國獨有異議，得毋人情時務，猶有未嫻乎？」修見所言不納，怏怏而退。一日，太史元豐、秦山、蒸土、瀾，主有大水，王大驚，議遷都以避之。鎮北都護甯朔侯侍中元嶠上言，積石山高遠深邃，可經營新邑，王大喜，命修往相宅。修奉命至山，相其陰陽，度其原曠，見山重水遠，深以爲不可，封章馳奏曰：「臣奉勅相宅，周視名山，禹蹟無存，河源殊遠，乃疆乃理，非同壘父之岐，常邑常事，詎等盤庚之亳，竊思舊都鞏固，負山海以稱雄，數代昇平，通魚鹽以爲利，不如綏爰有衆，奠厥攸居。」黃門以事關重大，卽時轉奏，王覽奏，嘆曰：「書生之見，胡不遠大如此！」卽批答曰：「俾來以圖及獻卜，知相國思深慮遠，足見忠愛。惟是都城瀕海水患堪虞，如遷都之議一梗，則通國之民皆魚鼈矣。茲更使中書令元蚡爲相國輔，速定新都。寡人率宮嬪臣民，行當就遷。」

矣。『修得詔默然。元駒至，乃相與於山之南麓，築城垣，建宮室，開闢闌，葺民居，連夜興作。工粗竣，王已徙都中十餘萬戶，陸續而至。修大驚，遮道而諫曰：『王奈何輕棄根本之地，獨不慮敵國外患，乘間竊發耶？』王降輿慰勞，改積石山曰定都山，以修爲都留守，晉爵定都公。修拜命卽行，公主及諸子皆不預聞，從人半路多亡去，殊深憤恚。及抵舊都，見萬井一空，益憂憤，仰天嘆曰：『不意竭忠盡力，反爲逐臣，王陽厚陰疏，可謂智足以拒諫矣。孤臣戀戀復欲何爲？不如解組歸田，遂我初服名利場中，非復我側足地矣。』因懸綬國門，單騎出關。關吏叩馬，問：『相國將何之？』修具告之，吏曰：『相國忠則忠矣，然而趨吉避凶之理，未之深也。拘拘於不遷之議，而使數百萬生靈，盡葬魚腹，相國詎忍見之乎？』修曰：『流言飛語，何足憑信？』吏曰：『請相國少留，八日常見災異，王之心可明，相國之怨誹，亦可少息矣。』修本不捨王，乃停驂焉。居三日，天地陰晦，大雨如傾，浹旬不止，平地水深數丈，樹頭牽夫藻荇，舵尾壓於禁籞，駭曰：『驚心聲如萬馬，關城地高，猶浸三版，修始信遷都之計非左，乃西向再拜而泣曰：『臣負王心矣。縱王不見譴，臣何面目復見臣民乎？』言訖，擲槩首於地，躍身赴水，洶然一聲，午夢忽覺，依然身臥桃笙，夏雨初歇，檐流猶滴，蹶然而起，自訟奇奇，躡履出戶，緣階而行，冥想夢中去路，依稀可認，尋蹤至西牆下，花甌缺處，有小穴，大如錢，恍似東關形勢。對穴窺之，則梅之魚沼假山，歷歷可辨，穴口有遊蟻出入，方悟四十年功名富貴，皆幻夢所歷，蟻國倏忽而爲之者也。

來 存

余家老僕來存者，李姓，德名，瀋陽人，善國語，性癡直，有膂力。少壯時，嘗負販於蒙古諸部落，其人情風土，知之甚悉，而所遭怪異，數見不鮮。余從家君扶祖櫬自閩入都，於仲家淺泊舟三日，候放開，夏夜苦熱，披襟坐船

頭對月當風。向李詢塞外風景。及所見聞。李因言其「客喀爾喀時。其人騎獸似鹿而非。有語言。無文字。亦無機械。如游循蜚因提之世。其俗無主客。至張帳。輒走乞薦食。坐而胎。因齋與之。乃去。客至其家。徑入殿。且啖。夜宿氈。匠前。主代牧。失償……」余頷之曰。「視爭畔搆訟。析產鬪鬪。行百里者必腰纏。惠一餐者有德色。大懸殊也。」杭霽之西北地名。陀羅海。即據武軍駐防處。近黑道。故寒。七月雨雪。五月始釋。——山之巖。六月不釋。築土爲屋。屋內紙糊數寸。氈帷煖。早起循地堆霜。出門數步。凌風髭鬚。手僵不得呵。耳鼻竄罕有聲。或爛且脫。幸風自東南來。不爾。凍且死。然南人至此。亦罕有凍而死者……余笑曰。「世無不可鍊之人。人無不可歷之境也。」……「羅海寒矣。而不苦饑。一易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中國人至彼。恣烹炙。饜驢驢。頭蹄滿衢。血管滿地。迴思羹藜藿。飯糲糧。誠樂郊矣。所惜冬苦寒。否則誠樂……」余嗤之曰。「得隴望蜀。人之心無止期也。角缺齒豐。天與人無全境也。」似麋而大者曰「堪達爾汗」。疑其卽霹也。前昂。後低。多力。毛粗而長。爲老煖。角扁而厚。爲決良。人以其皮可裘。而角可決也。騎馬彎弓。逐而殲之。獲厚利……余蹙然曰。「夫皮所以庇角。所以衛也。今乃知庇身者。適以庇人。自衛者。反以自弊。是可悲也。」李曰「……其脣方大而厚。多膏。味極美。八珍中有猩脣。卽此物也。以角試水。毒則角綠色。又有掃雪者。大於貂。毳毫長。光遜之。人制爲冠。以其似貂也。余嘗考漢制。珥貂侍中。左右常侍。我朝定制。大臣服貂。近臣亦不禁。美觀云乎哉。誠以貂夏毳而冬耗。其操似松內勁。而外潤。其德似玉。然則苟非其人。人將賦鵝梁焉。眞弗貴也。况贖乎。——有木曰「查克」。產雅河。似絲柳而不垂。耐霜雪。堅而且材。灼爲炭。置徑寸於爐中。數日始盡。治產難。亦治心痛。然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蓋地沙日鹹。根難據而易朽也。……」余歎曰。「豈無美材。生非其地也。惜哉！」——「戈壁」。卽「瀚海」也。內多奇石。石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瑪瑙。珊瑚。蜜蠟。而金。中虛而

外朗，起臘紋；——皆馬肝石之所孕也。初剖之癩，日炙雨濯，風掃霜雪浸，剝落盡，則光璀璨矣。……余
 矍然曰：『異哉！天之剝落之者，乃所以璀璨之也。』——『……亦有木焉，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名曰「榜」
 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余曰：『——「獨木」也乎哉！』問：『其地有酒乎？』曰：『有穀穀
 桐醱而蒸之曰「阿拉氣」，薄甚。唐人所謂千鍾不醉人者，「阿拉氣」釀取斗曰「阿拉旗斗」，取升曰「
 科爾旗升」，取合曰「波羅塔拉蘇」，一名「哈喇」，以次厚合，又取侖曰「除爾旃」，則侖敵斛矣。』……
 余莞爾曰：『是其釀與治同也。冶鍊形，釀鍊氣，鍊至多爲至少，故能以至少勝至多，雖然，此難爲舖糟啜
 醱者道也。聞其地亦產良馬，汗不血；中國人以地非大宛，貌非汗血也，未有過而問者，昔者，夫子稱驥以德，後
 人稱馱驪稱腰裹以力；今舍德與力而以地與貌，是紫燕白兔，伏櫪而嘶寒風，九方歎執靶而笑者也。』——
 李又言：『其於康熙五十二年，由喀爾喀至巴里坤，其地有獸似猿非猿，似猴非猴，——中國人呼爲「人同」，
 甘涼人呼爲「野人」，番人呼爲「噶里」，往往窺伺穹廬，見人飲食，輒乞其餘，或竊取烟具小刀之屬，爲
 人所見，卽棄擲而奔，殺之不忍，逐之復來，胥無如之何，嘗狎一「人同」，每壘豆樵汲等事，喚之悉能任使，至
 其寢食，雖不能言，頗能察色，居一年，治任將歸，啾馬前，捉銜捩鏡，淚下如瀉，李亦爲之酸鼻，相從十餘里，麾
 之不去，乃囑之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猶我之不能留居此土也可止矣，若再行數里，將迷途不得反矣。』
 』——「人同」，姑悲鵬而去。』余聞之，愕然而訝，喟然而歎曰：『天地之間，人爲貴，非五官之謂也，先官而具曰
 五常，後官而合曰五典，傅官而行曰五事，官而不事，又無典常，人將獸之，若之何獸也？而人之同之，雖然，三五
 備而後爲人，人也可不慎歟！』

雜記

狐，靈物也，亦妖物也；其種類甚不一：有草狐，狐，元狐，白狐，灰狐，雲狐……之別。或以狐年老則妖作冠枯顛，衣襪帶，幻人形——爲害百出。必欲焚山挖穴，挾矢嗾盧，以赤其族，而不知是能爲妖，非必爲妖也；偶爲妖，非盡爲妖也。况狐之妖有數，而物之妖無窮——凡裸蟲，鱗介，花木，廟中偶，窖中金，物物皆能爲妖也。——匪獨是也。彼夫甘言足恭，面慈心毒者，比比皆妖也。何獨以狐爲妖，而赤族之乎？傳曰：「妖由人興。」人事盡，則妖絕。於狐何尤？予與諸同學偶譚及狐，乃擇其尤者五則，記之。

貴筑劉紫來，昱東，肄業滿，主於昌邑胡輝岩之東山會館。中秋夜，聚飲於南樓下，在座者，海陽鞠慕周，莊行胡岱峯，子翼，貴陽鄆敬齋，維肅，薛魯園，廷楷，並予與主人，相與說狐，予舉紅姑娘事，咸以爲異。紫來因述其客山右時聞一富室家多狐，往往幻形爲祟，驚怖家口，或作佝僂老人，獨坐廳上，或作老嫗，持拷棰出入倉廚，或作靚狀小女，倚門閨市，顛倒行人，又於壁上忽現樓臺，及郭雉堞之類，愈出愈奇，雖不害人，而其家頗厭苦之。主人有女，所居鄰佛堂，堂中有罈數十，蓄酒甚多，戶常扃鍵。女日暮歸寢，與侍女過佛堂下，聞堂中澆酒聲，窺之見三曲背媪，就罈盜酒飲，且飲且爭，少焉，一媪大醉，酩酊之態，殊覺可笑，女不禁嗤然失聲。媪聞之，慍曰：「何干爾？丫頭事喫數杯酒耳，何笑之有？」侍女應聲曰：「見人偷酒，喫得如此醉，焉得不笑？」媪怒，大聲詈曰：「遮莫來撩撥爾祖姥，我將敲爾爹黑鳥。」女聞其言穢，亟避去。侍女不堪其罵，獨立廊下痛詆之，飛瓦忽至，傷脣，擊落二齒，大痛而倒。隨聞堂中大喊，主人聞之，戒家人勿多言，一夜無事。次日，主人早起，見枕畔一物，駭然審視之，一男子勢也，血色尙新，大駭。恐閨人見之，潛以火箸夾取置溷中，聚僮僕察之，悉無恙。時侍女之父，從一縣令在河南，方狎一伎，一夜，伎忽來就，相與共寢，解睡間，私處痛如刀割，大叫暈絕。同人驚起來探，已失勢之所在，伎已不在側，咸以爲異，岩於令，拘伎訊鞫，伎言：「昨夜與諸女徒作葉子戲，通宵不寢，實不知情。」

「竟成疑案。使人送之還鄉。雖不致死。然已闔廢。主人無如之何。亟徙居以避之。始獲甯宇。蓋侍女父失勢時。即主人枕畔得勢時也。侍女張姓。其父色黑。號「黑張」。故狐有「敲黑鳥」之說云。

胡輝岩謂貴竹蔡孝廉博雅士也。嘗向輝岩述其鄉人褚十二。少從其外祖顧明經游巴蜀。假館於臨印羅氏。羅故巨族。累代爲顯宦。後世雖漸陵替。而第宅閎深。園亭幽勝。猶甲於一鄉。羅二子。一姪。一甥。並受業於顧。褚亦附學於間。褚與羅之甥秦生者。相交莫逆。同設榻於園之西軒。居半歲餘矣。時當秋月。值羅次子畢婚。顧連日困於酒食。秦亦理事甚忙。褚獨步軒中。深苦岑寂。抽書破悶。漏二下。秦生攜酒盒來。與褚小酌。曰：「逐日碌碌。未遑晤對。今宵少暇。聊具杯酒。與子談心。」於是屏僮僕。扃園門。長挑燈細酌。頗極歡暢。褚浮白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秦笑曰：「一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徒飲豈足以爲樂。余有一妙人。兄如見之。當思老於是鄉矣。」褚問爲何人。秦咳唔不以實告。力叩之。秦始小語曰：「余下榻此園二年於茲矣。嘗交一麗人。年甫十七。兄到後。蹤跡稍疏。然每際花月之夕。或值兄醉夢之時。未嘗不把握也。以兄待我厚。故敢洩肺腑事。請勿復洩於人。」褚曰：「慮弟相戲耳。如果然。則非狐即鬼。烏可親暱？」秦曰：「誠爲狐。非鬼也。狐而色比密妃。才同謝女。何不可親暱之有？」褚終屬少年。血氣未定。且被酒興高。力求一見。秦故作難色。褚款語相央。至於屈膝。秦莞爾曰：「見之亦無不可。第未卜麗人許否。姑試之。以觀兄之緣。」乃起身繞出迴廊。湖山下。輕身喚「憐姐」。者三。輒見女子分花步月。冉冉而至。丰姿綽約。姝麗非凡。目所未睹。著羅畫衣。練裙。秋波流慧。蓮靨生潮。含羞睨褚而責之曰：「小酸子。謂我不敢見此書癡耶？」褚面頰口訥。勉強揖之。秦曰：「褚十二。兄面嫩。憐姐勿笑之。」女曰：「此非面嫩。乃良心現也。豈似爾天良盡喪者。毫不知羞恥哉！」乃相與入軒。見酒具。笑曰：「二酸子。人家兒妾婦。此際正好捫搦。爾等乃收取餽餘。滋潤饑吻。恭喜今夜得兩枚飽噍矣。」秦

曰：「既不能作東道主，奈何相嘲？」女曰：「爾誠「旅店蠶蟲」，欲謀食客矣。適從六姊處飲羊桃，留得數枚，出以奉客，可乎？」秦曰：「甚妙。」女因於袖中出一金鑲椰瓢，盛羊桃五枚，鮮如初摘。蜀中故無是物，不測所自。——二生分食甚甘，既而珍饌芳醪，悉於瓢中出之，羅列滿案，酣飲間，忽語褚曰：「觀子芳姿淑質，自足撞破知機。第千葉桃花，早榮早落，華而不實，理有固然，會須行樂及時，何可株待？」於是笑言款洽，游語漸侵，褚神迷不能自主。秦從旁頗形妒色，女睨之而笑曰：「小酸子，真是醋葫蘆矣。凡人萍水相逢，逢場作戲，何足介意？若少時新婦之事，羅家郎又將何以爲情乎？」秦問：「少時新婦有何事？」女曰：「行當自見耳。」有頃，驀聞人聲鼎沸，園樹皆紅，奔出視之，則庖人失火，延及洞房。坊正官軍，咸來撲救。親鄰漸集，蟻聚蠶屯，家口數十人，幸皆未寢。獨新婦與羅氏子，身無寸縷，股栗庭前，映着火光，纖毫畢見。二生不能正視，女乃至前解羅衣裹之，掖歸別室。諸伯姑姊接踵來慰，搶攘間已失女之所在。衆以爲鄰女鬧中去矣。惟秦褚二生知之，但緘密不言耳。自此褚無夕不與晤對，相得甚歡，然終未及亂。蓋褚既視覲，而女亦有貞操，一似章臺之與任氏也。及秦生從其父歸成都，女泣別，不復再至。又二年，願死，褚扶柩歸鄉，未及獲雋。次歲成進士，工部觀政。未娶而卒，年甫二十有四云。

鞠慕周，最善說狐，不能悉記。其有奇者，足發一大噓。言其客關中時，因事之扶風。所識有丁孝廉者，年近四十，斷三絃，子女皆幼，號啼繞膝，不耐鰥居，仍謀膠續，屢乖所願。丁素究心神仙之事，精於導引，每澄心枯坐，吐故納新，輒見一黑狐對面蹲踞，瞳目相向，丁叱之，卽刻奔逸。——如此者屢矣，亦習不爲怪。一夜方坐，覺有人登榻，與己並肩坐，衣香襲丁，自念：「此皆妄慮所招，心不動，則魔何由生，任之可也。」於是垂目息心，凝然不動。既而其人以頰偎腮，尋以口親吻，粉香細膩，肌滑如脂。丁不能復耐，張目矚之，則二八麗人，光彩耀目，睨丁

而笑。丁曰：『吾固知汝爲响日狐，奈何擾人功果？可速去，否則惹老拳，非善知識矣。』女猶掩口嗤嗤，俄延不去。丁躁甚，以足蹴之，顛墜牀下，旋即起立，忿忿整衣曰：『魯莽如此，豈復讀書人行徑耶？兒去不復再來，汝其勿悔。』丁拱謝曰：『深感厚誼，敢云悔乎？』女曰：『從此雖焚香叩頭，祈我再至，恐亦不能矣。』丁晒曰：『永不敢起動矣。』女不顧而去。越數日，丁晚浴於房，又見女舉湘簾入，笑曰：『我又來觀汝裸浴矣。』丁不應。女蹲身其旁，以手撫之曰：『背上垢厚二寸矣！我爲汝擦之，可乎？』丁心大動，睜間物，翹然而舉，女格格笑不休，戲批其頰，作小響曰：『何物書迂，輕薄乃爾，不怕污却人家女兒眼目耶？』丁陰計：『學道人豈可逞欲？况明知是狐，何故動心？』因瞋目大怒，奮拳揮之，中鼻，女負痛滾地，唧唧哀鳴，衝簾而遁。繼此不復再至，丁家業素封，女兒雖各有阿保，而衣食會計，終苦內助無人，更囑冰人，徧覓佳耦。一旦有媒媪來言：『有卞大戶者，家費百萬，一女十八矣，慧美賢淑，世罕其匹；君讀書人多疑少信，固多以媒妁爲妄，但此一女眷往相之，便徵吾言不謬。』丁以爲然，央姑母及寡嫂同詣卞宅，周視動止，真神仙中人也。欣喜而歸，盛誇其色，咸謂：『閱人多矣，未見有如此女之豔者。』甯獨吾鄉，雖天下獨步可也。』丁大悅，即日納聘。及奠雁，親故滿室，希冀一面，入房合卺，乍睹豔絕，審諦之，非他，卽曩之狐女也。丁大駭，叩之，女笑曰：『兒非無益於君者；君道念已堅，成功可冀，然尚有要訣，不無夢夢，兒來當循循善誘，同登仙籍，不亦可乎？』媒媪從旁攙說曰：『姻緣自有天定，新郎無更拘泥。』丁大怒，提屨屐擊之，媪與女破窗而走。丁出戶逐之，已失所在。亟命燃炬大索，得諸廁中，成大譁，並力奮擊，廁中人提褲驚呼，顛仆於地，燭之非狐，蓋丁之姪婦與寡嫂也。——污穢滿身，傷痕徧體。——舉室索然，昇之以歸。次日，同往卞家，無復第宅，但見秋梧數本，古墓數塚而已。自此狐祟遂絕，鞠在秦與丁交厚，聞其自述如此。

……薛魯園謂此皆不可奇，莫奇於宛邱之狐矣。宛邱牧李公，有女及笄，風致嫣然，爲狐所據。夫人深以爲憂。時郡有巫女，頗能制邪，適李公入省，夫人延巫至署，告以所苦，使驅除之。巫大言曰：「此何難？不過致夫人破十數貫耳。請今夜卽爲夫人除之，務使小妖狐喫個大苦。」夫人喜，厚款而去。晡時，偕其徒負鼓囊而至，設壇于園，夫人率婢婦隱屏後窺。方踞步間，大風驟起，飛塵眯目，而燭不滅。俄見四五少年，提木杵，僂近案側，仆師徒三人於地，褫其棍，各以木杵塞陰中，咸拊掌曰：「先請喫個大苦！」夫人大懼，亟命人往救厥巫，巫已自拔木杵，蹶然而興。夫人慰之曰：「賢師徒喫苦甚矣。」巫委頓，偃而前，猶勉強作笑顏曰：「此亦大快樂事，夫人奈何道苦？」二徒尤憊，猩紅滿衣，數婢扶掖而歸。巫回顧囑之曰：「此血衣最難得，歸去須珍藏之。」夫人問藏之何爲？巫曰：「藏之可辟妖魅。」夫人大笑，遣之。

……慕周耐餽曰：「是誠奇文也，然予所聞某教授之事，亦罕遘哉！友人某，爲某縣教授，學宮素多狐，蒞任方數日，卽有投刺者，署「治下胡萬齡頓首拜。」及接見，則皤然一翁，長三尺餘，神氣清爽，飄然若仙，對之起敬，自言：「本晉人，流寓於此，近百年矣。今有事將楚游，以公長者，敢以家口寄託。」某知其爲狐，竟諾之，翁拜謝而去。晡時，舉族皆至，約二十餘人，某延入內室，款洽甚至。翁深感其誼，舉酒相囑曰：「老小數十指，悉仰菑雲之庇，他日歸，當圖厚報。」某素豪邁，掀髯笑曰：「翁第行勿憂，寶眷必不致失所。」翁感荷之色可掬。次日，束裝就道。某官閒俸薄，及有此義舉，薪水不繼十庖，而毫不介意。翁二子三女皆妖豔絕倫，時來某內寢，親暱如父子。某眷屬悉不在署中，惟次子隨侍，方弱冠，姿質過于中人，每見三女，輒避去，不接一談。女向某間入以游語，某遽正色責之，女慚謝而去。數日不敢復至。公子偶過內宅，遇少女小遺階下，笑而挑之，公子俯首引避，佯若不見不聞。如此者歲餘，始終如一日。翁既歸，再拜而謝曰：「賢橋梓真異人也，無可爲酬，謹奉畫一軸，爲

公壽。某欣然受之。遲數日，翁率其族辭去，遂不復晤。閱其畫，畫極平平，惟畫一翁一媪，正面並坐，酷似人家影像，不足賞鑒，置之而已。會三年，考績，學使者以某年老，勒休致。某宦囊羞澀，羈滯不能歸，無意坐香肆中間話，瞥見一人停輿入肆，胖體重頤，衣冠楚楚，僕從如雲，肆主接待甚恭，某欲避之，其人挽留再四，乃敘坐，各道姓名。其人鞠躬曰：「弟張太學也，世爲齷商，豚兒在某庠，公識之否？」某曰：「是卽公耶？」某曰：「某下士也。」張大喜，延至其家，登堂拜父。某諦視之，其貌如所得畫中翁，逼肖雖異之，猶不甚爲意。越旬餘，張父死，求畫師寫真數易人，無能有彷彿于萬一者。某因出畫示張，張展軸大駭，且拜且哭，告某曰：「不特亡父傳神，酷肖先慈，乘世二十年，何對此亦宛若生前也？敢請其故。」某備述得畫之由，張歎曰：「此狐欲我厚贈公，以報德也。狐有施於吾甚重，可不體其意以報長者乎？」乃取畫贈以千金，某始得攜子歸里。迄今猶素封也。」

韓樾子

令狐韓樾子，雖世爲賈人，而丰姿姣媚，善賦能詩詞，尤工絃管。弱冠游京師，獨乘駿羸，出井陘道上，值雨，見一少年，婦色豔絕，跨蹇驢，或前或後，與韓同路行。晡時雨愈洪，道旁適有壞屋數椽，空無人居，韓暫入避之，婦亦踵至，韓頗不自安，然無如之何。姑聽之，既而駁驢見驛，羸勢昂舉，聳鼻而鳴，婦視韓掩袖而笑。韓心動，不可遏，陰念：「日暮人稀，效一魯男子。」苦何爲？因挑之曰：「驢猶如此，人何以堪？小娘笑，厥物之不雅觀耶？抑知更有甚於此者！」婦怒之以目曰：「我自笑其可笑耳，不謀與汝扳談。」韓跪而擁之曰：「念此邂逅實天假之緣，途中傾慕之私，肆喻之否？」婦粲然曳之令起，曰：「妾無意於子，何爲履子之跡，入此頽垣之地乎？妾家卽在直北喬木處，去此僅十餘里，然不欲與子偕歸者，猥以舅姑性嚴，良人及伯叔亦皆正靖，母家匪遠。」

盡柱薦見辱，雖險，不足慮也。」韓爲搖惑已久，不復三思，遂控羸隨之以往。行入萬山中，跋履迢遞，約十數里，始達其處。千峯環抱，萬木森羅，靠澗依山，得一巨室，四面別無人，韓疑之而未發。婦已知之，笑曰：「子疑妾家無比鄰乎？此蓋祖母辟世者也。居近百年矣，凡人罕得至此。正可與子盤桓，勿忖度也。」亟棄鞍，以馬箠插扉。有二婢出，應屈髮爲鬢，色麗齒稚，婦以小紅小綠呼之。登堂，輪奐之美，如王侯。婦易衣而出，錦裙繡襖，綽約如仙子，與前策蹇冒雨時，什伯增色，又爲韓易衣履，亦極鮮華。韓西向立，請尊人拜見，婦曰：「兒幼孤，失怙已十年矣，更無兄弟，惟一姊一妹，各適所天。此間爲妾獨居，無可見客者。子勿復以禮自拘。」乃相攜入閨闈。閨中位置精奇雅潔，又爲改觀。几案皆檀栢，爐瓶悉金玉，北設鈿榻，南列蜃窗，東壁懸古畫，西窗懸合歡圖，一聯爲董思白書。几上置金鏡，麝異香，地平如鏡，不染纖毫塵翳。婦捺之以坐，小婢淪茗，茗尤香美。一盞不識何名，韓問何姓，適何人青春，幾何，婦笑曰：「瑣瑣根究，得毋誌之以告所歡耶？」韓笑曰：「予雖爲客，而年甫二九，花柳之事，實所未諳，且賦性孤清，守如處子，今與卿眷戀，亦發軔之始，所以瑣瑣瀆詢者，欲銘心弗諼也。何事見疑？」婦曰：「勿面急，聊以相戲耳。」因言：「姓韋氏，字阿娟，行二，年二十，初適阜平元氏子。三年前，元不謹於行，闔門爲讎家所殲，妾從間道逃歸，僅以身免，孀居於此。同胞一姊，字阿妍，嫁上黨，妹字阿秀，嫁靈邱，與子同庚，今將往探之，不意遇子。非夙緣烏能若是？」韓曰：「然則舅姑性嚴，諸昆正靜之說，胡爲而云然也？」娟笑曰：「亦飾說耳。」韓亦笑曰：「卿尙有一毫誠實哉？聚纔半日，誑語已足，夠一車矣！」二婢亦笑。有頃，珍異畢陳，觥籌交錯，娟則嬌癡宛轉，輒倚輕偎，韓則慰貼慇懃，凝注傾倒，俄三星在戶，移燭登牀，至於衾褥枕席間，而其事不可究竟矣。娟善吳歎，每發聲，音響靡靡，韓發吭和之，兩心如醉。居匝月，不離跬步，日惟劈牋鬪酒，坐月茵花，溫柔鄉景味，猶細娟略一日，娟復往探其姊，韓獨倚檻觀魚。適小紅送茶至，韓戲捻其腕，紅微

笑睨之曰：『小娘甫出門，郎君便爾放浪耶？』韓抱持之曰：『古人謂秀色可餐，若卿者，可以療飢矣。』隨探手於懷，膚膩不留手，胸乳椒發，情不可禁，遂與綢繆。與未闌，小綠猝至，不及掩飾，綠却步舍笑，佯作探花。韓知其可狎，以手招之，綠齒尤穠，反走欲逃，韓置紅追之，將及，忽聞院外笑語聲，嚶嚶如鶯燕，綠且走且回首笑曰：『郎勿矜，小娘歸矣。』韓亦欲步尋，聞叩環聲，綠徐徐理髮納履，啓扉視之，笑而揚聲曰：『秀姨何久不臨，玉體得毋少鄙耶？』小紅繼至，問小綠與誰語，綠曰：『紅姐不亟來起居耶？靈邱秀姨來矣。』紅兩頰紅暈，再拜曰：『小娘往止黨，未克言旋，秀姨可居此以候之。』韓隱身於花下偷窺，則一靚妝少艾，扶一女奴冉冉而入，冶容麗色，不可正視，韓目眩心搖，知爲阿秀，無計迴避，不得已，徑前揖之，秀驚卻羞澀，引袖遮面，細語問小紅：『郎君係阿誰？』紅無以對，韓輒應之曰：『猗氏韓樾子也。』秀曰：『那得在此？』曰：『令姊之所招致。』秀作色曰：『姊孀居三年矣，院門以內，雖五尺之童，未嘗側足，汝異鄉他姓，穉齒韶年，旣非周親，又非故舊，實焉戾止，意欲何爲？』韓皇遽自投於地，曰：『小人罪當死，乞秀姨寬宥之。』秀曰：『因誰爲汝，姨會須縛而鳴諸官，嘗試桎梏。第汝云二姊招致，姑舍之，待其贖而面證。』韓頓首謝秀，立迴廊上，把茗盞，召韓問曰：『居此幾時矣？』韓曰：『月餘矣。』曰：『終日何所事？』曰：『無所事事。』秀哂曰：『無所事事，豈以汝作木偶人看，我觀汝精滿，氣足，神旺，苟非爲入幕之賓，焉能若是？汝之事，我知之矣。』韓俛首不言，小綠嗤嗤笑，秀自視小紅，紅頗有赧色，秀移步入室，呼小紅耳語良久，紅領之，掩笑出戶，點首招韓曰：『來與郎君語。』韓隨至西軒下，紅握手密告曰：『適秀姨慕郎君溫文韶秀，今夕欲留此，與郎君一敘，囑覓致意，異日小娘回，切勿洩。』韓聆之，驚喜欲狂，曰：『敢不如命。』紅反命，旋聞房中嘻笑，日纔落，便見小綠秉燭，女奴捧罈，盛酒看往，返數四，小紅卽出邀曰：『可以入矣。』韓汲水盥面，澡頭，易新衣，及階，小紅啓簾，秀迎笑曰：『適間戲語，亦有懼心。』

否？韓應曰：「初亦甚懼；既察卿之色不惡，且自念亦未嘗獲罪，遂不復懼。」女笑而睨之曰：「子真佞人！亂人閨壺，尚不伏罪。」韓請以酒自罰。小綠從旁諷之曰：「郎惡醉，猶強酒耶？」小紅低語曰：「想試用時，但拈得酒杯耳。」小綠曰：「甯獨酒盃，更撚得小紅睡鞋矣。」紅面赤，不復置喙。秀與韓皆笑，各賜以酒。是夜，並宿娟榻。秀肌膚滑膩，似娟，而柔媚淫蕩，遠過之。韓不勝其德，日上八甌，猶擁衾臥。秀先起，臨鏡曉妝。忽女奴迅走入報曰：「娟姨歸矣！」韓枕上聞之，手足失措，白身下牀，倉皇不知所避，仍匿帳中。秀顏色不少變，調脂敷粉如故。俄而娟入室，徑坐椅上，軒眉瞑目，凭几支頤，怒不可犯。紅綠盪足簾外，股戰臂搖。韓屏息，驚韓，齧指總察。一晌時，秀妝罷，盥手理裳，緩步至前，撫娟背，含笑問曰：「姊歸乎？聞往省妍姊，彼近況奚似？妹與姊契闊久，故來一望，胡相見不作一寒暄語，豈其有所開罪，而姊芥蒂於心乎？」娟笑曰：「自作事，甯不自知，乃故問人耶？」秀曰：「然則姊所芥蒂者，得毋爲「幙中人」乎？」幙中人，「妹何由識實姊所羅而致之者？妹不幸與之相值，帷薄之醜，事往心傷，悔且無及。姊之牆茨，滋蔓及妹，姊之罪也。方謂燃藉之不暇，乃翻以忿氣見加乎？」言訖，掩面而泣。娟氣平，亟起爲拭淚，以安之。曰：「妹若大尚不識耍，嬌癡如在母側時耶？姊與妹如一人，又何問焉！姑試之，日久便知矣。」秀始破涕爲笑。娟出韓於帷，猶自身未禪，涕痕滿面。娟秀相顧而笑久之，始整衣盥漱，載笑載言。韓一旦獲兩美姝，右擁左抱，朝暮騰歡，誠荒淫無度矣。留連半載，倏忽春來，不復念身爲何如人，亦不念身有何事，不減武威，以宣府爲家裏也。會春雨初霽，月色滿庭，借娟秀飲於木香亭。酣暢間，秀不避侍婢，嚙酒哺韓。韓即以哺娟曰：「挹彼注茲，其樂何如？」娟曰：「樂則樂矣，無乃太褻乎？士女雅會，何必如此？子亦雅人，深致者，盍舉觴，以逞吟懷，即婢子輩尤而效之，亦可繼「康成」佳話。」秀和之曰：「姊每於極樂忘形處，輒下勉功，以爲節制，此妹素所心儀者。請分韻爲小詩，以承姊命。」於是衣奴拭硯，小綠裁牋。

小紅左右其間，吮毫濡墨，娟秀之詩同就。韓一見輒嘖嘖曰：「卽此兩幅洛神賦小楷，已足珍如拱璧矣。」娟詩曰：「滿園馥郁列羣芳，姊妹花開惹蝶狂，只道同心無異志，那知韓壽慣偷香。」秀詩曰：「月光如暮草如茵，嘉會團圓情更親，但願郎心終不改，忍看臥室有他人。」韓持兩詩，三復而贊歎之。娟慍曰：「子太無分曉，彼作詩罵人，尙兩可其間，毫無定評，使子入場衡文，必致人文顛遠。」秀笑曰：「勿聽姊語，姊詩亦寓諷刺，何獨怪人？」韓兩解之曰：「詩人多誣，親姊妹無介意也。若謂諷刺之意，二卿自思，亦難回護，我亦將擱筆費一平章」矣。」娟秀乃各解顏。韓詩既成，娟秀爭欲先觀，花牋紛紛碎碎，合之不復成文。韓笑曰：「適足爲魏公藏拙。」遂焚之。夜闌始罷。次日復譙於亭，韓偶見燕子將雛，踈憶萱闈，不禁廢然思返，以語娟秀。娟秀聞此，迅雷均各失色。良久秀掩袖而泣。娟獨凄然歎曰：「此子之孝思也，卽欲彘行，尙當勸駕，况敢阻撓，特再而無時，離別之悲，誰能遣此？」因相對歎歎，終宵不寐，三人目盡腫，紅綠亦涕，不自禁，戒途之日，娟秀各有所贈，韓亦均有所贈，且慰之曰：「暫歸省母，約三兩月可復相聚，無太自苦。」娟曰：「前期未可定也，行矣，幸自愛。」秀哽咽不能出一語，但極力握手而已。韓飲泣而別，仍跨故羸，星夜還家，至則母死已七日矣。韓自慍，不克送母終，又思娟秀不置，鬱鬱成疾，半載始瘳，及服闋，復置裝出井陘，道路入山，重至其處，風景如故，第宅無存，但見怪石寒泉，亂雲紅樹，空山寂寞，幽鳥啼鳴，四顧茫茫，杳無人跡，徘徊向夕，大慍而歸。韓表兄王姓者，爲布客於都中，傳聞國與之相善，每聞其述之如此，爲狐爲鬼，爲鳥獸草木之妖，無有能辨之者。

永護軍

泉城門內某衙衛，有空宅一區，甚凶；稅而居者，往往驚狂致死。護軍永某，素以膽勇自詡，同人欲以凶宅試

之。謂有人敢宿其中者，當釀金具酒食相款。永曰：「舍我其誰？」挺身請往，衆許之。既暮，獨攜酒肉，襆被以往。二更後，飲至半酣，拔劍擊柱大言曰：「果有鬼物，何不現形一鬧，卻躲向何處去耶？」久之寂然，永大笑。尋亦就寢。甫交睫，似有步履聲，張目視之，見內室燈光燦燦，急起捉刀，潛於門隙窺之，則燈下坐一無頭婦人，一手按頸，膝上一手持櫛梳其髮，二目炯炯，直視門隙，永駭甚，不能移步。既而梳已，以兩手提耳置腔上，矍然而興，將啓戶欲出，永失聲卻走，鄰家聞之，明炬操兵來探，永已匍匐階下，肘膝皆傷。述其所見，聞者胥驚。永歸病數日，方起。同人見則嘲笑之，永不復置辯焉。

朱外委

永平朱外委，以公務獨乘一騎，腰弓矢夜行，適遭一狹路中。時際十月望後，風嚴霜重，明月在林，忽聞有哭聲甚哀，翹首四望，見直西數十步外，一白衣婦人坐哭林下，彷彿甚巨，既過而疑之，以爲「荒郊深夜，那得有此得非妖物耶？」於是駐馬把弓抽矢，向空施一飽頭響箭，聲如唳鶴，直出林表，其哭頓止。又施之，婦人忽起立，高與林齊，舉步來追，朱大驚策馬而奔，得入一古廟中，棄馬閉門，屏息神座下，潛於破壁窺之。俄而婦人至，往來尋索，廟外土牆僅及其腰，披髮白面，怒色怖人。既而見馬，知在廟中，探身撲撲，階石皆碎。朱驚仆昏絕。良久寂然，惟聞廟側啞啞之聲，頃之亦止。不覺憊極而睡。次日辰刻方醒，路上行人漸夥，始大呼「救人」，衆懷惑入視，驚問所苦，朱以夜間所遇告，聞者靡不縮頸。或以爲「魍魎」，或以爲「喪門之神」，終莫能測。共出視馬，但見皮骨狼藉滿地，鞵鞍亦成齏粉。衆以爲非常怪異，相禁夜行。朱徒步歸營，病月餘始復。

銅人

護軍某，夏月荷鳥鎗於城外打生，值大雨，趨避於教場之演武廳，良久，雨愈洪，飛電迅雷，繞廳不去。某驚懼，環視廳中，驚見一巨蝎伏梁上，大如琵琶，駭極，因悟「雷之不去，必爲此物，我盍爲「阿香」，助一臂，以分天功。」亟取鎗下藥與鎗，向蝎燃之。鎗甫發，忽大震一聲，不禁昏仆於地，雖不能轉側，而心殊了了，恍惚有數人入廳，洵洵曰：「誤殛一人，奈何奈何！」一人曰：「速視之，尚可救否？」一人曰：「筋骨皆脫，似不可活。」俄一人近身，以手捫搦曰：「無害，可以銅之。」遂有來銅者，反側播弄，逾時而後散去。某徐徐自甦，扶鎗強步，殊不覺痛楚。但見遍身骨節，及節皮當聯絡處，皆有肉銅子長二寸許，闊五分，小大無少差謬，甚以爲異。巨蝎死地上，凶惡可怖，卽縛之鎗上，荷以歸。至今其家猶存蝎袍云。

某掌班

梨園掌班某，押班赴蘄州演劇，半月始歸，路經某村，村中某乙，夙與有交，便道就之，甚見款洽。乙園臺幽邃，足以下裝，某及六七老伶，並宿一廳。廳新葺，糊紙如雪，四壁皓然。夜飲盡歡，乙辭去。諸伶與未闌，結伴擲骰，呼叫正譁，忽殷盆中有血一點，疑是鼻破，幸相胸視，既而隨骰而落，漸至淋漓，相顧錯愕。舉日環睇，瞥見當頭頂榻，漬一血痕，大如碗，咸大駭，各結舌無聲，仰首注日，俄而血跡四浸，榻紙脫落，見一物垂下，諦之，則婦人纖足一雙也。血流被踵，衆驚悸發狂，奪門奔走，自相蹂躪，比人來救，而衆已神癡矣。久之，心始定，同述所見，聞者皆懼。乃相與爇少操兵，大索廳上，毫無所見，頂榻亦完好，無少破損，並無血痕，甚以爲怪。遂移於別室息焉。次日，白諸主人，乙聞之，色變如灰，某叩之，語極枝梧，但厚贈某暨諸伶，囑祕而勿言。某到京，心頗耿耿，適乙之表兄某秀才，赴考入都，館於其家，某私以曩日所見質之，秀才故與乙有隙，因盡發其隱，某始破惑。先是，乙挾勢自

恣同村數百家，強半是其佃戶，無有不爲其威攝者。村西有程姓農人，其子婦出盪於田，乙見而黷之，以索積逋，勒爲斜線。入居無何，乙父子遞淫污，婦悉不從。一夕，乙長子復誘至空室，逼之婦窘迫，爪傷其面，乙子大怒，縛而襯其衣淫詖，撻之數百，血肉狼藉。至夜而斃，懸屍於梁，蔽以頂榻，所以滅其跡也。其夫與訟半年未決，會歲凶，程父子流徙，而燬婦屍。迄今越十年矣，無敢過而問者，某與諸伶所見，意卽婦之冤鬼，而所宿之廳，蓋懸屍處也。

屍異

有老人乘車入崇文門者，未及門，暴死於車中。守軍執御夫，鳴諸官。會日暮，相驗不及，繫諸鋪中。半夜，忽失老人所在，守軍失措，相與計議。或言：「某處有新厝一棺，未葬，盍乘夜竊取其屍，聊以塞責。」衆可以遂取屍置車中。翌日，官來相屍，於髮辮內得一鐵釘，入腦三寸餘，以爲車夫謀殺，竟坐死刑。遲數日，老人忽來自首，備述：「彼日因一時中惡，昏絕車上，既甦，夜已二更，遂下車步歸。今聞冤及車夫，心實不忍，故來告白。」官使車夫辨之，不誣，窮究致屍之由，守軍不能隱，悉以情告，復拘厝棺者訊之，則一少婦也。初不認屍，嚇以嚴刑，始吐實。蓋釘死者卽其夫也，爲與惡少私通，故於夤夜釘殺之，以爲斷斷不致敗露。初不意如此發覺，誠爲天網不漏矣。乃釋車夫，而坐姦夫淫婦之罪矣。守軍責而賞之。

阿穉

柳溝某村有兄弟樵蘇於山者，季入山之深，仲求之不得，歸告其翁，翁驚且怒曰：「不爲『雁序』，」而作「

鶴鶴「明知弟幼弱，不加防護，任其獨行，不飽豹虎，必遭顛墜。汝慮我死，後畝山田，不能獨得，故欣災樂禍，洩洩獨歸耶？」仲無以自明，但首涕泣誓。而隨父同至山中，徧覓不得。尋亦置之。二年餘，因值秋成，翁來往田間，負手觀穫。有獵者過之，左提雉兔，右牽一生黑狐，毛潤如漆，兩目炯炯，向翁躊躇不前。翁心動，以青蚨二千贖之，欲縱去。獵者曰：「不可。此狻狐也，能爲妖。」翁曰：「倘爲妖，必報吾德，汝亦肯施焉？」卒縱之。其狐奉頭而竄，瞬息不知所逝。翁目送而笑曰：「蠢然如此，伎倆盡矣！能妖之狐，恐不如是。」獵者亦笑而去。一日，翁有事入都，途中值雪，山路迤躓，頗不易行。蹣跚間，忽一媼自仄徑來，目翁曰：「翁勞苦甚矣，如此大雪，日且暮，前去人居正遙，我憐老翁，盍姑就蝸居一息乎？」翁感而許之。媼反步爲導，踰一壑，即抵其家。媼剝啄，一婢出，應色殊佳麗，修飾亦極華美，以太太呼媼。媼曰：「客至矣，速備酒飯，且喚三姊來。」婢諾而去。媼延翁入庭，分賓坐下。翁環顧內外，屋宇闕敞，垣墉高峻，陳設珍異，悉不知名，居然巨室，不類山家。自愧山野不文，頗形踟躕。俄聞屏後笑語聲，美婢四五人，擁一女郎出，年約十七八，娉容修態，光彩照人，繡衣畫裳，儼似畫中仙子。翁逡巡不知措身處，女一見愕然，色甚驚喜，就媼耳語良久。媼拊掌格格笑曰：「真大奇事，旣屬恩人，可卽申謝。」女乃下階展拜，如禮神明。翁將答拜，奈爲兩婢所持，欲下一揖而不可得也。拜訖，媼復拜之曰：「天假之緣，得邂逅相遇，大恩大德，非一拜可以報稱，容緩圖之。」翁不解所謂，惟曰：「老朽何修得毋謬誤？」媼曰：「翁年高健忘，不復記憶矣。俟徐告之。」旣而布筵，翁居上，獨据一席，媼與女共一席，居下。酒炙並陳，水陸咸備，翁逐晶茫然，但知適口，咀嚼飲啜，細玩其形狀，辨其滋味而已。酒再巡，女親起浣爵，進一觴，翁退立座後，連稱「不敢。」媼曰：「聊以抒忱，幸勿卻也。」翁盡三爵，復請入席。媼詢及里居姓氏，翁對以某村某姓，媼顧謂女曰：「與汝表姑夫同鄉，且同姓也。毋乃其族之伯叔行乎？」又問：「尊閭年幾何矣？子女幾人？」翁曰：「無女，老妻尙存。」

年五十有二。長子二十務農。幼子如在。今年當十七。二年前入山採薪。不知所往。想已爲異物矣。媪聞之。瞿然曰：『噫！二令郎非清瘦長眉。而眉間有黑子者乎？』翁瞿然曰：『然。誠如尊說。何以知之？』媪笑向女曰：『怪底說來與阿耀符合。強半和恩人是楂梨。』女曰：『阿耀言時。『期期艾艾。』且喜食未熟山桃。娘盍問果有是否？若然。則誠然矣。』翁聞之。輒潛然曰：『豚兒果有是疾。是癖。無可復疑矣。』媪喜曰：『正愁無以報德。今當作父子團聚。何快如之。』亟呼前婢。密語數四。婢欣然去。移時入報曰：『來矣來矣。』隨見一鮮衣少年。同一靚妝女子。自外而至。媪指翁謂少年曰：『識得否？』少年一見大慟。趨拜膝下。翁以目視媪。媪曰：『恩人勿驚疑。且看二年前所失之令郎。較此奚似？』翁幃燭審視。的是其子。不禁淚涔涔。隨聲零落。媪與女從旁慰藉之。始各止悲。女子展拜。翁問爲誰。媪曰：『甥女阿雛也。久爲恩人之子婦矣。向者令郎採樵。誤墮岩下。適遇甥女救之。彼時以甥女再弱。未字人。僭爲主張。即以令郎入贅。不意即恩人之子。苟知之。送歸久矣。今此會合。洵非偶然。行當使甥女歸事舅姑耳。』翁謝曰：『深感大德。特家貧不敢屈令甥女。再尙有事入京。容徐議之。』媪曰：『恩人無事辭費。甥女既歸公郎。荆釵布裙。分所宜爾。若爲入京。亦不過爲阿堵物耳。不腆妝奩。雖不至豐。亦不甚薄。保恩人下半世不復求人。』翁喜。愜過望。甚夕。歡飲而散。季伴翁宿於廳西。翁於枕上細詢由來。語刺刺不能休。至鷄鳴方寐。次日。媪令阿雛束載從翁去。將行之前一日。媪置酒爲餞。酒再巡。媪避席謂翁曰：『相處數日。恩人亦知老身爲何如人乎？』翁恍然曰：『媪。還自詈曰：『老嫗但知砥礪。諸事不顧耶。敢問邦族。』』媪曰：『老身姚氏。秦人。甥女葛氏。同鄉井。老身孀居有年。又無子。只此女行三名。阿稱。——曾荷恩人再生恩。旦夕思報。未果。今聞家中大郎亦未婚。願以女蘿附松柏。莫見棄否？』翁遜謝曰：『援繁令甥女。已爲非分。詎敢復苦令愛。』媪曰：『老身不文。但知言脫於口。不可復收。請先歸。少有嫁貨。俟粗備。當親送魚軒。』

到宅，無事親迎也。翁不能卻，卽向季索得鏤金香球一枚，聊以爲信。媪親結之阿穉，胸誦羅帶上。穉垂頸，頗形羞澀。翌日就道，相與囑別，各有泣涕。門前駕一犢車，翁父子乘一輛，阿穉暨二婢乘一輛，其一輛爲轎重，輓而發。山路崎嶇，望之似不能通軌，而車到處，綽然有餘地，亦不觀軒輕翁樸實而不知究理者。惟深讚車制之巧，黃犢之健而已。日未哺，車停不進，視之，已至家門矣。尤訝其速。仲出見之，驚問：「歸何急？裝何厚？」旣而見其弟，載三豔女來，遂結舌不能致詰。翁亦未遑致詳。先令季導婦入見其姑，視卸裝，止宿御者，厚賞而重犒之。御者拜賜，卽欲辭去，翁以日暮途遠，力止之，而車已馳去。翁方頓足，怪其何苦夜行，忽見數十步外，一車爲樹根所絆，翻入田間，側不能起。翁急前救之，非復故物。但草犬芻牛，並稽車一輛耳。大驚，奔告其子，阿穉曰：「始固有此戲術，時一爲之，不足詫異。」亟令季收而貯箱中。翁入見老妻，備告得婦之由，並述聘禮之事，妻亦驚喜，鄰里相傳，咸來致賀。凡見阿穉者，男則顛倒，女則欣慕，羣相猜疑，議論紛擾。居無何，阿穉謂季曰：「致語阿翁，速辦筵席，始子送三姐來矣。」季告翁，翁曰：「儻媳作夢，汝奈何附和之？」季慚而退，一食頃，聞門外人聲鼎沸，搗門者若甚衆，翁急出視，媪已降輿，侍女六七人扶阿穉，紅巾覆面，錦衣繡裳，一湧而入。妝奩隨之以進，光彩耀目，填塞草堂。媪一揮，從人車馬，霎時盡散。謂翁曰：「親翁勿張惶，凡有所需，諒甥女已皆預備矣；不必獨吉，今日便佳，卽可與婿來拜堂也。」仲遂巡趨出，參差不復成禮。衆婢皆笑，入房合卷，阿穉指使布筵，則豐盛十數席，水陸俱備，不測何時何人所置辦。翁夫婦乃敝坐而飲，飲次，翁見妝奩堆積，深以所居狹隘，不能容納爲憂。媪曰：「再多數倍，亦能相容也。」因令諸婢往來移運，盈階滿室之物，悉入洞房，房不加廣，而位置羅列，饒有隙地。翁私歎：「富貴家諸事得法，隨地設巧，較我貧拙家多收數斛麥，乍添一甕齋，輒填塞無坐臥處，視此真心思才力，百不逮一也。」三朝後，媪辭去，留二婢爲媵，將發，翁私囑其妻曰：「親母初見時，謂我

與其女有再生恩，故以女嫁二郎。彼時未便研究，汝其密詢之，勿作胡蘆提，致悶悶。妻如所教，詢諸媪，媪曰：「人在汝家，徐叩之可知也。」亟升車去。翁又囑仲乘間問阿稱，阿稱曰：「翁所作事，翁自知之，何問我爲？」仲覆翁翁終，茫然不悟，第安之而已。二新婦入門後，順事舅姑，調和琴瑟，咸無間言。且從此衣食豐裕，凡百需用，取諸筒中，無所不給。望以農家，實同朱頓。村人豔婦之美，羨翁之富，無不眈眈相顧，宵柝夜間潛來爲盜，幸二新婦覺察，往往戲弄之，而翁殊爲厭苦。偶出田間行食，見前獵者坐隴上方，調一犬，翁薄觀之，垂毛綠眼，狀極猶惡。翁噴噴曰：「此其所謂『獅子狗』乎？」獵者曰：「否，否。此名爲『獬』，能咋虎。家畜一頭，無論盜竊，卽有『崑崙』神技者，亦且畏之。予以錢八千得之於販羊回民。雖『齊盧』、『秦檢』不是過也。」翁陰念：「八千錢易與耳，得此猶犬，何復憂盜乎？」遂以錢十千欲買之。獵者曰：「不可。此犬咋人立死。」翁曰：「正欲其能咋人死也。」遂牽歸。甫縱於庭，適二新婦自庭後來，笑語方諱，忽舉目見犬，息聲失色，警然卻走。犬大嗥，直前逐而攫之。翁驚呼奔救，稱已被噬，斷喉，踏地不動。犬又捨稱，逐雞咋其踵，仆地，拖十餘步。二子亦驚出，偕翁極力救之。二女已死，化爲黑狐，偃臥於地，衣服履襪，宛如蟬蛻。二子忽號咷大慟。翁錯愕良久，猛悟當日有贖狐事再生之恩，蓋指此也。翁憐其義，與子議治棺衾，厚葬之。方商酌間，忽自外有哭而入者，蓋媪也。席地撫二尸而哭之曰：「詎意兒輩罹此閔凶，學術短淺，安能禦此強暴乎？嗚呼哀哉！大恩不報之說，良有以也。」以手捫尸胸曰：「幸尙有救，歸以藥之可也。」翁命二子縛犬斃之，媪謝曰：「親翁是舉，足明素心矣。」尋於腰間解布囊，負尸而去。翁等追送之，已渺矣。

閔預

閱生預浙西世家子，貌既都美，且善修飾。年二十有一，從其季父青巖入都。青巖入棘闈，閱送場畢，苦寓中岑寂，夙聞崇文門外有金魚池，意必幽勝，姑往遊之。至則錦鱗潛伏於濁水，秋草半萎於荒塍，雖有數處蘆棚，揭青帘貫白酒，而酒徒紛擾，不足留連，索然興盡，徘徊思返。忽見一人至前，貌雖不揚，而衣冠楚楚，拱揖曰：「今日之遊樂乎？」閱家居時，足跡不出書室，雖千里作客，見人尙多覩覷，不善周旋，一旦邂逅生人，竟「期期艾艾」謙謹而已。其人曰：「聽兄言，其浙人乎？」曰：「然。」其人即操浙江土音曰：「然則親莫親於故鄉人，也邂逅遇此，正好敘談鄉曲，請借地一屈可乎？」言次，握臂逕行。生不能固辭，隨之至一酒肆中，甚精潔。其人呼酒，勸進甚力。閱固量淺，不得已，勉盡數觥，兩目已眩。其人揶揄之曰：「兄誠不能飲，蓄有少藥，服之，酒力頓解。兄會須強飲一盃。」乃探囊出一小紅丸浸盃中，促閱飲之。飲訖，輒昏然不能復有知識。既醒，見燭光映射四壁，如粉之白，獨臥紗帳中，身無寸縷，而紅衾繡枕，軟膩溫香，酷類貴家閨闈。大驚而起，徧覓衣履，邈不可得。徬徨梯上，兀坐沈思，日閒事，強半忘懷，惟記與一人在酒館飲酒，「不解何由至此。」此又何處？又何事？裸臥衣履，又何不見？」——疑惑漸滋，怛怖殊甚。側耳四聽，竟鷄犬不聞。良久，倏聞嗤嗤笑聲，自遠而近，漸至窗下，覺是婦女聲音，愈皇遽。俄聞振管闐扉聲，有二女尼啓簾入，一可二十許，一可十八九，青頭素面，容態雙絕。一含笑躡足翦燭，一置肘几上，似預知牀上有人，恐致驚寤者。第低語云：「此時莫醒否？」既而曰：「盍往觀乎？」乃同至榻前。閱懼且赧，匆遽不知所措，但引被蒙首，屏息不敢少動。二尼啓衾，共相撫摩。閱知不免，因起跪枕畔，叩首求恕。二尼相顧而笑。一尼曰：「書癡胆大如豆，何殼觥乃爾。我輩非噓人者，可以無恐。」閱見其溫柔，意殊不惡，心稍定，漸悟爲所誘，倒載至此，勢難驟脫。姑安之以伺畔。二尼遂與綢繆，牀第之歡，夜以繼日。二尼又引其類二人至，一年約四旬，一三十餘，亦與交結，性尤狂蕩。漸至白晝宣淫，共相裸逐。私詢前二尼：「此果

何地卿等究屬阿誰，乃能隱匿外人，獨不畏人言乎？」二十許者曰：「真慙者，不妨實告：此尼菴也。幽僻深邃，別有洞天。兒景初，師弟景默，年長者，師也，號明心；中年者，叔也，號明悟。君所與飲者，卽庵後郁醫生，素受我等囑託，利我金資，廉訪佳士，詎意得君，誠天緣也。君第安之，此間樂無復思出。」閔始釋然。無何，閔求去，尼皆笑而不答，但詠「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之句，以亂之耳。閔無如之何。尼每去，必反鎖戶闔。日兩餐，皆二小尼親送，魚肉皆具，味且精美，不素食也。夜則團坐暢飲，醉則共榻狎褻達旦。四尼有輪環，而閔則無止境也。於是不勝其體瘠而且嗽，無復舊時丰韻，得在牀，瞬息片刻卽爲樂國。一日方寐，適明心至，見其狀已生厭色，及探手股際，良久不能振作，意愈怏怏。陰與三尼議：「閔生狼狽若此，不如殺之，以泯其跡。」景初大駭，急止之曰：「師姑少耐，我能調劑之，不久可用。幸勿出此語。」乃亟入室，撫閔，慰藉之，戒其靜攝，無致委頓。自此諸尼悉不復來，旦夕所需，皆景初慇懃祇奉。閔頗感之，而思家之念愈迫。室中舊奉觀一龕，朝夕拜禱，求脫陷阱。又檢案頭經卷，得觀音呪，誠心持誦之日，以數千遍。久之，睡夢成誦，一夜，方誦呪，有人呼其名，驚視之，見一媪立帳外，招之曰：「速下牀，我送汝歸，遲則誤乃事矣。」閔驚喜，不暇致詳，披衣跣足而走。媪在前，以手拂戶，門自關，閔尾而隨之。媪身有白光如月，到處映徹。一路行，複道中，兩壁高峻如城垣，歷數重門，媪至輒開，無有阻礙。卒至一門，媪停步謂閔曰：「卽從此出，勿走回頭路。」閔方欲申謝，已失媪之所在，始悟爲大士化身，救拔苦厄，默誦寶號不絕。跟踏奔數里，約去庵已遠，仰觀星轉斗已至四更將半，遂棲身一土阜下，憩焉。旣晨辨之，則天壇之北垣下也。計在庵月餘，已際深秋，先亦不覺。此時病體單衣，縮如蚕蛭，不知青巖寄託何所。覓至會館詢之，咸謂失姪復下第，幾番覓死，賴鄉親寬解，今已肄業成均，且設帳於內城某街某衙，某旗某哈番家矣。閔乃向鄉人假衣履，如所教蹤跡之，得與叔見。叔且驚且喜且悲，繼之以怒，詰其一晌，何往。閔伏地涕零，細述

其故。叔錯愕久之，因泣曰：「京師之地如海，老於世途者，尙多入人騙局；况嫩少年，何得輒與人飲，自羅網罟？非大士慈悲感應，欲全軀命，得乎？亟保病體，勿使汝父母怨我於三千里外也。」閱能畫，叔命其繪大士像，供養齋中。主人聞先生得姪，置酒爲慶。話及尼事，無不太息。主人爲文，公子士玉親戚，故士玉與閱交最善，知其事亦獨真。

章儂

鎮番章儂，世居水磨關，少好勇。十七八歲時，獨負弩入北山，獵取雉兔，日暮不得歸，露宿懸崖下，酣寢。至夜半，覺有物吻其頤，頤間亟啓目，就月光覷之，人也。歛起捉其臂，則一美女子側臥草露間，宛轉嬌啼，若不勝其臂之痛者。章憐而釋之。女起坐地上，徐徐理裳，冶容絕代。問：「深夜何得至此？」女曰：「兒家去此里許，偶步月巖下，見郎熟睡，童心未改，聊爾相戲。不虞郎鹵莽，乃爾。」章曰：「然則胡爲吻吾頰也？」女含羞俯首，不能置對。章目炫神奪，遽前擁之。女極力撐拒，方擾攘間，驀一婢由山徑來，盆息而至，訝且叱曰：「何處小郎，強來拉人閨秀耶？」章曰：「彼自就我，豈我唐突西施？」婢噓曰：「強人復佞口，不足與校情理。小娘但歸休。」乃掖女子逕去。章少年不檢，尾之越嶙峋，踰澗壑，約五六里，於松林內，得瓦屋數椽，繞以竹籬。二女入，章亦入。婢即回首睨之而哂曰：「若箇小郎，亦太顏厚。夤夜入人家，欲何爲耶？」女掩口微笑曰：「想非奸，卽盜耳。」聲清銳如春鶯。章揖之曰：「小人開罪小娘，故踵門請荆，敢云奸盜乎？」婢曰：「小郎能屬對乎？」章曰：「屬對若何？」婢曰：「兒家小娘子，葳蕤之質，年十六，孤處無依，欲求人家蘭玉，而伉儷之，未肯輕易。嘗作一對，誓有人能屬之者，願以身歸之。郎苟能屬，是大緣分，否則不敢留也。」章固不識一丁字，第不欲顯示空疏，乃給之。

曰：「姑言之，能屬亦未可知也。」婢請於女，女書之於牋，婢持向章且讀曰：「鵲駕會雙星，閏月卽逢再度，蓋是年適值閏七月也。章不解所云，面熱如火。婢背女小語曰：『郎第云：『蠶絲成百箔，崇朝已過三眠。』』再三問，婢曰：『用「禽言蠶絲一百箔」也。』章茫然。婢促曰：『第述之，必中選。』章口吃，「期期艾艾」述之，猶訛二字，婢掩袂忍笑。女顧婢曰：『吾知「捉刀人」矣。』婢曰：『郎口吃，且非章句士，小娘何必深求乎？』女笑頷之，遂共寢處，好合無間。女贈章金釵一枚，章答以玉珎拾，女繫諸裙帶間。女極慧，特饜饕殊甚，每食禽獸之肉，腹笥兼人，雖至饜飽，猶耽耽於餒餘。章嬖之，不以爲怪。日出獵，取以媚之。女與婢間日一出，歸必暮夜。章詰其所往，女曰：『有寡嫂居大黃山，故時往探候。』章驚曰：『大黃山，狼藪也，卿奈何數數往來，且必夜歸耶？』女不答，往返如故。章深以爲憂，請僧行，女堅持不可。章思：『狼之爲物，性雖狡狴，然無飢飽，遇物輒啖。』腰纏中所蓄木鼈子頗饒，默置黃牛肉中，布散山徑間，自北山至大黃山，凡十餘處，蓋欲殺狼以衛女也。是日，女與婢復出，通宵不返。章髮疑，坐以待旦。至曉弗歸，章懼，負弩往逆之，行至半途，見二狼死草間，毒肉尙有餘者。章喜，以爲二狼中毒死矣。『二女何以不歸？』拖狼入林，瞥見女衣二襲，似爲女及婢所服者，大驚。反覆檢視，忽一物落石上，拍拍有聲，諦視，則定情時贈女之玉珎拾也，駭極，拾之以歸。至則瓦屋竹籬，化爲烏有，但見土窟亂柴，繞以流水荒山而已。章徘徊延佇，終無消息。餓糧罄絕，號咷而返，不復再娶。予在金城時，章已爲千總，年甫二十四，詢及此事，章悲感者久之。

閑齋曰：五涼之地多狼，金城尤甚，其噬羊用獨，噬牛馬用衆，噬人用奇。其捕禽鳥也，伺禽鳥集草間，銜飛逢一叢，蜥蜴行，逼而捕之。遇獵者，或帶馬鬪，以禦弓矢。是不特用獨，用衆，且又用術，可謂智矣。而卒不能自保者，「食」也！

麻林

天津林茂，予家人劉忠密友也。以面麻，故呼曰麻林。與其友通州宋姓者，皆從浙江某監司爲常隨，相交極密，寢食必俱。及監司罷官，二人流落江淮間，無計還家。未幾，宋病荆死，無所歸，林傾囊殮葬之。墓有宿草，猶思念不置。值冷節，欲往一奠，苦乏費，中輟。一夜，忽夢宋謂曰：「相好多年，忍使我爲餓鬼乎？」林許其必祭，宋鄭重而去。越宿，復夢見之，責以爽信。林以乏錢對，宋曰：「二三緡之數，難辦如此哉！胡不向南關金四貸之？」南關金四，郡之富人。明日，林果往假之，不可得，心中頗悶。是夕，宋又見夢曰：「清明近矣，獨不能破慳，爲故人送一陌錢耶？」林歎曰：「憶昔同在浙時，盈千累萬之費，咄嗟可辦，不意今日之窘，異乎尋常！兄姑待之，縱此節不能如願，中元必有以報之也。」宋坐榻上啜泣曰：「掩骼繼一載，遽爾薄情，生死之交，不應如是。」林不堪其聒，捉臂而起，欲與盡言。宋大驚求退，林不放，宋擺脫甚力。林覺其異，急取被，蒙其首而裹之。夢已醒，聞被中嗚嗚然，猶有哀懇聲。林驚惶，極力捺之，漸覺縮小，而聲嘶且宏。良久不動，啓被審視，無復爲宋，但見一豚，踞榻榻上，遺矢穢甚，重二十餘斤。林通身汗流，逾時心始定，睇豚笑曰：「吾有以處之矣！」次日，將豚入市，貨錢二千，盡備酒盃，香楮，往祭宋墓，大慟而歸。

怪風

涼州大靖營所汎，有崧山者，在沙漠中，古戰場也。先大父鎮五涼時，游擊將軍塔四哈，因公過其處，以三十五騎從。至則日已西，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約數十丈，色蒼紫，中有火星萬點，如螢蔽天而來，有聲

若千雷萬霆，衆皆失色，馬亦驚嘶，塔驚疑謂：「此必山移矣。」俄而漸近，不及迴避，乃同下馬，據地閉目，互相抱持，自分齋粉。頃之，大震，天地如黑，人人滾跌，體如斷蓬，馬蹄人顛，逾時始定。次第甦醒，彼此懽呼，幸不失一人，但皆脫帽露頂，滿面血流。石子嵌入面皮，深者半寸，抉之乃出。大者如豆，小者如椒。驚定知痛，超乘急馳，回望高山，已在數百里之外矣。日暮，抵大靖營，參戎馬成龍見之愕然，塔告以故，馬乃大笑曰：「苟山移，公等無噍類矣。」據云：所遇蓋旋風也。一入秋則有之，至冬尤甚。今隆冬無足怪，所可慮者，公與彼三十餘人，從此胥成麻面，年貌册又須另造矣。一塔因歎浮沈宦海中，歷有年所，衝鋒破敵，幾歷危塗，今行年五十矣，從未嘗見此猶魘——不特未見，亦且未聞。今塔面多疤痕，在額角左頰者尤巨，卽石子所嵌處也。

張老嘴

宜君有千總張老嘴者——以嘴大而得名也——從一同僚家夜飲，二更後，提燈如廁，見一人裸臥角門下，面闊尺餘，吻角人鬚，睡思正濃。張力蹴之，化爲黑雄雞，繞砌而走，格格而鳴，張捉得之，烹以佐酒。

大眼睛

宗室雙丰將軍，夜坐讀書，忽見一物類蝙蝠，直撲燈來。急以手格之，拍然墮地，化一大眼睛，闊數寸，黑白極分明，繞地旋轉不息，久之方滅。

柏林寺僧

柏林寺之僧，積聚數十年，得白金十兩，鎔成錠，而以荷囊什襲胸前。一日，忽失之，遍覓不可，復徒冥想，亦不憶失於何所。日久成疾，頹然不起。自春徂冬，將一載矣。舉寺悉知其爲失金所致，罔不爲之悼惜。寺中溷坑深且闊，積穢滿例，僱人淨之。適淨人出糞，得一蝦蟆，大如升，緊抱一物，不少放鬆。衆僧有好事者，力擊之，見一荷囊，內貯金一錠，約十兩。咸以爲時際隆冬，蝦蟆何以獨生，正猜疑問，忽憶某僧失金事，持以示之。僧乃蹶然而興，蝦蟆條不見。識者謂是此僧精神之所凝結而化成者，其說亦頗近理。

薛奇

薛奇，山左滕縣人，以侍衛授陝西宜君營參將。常持一鐵鋼，重三十斤。宜君故多虎，薛往往生殺之。居二年前，後殺虎九十九奇，欲盡一百，用其骨煎百虎膏。一日，報有虎奇，踴躍而往，果有虎，大倍於常，黃質白章，從者驚以爲異，諫止不聽，棄馬持鋼而前。虎不動，吐之，徐步而北。奇追及，擊之者三，虎大吼，反撲，仆奇於地，而坐之。從者料其必死，共燃火鎗擊之，虎舍去，而奇居然無恙也。遂誓不復殺虎，而虎患自此頓息。或言奇有異質，每夜寢，眼不閉，而有光，酷類虎也。

塔校

護軍校塔某，歸自印房，夜過分司廳，見影中有黑物一段，長七八尺，闊三四尺，倏伸倏縮，有聲啾啾然，如數十雞雛。塔就觀之，輒開去，不能審諦，乃以石擊之，紛然四散，盡作黑色小旋風，羊角而起，高出人家屋簷，遂不復見。

呂琪

呂司馬季弟琪，從司馬官嶺南。署東有小院，頗幽靜，書舍前一小軒，繞以迴廊，舊有石欄古井在軒右。未嘗汲取，用作點綴而已。井畔二老桂，大皆合抱。值夏夜，月光甚皎，琪納涼軒下，隱聞井中井之聲，不絕，訝焉。僂欄而窺，見井中水白如銀，中有紅丸，大如彈子者，約數千百點，光明如火，向上競相跳躍，漸躍漸高，去欄僅尺餘。琪驚走叩門，白諸司馬，司馬倒屣往觀，亦大駭，懸重賞，得勇夫，鎚下探之，無他異，祇摸得隔年桂子數十枚，鮮赤如新。琪卽戲以井水服之，日七枚，七日而盡，適四十九枚。琪後至九十九歲，終身無疾病。平原董曲江太史見之，問之，誌之，故能鑿鑿言之。

高參領

鑲白旗漢軍高參領，以拳勇聞。同時林某，福建人，爲香山教習，亦負盛名。高訪之，相與較論，言多不合，氣復不相下。衆欲觀二人優劣，咸懲慮之曰：「曷決於一試乎？」高乃攘臂立庭中，林亦忿忿，相搏者久之。衆慮有一傷，復從旁釋曰：「二公皆妙手也，吾輩已深敬服矣，請暫息。」二人乃止。林閉口不發一言，掉臂下山去。衆目送之曰：「教師怒極矣。」高獨笑而不答。林行至山半，少停，俄而蹲身於地，不測所作，良久復行，衆異之。好事者，跡而觀之，但見鮮血一掬，血中纍纍然，不辨何物。拾地芥撥視，則牙齒八九枚。始悟交手時，林齒已中高拳，故高之無言，林之閉口，各已默喻之矣。由是高之名愈震。後十餘年，高爲江甯協領，適張家口市馬數十口至，將軍坐箭亭閱之，馬一湧入棚，勢不可止，高不及迴避，爲馬頭所觸，正中口齒，落十餘枚。或言馬卽林之後

身，理或然歟？

閑齋曰：生以拳勇知名，乃死後猶作馬以報，好名之累，亦綦重哉。

某諸生

吳門諸生某，醉歸，自某訓導家，漏已二下，獨籠獨行僻街中。相去一矢地外，有紅衣女子行其前，約略甚美，心羨之。『盍追及一睹容華。』比追及，果豔絕，試以遊語而不愠，因詰曰：『深夜嬾娘，疑奚之乎？』答曰：『家在許舉子橋。』生曰：『巧極矣，與子同出一途，可偕行相伴。』於是且行且謔。既至，女顧謂曰：『姑留妾家一宿可乎？』生喜非望，應曰：『實生平之至願。』俄而入門，有小樓二間，女緣梯而登，生隨登，女曰：『請少坐，兒入取茗。』女入，生瞥見一少年郎，倚窗觀書，心殊志恹，頻睜之，驀覺其顏面慘變，自於頂上取下其首，置案頭，生駭極，大叫而踣。對戶有業腐者，早起淋水，聞聲出救，見有人在橋下水中，拯之逾刻始甦，詰得顛末，生曰：『但已登樓，何知反入於坎乎？』衆咸詫異，業腐人始述：『近日有淫婦姦夫，爲本夫殺死於此，君所遇，想卽其鬼之爲厲耳。』第二人已死，何由尙得娶首——甚不可解也。

潘爛頭

潘爛頭者，鎮江萬壽宮道士也。遇老狐，得其丹書，遂精五雷法。一日登瀛，遽以訣拘一雷部神至，問：『何事？』潘曰：『速遞草紙來。』神大怒，以筆點其額，跌落瀾中，點處遂潰爲瘡，終身不愈。——有患癰疽者，以其瘡之膿血少許塗之，無不瘥。——人遂以潘爛頭呼之。所居道觀，路西跨一石橋，流水繞之，游人喜其幽靜，往往

憩足其上。會江西張真人入覲，將渡江，或謂潘曰：「汝素以術自銜，今天師至矣，敢與之較離乎？」潘笑曰：「天師何能爲？吾不令其渡江，彼將奈何？」或曰：「勿大言，汝焉能使之不渡？」潘曰：「可而試也。」乃注水於盆，取竹篾編小舟，——如掌大，繫以綫而引之，至東復西，往來不已。時東南風大作，真人正揚帆欲渡，甫近岸，輒引回，如是十餘次，竟不得渡。有司迎候久，咸怪之。或有知潘所爲者，祕以太守、太守大驚，親往止潘，張乃得渡。既而知其故，深銜之。命駕過訪，適潘他出，其徒拜迎，張環視觀前，指石橋謂其徒曰：「此橋大礙風水，如毀之，不止一代一真人也。」其徒曰：「未奉官諭，奈何？」張曰：「無傷也，吾爲爾轉請之。」於是請於有司，鳩工毀橋。未及半，見一白鶴，羽毛未充，引頸長鳴，見人驚舉，飛不逾丈，墮於水涓死。潘歸，徒告之，潘曰：「彼毒予也，吾子孫其衰乎？」潘後羽化。有人自蜀中來，寄繡履一雙歸，至今猶存觀中云。

癩犬

粵西某村，居民數千家，俗尚畜犬以爲食。值夏日酷暑，其犬盡癩，輒咬人，被傷而死者，日以百數。有術士來治之，犬咸聚其前，人立嗥嗥，若有所訴，術士喃喃似慰解之，犬悉俯首，淚下如雨。術士嚙破其指，以血噴之，其犬四散，不知所之。於是村人咸戒殺狗。

嵩梁箬

嵩梁箬，——以身修長而得名也。——官某部筆帖式，其親戚有患狐祟者，嵩偶至其家，適有飛石破窗，室變色，嵩問得其故，怒摘其帽，擲匠頭，指帽上金頂大言曰：「何物妖狐，敢放肆，乃爾，豈不識此爲何物耶？此

雖金頂，非云小可。——乃朝廷制度也。汝誠能侮人，曷不去擾亂我家。——庶稱強項。——而惟寡婦孤兒之是欺，此我老嵩之所以赫然震怒也。『狐果爲其所懼，寂不敢逞。其家喜悅敬服，以酒酬謝。嵩愈大聲急呼，誇其頂帽，辱罵萬端。方飲噉間，忽家之老翁頭全息，哆口來告曰：『爺尚在此飲酒耶？』家人不知何故，門窗器物盡爲飛輒打碎。老太太驚嚇欲死，爺不早回，乃尚在此飲酒耶？』嵩初猶不信，既而家人裹瘡告急，而至者踵相接，嵩始張惶不知所措，二奴掖之以走，遺頂帽於匪。其家追遠之，嵩曰：『期——期——不必，姑留鎮汝家狐怪。』

癩賄

涼州多癩；吐魯番醃而貨之，百錢一頭，味似南方果子狸，而肥大過之。武生折蘭者，膚施人，虬髯偉質，食兼數人，而尤喜啖癩。雍正間，從軍出塞，經山丹道上，見癩十數頭，全皆人立，連臂而趨。折下馬逐之，癩翻身返面，向折長跪，聲啾啾可辨，同聲曰：『饒命！饒命！』折與同行四人共聞之，大以爲異，遂舍之。是夜露宿於野，聞帳中有簌簌聲，出視見羣癩各挾草葉裹沙棗，置折畔而去。收之，得二斗餘。折誓不復食癩。後有人勸之，折曰：『吾曾受癩賄，可復食其同類乎？』

閑齋曰：予在五涼，頗亦食癩。癩食草根，冬蟄，啓蟄後，兩腋有毒，不可食。人手，人足，肝十二葉，——閔益一葉。一窟而有前後戶，猶二窟也；然而煙薰之，犬逐之，無能免者。嗚呼，魏武疑冢七十二，真塚猶被發掘，窟何足恃哉？

烽子

予在鄞江，聞把總呂正陽述其守上杭時，所轄某汛——山郵也，居民數十家，零星散處，地殊荒僻——忽萌妖異，露宿者往往失去小兒，或腦破漿空而死。遂各相警備——雖夏夜酷暑，亦必扃鍵戶牖，甚有藏小兒於匱中者。患比近一年矣。會新募烽子某乙，以火鎗荷弓矢行李，自上杭之汛未至數里，時已暮，天大雷雨，以風乙不能進，止一神祠下。祠東悉荒墓，旁一大枯樹，霹靂環繞，不暫捨去。乙覺樹頭有物，借電光諦辨之，見一婦人，紅衣白面，披髮跣足，兩眼亦大如燈，蹲身仰首，手持白絹一幅，長五六尺，雷聲甫下，卽以絹拂之，雷復騰起——如是者數次。乙大駭，陰念：「何物婦人，敢與雷敵？細觀其狀，非人，必屍變也。予盍爲之，少助一臂乎。」乃取火鎗，下子藥，向婦人發之，甫中而顛，雷隨下擊之，雨漸止。乙卽於神祠中宿焉。明旦往視，婦人已洞屍死矣。而手皆生白毛，長寸許。至汛，白於衆，共往驗之，無不驚詫，聚薪燒之，以滅其形。自此一鄉甯謐，無復小兒失腦之患矣。

陳景之

宛平陳景之作楚遊，道經河南，宿旅邸。二更後，有役卒械七囚入門，主人曰：「客已滿，無宿處矣。」役不應，徑驅囚向後去。主人哂曰：「奈何恃勢如此！後無一間屋，無徒勞往返爲也。」陳亦倚戶笑之。良久不出，主人疑曰：「何遂不出，豈其露宿在糞草間耶？」亟往觀之，寂無一人，大駭，走告衆人，秉燭共往，遍索不得，圈中殺猪適生繭，數之，正七頭，咸爲歎異。視之，繭亦無異常產，但各自四蹄而已。

陳守備

四川陳守備成烏斯藏，三年受代歸。得一鏡，大如茶甌，置暗室，寒光四射，朗如秋月，寶之。提督岳鍾琪聞而索之，不與，欲抗之，陳憂憤成疾，目雙瞽，鏡爲其壻盜去，不知所終。

青衣女鬼

姑蘇顏勿三，言其鄉有管姓少年，因鄰家少婦佳麗，百計思覲。一日，復於牆頭窺伺，見婦方絡絲檐下，顰眉淚睫，顏色悲慘。其姑喃喃數之於房中，管乃憐婦，而恨其姑。忽一青衣婦人，自角門出，笑容可掬，徑入佛堂，向佛而拜，直起直跌，形如僵屍。管大驚，知其非人，益注目視之。婦人拜佛已，卽回身至檐下，向少婦以兩手作圈示之，更以手頻頻指廁，少婦停絡呆視。若有所思，旣而涕泣如雨，旋起身如廁。短垣僅及肩，管於高處頗爲了了。婦入廁，輒解足纏，繫橫木上。青衣婦復左右之意，得甚，復知其寃死，不覺大呼「救人」，踰垣而過。鄰人聞之，驚走來詢，管導衆入廁，視婦已投縊矣。爭相解救，頃亦得甦。青衣婦人已失所在。姑亦驚怔，不復絮聒。已而其夫歸，衆白其故，其夫驚訝，感傷交至。問管：「兄從何處得悉怪異？」管給曰：「偶乘屋拔草，得見其狀耳。」衆歎曰：「人命關天，尊夫人數不該休，適值管君有拔草之舉，想亦神佛之所役也。」其夫酬謝之，管不受而歸。從此淫心頓息，不復作壁上觀矣。

汪越

滇南汪太學琦，矢志入都，以酬弧矢之志。行至河南，卒於激浦道中。歷三年，家人莫知消息。其子越，甫五六歲，性極孝。少長，日思其父，欲北上蹤跡之。其母以年幼，弗許。迨年十七，力白母，欲往。母料其父必死，而遺骨未

歸日夜啜泣，見越意不可回，不得已，搦搯數十金，涕泣而囑之曰：「兒以冲年客萬里，母肝腸寸斷矣！凡百宜自愛，倘得見汝父，可急同歸，無使倚閭人淚眼望穿也。」越痛哭受教，一姊一弟，年相亞，夙敦友愛，亦各涕泗滂沱，恨不與俱，鄰里共勸，然後分手。越北上，亦病於溱浦辰龍關之逆旅，力疾入市取藥，遇一老人——瘦而髯——相之曰：「孺子氣色灰敗，不久應死，苟從我指示，不特免罹禍患，且有喜慶。」越因疑慧，聞老人言，知其異，再拜求之。老人曰：「先問子何以至此？」越告以故，並語姓名，老人歎曰：「天緣也。子尊人十年前死於此，惟我知之。」越聞父已死，大哭失聲，仆地不能起。老人曰：「父死未葬，何以哭為？汝父死日，邑令以棺厝山椒土地祠中，可速往，與廟主謀措資買一席地瘞之。」蓋死者以入土為安也。葬父已，無忘老夫言，會須向山西五里外，見叢樹中，有茅屋掛鞦韆者，——老夫當候汝於彼，必將有以教汝矣。」言訖，蹒跚自去。越此時驚惶忘病，茫茫然訪於樵蘇，果於土地祠中，得父柩，有朱書題曰：「雲南監生汪君琦之柩。」越大慟，昏絕久之，始定因謀於廟主，廟主欺其幼，利其費，多方魚肉之。越傾囊籌辦，盡售襦被衣履，甫得地方，丈以葬，折蘆伐竹，為棚墓側以屋焉。久之，大困，忽憶老人言，亟往訪之。乃如所指，向山西行七八里，果見叢樹中，有茅屋數椽，門懸鞦韆，繞以笆籬。方將剝啄，而老人已扶筇出，見越，被服襤褸，歎曰：「孺子一寒至此哉！」越泣拜曰：「幼年流落，舉眼無親，伏惟老丈憫我，棘人父骨得葬，悉出厚德。」老人掖之起曰：「孺子能孝，道器也。苟聽我教，不憂無好處，第恐念不堅耳。」越陰念「進退方失據，不如姑從之；負骨將母事，異日再圖可耳。」乃再拜告曰：「父死，母老，身作斷蓬，死且抱恨，又何念之不堅？」老人頷之曰：「子語及此，可以與謀矣。」攜之入室，食而衣之，先賀而後弔焉。越愕然曰：「老丈何為慶弔相隨之速？」老人曰：「賀子者，賀今日有緣遇我；第相子之面，因以測子之心，究竟管鍵不固，欲以相授，終慮不勝，是以復弔耳。」越泣曰：「丈人亦何輕量之甚！姑請

試之，果其不勝，願甘驅逐。』老人拊掌曰：『試之不勝，身命不保，欲求驅逐，得乎？子尙三思，勿貽後悔。』越曰：『志堅似石，無所用思矣！』老人點首言次，日已暝，老人攜越繞出屋後，入一土穴中，——黝然如膝，正中設一蒲團，——使越跌跏其上，曰：『古與今，如一邱之貉，惟大人爲能不朽，務耕而不耨，雜草其宅之；及秋而不穫，維禽其爨之；雞之斷尾，自憚其犧也。富貴功名，無非幻境，惟此靈臺方寸，乃是真實不虛耳。子誌此而參之，翌日當來視子。』越頓首受教。老人去，越沈心息慮，枯坐學禪，約食頃，漸入淨境，又久之，覺豈罌行曠野中，但見惡獸蝮蛇，麋藁來往，殊堪畏怖。陰念：『生逢百罹，死且不避，險巇安足辭？特父死，未歸葬，母老，未終養，姊未嫁，弟未婚，一旦死於此，何天之不仁也！』方痛心問，異物紛紛散去，驀地迎面一人來，——服短衣，裹赤幘，面瘦狹，而兩眼大如盞，繞頰赤髯如虬，——控駿馬——如雪之白。見越，執禮甚恭，屏立道左，致詞曰：『仁聖帝使迎郎到任。』越訝曰：『到何任？』曰：『郎已授職爲本地城隍矣。』越曰：『家有老母在堂，此事斷不能從命。』曰：『郎已列仙班，可亟往蓬瀛方丈，享無疆之樂。』越悽然曰：『老父客死他鄉，老母情牽故里，神仙何樂而爲之。』其人笑曰：『郎純孝也，念念不忘二親，小人甯復敢誣小人，實郎家廝養卒也。奉主人命，祇候郎幸急行，勿緩。』越驚曰：『素昧生平，何云廝養？君必誤矣。』其人曰：『不謬，可卽行。』主人急欲見郎，故遣代步來迎耳。』越猶猶豫，其人不耐，直前掖之上馬，連鞭之，馬長嘶而馳，——輕迅剽速，瞬息至一處，見多人自西南簇擁一車駕駟馬，孔蓋翠旛，氣象煊赫，越匍匐隱樹側，伺之良久，車漸近，車製寬廣如一間房屋，中坐四五人，內一婦人，忽作驚訝聲曰：『路側小郎，莫是汪越否？』越驟聆之，瞿然而興，審諦車中，大驚，蓋卽其母與姊弟並老乳母也。此時無暇致詳，伏車下號泣不止。母亦停驂而泣曰：『果吾越兒也？兒其勿悲，今邂逅得團圓矣。汝父在世，忠直信義，不修城府，今受帝命，爲辰龍關土地之神，使人取我暨爾姊爾弟同往，享禮祀，不意遇

爾於此！視汝頭如蓬葆，辛苦至矣！可便升車，往見汝父。」越大喜，執綬而升，與姊弟把握，語刺刺不休。因問：「老乳媪亦來乎？」母曰：「家中只此媪，以其能甘貧，至死無二心，故得借來。」媪歎曰：「菟矣，何能爲主廬，失飪補綴遺穢，目前所爲，旋踵輒忘。前者爲小姑拆洗白撻，乃失手誤浸粥盆中，惹小姑笑得打嚏——郎尙憶在家時乎？無巨細，何事能辦？卽如操量執概，切菜殺雞，諸本分賤役，亦孺人代爲分任。至今猶不舍，攜以升天。昔者首途，見勾牒上竟大書「義媪」而不名，實不自解何修而造福至此。」小姑笑曰：「一心純龐，當獲此報。迨抵任後，一切倉廚出納，恣汝掎克，誰復敢汝較一語？」媪咋舌曰：「果有此，犬彘且不食其餘，那復有今日。」言次，有飛騎至，報曰：「至矣。」俄入一山，迓者接踵，有黃髮鮐背若老夫者，有服囊鞬若將軍者，有貝帶鷓冠虎而人者，有夜叉形而操蛇者，紛紛道左，不可殫述。母子初甚懼怯，漸亦安之。旣而至府第，闈人十數輩，爭相叩拜。母子甫降輿，卽聞呵殿聲，隨聞絃管，曹女子兩行，皆宮妝夾甬道而立。一人自內出，冠綸巾，被鶴氅，越視之，卽所遇瘦而髯之老人也。懷惑問其母，已與老人相持而泣。姊泣謂越曰：「弟弗識耶？此卽父也。」越哭拜，父撫之曰：「兒能孝，雖夢魂中，惟念念二親，故父特顯示靈異，以慰汝心。汝今孝思已盡，可以歸矣。」汝母及汝姊弟，以陽數終，同歸瘦劫，惟汝前程尙遠，此處不可久居。四十年後，自當迎汝來此聚首也。」越聞之，牽衣弗釋。母撫其背曰：「四十年別耳，何感戚爲？」姊弟亦從旁勸勉，越終不捨去。父怒叱之曰：「忤逆子不速去，斧鑕立加矣。」嗾左右曳之出。越以手攀闥，仰首顧母而哭曰：「兒辛苦萬端，始得依依膝下，更復奚之？」父突前，以鞞尖踢之，越大慟，蹶然而興，恍如夢覺，則身故在土穴中，藉茅坐也。汗出澀漿，久之，神始定，遂巡出穴，茅屋化爲烏有，但見曉月在天，晨光布野，徘徊逾時，心傷如割。信步行至土地祠，擬入祠謀一餐，遙見香霧氤氳，士女往來如織。入祠，則神前牲醴錯陳，巫巫紛若，越不測何事。覓廟主將詢之，見其室中立多人，

廟主已僵臥牀上，虜且腐矣。越驚而走。一巫見之，棄鼓投地，呼衆告曰：『此卽新任神聖之長公子也。尋親至此，純孝動天。』衆乃環拜。越詰其故，巫曰：『前日半夜間，廟主夢雲南汪太學陞此廟土地，廟主擁篲迎。神怒其多方，詐公子貲財，無仁心，杖譴之。醒而臀肉青腫，逢人輒自暴其惡。臥三日，竟死。村人感神之靈，釀金爲賽，囑史巫通辭。願四時於壇神降言，公子名越，年十七，極孝，方與神會，不日卽回生。現在山之西土穴中，臥羣議。遊公子詎意獨行至此。』越聞之，不勝駭愕。衆於是浴以香湯，奉以鮮衣美食，駢肩累跡，舉國若狂。關尹知之，恐其惑衆，迎越入署，敬禮之，勸其歸。越亦思母，遂蚤夜避衆出關。行月餘，抵家，門庭闕寂，屋舍傾頽，兔葵燕麥，荒廢愴心。塵暖鹿場，淒涼滿目。驚諮鄰里，始知母與姊弟及老乳媪果皆於兩月前病疫死矣。四櫬悉爲有司瘞葬，葬處越一慟幾絕。鄰人哀之，共相慰藉，起乃罄其貲產，扶四櫬復至激浦，與其父合葬焉。激浦人敬越如神明，羣襄窀穸之事，又爲植樹，頃刻成林，卽墓側結廬奉越居之。邑富人某，以二女妻之，遂隸籍於激浦，力田不仕。生三子，皆業儒。越享素封四十餘年，一夕見其弟將父母命來迎，乃處置家事，無疾而終。人皆歎爲純孝之報云。

春秋樓

某鉅公——失其姓名里居——爲人剛正不阿。未達時，客游塞上，入歸化城。某將軍幕府，相得甚歡。每論史至古忠烈士，輒慷慨激昂，同人竊聽，莫不掩口胡盧，笑其迂闊。惟將軍敬重不衰，凡百請益，會陀羅海營中建關聖廟，工竣，求公作碑記。將軍曰：『我滿洲之不讀書者也，君其爲我捉刀。』公曰：『關聖威靈，彌綸宇宙。某所見古今碑記，無非頌揚忠義，千百如出一口，求一另成機軸，以闡發所以爲聖爲神之道者，未之一睹。今

請假一精舍，休十日糧，爲公竭力爲之。」將軍大悅曰：「君文成不加點，不塗乙，素具逸才者也。此間廟祀，正需君文，以傳不朽耳。」乃於營中擇淨室，爽塏者三楹，日用之物，無不備具，祇奉以二童子，一不呼不入也。公居其中，閉目凝神，至忘寢食。將軍使人密偵之，但見枯坐耳。居數日，思慮茫然，機神轉濇。一日，方晚飯，二童子忽攜鹽戲階下，公見之，怒發，輟食吐哺，罵曰：「奴子奈何亂我心曲！」亟起操杖，欲撻之。二童巧避，一擊不中，而中假山。杖折爲二，公卽投杖，大笑急走入室，濡筆揮毫，奮腕直書。童子密報將軍，比將軍至，而文已成矣。見將軍來，大呼曰：「奏刀騅然，幸不辱命。」將軍三復讀之，歎曰：「貫串流走，彼昌黎送孟東野序，殊爲排砌矣。至誠感神，君其有神助耶？」公曰：「初構思，心中紛如亂麻，聞泉水松風，皆厭其聒。三日後，此心死矣。今日將哺，猶無一字，方怒二僮嘻戲，將中撻伐，杖折而機忽開，操觚時，自覺如征鳥厲疾，一揮而就。冥冥乎其難哉，汨汨然而來矣。誠不解何由得此。」將軍撫髀曰：「非偶然也。」於是奉百金爲潤筆，卽請公書之。公自作記後，名滿塞外。後登第，歷仕至清要。一夜，夢至一處，見有呵殿而過者，儀衛甚盛。輦上貴人，則關聖也。公趨前望塵而拜，關聖下車勞之曰：「君作記，良費苦心！時至矣，當待君於春秋樓，好爲入幕之賓也。」言訖，擁去。公寤，陰異之，知不久於人世，卽致仕歸。歸途值大雨，息駕一古剎中，剎右有危閣，題額曰「春秋樓」也。恍然悟沐浴具衣冠，屏去僮僕，端坐樓上而逝。空中隱隱有音樂聲，逾時始歇，合剎莫不聞之。

棘闌誌異

果報之說，在在有之，而見於棘闌者尤著。或云：「舉子入場之前一夕，執事官公服致誠，以召鬼神，請神以紅旗，招家親以藍旗，引恩怨鬼以黑旗，召訖，插三旗於明遠樓四角，吏且招且呼曰：『有冤者報冤，有讎

者報讎……云云。故場中怪異疊見，愈出愈奇。予親戚往往有監試者，質以召鬼神之說曰：『有之士子入場後，門未封，點名官坐閣上，有吏白曰：『士子功德祖宗進。』點名官向外一揖，吏又白曰：『士子冤鬼進。』點名官擲筆退，而門封矣。……』予因卽見最確者，八則，誌之以爲炯戒云。

陳扶青夫子言：雍正間，江南鄉試，有常熟某生，年四十餘，第三場入宿字號，前二場頗得意，興致甚高。中秋夜與相識玩月，分韻作詩，有『皓月今宵滿，紅顏往日殘』之句。衆索其解，生悽然對曰：『諸君皆同類，無妨實吐也。憶昔游吳門時，館於某掾紳家，子弟四人，悉主人子姪，有柳生者，其內姪也，丰姿如玉，予挑之數四，伴若不知。適值冷節，諸生皆給假展墓，惟與柳生相對。予復作詩以挑之曰：『繡被憑誰覆，相逢自有因。亭亭如玉樹，可許鳳棲身。』柳得詩，面色發頰，團而嚼之，予以爲可動矣。會友人以酒見餉，予蓄有媚藥，入酒飲之，易醉而睡，因強柳生盡一觥，得遂所欲。次日酒醒，知已被污，竟投纒內寢矣。舉家不知其故。予雖知之，而不敢洩，飲泣而已。主人構訟，半年始解。今夜月色，不減當年，而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故感慨係之耳。』言訖，淚涔涔下，聞者無不毛戴，陸續散去。五更後，忽聞人聲鼎沸，往來不停履，相告曰：『有人縊死屍號中矣。』詰旦驗之，則常熟生也。

先生又言：乾隆間，結伴入南關，同舍俞生，江陰諸生也。甫畢頭場，卽治任。衆怪而問之，言語歧唔，而顏色悽楚。力詰之，始明告曰：『言之醜矣！先君嘗宦游半世，及解組歸，遂病怔忡，數年不愈。捐館時，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爲大罪惡，陰報常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吾今人非高於泰山，鬼責深於滄海。地獄之設，倖脫無由。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慈也。汝弟兄其各勉爲善事，自圖結果。』言訖而瞑。後弟兄相繼死，惟我僅存。鄉

試二次，悉被墨瀋污卷。昨在棘中，文思頗湧。三更即脫稿，俟一人披帷而入，立燈前，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愁苦，怒責予曰：『奈何違我遺囑，屢爲非分，致我奔走道路，辛苦備嘗，若再不悛，禍不旋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燭滅，視翻旋失所在。予驚定而慟，比櫛背來致詢，見子油墨滿卷，各嗟歎而散。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譴，拘繫九幽，行常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連大士救拔亡靈，懺悔之情，幸諸君垂鑒焉。』衆聞之，靡不舌咋神驚，善念爲之一熾。——先生退而作歸山詩以送之。

某科會試，一江南舉人入頭場，文戰至二更，往末號解手，三更不返。相識數數來覓，不見，其異之。提燈往覘，見一人橫臥溷尿中，驗之，舉人也。呼之，不應，大驚，急救之，良久始甦。自述：『在此方欲小解，見一物大如牛，白如雪，倚牆根蠕動，霍霍有聲，心殊恐怖。大聲叱之，物忽起立，乃是一白人——面作青白色，兩眼大如鷄子，碧而有光——不覺身如夢壓，呼叫不能出聲，亦不知自覆仆之由也。』衆皆悚然，扶之歸號。次日，曳白而出。

李伯瑟言其表弟康生，夙以才貌擅名。年甫二十有二，卽設帳於巨紳單氏家。單三世爲官，富甲一郡。僮僕婢媪數十百人，而單賦性殘酷，家法極嚴，家人小有過犯，鞭扑立下，甚有炮烙等刑，往往畢命，亦不爲怪。康工諛善媚，入館後，賓主頗相得。第少年喜事，每捕風捉影，見事風生。生徒五人曰修、曰保、曰傑、曰愚，皆單之子。曰文炳，單之弱弟，而異母者也。炳年十七矣，聰穎異常，所爲詩文，康多不能易，陽推許，而陰忌之。惟保與康最契，故主人家事，若大若小，主人眷屬，若男若女，無不悉知，有一事，保必偵以告康，見一人，康必指以問保。誼雖師弟，實類友朋也。會東家宴內親，日暮散去，內眷送客回，笑語過書院門，康於門隙窺見一婢，翠衣素裙，冶容媚態，風致嫣然，頓覺心神把捉不定。正凝想間，適館僮秉燭來，陳酒核，康曰：『諸郎在內作底事？』僮曰：『有客留宿，諸郎正忙，少停，二郎卽出，陪先生喫酒矣。』康領之，俄而保至，師弟歡然對酌，因以所見翠衣婢質之。

保曰：「先生所語，得非白晳如雪，眸黑皓齒，多髮如雲，鬚髯可鑑者乎？」曰：「誠然。」曰：「此三姑母房中使女小蕙也。丫頭極慧黠，善鍼黹，一家皆偏愛之。年十九矣，猶未有婿也。」康擊杯戲問曰：「如此珍美，日日在前，汝弟兄亦各嘗其滋味否？」保微笑曰：「疇不垂涎？第恨其有「卻要」之狡獪，往往交臂失之。獨文炳叔與之交好而已。」康斂然曰：「呵呵，文炳自貪高名，乃致污人清白，豈非得已而不可耶？吾看小蕙端重，恐文炳未必能玷，汝所言亦想當然耳。」保曰：「不然，二人形迹，生及偲皆目擊之矣。」康前席曰：「日擊何如？」保曰：「偲潛窺於浴室中，生猝遇之於花園門之內也。」康大笑而罷。一日，傑質「攪觸」故事於康，康不能詳，文炳從旁述之。康大慚，轉戒之曰：「學者當以十三經為根本，廿一史為學問，荒唐子書，知之何異穢墟。」文炳曰：「一事不知，儒者之恥，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其能取多而用宏也。」康曰：「讀書變化氣質，汝氣質如此，何敢稱儒？吾雖少長於汝，分則師傅也。汝以弟子而上陵師傅，讀書何為？且汝自矜儒術，世有儒者而淫人婢女，亂人閨壺者乎？」文炳失色，不復敢言。修弟兄亦再三解紛，康怒始息，然終不與文炳接談。單知之，答文炳十數，且置謝康曰：「丈夫洩憤杯酒間，况師弟乎？弱弟無知，不足與校也。」廉唯唯。於是卜夜痛飲，微醉興高，自述平生得意語，刺刺不休。康乘間諷之曰：「先生文章政事，皆堪不朽，惟家法稍弛，外人耳而目之，殊可惜耳。」單赧然曰：「老夫家政，自謂不愧石柳，先生今出此言，得毋有所見聞乎？」康曰：「承相愛，故知無不言，但事涉隱私，不便瀆陳也。」單大疑，屏去左右，密詰之。康乃舉文炳私小蕙事，附會相告，且曰：「令公郎所親見者，先生為鄉里儀型，奈何因小兒女一夕之歡，致失鄉望，微瑕之玷。」單固以家法自詡，一旦被人面摘其疵，怒發如雷，擲杯而入，大聲索小蕙，撻而鞠之。小蕙不勝羞楚，一一吐實。單怒極，令去其衣，縛庭柱上，以巨砧杵塞陰中，呼文炳至前，令觀之。文炳掩面伏地，哭不能起。單叱而鞭之，聲色極厲。夫人再四求寬，怒終不

息鎖文炳於廁中。方歸寢所。夫人潛釋小薰，抬之入室。一息奄奄，血濡牀席。家人無不泣而憐之。守至半夜，忽矍然而起，大聲曰：「奴死必爲厲鬼，以報豎儒矣。」言訖，長叫數聲而絕。上下靡不悲悼。康聞之，頗不自安，託故解館歸。每念及小薰事，輒汗下浹背。適槐黃近，挑燈夜讀。其母李氏，卽伯瑟姑母也，親調魚羹，送入書室，於窗下見一女子，裸形浴血而立，驚號仆地，旋失女子所在。康急出救母歸寢，問何故驚，倒母嘗以所見，康大驚失色。母曰：「此宅故凶，不可復居。且鄉試在即，不如入省會，暫居舅家。倘博一第，另覓居宅可也。」康以爲然，亟買舟以往，寄居伯瑟家。時伯瑟亦以鄉試故，就貢院僧舍肄業。康至，乃同下帷。一日閒話間，伯瑟問：「貴邑有單文炳者，與相識否？」康曰：「弟之門人，兄何爲問及之？」伯瑟曰：「久慕其才名，昨又從其友人處，得慘魂篇，可謂扶元珠於屈宋矣。味其辭，隱恨殊深，不意其爲弟之高徒也。」因出一紙示康。其辭曰：「夜迢修而轉側兮，心似焚以怛怛。慘幽蘭之早折兮，悼芳蕙之先驚。何惡猶之滋蔓兮，甚賊苗之稂莠。欲翦拔以冀除兮，阜刺足而棘刺手。告田父以假其鋤，鍤兮，絡冒頭而鉗制口。冀美人於一晤兮，憊神結而爲夢。出闌闌以遐颺兮，見蓬顆之蔽塚。聲嚶嚶以啓悲兮，先秋風而聽之。魂冉冉其欲離乎窈窕兮，猶逡巡以鼠思。羌僮個而夷猶兮，非疇昔之姣態。頻拭目以端倪兮，徒神奔而鬼怪。詎絳羅之化蝶兮，體裼裼而裸裎。哀冰玉之銷鑠兮，瘡匍匐以縱橫。妾薄命以貽戚兮，職王孫之故也。君獨生以曷歡兮，甯不懷茲楚也。諄曰已矣，魂其歸來兮。毋躑躅以流連。吾將與子同穴兮，心則石而力則綿。」康覽之，曰：「文炳文炳，汝其賦角弓。」小薰小薰，汝其怨「終風」乎？予不任答也。」伯瑟曰：「敢問何謂也？」康備陳其故，且曰：「弟聞釋氏有懺悔之說，場後浼兄爲我設一壇齋醮可乎？」伯瑟悚然汗下，癡坐良久，始歎曰：「弟不自尤，尙誘咎他人，豈竟欲鐵鑄大錯耶？」於是歎而散。無何入棘，弟兄適同一號。是夜，場內咸聞女子哭聲，深以爲怪。惟康顏色沮喪，不飲不食，次夕

三更，伯瑟文初就，方假寐，忽聞嘩外人聲往來，皆云怪事。伯瑟啓帷出視，見康號前人如堵牆，心知有異，擠身而入，見康裸坐房檐，瞠目直視，大叫曰：「單廷獻時辰未到，姑暫縱之，今且掣此賊之舌，再去質證。」言訖，引手自握其舌，極力拔之，出口四五寸，血流吻外。伯瑟駭甚，力救之，手爪透入舌根，牢不可脫。比官來相驗，已連根拔出，昏倒地。斯須而斃。伯瑟不忍暴其惡，次日出場，領屍而歸。是科伯瑟高擢，公車入都，與予交最善，每聞其說如此，文炳賦慘魂篇後，半年亦死。其將與小蕙結未了緣歟？又聞有傳其事於單者，單晒而置之，暴戾如故。迄今無恙。

嚴十三言其釋褐年，同闈一舉子，江南人也。夜間偶出登廁，既歸號，見所坐矮屋中，燭光映簾，簾上人影黯然，心殊恇怯，徘徊不敢入。問老軍曰：「何人坐我號中？」老軍曰：「烏知其爲誰？想亦君之相識也。」舉子曰：「汝爲我密覘之，是何形狀，亟來告我。」老軍潛從簾隙窺之，良久卻報曰：「人背燈危坐，年可四十許，瘦黃面，短黑髻，無甚異人處，惟鬢旁氈帽下，斜插一紅漆竹箸，爲不可解耳。」舉子聞之，驟驚，狂叫「有鬼」而走。老軍追問之，但蹲身柵邊，擺手搖頭，不敢復返。老軍白諸職事，問之，亦隕涕不言。復至其號視之，已失鬼之所在。恐生他變，令人守之。次日送出，終莫測「紅箸」之由。

監生潤玉弱冠有文譽，丰姿韶秀，如玉山照人。同學以翰苑期之，玉亦自命不凡，視賦鹿鳴，捷南宮，如拾地芥耳。所居偃鄰尚書某公之宅，尚書有女，已字侯門，尚未遣嫁，而才慧容色，名動一時。玉偶見之，於升車時，素面隔碧紗，如春烟之籠秋棠也。歸而思慕，不能一刻置。一日閒步後園，隔牆女子嗽聲，急設梯於柳陰中，登而觀之，則尚書宅內之涵軒也。見一女麗甚，識爲車中人，方登廁，蘭烟出口，譬白如霜，玉目奪神搖，猶恨不能滿意。日暮人靜，乃暗於花陰密處，壁腳下，鑿去半甃，使洞徹不礙目。終日覘之，於是女之隱私，無有不爲玉所

歸見者。積半年，女已出閣，玉無從再窺，頗悵悵。因冥想其私處，有朱色痣一點，爲賦相思詞，以詠之。爲一友所見，舉而投諸火，正色質之，並誡其勿復舉以告人，以損德行。玉笑其迂。後入闈，夜夢一人抉其目，痛甚，而寤惡之，而目痛不止，兩瞳如鍼刺，不能啓睫，遂繹白卷而出，歸家三日，痛不絕，遂成雙瞽。及揭曉，燬詞友人已魁列矣。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其家主人物故已久，惟主母孀居，撫一子一女，僕婢十餘人。一老僕已歷三世矣，誠懇忠靖，主母待之甚厚，僕亦素重蔡名，深喜幼主得師，敬禮不替。會祖母將嫁女，乏妝奩之費，畿內有田數頃，使僕徵其租，以歲數，去月餘，僅獲八十金，以歸，計之不敷，用仍付之曰：「諺云：『飯到口，錢到手，』零星費去，彼時仍不敷用。汝姑收貯，待取足，總繳可也。」僕諾而退，自念：「身常出外，妻子頑鈍，不解事，倘此銀有失，大事去矣。」乃攜入館中，以情告蔡，乞代爲存貯。時左右無人，蔡卽納於箱中而鎖之，曰：「汝第去辦正事，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徵得餘金復命，主母索前項，僕曰：「在蔡先生處。」卽往取之，蔡不承，曰：「汝那得有銀寄我處？」僕曰：「先生無戲言，可卽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爲汝家教子弟，豈爲汝家作看財物耶？不速退，常惹老拳矣。」僕大驚，爭辨不已，蔡聲色俱厲，卽刻欲解館，主母聞之，立門外，揚聲慰蔡曰：「先生勿怒，吾當爲先生責此叛奴。」蔡始不言。主母呼僕入，痛責之曰：「先生讀書人，且南方名士，希圖我家數十兩銀耶？此必汝將去自救燃眉，遂乃誣枉好人，吾母子孤兒寡婦，出門跬步不能行，所賴者汝一人耳，今乃若此，尙何望乎？」言訖，掩面而泣。僕無以自明，但自批其頰，以自罵。是夜，遂經死。次年，蔡入闈，精神恍惚，下帷秉燭，親筆備錄其事於紙，自述昧心蔑理，罪不可道，解帶自經。比人知覺，體已冰矣。尤可怪者，面壁端坐，帶纒去喉寸餘，不解何由致死。其自供之辭，衆爭錄之。仁和葉省三先生，亦錄得一

紙，每出以示人，以爲文人無行者戒。

某科鄉試，一生搆文至半夜，瞥見一人披帷而入，古衣古冠，面目甚怪，生口噤不能言。其人伸一掌向生曰：『我司文之神也，汝祖宗有陰德，今科當掄魁，可書一「魁」字於吾掌爲異日填榜之驗。』生大喜，卽濡墨大書一「魁」字，其人遂滅，而字乃在卷上，墨漬數重，因被貼出。

回煞

人死有回煞之說，都下尤信之，有舉族出避者。雖貴家巨室，亦必空其室，以避他所，謂之「躲殃」。至期例掃除亡人所居之室，炕上地下，徧篩布蘆灰，凡有銅鐵，悉以白紙封之，——恐鬼畏之也。更於炕頭設矮几，几上陳列火酒一杯，煮雞子數枚，燃燈一盞，反扃其戶。次日，鳴鐵器開門，驗灰上有雞距虎爪馬蹄蛇足等跡，種種不一。大抵亡人所屬何相，卽現何跡，以卜亡人罪孽之重輕，謂「一鎖」罪輕，而「繩」罪重也。草木雞犬，往往有遭之而枯斃者，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謂相率成風，牢不可破者也。第其理未可盡信，或者死者有知，歸省所戀歟？

予友德書紳，不幸短命。方其弱冠時，季弟歿，出殃之夕，德不信，二更後，潛至窗下窺之。室中一燈熒熒，毫無所見，因笑流俗之妄。纔思却回，忽見小旋風起，燈下有黑物如魚網罩几上，燈焰綠如螢火，光歛如線，倏暗。德伏窗外如醉，又如夢，不能動履，但覺燈明則神思如寤，燈暗則毛髮盡張。俄而黑物不見，燈驟明，德氣始舒暢，聞耳畔有聲甚雜，蓋家人尋覓至此，呼叫之也。德面色如土，數日失神，每向予述之，爲不妄也。

同學錫穀齋，言其一親戚家，有塾師新死。際回煞之夜，主人矯俗弊，無所陳設。次日黎明，穀齋以事過之，主

人未起，暫就書房中坐候之。館童入取茶，穀齋獨坐炕頭吸烟。忽見一黑物，如亂髮一團，去地尺餘，旋轉不已，漸近衣袂，執袂審視，不辨是何物。初大如升，漸如碗，如盞，墜入炕洞中，一半在外，猶轉不已，久之始沒。竊異之。館童取茶至，問之，結舌不能對，愈增疑惑。及主人出，復質之初亦茫然，繼乃大悟曰：『得毋回煞之說未可盡誣乎？』因告以塾師之事，其相歎惋，疑團始釋。既而穀齋曰：『幸我月令尙好，不然其不遭殃也，幾希！』

城北徐公家，一老嫗，死，際回煞。徐二子皆少年好事，相約往覘。初無怪異，將去之，燈忽驟暗，隱隱見一物如象鼻，就與吸酒，嚼嚼有聲，欻然墜地上，化爲大貓，而人面白如粉，繞地旋轉。右有所覓，二人驚悸，發狂震駭。家人詰得其故，交責不已。次日啓戶視之，雞子酒漿空無所有，灰上人蹤，兩兩相並，僅如二三歲小兒。東壁書十字，非篆非草，淡黑色，人不能識。向午忽自滅，洵爲鬼筆。徐二子相繼病死。

延安折天桂爲廣文時，備一黃姓老嫗，服役炊爨。其子黃椿，年二十餘，爲郡驛卒。某年冬，從榆鎮差官馬進馳羽書入都。道經某堡，大雨雪，堡故荒僻，無客舍，投宿民家。其家辟正室以居之，馬以爲敬已，深德之。與黃夜飯訖，同炕而寢。二更後，黃忽醒寤，聞屋隅有聲甚異，心殊怛怖，連呼『馬老爺』，不應，急起，敲火燭之，則馬方袒跣向隅，蹲踞地上，聳肩用力，若有所捺。黃驚詢何爲，馬但搖首，不暇應答。黃大疑，急前審諦之，見壁角有一物，形如蝟，被捺，唧唧作聲，漸捺漸縮，不禁大駭。欲前助力，物忽化爲濃烟，滾滾四散，成數十團，或鑽入壁隙，或飛上棚頂，須臾而盡。黃扶馬坐息，炕頭問所捉何物，馬哆口瞪目，猶有餘恐。良久稍定，始述曰：『吾方起，遽瞥見一婆婆老嫗，徘徊炕下，兩目有光如螢，頗能自照，心知爲鬼，以枕擊之，仆地化爲一蝟，走向屋角，故就而捺之，誠不識爲何怪也。』黃聞之，粟生於肌，髮豎於頂，不敢復寢。亟呼主人，詰之，支離不以實告。馬僞怒，欲鳴於官，主人懼，因言其故。蓋其祖母新死，是夜正回煞之候也。叩其體貌，正符所見。馬爲歎惋，遂不復留，束裝秣馬。

冒雪宵征。

秦人謂「大」爲「老」。有張老膽者，又號老膽，以口大膽大而得名也。其子婦死，值回煞，張出差在外，未之知也。是夜適歸，叩門，久無應者，怒發，排闥而入，重門亦如之。至廳前，亦闕無人，惟見西廂燈火耿耿，陰念此屋從無人居，那得有燈光？試覷之，倏見一婦人，長僅尺餘，直撲窗隙，倉卒驚却數步。婦人甫出窗，旋化黑烟一團，隨風而散。張知爲鬼物，不復蹤跡。亟叩宅門，家人聞之，大擾良久，始辨其音響，開門納之，告之故，張乃歎惋。蓋子婦病篤，不便終於正寢，移之西廂，逾夕而歿，張所見婦之鬼也。張亦無恙。

夜星子

京師某宦家，其祖留一妾，年九十餘，甚昏耄，居後房，上下呼爲老姨，日坐炕頭，不言不笑，不能動履，形似飢鷹，而健飯無疾病。嘗蓄一貓，與相守不離，寢食共之。宦一幼子，尙在襁褓，夜夜啼號，至曉方輟，匝月不愈，愚之俗傳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卽能捉之者，於是延捉者至家，禮待甚厚，捉者一年，老婦人耳是夕，就小兒旁，設桑弧桃矢，長大不滿五寸，矢上繫素絲數丈，理其端於無名指而拈之。至半字，月色如霜，兒漸作頃之隱隱，見窗上有影，條進條却，彷彿一婦人，長六七寸，操戈騎馬而行，捉者擺手低語曰：「來矣！」亟彎弓射之，中肩，唧唧有聲，棄戈返馳，捉者越引線，率衆逐之，拾其戈觀之，一搓線小竹籤也，跡至後房，其絲竟入門隙，羣呼老姨不應，因共排闥，燃燭入室，遍覓無所見，搜索久之，忽一小婢驚指曰：「老姨中箭矣！」衆視之，果見小箭釘老姨肩上，呻吟不已，而所蓄貓猶在膝下也。咸大錯愕，爲亟拔矢，血流不止，捉者命撲殺其貓，小兒因不復夜啼，老姨亦由此得病，數日亦死。

予在咸安宮時，聞同學隆君與言：其一親戚家，有小兒夜啼，越兩日不愈。有老嫗識爲「夜星子」，自云能捉之。問所需，無難辦者，惟用木作方簞，四面糊白紙，罽竈上，竈窟內設油燈一盞，燃之光射紙上。俟小兒夜啼，作即竈前覆一粗磁碗，碗上置一菜刀，踞木橈，而竈門而坐，家人悉令迴避。——童男稚女則弗禁，時隆君年甫十二三，立嫗身後觀焉。嫗一手叩刀，嚙嚙不解作何語。食頃，燭驛暗，紙上隱隱見黑影往來，閃爍不定。或人或馬，或貓犬，悉彷彿其形。嫗詛咒愈急，燈愈暗，黑影往來愈夥。最後，影色黯黝，映紙獨真，止而不動，形頗似。聲急舉刀背，力碎覆碗，砉然一聲，竈中燈忽大明，黑影印紙上不滅，如淡墨所染。舉籠以火焚之，兒啼頓止。

屍變

陝西某村，胡氏女，嫁爲李家婦。一朝反目，女負氣出門，不知所之。李以爲歸其母家，往探之，未嘗歸也。徧叩親故，皆無有。遂成訟，有司嚴刑拷掠，不能成獄，縲紲囹圄者歲餘。村後故接亂山，人蹤罕到，惟芻蕘雉兔者，間一過焉。一樵入林伐木，於萬樹中，見一人懸柏樹上，目大如盞，舉兩手作撲人狀，聲吱吱若鳴蝙蝠，身搖搖如戲鞦韆，樵驚駭欲死，狂奔下山，述於村人。村人聚衆制挺，鼓勇而往，四面擊之，良久不仆，李之鄰里咸在其服色，雖舊猶辨爲胡氏女。白其父母，令觀之，真實不虛，撫屍大慟。官驗而焚之，臭達數里，叱叱作聲，疑案始結。

先帝某公未時，公入郡，因避露，停裝於廣渠門外一古寺中。僧舍雖多大率湫隘不堪肄業，惟小閣兩楹，殊精潔，因稅居焉。僧囑曰：「居此亦不好，第須防暴客，後窗可不必開也。」公諾之。居無何，甚苦炎熱，自思「樓居非宜，啓後窗則透漏，縱有暴客，亦不足爲寒士憂也。」遂拔開啓窗，見綠野青疇，一望無際，叢葬處古

塚纍纍，又有未葬而齧厝於茂草間者。凡十餘柩。公笑曰：「對此正不敢不樂。」漏下月上，清風送涼，乃命酒獨酌。慙窗遠矚，醉後灑酒奠閣下，曰：「長眠人苟有荷鍤者，見此杯中物，當來歆也。」約二更餘，聞一厝柩邊窸窣有聲，公疑爲草木之兵，俄而聲漸厲，柩轟然落地，一屍匍匐而出，遍身雪白，兩眼綠色，映月如螢光。公大駭，然素有膽氣，且陰念：「彼雖鬼物，而身在閣上，似亦不起畏懼。」第觀其「出欲何爲？」亟滅燈以覘之。屍既出，向其柩拜之，牀復合。鬼瞪目，欻然西去，迅疾如風，公錯愕不已，料其必返，乃閉半窗，屏息以待。三更向盡，月色西沈，屍果還，瞬息至柩前，方下拜，公滴喉痒，不禁大咳，屍蹶然起，直視樓窗，公急閉窗，用力猛，窗脫樞，闐然落閣下。屍即奔至，向窗一踊，不及者咫尺。公大窘，提燭擊之，顛而復踊。公倉皇間，手邊得書一帙，極力撲之，中其腦，頹然仆地，遂不復動。公始下閣，搥僧房以告，僧大驚曰：「戒公者，誠非無謂，奈何弗聽，致此恐怖！請暫與老僧同榻，明日當爲計也。」公就牀，夜夢數驚，翌日僧糾合長工十餘人，執兵而往，見屍無敢向前。久之始集，以物振撥之，舉體白毛，長寸許，巨口過腮，十指堅甲如鷹爪。僧曰：「怪底一夏無雨，皆此魃爲虐也！」報官驗訖，聚薪焚之，唧唧有聲，不絕，臭不可近，視所擊書，則周易上卷也。僧笑曰：「措大兵器，亦大異人。」公旋移居入城，逢人輒述之，後及第，官少宰。

貓怪

某公子爲筆帖式，家頗饒裕，上下食指甚繁。喜畜貓，白老烏員，何止十數。每食，則羣集案頭，嗷嗷聒耳；飯鮮眠毯，習以爲常。適飯後閒話，家人咸不在側，夫人呼丫鬢數四不應。忽聞窗外有代喚者，聲甚異，公子啓簾視之，寂無人，惟一狸奴踞窗臺上，回首向公子，面有笑容。公子大駭，入告夫人。諸昆弟聞之，同出視貓，戲問曰：「

適間喚人者，其汝也耶？貓曰：『然。』衆大譁。其父以爲不祥，亟命捉之。貓曰：『莫擊我！莫擊我！』言訖，一躍徑上屋檐而逝。數日不復來，舉皇皇然。談論不已。一日，小奴方餉貓，復雜羣中來就食。急走入房，潛告諸公子。諸公子復大擾，同出捉之。縛而鞭之，數十貓但嗷嗷，倔強之態可惡。欲殺之，其父止之曰：『彼能作妖，殺之恐不利，不如舍之。』公子陰命二僕，盛以米囊，負而投諸河。甫出城，囊驟空，臨河而返。貓已先歸，直至寢室，啓簾而入。公子弟兄方咸集，瞥見貓來，皆發怔。貓登牀，怒視其父，目眦欲裂，張鬚切齒，厲聲而罵曰：『何物老奴，屍居餘氣，乃欲謀溺殺我耶？在汝家，自當推汝爲翁，若在我家，雲初輩猶可耳。孫汝，奈何喪心如此！且汝家禍在蕭牆，不旋踵而至，不自警惕，而謀殺我，豈非大謬？汝盍亦自省。平日生具蠅蠹之材，夤緣得祿，初仕刑部，以鉤距得上官心，出知二州，愈事貪酷，桁楊斧鑕，威福自詡，作官二十年，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幾。尙思安退林泉，正命牖下，妄想極矣。所謂獸心人而，汝實人中妖孽，乃反以我言爲怪，真怪事也。』遂大罵不已，辱及所生，舉室粉拏，莫不倉皇；或揮古劍，或擲銅瓶，茗碗香爐，盡作攻擊之具。貓哂笑而起：『我去我去，汝不久敗壞之家，我不謀與汝輩爭也。』亟出戶，緣樹而逝。至此不復再至。半年後，其家染疫死者日以三四，公子坐爭地免官，父母憂鬱死二年之後，昆弟姊妹妯娌子姪奴僕，死者幾無子遺，惟公子夫婦及一老僕暨一婢僅存，一寒如范叔矣。

閩齋曰：『妖由人作，見以爲怪，斯怪作矣。唐魏元忠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非見理明晰，不能作是語。雖然，內省多疚，亦不易作坦率矣。』

永野亭黃門爲予言：其一親戚家喜畜貓，忽有作人言者，察之，貓也大駭，縛而撻之，推求其故。貓曰：『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今偶脫於口，駟不及舌，悔亦何及？若牝貓則未有能言者矣。』其家不之信，令再

縛一牝者，撻而求其語，初但嗷嗷，以目視前貓，前貓曰：『我且不得不言，况汝耶？』於是亦作人言求免。其家始信而縱之，後亦多不祥，予聞其說，愈信太平廣記所載，貓言「莫如此莫如此」之事，爲不妄也。護軍參領舒某喜謳，行立坐臥，罕不鳴嗚。一日，友人過訪，歡飲於室，漏已二下，尙相與廣歌，不輟。忽聞戶外有歌，所謂「敬德打朝」者，其聲細而脆，諦聆之，字字清楚，合拍，妙不可言。舒役只一僮，素不解歌，茲忽聞此，深疑之。潛出窺伺，則見一貓人立月中，旣歌且舞。舒驚呼其友，貓已在牆，以石投之，一躍而出，而餘音猶在牆外也。

驢

都中有以屠驢爲業者，主人晚過其肆，漏已下，肆門已閉，室中燈火甚明，疑爲作工者賭博，從板隙潛窺，見二傭爭殺死一婦人，方斲脰剖腹，血肉狼藉，大驚，亟反走，鳴諸官，率步軍十餘人，同往捕之，排闥入，則見死驢在地，主人獨指以爲人，步軍曰：『死驢耳，烏得爲人？』與其爭論，環觀者咸笑其妄，其人猶忿爭不已。官怒其曉曉，叱曰：『指鹿爲馬，且不可，奈何指驢爲人？』鞭之而去，其人忿極，重欲對衆檢視，乃亦是驢，始而愕然，旣而廢遂改業，誓不殺生。

異犬

某侯襲爵之前，年甫十七，——丰姿如玉，而癖好鬪雞走狗，嘗養一黃犬，甚愛之，至同寢食。——屈夏日，率犬出東門，游郊坰，大雨驟至，避一墓門下，墓前有積潦，廣袤數畝，蘆荻滿之，坐未安，忽有三惡少，鞞鷹負弩而至，見侯各耳語，侯故白皙，一惡少作韻語曰：『黑者，黑如鐵也；赤者，赤如血也；白者，白如雪也。』其二

八和之以笑。侯雖微，固世家之裔，且懦弱孤立，聞之大懼，冒雨欲行。惡少挽留甚力，侯大窘曰：「汝等欲何爲？」惡少皆笑而不答，但相與抱持之。犬在旁大嗥，來齧惡少，以巨石投之，中腦，犬悶絕。乃盡褫侯衣，不留寸縷，縛手足，俯而捺諸草中，欲淫之。侯哭叫聲嘶，滾地不定。一會有數騎自林間來，惡少倉皇逸去。騎者至，見而詫焉，解其縛而詢其故。侯蜩縮而泣告之。騎者憐其遭禍而送之家，犬亦跟踰隨之。歸數日不食，創潰而斃。侯大慟，瘞之園中，祝而祭之，如喪良朋也。是夜夢犬作人言，謂侯曰：「主人謂我厚矣，將有以報。主從此出門須慎，苟際危急，我受變養，恩至時必相救。」及覺，以爲異，誣誌之。一日有事於通州，歸而泛舟於大通河，仍見前一惡少，更同兩少年，掉臂趁船，咸目侯而笑。侯懼甚，至閘上泊舟，同載者星散，侯混入旗亭，潛視三惡少去遠，始覓僻徑急行。約里餘，猝見三惡少突起黍稷中，捉侯入幽僻處，掩其口，復褫其衣。一少年方欲姦之，忽一巨犬竄出，塊垣直前，嚙其陰，少年痛極而踏犬，更追其二人，一落其腓，一傷其臀。侯得無恙，着衣躡履，蹊田而奔。犬返走，侯尾而喚之，直至一舍前，犬踏于籬落，就視之，則一病癩黃狗也，意頗悅然。有老嫗掃麥於場，諦侯而笑曰：「此吾家老犬也，病癩半年，昨夜死矣。小哥獨不嫌其臙贖而視之乎？」侯渡應之，惓惓而返。夜夢犬來告曰：「主人之恩，已少酬報，冥中憐我之忠，行當生爲人，於焉拜辭，再見無由矣！」言訖涕泣叩頭而去。侯深感其義，計犬死期，每七日必設祭於瘞所，至今不衰。後偵三惡少二作廢人，傷陰者越宿卽殞，恩茂先爲侯內兄，深知其事。侯今襲爵三年矣。予曾於——湯餅會中識之，眞璧人也。

那步軍

步軍那木契，司柵於某衙衛。會冬夜，方擁裘擊柝，三更向盡，見二青衣人驅鴨數百，欲過柵南去。那叱曰：「

此何時，尙欲過柵耶？二人不應，輒驅鴨自柵下過。那大怒，方欲阻之，而人與羣鴨紛然在柵南矣。驅鴨徑去，初無阻礙。那大驚毛戴，亟呼其伴告之，共相錯愕。自是小兒多患痘疹，百無一生。那所見，殆非無因也。然鴨能爲厲，誠不可解。

施二

京師某坊有廢寺一區，殿宇宏敞，僧房數十間，強半傾圮，佛像暴露，鐘魚闕寂。惟一老衲及兩沙彌主之。生涯冷落，所恃繕葺開房，招小經紀僦居，月覓錢四五緡，爲香火之費而已。有交城民施二者，秋夏耕稼，冬春入京，以賣糖爲業。至則稅居寺中東院中，歷數年矣。東壁一室，空無人居，一夕，賣糖歸時，已二更，風雪甚寒，獨酌未寢，忽聞東壁有人語言，相問答者。施一杯傾聽，了了可辨。聞一人音響，似五六十歲人者，歎曰：『比日腰痛異常，又苦蹶盤，今聞朔風霍霍，思家迫切，未曉兒輩亦曾念及阿爹否？』言訖慨歎再四。又一人曰：『我豈不倍加愁苦！——百日以來，守株待兔，地方拘束，跬步不敢出寺門，饑寒甚矣！昨見和尙斫驢肺，置廚下砧板上，私心竊喜，謂可一潤饒吻，不意轉瞬間，爲什參領家惡犬所舔，其聲踏受此犬之嚙，迄今股上有大疤痕。』老人曰：『明日徐四來，可以得代否？』其人曰：『地方已許我矣，有隙可乘，卽得代也。』老人復歎喟再三。已而寂然，施知是鬼，爲之毛戴，急出房，就其同業者宿，具述所聞。聞者亦寒慄焉。翌日，果有以剃頭爲活者，來僦居東壁，人極粗蠢，因與施鄰，特來致謝，問里居，通姓氏，則霸州徐四也。施愕然，乘間密以夜間所聞以告之，勸其改居。徐謝曰：『老兄意良厚，但我自有命，彼何能爲？』掌夢上帝，一必不容鬼物癘人也。』施唯唯，不復置喙，而罷居無何，徐爲人薙髮，誤落其鬚，其人怒詈，徐不少讓，遂被毆擊。既歸寺，忿恨不已。施與同儕就其室，慰籍

之曰：「吾輩作小經紀，小手藝，凡百宜忍耐，詎可輕使性氣，獨不見茶寮酒肆中壁上所書乎？」非和爲貴。「卽忍爲高」也。」徐忿然作色曰：「甯死異鄉，不甘此辱。」衆復釀錢沽酒，勸解至四更，各散去。施歸房，尙聞徐怨聲。既而有悲泣聲，側耳諦察之，聲漸異，且作小語曰：「我雖一時氣苦，豈竟走這條路耶？」少頃之，又曰：「果能如此，死亦無憾。」至雞鳴，聲始寂然。施大疑，亟披衣出戶，潛從窗外探之，房中昏暗，乍視無所睹，凝睇久之，方隱隱見一人懸梁上，又一人白衣，背立炕前，雙手捩其足。大驚失聲，却走。寺僧方將上殿，發晨鐘，聞人聲來探，相遭於門，各復驚愕。同往覘之，徐果自縊死矣。毆徐者爲行路人，無從追捕，枉捐瘞，據施所聞所見，事屬前定，洵非偶然。

盛紫川

予友盛紫川爲秀才時，偶探一親戚，歸時夜已半，過海潮庵，轉灣處，忽見一婦人劈面而來，着舊衣，藍布衫，破鞋，月下視之，約年四十許，面色灰敗，紫川不禁毛戴，竚足讓其行，而婦人亦止步相向，彼此相去，僅隔車軌，婦人漸漸開眼，眼光綠色，紫川遂昏然如夢魘，默念：「此必鬼也。」當煥發吾之精神，彼必畏避。」因凝神定慧，瞠目視之，倏如夢醒，婦人兩眼復合，綠光旋斂，既而紫川發一寒噤，婦人眼復開，紫川仍閉目如夢魘——如此者數次，久之，邏卒擊柝來，婦人始遂巡西去，紫川歸，面如土色，越數日始復其舊。

邱生

連城賴冠千言，其鄉有邱貢生者——忘其名，貴家子也——年甫二十，丰姿如玉，雍正間，自闖入都，將肄

業成均，以圖進取。未考到，暫寓左安門外某寺中。寺近某貴公廢園，地極荒僻。生少年喜動，不耐岑寂。飯後，攜小童散步行食。忽遙見林樹葱鬱，樓閣參差，訝而詢諸耕者，始得其詳，亟往遊焉。小奚怯行路，或蹙頞目，或出言怨咨，生惡其聒，曠使先歸。小奚喜躍而去。生笑曰：「汝輩固別有肺腸也！」比至園，日已夕矣。荒榛繞砌，豐草盈階，門亦扃鎖，寥衣撥葑，越堦垣以入園中。古檜高樞，濃陰夾徑，紆迴循徑行，忽逢一橋，橋欄摧折，紅板朽殘，橋下蘆荻叢生，蛙鳴積潦。過橋，抵一軒，蛛絲當戶，紗綠在窗。生徙倚闌干，徘徊忘返，不覺古牆月上，苔砌蟲喧，晚風鳴樹間。如聞吟嘯，欲窮幽邃，心殊怛怖，乃折軒前鳳仙花，却步欲歸。忽聞迴廊下，有清銳其音者，叱曰：「何處小蠻奴，擅入人家窺伺？貴人眷屬在此，肯容汝折一莖草，踏一塊甃耶？」生驚視之，則十六七二女，鬢也——一綠衣，一碧衣，眉目如畫，面無怒色，但作惡聲耳。生自知冒昧，急棄花整衣，趨而揖之曰：「異鄉孤客，年少無知，孟浪採花，罪不容赦，倘蒙寬宥，佩德不忘。」綠衣者曰：「呸！卽寬宥亦平常事，那便是德？那便不忘？書癡便欲給阿誰耶？」碧衣者曰：「今不痛加懲治，彼以爲我輩孱弱，必源源而來矣。」言次，復有數女，奴自軒後出，問曰：「何事喋喋？娘子回話矣。」二女同笑曰：「回底話，知他何處書生南蠻鴉舌，令人一字不解。」衆女環觀相語曰：「蠻子殊不醜，盍捉去聽娘子發付。」僉曰：「有理。」生大懼，投地求釋，衆置若罔聞，或揪耳輪，或捺髮辮，後推而前挽之。生固無縛雞力，遭此紛拏，不克自主。須臾，至一廣廳下，始各緩手。生喘息稍定，又聞傳語曰：「捉上樓來！」衆又擁生至樓下，前二女先登，衆畢登，共立檐下，屏氣無敢息者。有頃，前二女各抱繡袱，含笑出戶曰：「幾誤大事，諸姊妹可各散，無事聚此矣。」衆皆默默，索然散去。二女挽生入左側一室，甚精潔，中有池，香湯芬馥，知爲沐浴之所。二女持巾執帨，待生浴訖，徹體易新衣，長短合度，鮮華照人。二女嘖嘖歎美不絕口。俄有提燈來迓者，亦二八女奴，導引入房，暫就客位。一女侍側，前二女入內寢，房中位置器

物精奇，目所未睹。生中心志忑，不測吉凶。良久，忽異香撲鼻，笑語喁喁，蝦鬚籬啓。二女從一女郎亭亭出戶，容輝豔麗，曠世無匹。年約十八九，衣藕色畫衣，拖黑花裙，含羞向生，側身歛衽。生却立遯巡，不覺屈膝。女郎挽之入座，曰：「君非鄞江邱貢生耶？」曰：「然。」曰：「然則與兒有姻緣之契矣。兒衛氏，素娟，隴西。令尊公爲秦州參戎時，與先君結耐久交，因有婚姻之約。彼時爾我皆在襁褓，事吳知迄今計之，十有七年矣。一旦邂逅於此，紅絲繫足，豈偶然哉？茲昨夢先君告，故能預知郎姓名里居，幸勿猜疑也。」生雖少孤，至於父爲秦州參戎，則知之爛熟。生問女郎言有據，遂不致疑；且對此麗人，神魂喪失，無暇致詳，但拜曰：「第恐瀕海鱗生，有辱門第耳。不然淮南王之雞犬，未有不望上大羅天者。」娟笑顧二女曰：「汝道郎君言不可曉，何爲字字了？」二女笑曰：「方初見郎君時，輪轉如鳥鳴，雖悅耳實笑人。今與娘子應答，又甚清楚楚，想前操土音，今說官話也。」娟嚶嚶而笑，生亦笑曰：「真可兒也！敢問芳名？」娟曰：「綠衣者翹翹，碧衣者楚楚。」生曰：「謹誌不忘。」二女曰：「於郎固有德，何可便忘？」生復笑，隨聞內城蒲聲，知漏矣。娟命酒頃刻，殺核排列，無非珍異。尤多不知名者，固非人間所有。生飲次，問娟：「有父母兄弟姊妹乎？」娟曰：「皆下世矣。雖有姊妹，亦各適所天。他日會有相見時也。」又問：「卿富貴極矣，而園亭荒廢若此，何也？」娟曰：「此宗室貴公之園，借以暫居，與郎畢姻後，仍返故宅耳。」生又問：「卿先世作何官？」娟笑曰：「二十歲人，底事响响嘔嘔如老婦然！夜深矣，無事多問。」生頸爲之赤，舉觴自罰。三更始就寢，象牀雕几，繡枕錦衾，紅燭高燒，金猊香裊，恍遊天上，如在夢中矣。娟雖齒穉，而帷薄之間，狎褻殊甚，每移燈近榻，令二婢更替侍側，迴眸嬉謔，生力儘，輒進酒一小卮，色似珊瑚，香逾蘭桂，飲之精神驟旺，興發如狂，娟體雖再弱，頗能支也。自此好合無間，朝夕不離跬步，娟有異術，往往收取各色花子，祝之，化爲異香，含之，齒舌俱覆，又能攝取諸物，從心所欲，頃刻至前——卽荔枝、楊梅

之難致者，莫不應之如響。一日，謂生曰：『可檢點作歸計矣。』生曰：『以我車來，以爾賄遷。』娟曰：『無需於君，但勞玉趾一行耳。日間或不師，夜去可也。』是夕，男婦來者甚衆，見娟與生，皆下拜。几榻箱籠，爭相負荷，須臾而盡。娟攜生率翹楚緩步從之。未一里，卽至一巨宅，雕甍相背，畫棧連延，五步一軒，十丈一閣，洞房曲折，花木幽深，應接不暇。惟自認曰：『非夙有仙緣，烏能得此？』雖南面百城，弗與易矣。』旣而入室，陳設尤華美。於是食饜甘肥，衣服文繡，息功名之念，絕鄉國之思，轉盼已逾兩月。娟往他出，出必與楚楚俱，或數日始返，返必退處別室，越一宿，然後同生寢食，率以爲常。生詰之，笑而不答。第誦梁武帝詩以應之曰：『滿塘蓮花開，紅光照碧水，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生吳解其意，亦不復窮究。數日後，娟又有所詣，攜翹去，留楚楚伴生。因乘間詢楚楚曰：『娘子每出數日，究竟何往？』楚楚曰：『詩中之意，郎猶未會耶？』生曰：『幾經尋味，終不得解。』楚楚掩口笑曰：『措大心思如此，何啻著低棋者，雖窮思極算，又豈有高著出耶？』生語塞，聊以謹語解嘲曰：『子固未嘗搜詩意，特見子狡滑，欲以發付之耳。』楚楚聞之，且哂曰：『聽飾詞，殊可笑。轉欲請問如何發付矣。諒郎君口同百舌，膽如鼷鼠，詎敢作犯法事，亦不過一言半語，討人便宜而已。正俗語所謂「說大話燥皮」者，真足以笑殺人也。』語旣尖酸，態復妖媚，生不能耐，猝捉其臂，捺之牀上，開掌作欲打狀曰：『小婢子敢再嘲笑，喫此一掌。』楚斜臥榻上，並不轉側，但瞑目作嬌音應曰：『一掌便如何？欲打誰耶？』生隨勢接吻曰：『忍打卿耶？聊相戲耳。』言次，楚楚褻衣已被褪落，漸入佳境矣。由此二人綢繆臻至，惟恐娟歸之速，無何娟回，熟視楚楚顏色，頗異，生在旁，殊懷愧悚。翹低語告娟曰：『娘子之螟蛉不去，終當洩其秘密。』娟但搖首，令勿言。少間曰：『休休，木有瘳，犀有通，石有暈，物以病而見貴者多矣，何怪小女子乎？直突而不徙薪，無怪其然。且兒不能離伏，甯能禁人不離飛哉？此間本非樂土，今又踐作穢墟，會須棄此還故居，以謀甯謐耳。』

「楚楚自生，生會意，遂下席長跪而謝曰：『承卿不棄寒微，寶窗自選，豈敢戀茲春色，逞其豕心。』」娟拽之起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固處世之所珍，非用情之所貴也。』生頓首受教，相睦如初。娟再遷之志已決，盡棄所有，卽日起行。生怪問其故，娟曰：『此皆易得，不足戀也。』生甚疑，且實難捨多珍行李，許託言腹疾，潛回故處視之，但見林樹如故，第宅無存，蒿萊間草屋數椽，垣壁頽圯，似久無人居者。四顧茫茫，始大駭異。方徘徊間，楚楚踵至，呼曰：『郎留連何事？』生曰：『偶憶詩稿未攜，欲還取之，不意迷路至此。』楚楚曰：『此去故宅已百餘里矣，庸得歸乎？』生曰：『行未一里，那便隔絕若此。』楚楚笑曰：『借仙人行，豈同凡俗，郎勿夢夢。』牽引却回，纔數武，娟已坐待路側，見生至，怨曰：『奈何免脫再遲一刻，不得相見矣。』生不敢辨，因復行。又十餘里，入林中夏木千章，蔭蔽天日，穿林抵一洞，望之黝然。娟先入，生却步不敢前。翹楚自後擠之，失足顛踣，已在穴中矣。穴中進數武，另有一門，翹楚繼至，共啓門而入，則巨室也，華麗不及故宅，而雅靜過之。恍若別有一天，且驚且喜，自念曰：『今夕何夕，入此穴處。』娟笑曰：『穀則異室，寢則同穴。』相與拊掌呼酒共酌。生問曰：『棄故居如敝屣，散僕婢於四方，其故何也？』娟曰：『天地皆泡幻耳，故居尤幻之幻者。珍寶金銀，無非身外之物，何足戀？奴婢各有居處，有事聚之，無事各散。郎但取衣食裁足，共圖長生，至求盈餘，徒自苦耳。此處洞天福地，有離塵出世之妙，無玄冥回祿之虞。雖紫府蓉城，不過如是耳。』有頃，楚楚報曰：『莘姨聞娘子偕郎君歸，攜盒來賀矣。』娟語生曰：『莘妹與兒故相得，郎見之，但呼爲姨可矣。』俄而莘至，亦十七八好女子也，相見懽然，敝紙賀娟曰：『久與三姊契闊，靡日不思，詎意去甫兩月，遂協鳳占。老母聞之，良喜，命兒先致不腆之儀，當自來。今親姐夫如玉山照人，洵稱佳偶，非三姐厚福，終難消受。』娟笑曰：『妹太爲溢美，獨不虛揄揚過當，惹人笑破唇耶？』呼翹翹耳語，翹諾而去。移時，偕一媪至，娟迎拜，以媪呼之。——蓋

幸母也。生亦拜。媼且答且問曰：「此卽新郎君耶？誰家千里駒，因風至此？老身在世六十年，遇人不啻千萬，所見英妙者，西城某侯子，某銀局視六官，與卽君鼎足而三焉。然彼二人如春暮桃花，皆天嗇其年，豈不痛惜！卽君獨與三姊遇合，何事不啻較二子真天淵矣！烏得不賀？」乃命幸女執壺，自把盞，酌生，次酌媼，最後酌幸。曰：「汝亦當賀一舉者，三姐已得佳婿矣，次當及汝不半年，亦有伉儷之望也。」幸俛首羞甚，紅潮兩頰，縮手不取杯。媼檮杯強飲之曰：「娘賜酒，乃敢不飲？老人家語有一字浮泛耶？」生亦從旁笑，翹楚和之。盡歡而後散去。翌日，媼謂生曰：「來而不往，非禮也。請偕卽一候幸媛。」生從之。由穴旁一小門入，行土突中，約一矢地，更達一土室。幸母女咸在，接待極歡，慰留飲生。周視房中，雖甚精潔，惟一榻一几，餘無所有，殊形譴陋。歸問媼曰：「幸家無乃貧甚，何身外別無長物？」媼笑曰：「卽見其僅有几榻乎？不知几榻猶假於兒者，雖苦貧，幸與兒鄰，不特免呼庚癸，且多饒裕。」生曰：「此亦足見卿俠矣。」居無何，幸持花牋一幅，乞生書玉臺新詠序，生爲做洛神賦，小楷以應之。幸得書，珍同拱璧，謂序與書及書序之人，可稱三絕。會媼他出，翹楚與俱，生獨坐。幸又將聚頭小扇一柄，來欲生書漢魏事。幸生謔曰：「幾曾見人家處子，向外人索寫穢褻語——不避嫌疑乎？」幸曰：「媼不在，翹楚隨行，此事爾我外疇，何知之？」生曰：「信如子言，則女瑩之事，何以至今廣傳？」幸曰：「好事者爲之耳。計當日窺見至隱，吳媼一人，苟祕而不宣，焉能洩漏？」生曰：「然則今日亦幽獨矣。子能容我爲吳媼否？」幸而發頰，拈帶不語。生知其情動，遽前擁之，出示其具，幸掩袖微睇曰：「波俏郎舉體皆韻，此物何太不雅觀？」生笑曰：「貌雖不韻，韻事在其中矣。」遂相與綢繆，如膠投漆，既而幸泣謂生曰：「初以卽爲儂薄子，今乃知卽樸厚人也。兒生不逢辰，死復抱恨，一旦委身君子，亦云奇遇。今卽罹禍，卽在目前，寧忍坐視，欲明以相告，又恐以新聞舊，祇取猜嫌。」生曰：「卿過慮矣！小生以孤客少年，漂泊無依，而天

假之緣，得遇娟姐，何翅裴航之泛鄂渚，阮肇之入天台？今又與卿有契，方自慶多福，罹禍之說，突如其來，誠所不解。『幸聞之，廣然良久，始歎曰：』兒固知病在膏肓者，藥石所不能入也。郎並枕於菟裘，野葛自謂快心悅口，殊不知垂心鑽徹骨錐，雖有燕函貫七札而猶脫穎矣。彼娟姐非人，乃天壇中一老狐也。爲其迷惑而死者，指不勝屈，爲採取元精以恣其欲，豈果有纖毫仁義與郎作偕老計耶？人情固多好色，似不應竭有限之精神，填無窮之溝壑。』生聞之，驚怖股栗，結舌不能語。幸曰：『郎試自維，倘紐情纏愛，雖死不悔，則兒言誠贅矣。若猶有戀世之心，懼死之念，當思早離岌岌之地，遵坦坦之途，兒從中爲郎籌畫，轉禍爲福，起死回生，亦易舉耳。』生大懼，長跪請計曰：『聽卿言，恍如夢覺矣。倘蒙援手，敢不鏤腑銘肌。』幸牽使就坐，袖出一符，授生曰：『勿倉惶，且將此貼戶上，令老魅來不得入，而後徐計未晚。』生貼此符，卻回涕泣求救。幸爲畫策曰：『娟雖淫毒，然通靈有術，善於變化，避之不密，彼終能踪跡之。今欲計萬全，非求黃道士符籙不可。道士受太乙祕笈，持五雷正法，住五嶽觀，郎屈節求之，符即可得。此事不可緩，三日內不得，則大事去矣。彼每出不返者，以仍有人被惑故也。此際必幻化園墅，相與留連。郎如朝死，夕即他人入室矣。蓋此間爲狐之巢穴，雖出千里，遲數年，終須歸此耳。今彼出已兩日矣，再三五日當返，郎欲逃，正其時也。』生且悲且喜，再拜謝曰：『卿起白骨而肉之，何以圖報？』幸亦泣曰：『甯生雖無死別行矣，慎之，毋相忘緣盡於此矣。』生曰：『累卿將奈何？』幸曰：『兒聞督者急病而讓夷，況兒亦有術，自能發付老魅，無慮也。』於是再四促之，生不得已，握手辭行，哭失聲。幸急止之，送至門，忽愾然曰：『爲郎幾誤兒事。』乃復攜生入，亟解衣，出一紫羅囊，探囊出一白玉小印，方寸許，上作纏紐其文曰：『異地同符。』贈生曰：『物雖微，郎寶之，可以致富。他日遇購者，究印之所自來，但云得諸廣渠門外城隍間可矣。兒所以厚贈者，雖聊酬一夕枕席之愛，抑有切膚之事，幸垂庇也。』生曰：『身皆卿』

賜更有何事不盡心力者！幸再拜而謝，乃泣訴曰：「郎勿駭，兒亦非人，實鬼也。生時本河南人，因歲凶，流徙入都，隨老母傭於崇文門內王氏家。王固巨富，貨販遍天下，賴此玉章爲符節，其文乃閩中江鎬臣所鑄也，人不得假借。凡有王氏玉章印記者，無論江楚之遠，川廣之遙，雖片紙可立質千萬；一旦失之，十餘年來不復響應。王深爲恨，或誣兒母女盜去，王撻母至死，兒亦投繯，乃藁葬於此。左鄰狐穴，右比獯窩，抱恨九幽，愁魂千載。君能買高原一片土，俾得改葬，則銜結之報，永矢弗諼。」生曰：「似此細事，不足繫卿懷抱也。」言訖，乃送穴。幸又指墓前枯槐樹曰：「誌此勿忘。」生審視良久，不忍言別。見幸引身而入，始號咷而去。時晨星映野，曉月穿林，蹀躞蹒跚，約行十餘里，甫見樓堞，逢人謬誑，始得至五嶽觀。果有黃道士者，童顏玉色，鬚眉似金，貌極怪偉，生頓首乞符。黃熟視曰：「妖氣濡染未深，何傷弓驚餌之早？子真機警人哉！」書三符付之曰：「終身佩之可也。」生承教而別，徑來所寓寺中。寺僧見而驚曰：「先生一响在何處？致老僧懷惑至今。」生以詭詞給之，問僮僕焉。往僧曰：「回南月餘矣。」行李尙存乎？曰：「攜去矣。」生擒悅無策，僧曰：「先生豈無親故仕於京師者，盍往就之？」生曰：「有親屬爲部郎，往歲已左遷外補矣。」僧曰：「朋友亦可與謀。」生曰：「縱友朋憐我，我何面目見之？況任黎交誼，世有幾人，倘觀面雲泥，情何以堪？」僧曰：「先生固才懷隨和，挾策以謁時賢，投刺以干當道，必得上貢天子，何衣食之足慮乎？」生潛然曰：「落拓如此，誰復肯轉旋者？自媒不遂，則身辱名裂，甯凍餒以填溝壑，不忍搖尾向人也。」僧乃喟然歎曰：「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老僧眼中所見之士，先生一人而已。子身無依，而不屑干謁，愛其品節，重其羔雁，先生尙志如此，豈長貧賤者？設一榻以屈先生，賣賦長安，以待時至，不亦可乎？」生感謝，棲止寺中，爲人代書。一日，寺僧市五色絹，乞生爲檀越，作壽軸，書成，苦無圖章，卽取玉章印之。僧更市麵桃素食湯餅，易新衣，駕驢車入城去。生默念曰：「玉章今日出

世矣。『晡時，僧卻回，色殊愉快，入門即問曰：『先生寫作俱佳，不待言矣。而所用圖章，從何得來？』生曰：『偶然拾得，蓋吾鄉江鎬臣所鑄也。』僧曰：『此大異事。城中王翁，敝寺老檀越也，見圖章，審視良久，測其意，似喜似驚，再三致詰，老僧具說本末，翁囑擊，翌日必欲先生入城，並攜玉章去。此老素樸渾，無廢詞，幸先生勿拘執，明晨同老僧一往，自有代步，不至役役也。』生竊怪。幸女言有徵，諾之。早起，同造王王接待，甚有禮。酒再巡，即索觀玉章，生取諸懷，王一見愕然，反覆審辨，已問曰：『兄此物得自何所？望勿隱。』生曰：『實非故物。六月間，偶循城溪閒步，將至廣渠門，坐石上小憩，見城隍匾缺處，玉色瑩然，趨視之，得此印。不意見賞於翁，愈當寶貴矣。』王曰：『老夫不言，兄亦不知。蓋此印實老夫故物也，失之十餘年矣。今聞得諸城海，始憶往日歸自郊垌，小遺於城下，恐墜落致損，暫置牆隙中，竟致遺忘，兄所言洵不謬矣。但此物雖微，先世所留遺也，詎可至我而失之？兄忠恕人，如肯見還，當以千金奉酬耳。』生曰：『物歸本主，理之固然，何敢望酬。』王大喜曰：『老夫有言，驕不及舌，兄勿卻。』亟收印入內，一晌方出，奉生千金，更謝僧五十金，盡歡而散。生歸寺，亦謝僧百金，始以情告之，並商改葬。幸母女之事，僧曰：『先生不肯負恩於鬼，老僧敢絕義於人乎？茶齋不同畝，請早圖之。』生遂出費備雙椁，鳩土工，僭僧至枯槐下，掘得骸骨二具，生大慟，沐以香湯，裹以錦襦，納諸槨中。僧捐柏林淨地方二丈以瘞之，祭而後歸。是夜生夢，幸母女來謝，且告曰：『老魅恨兒茶深，誓欲見禍，郎所得三符，祈於墓上焚其二，則無患矣。永訣矣。』言訖，哭嚶嚶而去。生悲而寤，窗月正午，隱隱牆外，猶有哭聲，反側不能復寐。次日，語僧，僧曰：『幸女有靈，其言胡可不信。』生即取符就墓前祝而焚之，紙灰飛起，旋轉繞墓三匝。生肄業成均，次年及第，屢仕清要。年未四十，以病告歸，終身不娶。養一姪爲螟蛉，教二弟成麒麟，巾櫛付之侍婢，齋鹽昇之老妯，坐享其安。年八十，無疾而終。冠千與之游，熟悉其事，秋宵翦燭，向予述之。

開齋曰王氏爲富不仁，草菅人命，致華女魂游地下，粉怨香愁，曾不一控幽冥，爲雪恨報冤之舉，而轉以玉章託邱生歸趙，亟亟欲明其心跡，所遇良足悲已，至幸之於邱，祇以一度之恩，遂力拯其死，其有施於邱生亦大矣。爲之守義誰曰不宜。

陸水部

周南溪先生述其亡友水部主事陸公榮——性嗜酒，不僅於言——有罪，戍察哈爾，單騎至歸化城，賃駝有趙姓者，以二駝應，一乘一載行李。既而曰：「君無僕從，與我三駝價，僕我可乎？」水部如其言，立券授銀。將發，有一駝以馬代曰：「駝上下難，馬便。」陸知其給已，蓋是時駝價四倍於馬——自念彼貪利，吾貪路，駝馬奚擇焉。遂行，行一日，趙曰：「一人難兼二役，牧與炊，君請擇一。」陸領牧，又數日，稱疾，陸牧且炊，趙坐食，適盆有宿餐，冷熱半，趙撥熱者去曰：「我不慣冷食。」陸笑曰：「汝北人，亦不慣耶？」乃饋冷者，自食之。行兩月，食無肉，罵陸，佯不聞，罵甚，辱及所生，陸正色曰：「吾縱不才，曾忝朝籍，况年倍於汝，何無禮至此？」趙曰：「喂罷，職卽民耳，老去死來，螻螳引領久矣，尙以此傲我乎？」罵益甚，陸掩耳走。至牧所，坐草中，雪紛紛下，追憶昔時歌鹿鳴，登玉陛，在家妻孥相守，出門僮僕相隨，今破帽敝裘，晝行夜牧，掬蹄潄飲，拾馬通炊，膚肌消，手龜足，駝又不幸爲鼠子所窘辱，不禁涕泗交頤，仰天大笑曰：「天乎不意我陸公榮至於此！」拔佩刀欲自刎，既又自念曰：「吾奉命從軍，此非吾死所。」方忖念間，忽見一老翁年約七旬，方袍古冠，扶筇而至，揖陸而進之曰：「傷哉！貴人失路，若此，寒家去此數武，粗糲生芻，足以供給。」陸感之，而陰怪其衣冠不時，意頗遂巡，翁笑曰：「夫以窮髮之北，得居停主人如老夫，亦幸甚矣，奈何以世外人見疑？」陸釋然，問姓名，曰：稱黎翁，相將行數

里越重山，得巨宅一區，繚粉砌，蔭青松，雅潔清幽，迥殊塞外。入門，俊僕十餘輩，傳呼太翁遊來陸主事矣。卽有二少年華服出迎，執禮恭謹。登堂，陸拜翁答拜。陸少年拜，陸亦拜，翁掖之曰：「此是豚兒，君不當受其拜耶？」俄而列燭張筵，窮極水陸。酒再巡，陸請辭去，翁曰：「君尙欲聽駝人之餘罵乎？老夫雖儉，猶蓄齋馬數十匹，足以代君步，此時不必預計。」陸唯唯。翁曰：「老夫家本瀋陽，流寓於此，幾五十年矣，幸與老妻相守，生四子三女。長子青，入秦探親，未返；少子碧，方在襁褓；次子蒼，三子白，所見二子是也。長女阿紅，嫁於大同；次女阿黃，嫁於杭，竊在閨者三女阿紫而已。」顧謂二子曰：「入語阿母，可同阿紫出見客也。」陸解不敢當。翁曰：「固是通家，何須迴避？」二子趨入。良久，將命而出曰：「母已設饌於室，謂堂上寒，請翁挽客入內，當親奉杯酒表意也。」翁笑曰：「有媼周折如此，君當以得內助賀我矣。」急延入室，見高燃畫燭，橫列錦屏，鉤蒜，氈氍毹鋪地，美婢數十人擁媼而立，被服鮮華，年與翁埒。陸拜媼答拜。翁曰：「何不見阿紫？」媼曰：「想羞容不肯使來耳。」翁笑曰：「兒女態各各如是，但使出嫁半年，亦便似渠二姊——而皮厚如城牆矣。」一室皆笑。媼又使人往促之。移時，一雙鬢婢啓扉報曰：「紫姐來矣。」隨以目視陸，含笑而去。旣而女至，粉黛雲從，蘭麝霧霏，年可二九，光豔絕倫，側立筵前，俛首理袖。翁媼同聲曰：「兒勿爾爾，陸君非外人也。」強女再拜，始各就坐。酒次並陳，笙簫聒耳，夜將半，媼曰：「且休今宵之會，誠所謂雅集也，盡賦詩以紀，安用此繁絃急管爲？」翁曰：「善。」亟命徵樂。侍兒捧硯舒牋，濡毫授陸，陸被酒豪賦七言近體一章，中有「瑋血丹心遷客恨，雲鬢玉臂故園情」之句。翁覽之，笑曰：「觀君此詩，謂能忘情於小女，老夫不信也。」陸惶恐避席而謝曰：「鄙人詎有異心，聊以自感，故有是鳴。希翁諒之。」翁曰：「此亦數也。小女與君有夙分，遇非偶然，會須錫吉與友琴瑟耳。」是夕盡懽。陸覲兩目，醉不能語。二子伴陸宿齋中，翌日陸請行，二子留鞭截鐙以止之，陸無如之何。居數日，

有翁之宅相胡秀才者，進謁曰：「舅氏慕君名士，欲以少女奉箕帚，幸弗棄也。」陸辭謝曰：「西粵鄙人，身荷重罪，行年五十，落拓窮途，自活未遑，敢累及他人愛女乎？望致語令舅，善爲我辭。」胡曰：「不然，吾相君面有死氣，遠期不過二年，舅氏得道有年，附之足以免禍，况表妹不惡，貞靜幽嫻，古人斗酒博梁州，君不破一文，成此奇緣，自受多福。否則孤立無偶，竊恐禍至時，欲求一人援手，救不可得也。」陸心動，因出玉蟾蜍一枚，以聘，並以交桂二束，奉胡以爲謝。曰：「感君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爲報。」胡拜納而去。花燭前二日，胡與黎氏二子，攜酒來齋中，與陸小酌。半酣，復話及贅婚事，胡盛稱阿紫淑美，陸意得甚，且中酒，乃大言曰：「人之丰姿，予已於初到時，審諦之矣。特笑老翁不學，命名阿紫，夫阿紫者，狐狸之稱，淫婦之所化也，奈何取以名女？」言未畢，胡愕然失色，二子顛亦拂袖而入。胡跌足曰：「君失言矣！予執柯之功，乃至此休乎？可惜！可惜！」陸茫然不解，所謂俄而翁與二子俱至，立簾下，以扶老指陸曰：「何物書癡，輕簿乃爾！辜負老夫左顧何足恨，所可恨者，必害得小女子數日不餐也。汝自簿福，於我何尤行矣！請從此訣。」言訖，於袖中探白金一錠，擲地有聲，去不復顧。胡亦太息而去。陸深自愧悔，酒力盡消，隱几而臥。味爽方覺，則身坐一大石旁，砂磧茫茫，無復第宅，如大驚異，取視白金，固朱提也。徘徊悵悵，泣下數行。趙已不知所之。重至牧所，駝馬俱無。焚焚竟日，得遇周南溪先生，乘一駝兩馬而來，乃訂交於積雪間焉。於路備詳所遇，南溪決其爲狐，且訝曰：「昨遇一人哭於道，余詢之，自稱山西趙姓，有一駝一馬，爲暴客劫去，想即與公爲讎者。」陸質其年貌，果趙也，相與太息者久之。至軍營，陸金盡，以岐黃術寄食於軍中，然性愼而執口不擇言，竟坐訕謗伏法。南溪收其屍，葬之於火，始悟胡生謂其面有死氣之說，不謬也。

閑齋曰：落拓無依，受辱賤役，斯乃困心衡慮時矣；乃稍覺得意，遽爾輕薄，頓觸所忌，見棄於狐，卒之坐謗。

伏法，魂羈異域，可哀也夫！

馮勰

華亭汪瑾，年五十餘，潦倒都門，未離蓆帽，頗倦游。值秋風，鱸膾興思，遂買舟南下，候放閘，泊武城故縣之西。日薄暮，方苦岑寂，見一小奚奴，汗走而至，投一刺曰：「家主人馮二官奉謁。」閱名紙稱：「鄉眷晚生馮勰。」素昧平生，自分老而貧，至親良友，交臂且不相識，那得有強來親近者？疑其錯，觀望不受。奴曰：「老爺非松江汪姓耶？」曰：「然。」曰：「然則不錯也。」遂馳去。俄而馮至，鮮衣新帽，年約三旬，揖讓登舟，執禮甚謙，以幣綢四端爲贄。自稱：「山西人，將之揚州，就一相識——爲上官橋巡檢者，知兄歸松江，願附便舟，未知肯容納否？」汪察其人樸厚，許之。馮拜謝，奴乃攜被襖委諸桅艙。夜間相敘，汪曰：「兄西人弟南人，何爲稱鄉眷也？」馮曰：「祖貫松江，鼎革後入籍汾陽，名祗稱鄉眷，不忘本也。」汪曰：「胡爲不仕，負此壯年？」馮曰：「是有命焉，不可得而強也。行賄業累萬矣，終無成就。初甚抑鬱，後遂釋然。蓋轉念才如驪綫，拆之無寸長，何必尸位如曰爲貧而仕，則弟固富於貧者，每年所進十信於彼……細思一無是處，故甘爲布衣耳。兄獨不見江東獨步之王文度乎？苟守志不出，則弱冠重名，終當身不墮，何至倒執手板，貽笑後人？」汪歎曰：「兄言是也。賄且不官，况無金行賂如弟者，欲不棄擲得乎？」馮曰：「賄賂行而無門可入，非世路之難，正皇朝景運之隆，英才用世之秋也。故行賄非難其人，不受賄之難其人也，非不受賄之難其人，唯不行賄之難其人也。世之衰也，一變而爲請託，再變而爲賄賂，三變而爲捐納，寒賤之士，遣於野矣！廝役之賤，升於朝矣！廉介者黜，貪墨者進矣！甚之臣賂其君，崔弘博司徒矣！君賂其臣，子明從封禪矣！習俗移久，賢者不免，下焉者又何冀乎？兄際盛世而

不見用，命也。於貧何尤焉？汪深佩其言，半愁頓減。自是朝夕晤對，相得甚歡。一日舟次淮安，值仲秋之望，汪市酒邀馮賞月。酣飲間，馮忽把盞賦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汪不以爲意。因問：「貴友司巡檢，官况料必清，千里就之，莫徒勞往返否？」馮不應。良久乃停杯慘然曰：「旬日來感兄遇我厚，屢欲以誠相告，恐駭聽聞，用茲隱忍。今承下詢，實默默。上官橋巡檢陳某，雖朋友，實仇讎也。十三年前，弟販布千捆至蘇州，路經在平，遇陳同逆旅。會大雨，留行，陳與同舍客呼盧一日夜，一敗塗地，囊囊盡傾，尙負百餘金，無可措置，大爲同舍客所窘，弟憐之，如數代償，事乃已。復以二十金贈其行。彼時陳感荷之言，報復之意，一若粉骨糜肌，亦所其甘者。而復與弟謀，一家有老親，無以養志，欲援例捐一雜職，苦無囊可解，君杖義者，能假五百金，任權子母，苟得缺，必不相負。一弟因其孝思克嘉，慨然諾之。彼時亦太魯莽，竟不立券。越五年，予重入都門，聞其得缺，揚州尙未領憑，僑寓武外，急往訪之，辭以他出。再四往候，甫得一見，而相見又甚冷淡倨傲。」汪聞至此，不禁裂眦曰：「人心叵測，至如此乎？」馮曰：「非人心叵測也，乃吾輩心太實，口太直，以君子待小人，未聞有中。狼之事故也。」汪曰：「然，誠如所言，弟亦受此氣，慙久矣。此種人第宜索其所負，絕交而已矣。」馮曰：「弟之轉念，詎不若是哉？乃問及欠項，不特不承，且出惡言，弟憤怒時，與之爭論。——所以然者，不恨失財，恨其人之負心太甚也。豈意行如鬼蜮，甚蜂蠆，買囑坊正，執送官司，官以無票約，漫不加察，遂致瘠死他鄉，首邱莫正。訟之陰府，已許追償。幸兄攜之入揚，得洩忿於彼，必報德於兄。——結草銜環，敢忘異日。」汪聞之，悚然曰：「然則兄其鬼耶？」馮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之，可知矣。」汪驗之，無影，大懼，對席枯坐，面色如灰。馮慰之曰：「兄勿怖，感戴且無旣，豈爲兄害者？」良久，汪稍定，然兢兢與處，如背有芒。乃抵揚，馮惘然曰：「從此別矣。雖然，吾聞爲浮圖者，必合其尖，知兄與太守有舊，明日希往過之，乘間一白弟冤，無使負心奴盜清白名以

欺世人也。」言訖，再拜辭行。汪亦惻然送之，指小奚奴謂曰：「小奚人耶鬼耶？」馮曰：「身且爲鬼，安能役人？此亦於冥中以五千錢所買者，亦兄之鄉里，南門外回教李四之子也。」既去，汪心始安。汪性謹默，始終未洩於人，故舟中人咸不知之。翌日，謁太守，留飲，正款洽間，忽報上官橋陳巡檢於夜間暴疾死矣。太守愕然曰：「陳翁辦事精詳，形神矍鑠，那得便死？」汪歎曰：「幽冥之理，豈妄哉？」爲述所遇於太守，瞠目咋舌者久之。陳死無家可歸，太守爲具棺衾，瘞諸義塚，計其宦囊，約千金，恨其不良，傾囊贈汪曰：「吾爲馮繩報怨以報德也。」汪初不受，以太守理直，乃受之。歸而小康，詢鄉人曾有識李四者，本回民，果有一子，年十五，於二年前病瘡死矣，質其形貌，正與馮奴同，第不識冥中爲何人所居以貨之也。

閔齋曰：官憑印信，私憑票約，馮繩似乎無理可伸，訟之冥府，許其追償矣。坊正受賊鬻法，獨置不問，其亦以受賄之難其人而恕之歟？

戴監生

瀋陽戴監生懋，入都鄉試，不得志於有司，鬱鬱而歸。道出永平，止宿於荒戍行館之廳。廳西一帶，皆及肩土垣，垣外茅屋三間，戶常局鎖，秋草滿地，落葉堆階，繞屋三四老槐，六七古塚。屋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跡矣。戴牢愁不寐，二更後，猶繞砌閒步，見月色滿庭，山林清寂，微聞茅屋中有人語言，倚土垣聽之，頗了了，似一老人歎且笑曰：「我豈不明此理者？但余髮如此種種，心灰意淡久矣。譬如魚脫於罟，非不悠然深逝也，不能忘情於餌，必將復上於鉤；鳥脫於羅，非不翩然遠翥也，然不能慎機於微，必將更殞於弋；子戲功不止一簣，乃不自樹立，而復自踏之，恐日月蹉跎，臭皮囊不比金鋼石也。」一少年聲者笑曰：「我發軔之始，便獲美姝，兄弟姊

妹，豔羨滿室。至今且數年，兩腓猶瑩。况夫心腎可見，錢鏗之術，非無裨補。一真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翁蹉跎失足，神耗精，祇可窺竊繩樞，綢繆蟻，綺疏繡榻，非復翁側足地。譬如逆旅，蜚蟲，但夜出偷齧臭脚漢，乃轉笑香閨豹脚，親暱玉肌者爲失計，非翁眼孔小，直是翁妒心重耳。况壽夭自有定數，卽金鋼石亦有大小也。老人擲揄之曰：「老夫年逾五旬，詎意今日聞此奇談，何其恢詭。夫乞丐小兒，宛轉百尺竿頭，以爲得計，自謂出人頭地，初不知地下折臂叟，卽是當年竿上兒也。天下險危，無有甚於此者。子願以此驕老夫，人耶？天與以壽夭，而不禁人之樽節培養也。設有兩人於此，得青蚨一千，各分五百，數則同而用一人不必同。其一人一日一錢，或數日一錢，漸至不破一文，此五百錢雖終身不盡可也；其一人初亦一日一錢，或一日四五錢六七錢，漸至數十文，此五百錢其盡可立待也。子不明此理，反謂有命在天，是何番鴉鳥撞花，知有炎日而不知有元本也？豈不令人絕倒？」久之，不聞應者，唯頻聞老人嚶聲。戴欲歸，寐忽又聞老人言曰：「是亦不必多辨。子第思秦州田大郎，亦當淫淫汗下矣。彼非不自謂爲冥靈也，大椿也，乃由今觀之，野馬而羊角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轉眼化爲異物，至今觸體髓髓，每慘老夫之目。子甯未之見耶？」少年者，曰：「翁言非不了了，特「童鳥預元」自有方也。豈可與小兒強作解事者同日語？子黃庭之榛莽，已蕪除久矣，丹田之稂莠，亦除治盡矣，宏於中者肆於外，猶韞明珠於水晶之匱，無事銜露，表裏皆瑩，非如糜腐之石，不住切劑者。」老人曰：「然則遂無糜腐時乎？」少年曰：「玉晶何糜腐之有？」老人大聲曰：「見卵而求照夜，見輝而求鷄豕，癡絕妄絕矣。譬如荒祠木居士，不慮風雨，而梁柱蠹生，庇蔭我者，卽所以摧毀我者也；豈必外來之風雨哉？且斧斤不加，樗散之所以壽也；文采章身，鳳凰之所以隱也。子謀隸仙籍，而先窺鬼錄，吾恐子平之願難畢，而賈誼之鵬易來；鐵鐵一箇錯不成，栖惶甚矣。卽如館中戴監生，本非科中中人，尙賸賸憂思，自加

戕賊，正堪與子齊彭殤，未可與老夫較修短也。」戴驟聆至此，毛髮悚然，驚疑間，又聞少年曰：「休休！我聞太上之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我所以敢徑行直前者，誠有恃而不恐也，翁以鉤距來，我但以坦率注，毋啁噉也。」老人遂發怒聲曰：「稚子何敢恠牴牾，先輩汝牴牾不辨，香臭不分，有何尷尬？其特汝母爲讎符耶？老魅無所，幻醜媚人，今見乘於同儕，貧類醜鬼，天雷行且誅之，何足附胃？汝忘二十年前，跪老夫膝下，吮轉鼻，牽衣襖，苦求採補之術，汝母亦跪進履二緇，松子一杵，老夫一一授之，奈何飢附飽颺，強項乃爾？」少年便給尤甚，言不少諱，尋聞話諍紛然，漸出戶外，月明如水，見頗分明，一老人僵僕侏儒，扭結一少年，稚齒韶顏，容色如玉，於樹下相毆，苦甚，戴知其非，捫捉牆頭半甌，極力飛擊，撲地一聲，適中二人交足處，同仆於地，並化爲狐，分馳入屋後古墓中，戴亦就寢，次日，白諸館吏，同往發塚，有黑狐十餘頭，奔逸而出，逐之不及，後戴再試不策，憶狐言，投筆經商，致富十萬，遂不復求仕進云。

閑齋曰：贖贖憂思，且促壽命，恣情縱慾，抑又可知。老狐所論，確有見地。

佟綺角

旗人傅九者，年二十一，以事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衆，相挨以行，驀一人迎面而來，奔走如飛，其勢甚猛，傅方倉卒卻避，其人竟撞入懷中，與己合而爲一，頓覺身如水淋，寒噤不止，急投一綬店下，閉目躡身憩之，良久，頭愈痛，眼愈眩，茫茫然僂屣馳歸，夜二更後，忽躍起，大言曰：「我一時趕路不及，正在倉遽，奈何攔我去路，致誤大事，我於汝勢不兩立矣。」於是批頰撞頭，自殘不顧，家人環守通宵，搶攘不休，鄰人或言某術術所居，有巫而走無常者，號佟綺角，最能祛除不祥，盍使治之？家人亦耳其名，亟往祈請，佟未至，傅已知之，晒曰：「無

論佟麟角，卽「鐵鯨角」又何爲哉？俄而修至，男女觀者如堵，修噴目視之：「何處鬼魅，敢來此間祟人！實世卽又汝下油鍋矣。」傳瞠目不言，但吱吱切齒而已。修大怒，命傾油於巨鑊中，燒柴煎之，油沸，脩捉一鋼叉，回傳面上旋繞，故振響其環以恐嚇之，復叱曰：「不速供，則烹矣。」傳修口長號曰：「嗟乎冤哉烹也！」修曰：「無故祟人，罪固當烹，何冤之有？」傳倚牀戰慄，狀甚恐怖。修復振叉作欲刺之勢，喝令速烹。傳肘膝投地，求免備至，自供：「本鳳陽人，於某年入京，因迫於飢寒，竊發人塚，爲人所覺，羣來捉擒，一時惶皇，用鐵鉞拒捕，希冀免脫，不意連傷二人，坐法當斬，今日大決，綁赴柴市，已臨刑矣，因極力掙扎，得脫身而走，方將逃避，他所詎意爲此人攔阻，心實忿恨，故與之較量。既老爺見責，焉敢遲留，第乞祕密，小人他去。」修曰：「然則速去，勿觸我怒。」乃倚叉而坐，觀者莫不駭異。傳踞坐地上，揮涕不止。修又叱曰：「胡不去而泣？必求烹也。」傳哭曰：「小人在獄中時，因天寒，兩脚膠凍，步履甚艱，欲求氈襪一雙，則感德無量。」修笑曰：「甫得寬宥，輒有干求，一襪所值幾何，不吝與汝。」亟命家人取白紙糊作襪，形每隻畫一符，書一「氈」字，焚之。傳卽欣然伏地叩頭，卽伸足作更易狀，觀者皆笑。修因詰其姓名年歲，「今去此將安之乎？」傳曰：「姓名某某，年若干，今後脫大刑，欲奔川滇遠省，以避搜捕耳。」修曰：「汝計左矣！此去川滇數千萬里，豈旦夕可至者，倘爲人役所獲，市羅網罟，再思脫逃，其可得乎？不如從吾學，尙可得一畝飯處。」傳曰：「得荷老爺憐憫收納，必報大德。」修卽書一小符焚之，傳遂扑地不動，良久始醒，問之茫然，唯憶致病以先之事耳。家人共羅拜修，復厚贈焉。是日刑部大決，密訪果有其人者，已梟示矣，聞者咸歎異之，愈神修術。修年五十餘，子然獨處，持齋誦佛，寡言喜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一切箱篋几案不見拂拭，而光潔可鑑，或言其有禁鬼之術，或三年一更代，凡所服役者，悉鬼也。

譚九

京都花戶子譚九，探視烟郊，策衛出日，已向夕。道遇一媪，衣懸鶉而跨白馬，鞍轡華美，左右追隨問：「小郎何往？」譚以所之告。媪曰：「此去烟郊尚數十里，路多積潦，頗不易行。小郎不聞乎？風度蒲牢，都城漏下矣。荒野寂寂，保無有暴客相值。茅舍在邇，盍留一宿，翌日早行，得從容也。」譚正惶怯，聞言深荷其誼。媪策馬先導，循僻徑，約二里許，隱隱見林際燈光。媪以鞭指示曰：「至矣。」縱轡卽之，則矮屋兩椽，土垣及肩。媪棄騎，屏延客入室，室中空無所有，唯篝燈懸壁。一少婦臥炕頭哺兒。媪呼曰：「有客來，媳婦可速起。」婦徐起，掠髮兒呱呱啼。媪探袖出胡餅一枚，付之，啼始止。譚視婦年可二十，淚睫慘黛，殊少歡容。媪曰：「汝起燒茶，老身送馬便回。」言訖，出戶牽馬去。婦折爨引火於燈，着紅布短襖，綠布褲，藍布短襪，蹶高底破紅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兩踵焉。譚年少，口訥，不能致詰，但陰憐之。俄而媪還曰：「爲還代步，致郎寂坐，渠宅上聞有客至，亦欲延款，老身辭以太晚，囑爲致意。」譚唯唯。媪曰：「奔馳半日，想客亦甚苦飢矣。媳婦備飯來，老身且出喂驢。」譚曰：「相擾何安？芻豆之費，臨行當厚償。」媪搖手曰：「莫漫作客套語，所值幾何？」旣而餽驢已，婦陳設酒，殺瓦器，絕粗折穉爲箸，以盆代壺，而殺皆魚肉，但冷不中膾。媪移燈勸譚飲，譚辭不能，乃進飯，飯又冰冷，勉盡一盤，婦斂具去，相與坐話。婦就燈爲兒捉蠅，譚曰：「聽姥言，似非京師人，娘子則又旗妝，敢問邦族？」媪曰：「誠如郎說，身本鳳陽侯氏，因歲凶，流離入京，爲人縫紉補綴謀衣食，再離此間村民郝四，近三十年，今成翁矣。明日過肆，見傭工滌器，耳後有瘤大如卵者是也。媳婦王氏，實宅上婢子，其主人爲巴參領，久退閒，幼主襲職矣，適借馬處也。」譚曰：「視姥家亦甚清苦，何苦盛設待客？」媪笑曰：「倉卒客值，倉卒主人，豈能咄嗟辦

此殺膽亦緣以中元節例，分得宅上餽餘，方媿褻瀆，敢云盛設。譚坐久，頗倦，又不便偃息，乃出具就燈吸烟。婦頻賤，有欲烟之色，媿察知其意，亟附掌曰：「媳婦垂涎吸烟矣，小郎肯見賜否？」譚以煙囊付之，媿曰：「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那得有烟具？」譚乃並具奉之。婦吸之甚適，眉顰頓舒。媿視之，點頭曰：「老身在世六十餘年，不識此味，誠不解嗜痴者何好之如此也。」譚曰：「亦自不解，第不會則已，會輒一刻不能離，似甯可食無飯，不可吸無烟也。」媿大笑。譚曰：「娘子嗜此，遲日當市烟具來，以作野人芹敬。」媿領之。譚出，見銀河西耿，斜月在林，約略四更。媿揚聲於室曰：「客不時欠伸，當便寢息。」譚應曰：「尚可稍坐。」媿曰：「勿太勉強，明日尚有路行，更有所懇，望留意。」譚聞何事，媿惘然曰：「明日過肆，苟見我家老翁，須爲致聲，促其急送數緡錢來，但言家中喫着都盡矣。」譚曰：「無不盡心。」媿又赧然曰：「以貧故，無多被襖，屈郎甚矣。」譚曰：「假一席地，得一夕安，已承厚賜，敢過望耶？」因各就寢。譚疲極，倚裝便熟睡。既而夢回，覺草蟲鳴於耳畔，螢火耀於目前，巽然驚起，則身臥松柏間，秋露濕衣，清寒砭骨。驢係樹根上，齧草不休。茅舍均已烏有，媿與婦並失所在，但見古塚頽然，半傾於蒿萊枳棘之中而已。不禁毛髮森豎，急捉驢乘之，得得而驅。行三五里，天已向曙，稍稍心定。抵烟郊，事畢，復遵故道，小憩旗亭，有滌器老人，酷肖侯媿所述，詢之，果郝四也。愈異之，引至僻處，告以前夜所遇，郝泫然曰：「據郎所見，真先妻與亡媳並孫也。先妻下世二年，亡媳去歲以產難，母子一夕皆死，詎意尙聚首地下哉？」譚亦惘然。又問：「參領爲何人？」郝曰：「某旗某佐領之父也。死已十餘年矣。直北橋下處，卽其墓道。亡媳，其家婢也。老朽夫婦故宅上守墓人，往歲霖雨，屋舍傾圮，佐領無力繕葺，老朽無容身處，故傭工於此，聊以自活。前日中元節，佐領展墓，猶焚船馬數事，第不知亡妻借馬何事之耳。」譚感歎久之，乃解囊贈以青蚨五百，俾具冥資，勿致魂餒。郝泣謝。譚歸後，不欲食，言於鬼，亟備紙烟具二枚，烟

一封，重至其墓，祝而焚之。更訪巴參領墓，果在直北數十武外，松柏森鬱，有斷碑可捫云。

陸珪

子友陸子喻，名珪，少游巴蜀，舟泊巫山下，會同載一楚客，病死，其鄉人爲埋棺衾，行李羈滯，計四五百，方可發。陸固好動，既惡小給狹隘，又不耐喪事之擾，遂舍舟登陸，行二百里，足重繭，不復能越險阻，乃止於亂山孤館中，欲覓代步，無有也。一日館吏來曰：「敝處三家村也，往來但有此館。今夔州參戎蒞任，輜重冢口，將駐於此，君幸暫覓居停，官過後，當任君去留也。」陸不得已，復移裝於館西三里許，借廢蘭若居焉。就中惟一僧，年約三十餘，形貌奇核，行復僂僂，陸作客數千里外，不敢睥睨驕人，惟處之以謙，無何月升，值孟秋之半，炎暑未消，梧葉乍飄，蛩聲四聚，陸獨步荒砌，聞寺門剝啄聲甚雜沓，僧倒屣出，應陸潛伺之，則褐衣三五輩，將主人令邀僧山樓玩月，僧諾之，隨引扉相與西去。陸私念：「此僧蹤跡可疑久矣，盍覘之以窮根柢，倘有所見，亦可助異日談資也。」遂潛履其迹，迤邐行數里，山路迤邐，卒至一山樓，半依峭壁，半蒞深潭，階砌傾危，窗寮毀敗，陸度不可登，適旁有古松，虬枝天矯，倚於巨石，因攀松踞石，平眺樓中，色色洞晰，見樓中列雙燭，設兩筵，長裙高履者三人——貌悉吞偉，觀妝女子一人——色美麗，聞僧至，咸趨走而避之曰：「來何暮也。」僧笑曰：「早一刻非不佳，奈有俗客在賓榻，故少煞風景。」女子曰：「袁師知之乎？」鄺三妹不矜細行，竟遭意苴之謗，乃翁督責過峻，三妹嬌養慣，哭泣竟日，目盡腫，今夕不識能腫約否？如不來，則袁師真落寞矣。」一白衣少年曰：「不然，鄺三娘苟知袁師至，目腫卽消，卽不來，卿正好入。」無雙譜也。」女箴且罵曰：「小魅，踏鐵未消，遂敢於阿母前饒舌耶？」衆皆大笑。僧曰：「勿多求一變足矣。」女微笑曰：「今日兒有疾，」黃衣體重者進曰：

「卿有疾，予有藥，一刀圭足以療之。」女赧然，首垂頸赤，不復應酬。黑衣長鬣者，拍女肩而慰之曰：「老子與得，不淺，請與子推陳出新，以遊無窮。彼皆涉惡趣，不足與談，而亦無須芥蒂。子獨不憶袁師初晤時乎？纔一入鹿脯之宴，輒喜過望，酒載並吞，迄今骨鯁尙恐在喉，曾幾何時，亦以口給取憎。伊尙如此，况夫齋馬，奈何與之口角，獨不惜氣力耶？月色佳甚，不如謀醉之爲得也。」衆曰：「熊公平心之論也。」女亦解顏。紛然入座，舉杯歡暢，酒政誼囂，正騰辯間，褐衣奴傳語：「鄺三娘子來矣。」有頃，一雙鬟女郎登樓，貌尤豔而有愛色，不暇作寒暄語，狂僂然向衆言曰：「諸君尙在此高會耶？彼萊夷已稅信人之駕矣。我輩壽則壽矣，雖然，猶未足恃也。兒方寸亂矣，敢請諸君早計之。」衆驟聞之大驚，黑衣者獨哈然曰：「千奴共膽，必致首鼠兩端，大事去矣。吾等已預有間諜，萊夷之旅若林，亦何足畏？憶昔與袁衲子采藥西山，遇一饅婦方妁，吾二人未嘗迴避，而術竟無恙。可見學道旣成，雖危無咎也。」女愀然搖首曰：「兒聞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吾輩近年狂樂極矣，豈能不反昔胡大師作蜘蛛隱時，再三規戒曰：『行矣，樂不可恃，欲不可縱，三年後，萊夷猖獗，恐無完卵。』言猶在耳，今非其時乎？惜當日行色匆匆，未及審詢，驀然直此伎倆，輒何奈何？徒作大言，不爲遠慮。」僧曰：「無譁，胡師所居，去此不過三百里，盡共往依之。」衆悉肯。黑衣者獨不欲曰：「胡衲澹泊，惟曉枯禪，吾等避未然之災，而輕去已成之業，是猶棄蘇合之丸，而取蜚蜚之轉，袁師素多奇計，今乃出下策耶？」紛議未決，忽聞林中鳴鑼，聲陸大驚，窺之見壯夫百餘人，擁一將軍呵殿而至，咸手弓腰矢，嗾犬呼鷹，樓中人悉辟易而遁。壯夫飛馬分逐，無不應弦飲羽。陸股慄而顛，猛然驚寤，則身故在蘭若階下臥也，非夢也，而幻化如夢，心大疑。見僧已無有矣。次日，循所歷舊徑，果有山樓松石，悉符所見，徘徊不能自釋。歸而心悸，不復淹留，乃攜裝還山館。館吏迎笑曰：「子亦巧甚，參戎夜獵大獲，今晨甫去，子可以居此矣。」陸問參戎何如人，吏曰：「參戎瞿姓，山東萊州人，

新科進士有勇名，以軍功特授綏寧營參將者也。昨夜獵於山中，得熊一、虎一、猿一、狐狸二、兔三五頭，不足異也。最可異者，並捕得白馬，極神駿，謂是野馬，而蹄鐵宛然。此物奚其至此？子博學，能知之乎？陸雖不能解，而心知昨夜所見者，皆此數獸之妖。黑衣者熊，黃衣者虎，僧爲猿，二女子爲狐狸，三五褐衣奴卽兔也。而白衣少年，女嘲其蹄鐵未脫，其爲白馬無疑矣。此事陸逢人輒道之，予聞之尤熟。

閑齋曰：禽獸精魅，於人何所關係，乃致陸幻夢如此？天下事洵不可思議！

白萍

林澹人，延平諸生也，貌姣好如女子，而口吃，見者無不嘖嘖。閩中俗尙龍陽，林獨守身如處子，片肌寸體，未嘗輕露於人。年十九，未娶，以槐黃近，稅居城北余氏廢園，園多喬木，門枕一溪，地幽僻，少人踪。時已盛夏，林日喜輟讀，散步溪邊，愛其水之清漣，濯足石上，覺水旁嗤嗤有女子笑聲，林驚視之，見一女子齒甚穉，娟妙綽倫，出對岸，步水而過，無少沾濡。林叱曰：「何物妖魅，取近人耶？」女哂曰：「恐世間無此妖魅耳。」林拭目，履履，偕女於樹下諦觀之，女坐石上，笑曰：「我妖魅，子何相近？不慮噬子耶？」林曰：「苟非妖魅，何能於水上行，衣履悉不沾濡？」女曰：「子陋矣！仙子行於水，無迹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識水性者，卽伏水中一年，亦無不可，何怪焉？」林曰：「踏浪之技，無地無之，不足爭論，所可異者，地僻人稀，來此空谷，足音耳。」女應聲曰：「年少喜遊，自然滋爾疑抱。然子非善知識，請各事其事，無相擾也。」一言訖，惻然欲淚，若不勝其感佩者。林憐之，欲邀之入齋，而又畏其非人，頗形躑躅。女復嬉笑曰：「子真口同百舌，胆如鼯鼠者也！獨不慮貽笑於人耶？」林慙然，肩隨以行。甫至園門，略徇前，卽遇館童逆告曰：「浴湯已寒，郎何往而久不歸也？」女匿林後，潛入齋中，格

格笑不止，林亦匿笑，謂童曰：「我自洗浴，汝亦不必復來，我倦甚，須早眠也。」童懷惑而去。林深閉重門，入室向女笑曰：「子亦太便捷，必久慣貽香者。」女睨之曰：「含苞花何漫以繽紛見擬，甯若子美目修眉丰姿自喜，甘爲巾幗之行，倘遇俞大夫，後庭花知添幾種，應爲子升表於天矣。」林故覲覲達於心而儒於言，乍入溫柔鄉，而頰口吃，甚不敵女之便給。女下窗閉戶，收書燃燈，與林對席坐，披覽詩文，搜索筆硯，不肯少靜。見葦秤，卽取與林弈一局，方蒞輒以手亂其子曰：「此大費心，非樂事也。縱留幾局，嘔血圖，又何關係。」於是促膝諧謔，問林：「能飲乎？」林以景淺對。女以筮輕擊其肩曰：「量淺耳，是能飲也。」亟啓紗廚，出一酒罍，截一盒，類皆珍美。林怪問：「物從何來？」女曰：「預備於此久矣。子第飲食，又何多問。」林知其異而愛其美，殊不畏懼，相與淺斟細談。女自言：「余氏，字白萍，園主人奴之故主也。主人舉族徙城內，兒獨留此間，年十七矣。父母兄弟姊妹俱漂泊，蹤跡亦各無定，正愁孤子，幸得與君邂逅，如見憐，願備妾媵。」林喜曰：「小生亦未有室，今得與卿諧伉儷，何樂不爲。」女粲然飲酒間，備極歡昵。林原不能飲，少飲輒醉，乃同就榻，枕席之事，頗之倒之，盡歡而罷。自此無夕不至，好合無間。然終以館童之耳目爲礙，女商於林曰：「觀館童之爲人，頗穎慧，且子之心腹也，盍明告之。」林乃呼童使拜女，告以故，並戒勿洩。童唯唯而退，遂不復避諱。雖白晝亦在齋中，未幾，林赴試入會城，月餘始歸。女設饌，爲作軟脚局，相得愈歡。林曰：「棘闈七藝，皆不得意，心殊悒悒。」女曰：「勿憂，場中固不論文也。郎有祖德，必高捷。」及揭曉，林果中第九名，大噪。友人苻生者，故太守某公之孫，亦翩翩美少年也，與林爲犄角交，今更同年而同門，性本不羈，得雋而興愈豪，折柬招林，林辭不往。苻親至余園，強之升輿，在座五人，皆新貴而舊識者，飲至午後，始各散去。林被投轄不獲歸。苻醉謂林曰：「兄平日守身如玉，每卜朋友榻，未嘗解衣，今爲孝廉，行將仕矣，豈能作女子態？今夜與兄抵足眠可乎？」林請異榻，苻曰：「主人倉卒不暇，

備。隨頤二童強爲緩衣。林被酒眩眩，遂告以此事，且囑曰：「幸勿爲外人道也。」苻愕然曰：「此兄以緣致邪，喪無日矣。脫此無他術，惟謀早娶，可以免禍。」內子有女弟，年十八，性賢淑而色美麗，兄如不棄，弟請執柯。林故無父母伯叔，諸事皆得自主，且久聞苻內娣之美，族巨而家富，遂許之。苻晨起，入白於妻，妻大喜，歸告父母。其父素器林，一言而決。林遂寓於苻處，不復一過余園。擇日納采，及合卺，新婦果麗。三朝，婦家來饋，男女親戚宴會滿室。忽一女子瞥然至前，諸眷驚起視之，豔麗非常，而皆不相識。急呼主人，林入視，則余氏白萍也。驚惶却立，不能出一語。女艷然責林曰：「君誠所謂薄倖人也。兒何負於君，遽以葑菲見遺？」林俛首無以應。擾攘間，苻生突至，見之，驚爲仙人。女忽不見。諸眷駭愕，共聚猜疑，咸不知其妖異之由。惟苻曉然神爲之奪，歎異不置。遲半月餘，林飲於友人，漏下，歸自城北，覺身後有二人從行，疑爲邏卒，回顧良久，二人行近前，方辨爲二女。髮也，攬林袂而邀之曰：「小娘囑招郎君，幸勿見拒。」林卻之，不可不得已，從之以行。時際望夜，月色皓然，循僻徑約三四里，漸近余園。林內疚，止步不前，二環強挽之。又數武，見白萍坐溪邊石上，黛蛾顰蹙，怨態不支，掩袂而泣。二鬟捺林跪其前曰：「覓得薄情郎來矣。」林頓首引罪曰：「予知過矣。顧卿猶不念齋中繾綣情耶？」女哂曰：「子亦太強記，尙能憶及曩昔？若奴則盡付流水矣。予負心太甚，卽王魁李益，有不逮焉。尤可恨者，子賤玉貴珉，致兒清白之身，濫爲所玷，思之痛心切骨，銜恨非一朝一夕矣。今子身而來，何涸轍之鰓，縱搖尾乞憐，亦復奚益？應示蒲鞭之辱，以儆狂且。然不置子於死地者，以子異日騰驥，爲乃祖隱德之報故也。」乃命二環褫林衣，折柳枝鞭之數十，更以溪沙傳其陰，置諸石上，而後捨去。當林之被辱也，身如薔鬘，轉側由人。次日黎明，方能動履，遂踉蹌而返，密告苻生。苻聞之，浹背汗流，終身不過余園。林自此覺私處冷如垂冰，縮如僵蠶，百治不舉，蓋已病痿。新婦失所權，不能無外遇，所賴少年英發，祖德不衰，得捷南宮，仕清要。以苻一

子爲螟蛉。李芝霖曾爲子言，不甚悉。後又得賴冠千詳述之。

閑齋曰：祖有德而孫貴，天所以報其祖；林以闈而絕祀，天所以報林生。天不可恃，人其勉旃！

劉大賓

劉大賓者，河州副總戎周公之常隨也。暑中有大書房，花木叢雜，廊舍寬敞，每見鬼物。劉與轅門官白把總者相友善，偶夜半被酒，覓白閒談，繞出大堂，黝然無燈火，劉且行且喚曰：「白二哥睡何早也？」忽堂後偏旗纛下有人應曰：「白老爺苦蚊，向大書房宿矣。」劉乃負手高歌，緩步而往。時月色溶溶，萬籟俱寂，隱隱見花叢畔一紅衣女子，倚欄而立，劉默念：「夜深矣，此女胡爲乎來？度其體態，服色必杏花也。」蓋杏花者，周子婦之腰，頗有姿色。劉平日最爲注意者也。於是酒醉興高，欲就而撲之。去數武，見其面白如粉，眼赤色，舌出脣外，三寸餘。劉大叫發狂，徑搗書室，直宿者驚起環問，咸聞鬼哭之聲，漸出院外，無不毛戴。劉備述頗末，白把總至，聞之，訝曰：「我今夜仍宿斜房，且二更時，大堂即靜，旗纛下又烏得有人想亦鬼所爲也？」劉由此病癩，日作鬼語，悉不可曉。周以印印其背，亦不痊，惟僂身而行，如負重狀。每見杏花，輒悲喜追逐，杏花亦不禁悽惻泣數行下。周公以其怪，令二人不復相見。杏花從此失神，或罷繡獨語，或停食自傷，幾次投繯，皆爲同人所覺。一日，周出巡所汛，左右疏防，劉遂得於深夜，突入宅門，直抵寢所，解帶縊杏花之頸，比家人覺而救之，氣已絕矣。劉病尋愈，茫不知縊杏花之事，恨悒殊甚。又日爲杏花父母所窘辱，亦自經死。

閑齋曰：劉與杏花殆有夙冤耶？而淫心一動，妖即乘之，以致不得其死；君子是以首先戒淫。

莊鬪松

吉州莊壽年，號副松。乾隆初年，貢入國學，僦居城北一廢園中。初至時，芊芊茂草，苔蘚沒階，荒蕪殊甚。莊翳荆關徑，住行李於一軒。居無何，槐黃已屆，檢點入闈。莊雖名宿，而花樣不同，且半世坎壈，依然倒絢孩兒，鬱憤成病。延至春，委頓牀第，備奴駮鈍，不勝薪水之任。所喜同業邱生，亦同傷眊，曠者憐莊，老病攜一童並撲破就伴之。朝暮相對，頗慰寂寥。邱固少年，每擁衾裯，不無冥想。時際仲春，池草重芻，園花半茁，薄暮於軒東獨步，瞥見一女子，年可破瓜，翠裙紅袖，豔冶絕倫，向邱嫣然一笑，百媚俱生。邱迷惑矜視，形如木雞，第疑爲鄰女，罔敢僥倖。女尋踰堦垣而逝。邱歸村，語莊：「人言京師婦女妝束醜怪，既無旗人大方之度，又無南方嫵娜之風，乃弟之所見，實者有神仙其人者。妝束皆意想所不到。今而後知人言之不足信也。」莊曰：「否？否？子有見而佳者，皆非土着也。譬如今科鄉試榜下，其魁卷之堪誦一過者甚少，究其實，順天籍貫者，有幾人哉？」邱大笑。入夜，邱輾轉欲寐，矇矓間，女子倏至，遂鬱騰如醉，相與交媾，猥褻之聲四徹。莊驚覺，側耳聽之，不禁精遺滿席。次日天曉，而邱起尤晏，朝餐頓減，呵欠不時。莊詰其夜來何事，邱祕而不宣，莊大疑。夜轉寐，伺之，二更後聲復作，枕伴淫語，入耳喞喞，精又大洩。邱亦日就疲憊。莊詢之，猶不吐實。莊正色曰：「吾二人皆作客異鄉，家人繫念，豈不日甚一日？奈何以數千里外之身，置之狐鬼？君少年，庶可強支，僕老矣，安能拚將涸之精，爲君夜夜遺也？」邱慚謝曰：「君言藥石也，敢不拜嘉。如渠再至，當痛絕之。」是夕，女不至。邱翻於莊，莊亦心喜。適同監涪州劉生，精岐黃術，偶遇莊，驚曰：「君何病之深也？」診之，錯愕良久曰：「君年望六，那得有遺精症？豈其爲狐鬼所蠱乎？」莊神之，卽告以邱生事。俄邱至，劉亦診之，憮然曰：「此狐祟，非鬼也。無藥可醫。城南有穆薩嘛者，可延至，使驅之。」莊問：「穆薩嘛何如人？」劉曰：「鑲白旗蒙古人也，爲羽林軍。」薩嘛，譯言「巫覡」也。莊敬諾，浼邱僮往邀之。穆迫於官役，約三日後甫得來。莊引領望之，漏三下，女子復至，責邱曰：「君何信劉監

生語使人召穆薩嘛乎？我豈懼穆薩嘛者？邱言召穆之事，莊爲政，己不與焉。女忿然，以兩手捧邱之頰而接吻曰：「我卽死，汝豈能獨生耶？」卽以舌啓唇而吸之，麴麴然氣出如縷，心茫茫無所憑，女更加力吸之，邱覺丹田痛如刀割，五內欲裂。莊聞邱牀帳撼搖，連呼邱生不應，知其有異，急呼二僮起照，邱已昏絕，白身僵臥，噴救一晌始醒，持莊手且告且泣曰：「弟之鬼將如就餒於異鄉矣！」莊大恚，向邱慢罵，招邱同榻。三日復使延穆，穆果至，鄰人觀者如堵，穆冠兜鍪，搥金鈴，搥鼓琴，口誦神咒，遶園而走。至園後廢樓前，曠日仰視，旋棄鼓捉叉，徑趨步登樓，若有所逐。至牆角，極力叉之，聞啾啾之聲，如人之被撻然，設鼎鑊提叉烹之，咸見一黑狐，大如獾，脫腸而死。穆炙肉焚皮，研爲末，服邱及莊而去。怪遂絕。二人亦尋瘳，踵門謝贈，穆不受，訂交而別。邱丁丑捷南宮，授柘城尹，莊以教習考滿，授教職歸里。此事莊自言之。

額都司

參領德公，世裔也。夫人傅察氏，爲額都司姊，生一子二女。初居靈椿坊，徙城南泡子河，其院宇幽深，閉閣壯麗，爲一方甲第之冠，但多怪異。家人至日暮，非作隊不敢行；廐馬十數匹，例一夜兩驚。公子新娶婦，亦世閥女，年甫二九，未匝月，忽病癩癩，歌哭無恆，或裸跣奔馳，不避戒獲，每至漏下，則閉戶向隅，時翻衣笥，兩手常忙，不測何務。至午夜，必將一紙裹取衣笥中，封誌甚祕，婢子偶潛伺之，卽詬詈罵，滾地嬌啼。公子恥之，而亦無如之何。——若是者，半載餘矣。會額都司以事入都，下榻於廳之東院，院外卽鄰馬廐，德公爲作鞭脚局，飲半酣，德曰：「舍下多鬼，夜間獨宿，得毋懼乎？」額曰：「我輩作武將者，皆亡命徒，死且不避懼庸鬼哉！」各大笑。夜半洒闌，各歸寢所，額勞頓且醉，一夜酣眠，日高方起。德見其無事，中心頗安。越三宿矣，第四宿，額方偃息在牀，

聞頂榻上窸窣有聲，額心悸，起身點燭，坐以聽之。久乃闐然，遂不復滅燭，仍引衾臥。一食頃，聲又大作，仰望屋板，若有人踏之以行，漸至東北隅，忽止。屋角一板亂動，隨被揭去，有黑物下垂，形如馬尾，長尺餘，去燈遠，恍惚不能辨，而毛髮森豎，不克自壯，但瞳目視之而已。俄而黑物漸長，黑盡，繼之以白色，如粉，縷三四指闊，瞥見二眼，大如樞，方知是一人頭顱也。大懼，欲呼人，忽轉念：「人何怕鬼，且疇昔自翽之言，人悉聞之，一日示弱，將何以見人？」於是正心以覘之。此時物已出其半面，漸露鼻口，二目綠色，直視燈，燈光斂如豆，額昏昏如夢魔，四肢不能轉移，物遂欻然而下，似旋風透戶而出，燈驟明，額颯然如夢醒，但隴院前廐馬驚嘶，戶牖閉如故。譙樓漏三下矣，料其去必復返，亟移燈近榻，抽刀置枕畔，著衣躡鞵而臥，輾轉不能交睫。至五更，牆外廐馬重驚，竹樹吼風，而物已入室，燈復黯淡無光，物徑撲臥榻，額大叫捉刀斫之，剗然一聲，如裂帛，案翻燈滅，隨聞榻上蓬蓬，逾刻方息，額憊極而睡。次日，拉主人於僻處，備述夜來事，因勸移居以避其厲，且曰：「焉知甥媳之病，非凶宅有以致之？」德曰：「予亦不耐久住矣，苦無吉宅耳。」額曰：「何宅不吉於此？予友薩都統之宅，方兌舊主，可相也。」德即以三千金易券焉。及遷，新婦大哭不往，公子仗劍恐嚇之，白足蓬首而奔，侍兒強爲著履襪，納之車中，處新居，上下帖然，雞犬不驚，新婦病亦驟愈。侍女發其笥，於紙裏內得五色綫，綆長四五尺，大如箭幹，不測何用，問之亦自茫然。諸姊妹或述其瘋狂之態，羞頰無以自容。額後官至副總戎，德故宅連更數主，胥不相安，今廢爲菜圃矣。

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札兒市，居民皆製草像生花爲業。有幼女奉老父以居者，亦業此。父久病痰喘，按時舉發，積

年愈甚，吼臥不起，醫來弗藥，女忘啜廢寢，明慰暗憂。適有隣媪鳩諸婦女，往了鬻山進香者，女因密詢進香何爲？媪曰：「或以多病，或以乏嗣，各以心願求之，山頂娘娘最靈，感應之如響。」女曰：「此間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耳。」女曰：「一里幾何？」曰：「三百六十步。」女謹誌之。夜俟父安寢，輒潛於院中，持香一炷，計其數，繞院而拜，默祝：「一身孱弱，父病甚，家中更無人，不能朝山進香，謹按里數一步一拜，有如身到寶山，親瞻聖像，保佑老父，沉痾速起，百歲康強，自願繡佛長齋，終身頂禮……」云云。如是得間則拜，旦夕不輟。半月有餘，舊說了鬻山奉祀泰山頂碧霞元君之神，靈應昭於幾輔，上自大內后妃及王公縉紳，下迄庶民，每際四月，則進香賽會者，車馬絡繹，不絕於道；每日五更雞鳴時，即有上殿拈香者，謂之「上頭香」，頭香必待宮便巨璫，次則權貴，他人罔敢僭越。時有中涓魏公者，奉皇太后旨往降頭香，甫開殿門，即有香在爐中，火焰甚盛，魏怒責廟主曰：「老佛爺香猶未降，何得令人預焚於此？」廟主惶恐曰：「爺不來，殿不敢開，誠不解此香何由至？」魏默念：「初至時，殿始振管，香灰未寸，良可駭異。明日更早來看如何？」亟囑廟主曰：「既往不吝矣，汝其敬慎，翊日當早來上頭香也。」遂去。廟主畏罪，與徒終夜巡視，纔四更，魏已至，至則爐中香火宛然。一女子方禮拜於地，咸大驚，女聞人聲驚起，倏忽不見，衆以爲鬼。魏公曰：「豈有聖神之前，鬼敢公然出現者乎？必有來由，吾有以處之矣。」遂上二香於山門下，踞胡牀，聚衆香客而告之，並詳其年歲容貌服色，衆客愕然，但以爲奇，而未知其故。卒有一媪聞之，沈思曰：「據爺所見，無乃吾之鄰女乎？何其色色相符？」魏問是何鄰女，幻化若此？媪曰：「居花院市，一孝女也。因父病痰喘，廢寢忘餐，日夜侍奉，而未見痊愈。我來進香時，女細問緣由，並問到山里數，想在家中默禱耳。何神魂遂能至此也？」魏拊髀曰：「無疑矣。」亟馳歸復命，密訪得女，就見之，果殿中所見者，問之，悉以誠告。且言雖未出門，恍惚身歷，以此父病獲痊。魏嘆曰：「至誠感神，真純

孝也。一認爲義女，不啻所出。其父復得享三十年溫飽。百歲令終。女嫁於大興張氏子，妝奩之盛，不下數千金，皆魏獨任壻家緣。此累世爲富商云。

閑齋曰：真誠所積，神靈可通。此與九華山進香事，同一葩轍。

請仙

予間嘗覽太平廣記及小說諸書，其所載怪異之事，不可枚舉。又每聞人所言，皆鑿鑿可據。心雖信而竊又疑之。蓋以未嘗目覩之也。惟憶從先君隨宦於宜君時，先王父攝篆烏蘭，先君奉祖母留居宜君署中。適縣君張公薦一戲術人來，觀其術平平耳。先君以張公故，絨白金二兩遺之。術人不受，曰：「今日作戲法，環觀者數十百人，而未有嘖嘖稱歎者，是所學不足以驚人目，可知也。何敢妄邀厚賞。雖然，小人少遇異人，得降仙之術，今夜請獻之，或博太太一粲也。」先君許之，賜之酒食。日薄暮，術人擇園中廢軒三楹，灑掃至潔，窗破者補之，壁剝者墜之，凡有穴隙如針孔大，亦必彌縫完密，更張帷幔以蔽戶牖，燈後於西壁畫一門如圭竇狀，門前設一矮牌几，几上置一爐，焚紫降，不令烟絕。餘無他物。選秀慧童子十四五歲者二人，其髻而赤其脚，名之曰清風明月，使背立几前。先祖母率姑母及諸姊妹，垂筠籬坐於東楹。先君乃率子兄弟，翼坐籬外。僕輩有令觀者，有不令觀者，一惟術人之命是聽。漏三下，術人炷香於爐，焚符於燭，教二童僂身從膝下，反視几下。圭竇問曰：「何所見？」曰：「開門矣。」術人即噴水向壁上，灑之，復亟亟問何如。童曰：「梳頭矣。」勻面矣。一既而曰：「易履矣。」著衣矣。一術人曰：「然則可以出矣。」噴水三灑之，瞥見一女子立几後，約長五尺許，衣大紅衫，拖素裙，眉目娟好，微笑，作羞恥態。術人告女曰：「太太在此，可爲禮。」女乃斂衽。術人曰：「太

太最尊貴，胡爲不行全禮？乃一福畢，乃事耶？女子以袖掩口，微笑不動。術人亦笑曰：「是見人多，怕羞矣。」令童子前，把其袖，牽出几外。童子力牽，女子力却，相拂良久。術人作急狀，由之曰：「彼仙人性情村野，且放手，我自有區處。」童子乃放手，女子還故處。術人復喚水壁上，倏又一女子出，雙環垂髻，齒穉於前，貌尤娟妙，著淺碧衫，腰下繫樹葉一圍，長尺餘，赤雙足，而手足指爪皆長四五寸，並立几後，左顧紅衣者而笑。術人曰：「汝姊幽居久，習於村野，見太太不復知有禮數。汝最知禮者，可率伊行禮，無失儀，致重我罪累也。」女子乃推前，女繞出几外，捺其頸，令跪，舉止柔媚，觀者神癡。拜訖，還故處。術人復以水噴之，隨隱。於是神其術，厚賜而遣之。細詢二童子：「當牽袖之時，是人耶？非人耶？」童子曰：「不知是人與否，但把臂如握綿絮，力又微弱，纒四五牽扯，已汗出涇涇，嬌喘不勝矣。如非術人，令放手，再兩三扯，即可至太太前矣。」予年方十四，至今記之了，每舉以告人，無有能測之者，或謂障眼法，也不足爲異。然障眼法不過能障眼耳，未有能握之有質者，是不可解。

某太醫

太醫某，大興人，失其姓名，輕裘肥馬，日奔走於九門，以此致富。延請者日積於門，非日晡不到，不顧病家之望，眼穿也。每視一病，寫一方，不論效不效，例奉千錢，否則不至也。日暮歸，從人馬後，囊橐盡滿，人或怪其來遲，則色然曰：「甫自某貴戚第，某堂官宅中來。」蓋非一時勢位烜赫者，不屑流諸齒頰間也。都人亦無如之何，任之而已。一日，看病歸，獨宿齋中，夢見一人——若甚相熟，而不記姓名——持片紙付之曰：「時已至，所負當見還矣。」醫取紙反覆檢視，空無一字。懷感間，已失其人所在。驚而寤，聽漏聲三下，家人叩戶報：「儒人生

子矣。醫毛髮森豎，心知其爲索債者，特未審所負幾何耳。子既長，忤逆異常，視父母如寇讎，看錢財如糞土，日向母索錢若干，頃刻卽盡。積十餘年，家漸落。母或稍吝，輒裂臂相向，勢將用武；母懼而給之，不敢面斥。陰訴於醫，醫閉目搖首曰：「勿再言此子，使我心膽墮地矣。」因以所夢告之。妻驚曰：「有字之券，或可量力取償；若無字之券，知負彼幾何？甯有窮期耶？老奴以藥殺人，不知幾許，此子必其曾也。彼挾恨奉冥檄而來，敢與之較耶？」言訖，大慟。妾從旁慰之曰：「大郎雖不肖，小郎行當成立，何必反目。」妻唾其面曰：「呸！汝癡心尙過望耶？天之報施老奴者，如此不爽，縱有百子，亦必沆瀣一氣，豈復有以德報怨來者？」醫默然無以應。太息而已。又十餘年，一夕復夢其人至曰：「債負已清，可還汝券，然尙欠一命，會須同見冥王。」立時大病，自知不起，乃以其語告妻，囑託後事。閱二日，其子暴死，醫泣曰：「時至矣！」夜分果亡，少子亦不肖，遂落魄，啼飢號寒，人咸指爲某太醫之子，以爲戒。

閑齋曰：庸醫殺人，當獲此報。特一人之債易償，多人之命難抵，輪迴墮落，尙有窮期耶？醫家草菅人命，而影響脈理以漁利者，睹此慘報，未識亦肯稍袖毒手否？

地震

老人相傳雍正庚戌歲京師地震之前一日，西城有人抱三四歲小兒入茶肆，甫及門，小兒輒抱其頸，不肯入，但曰：「小」小者，小兒不願之語也。乃之他肆，復曰：「小」強之入，則啼連走數四，皆然。其人深以爲異，問：「汝平日極喜入茶社食蜜果，今日胡爲乎爾？」兒曰：「今日各肆賣茶人及飲茶人，皆各頸帶鐵鎖，故不欲入。且今日往來街市之人，何帶鎖者之多也？」其人笑其妄，路遇一相識，問所之，白其故，大笑而去。兒哂曰：「

彼亦被鎖，尙笑人耶？其人歸，遂所知，輒告之。或言小兒眼淨，所見未必無因，伺之可也。小兒有堂兄二人，亦驚其頸有鎖。次日，地大震，居屋傾毀無數，凡小兒不入之肆，無不摧折，竟無一人得免。二堂兄亦爲牆所壓，訪所遇相識，已死於屋下。——知劫數之不可逃也，類如此。

朱佩茵

宜君塘汎兵朱佩茵，有甥女爲農家婦，居焦家坪，嫁半年，方婢夢見一人，顰身青面，頰然赤幘，來與婦交。凡三夜，遂有娠。腹中時時蠕動，則痛楚欲絕，大聲呼號。其婦姑以密邇比鄰，禁令隱忍，婦不能將順，致相勃谿。鄰媪聞之來勸，見婦驚曰：「媳婦有妖胎，會將摩厲以需，毋復聒之使不安靜也。」姑始大懼，使夫告諸母家。母躬往省視，及臨蓐，轉側叫號，四鄰走避。久之，產一物，人首蛇身，髮赤色，長三尺餘，面白如粉，首尾及尋，見人則笑。衆皆驚奔，無敢入房者。比就乳哺，婦遽驚絕。朱來探甥女，甫入門，遇其妹，搖手止之，拉入草堂，細訴妖狀。朱曰：「旣以爲妖，盍殺之？」妹曰：「終日蟠踞吾女側，投鼠亦當忌器也。」朱請試觀之物，方蠕屈，閉目如睡。朱潛解佩刀，突前握物之髮，拖之出房。物驚寤，瞳目張口，聲磕磕如擊石，蜿蜒纏朱左股，衆遙立噴呼，朱刀已落血藍色，淋漓滿衣，腥氣入腦。朱復剝其皮而卷之，曰：「吾正需此以饒三絃也。」兩家深感之。其婦至今亦無恙。

紙錢

友人護軍景君名祿居，近城北一夕，同其友富海歸家路，經靈官廟，已三下忽，見二粉蝶翩翩飛繞去地。

二尺餘。『時際隆冬，且深夜，烏得有蝶？』就視，則二紙錢也。並無風，相去咫尺，旋轉對舞不已，大以爲怪。適一人騎馬自西來，馬耳聳鼻鳴，連鞭不進。其人厲聲問二人：『胡爲者？』景指紙錢令觀之。擊拆老軍過而戒之曰：『各走各路，何管閒事！即此一席地，已倒斃二人矣。』騎者懼疾馳而去。景富皆少年好事，直追隨紙錢至人家矮牆下，旋入狗竇中始沒。是年富死，又二年，景亦亡。

閻齋曰：紙錢以無風飛舞，物有憑也。旣已倒斃二人，而富景又繼死，其爲祟正不可解；如謂示之以兆，何騎者與老軍見之而又無恙耶？

三李明

光山李明，家素貧，傭春鋤口。邑有監生鍾秀者，有事他出，避雨於明檐下，明延入，具酌與語。秀大悅，遂訂交於杵臼間。自此時相往還，迭爲賓主。一日，鄰家失火，殃及秀家，明奔至，冒烟突火以救之，鬚眉皆盡，秀獲不死。於是交愈深。會秀欲赴南昌，昌總戎幕，拉明同往，買舟南下。於道士汛遇颶風，舟覆，人盡溺，秀爲山西客所拯。客亦賈於南昌者，遂與同載。秀深感之，叩客姓名，則曰山西李明也。而光山李明之屍，竟不獲。秀且夕悲悼而已。至湖口，山西李明遇其鄉人，得母訃，慟絕，亟返棹，語秀曰：『方寸亂矣，不暇爲君謀，謹饋八金爲贖，請從此別。』秀力卻時，其舟已揚帆北去矣。秀竚立以泣，疾且作，僦居一蘭若中，伏枕匝月，僧厭之，終日絮聒。鄰有老人聞之，惡僧之忍，忿忿入剎，謂秀曰：『君安用汚此清淨地，欲望誰發慈悲心耶？』乃率其僮僕，扛其行李，並鼻秀，悉置其家，爲延醫進藥，旬日大愈。秀乃頓首謝曰：『老丈之於鄙人，所謂肉白骨而重生也。敢請姓名，銘五中以圖涓埃之報。』老人正色曰：『我憐君失路，故一援手，豈望報者哉？若夫賤名，則不妨相聞。我李明也，年

七十矣。秀大異之。老人詢其所滿，教之曰：「胡不詣告塘汛？」秀以爲然，即詣汛告之。汛兵聞爲總戎幕友，奔告所司，因得乘傳入南昌。述其所遇於鎮公，拊髀而歎，以爲奇事焉。

閔齋曰：三李明不奇，奇在於鍾秀，皆有再生恩。三生石上，其有夙緣耶？不然，何相值之巧也？

霍筠

大興霍筦，筦霍篋，皆瘍醫之子。獨筠秀逸，狡好，穎慧不凡，不屑於本業。十餘齒，卽喜讀書。其父以其梗家，怒而縛之於槐，將痛懲之。有鄰翁姚學究者，適至，驚問：「作何過犯，異常示辱？」其父告以故。姚遽前解釋曰：「吾以爲而忤腹誹，乖戾子職，乃爲讀書，所謂狐裘並無羔袖，亟當鼓之舞之，奈何朴作教刑，阻其邁往？君真立志不爲賢父兄者！」其父曰：「墮祖業，廢家學，豈克肖之子？況士之子恆爲士，家世業醫而望其作破天荒之劉銳，難之又難。」姚曰：「君言差矣！將相甯有種乎？吾嘉其志，此後風雲變化，正未可量也。僕老矣，恐不獲親見之耳。足下幼而逃塾，何老猶坑儒耶？」其父不覺失笑。姚問筦曰：「子喜讀何書？」筦曰：「時藝耳。」「能解乎？」曰：「解。」「能爲之乎？」曰：「有窗稿在。」曰：「既有窗稿，盍出之。」一驚老眼。筦呈一帙，姚且閱且訝曰：「作手也！非時下拾藩者所能辦矣。持此以往，取功名如拾芥耳。幸勿羈勒以成其志。」其父本市井，聞姚讚揚，私心竊喜，不復禁止。筦自此益加精進，日把一編，行立不輟。然兩應童子試不中，年弱冠，其父欲爲之娶室。筦自矢曰：「不得功名，終身不娶。」書中稱美女，有螻首蛾眉，傾國傾城者，筦未之見也。倘一生不遇其人，甯鏹居以沒世耳。」其父亦無如之何。漸生厭惡，因悔恨曰：「此皆嚮日姚老儒一言所誤，致聰穎兒一旦迂腐至此，吾老矣，豈可使二子坐受其累？」乃析田分產，使三子各立門戶。旣而父母相繼死，筦篋日出

行道頗能自贖，惟筠謀生計拙，日就狼狽。所隸老僕諫之曰：「二郎勿復讀此死書矣！試看大郎三郎二人，逐日輕裘肥馬，不費一毫心力，錢如流水入門。郎不如重理舊業，時向大郎三郎討論，不過數月，亦可出馬矣。何必日夜估量，徒自苦爲？」筠曰：「彼豈有真才實學，能起死回生耶？徒以人命爲孤注耳。良心安在？乃欲我效之，且與之討論，即云討論，亦不過求田問舍，有何可採？汝姑待之，當爲汝覓金魚也。」僕笑曰：「老奴豈不正是想第恐行將就木，不克見此榮華耳！」快快而退。筠自訟曰：「余信及豚魚，而見嗤於雙奴輩，豈其格物易而化人難乎？」無何，又值試期，治任之通州，一車一僮，老僕爲御，轅下駒復蹇劣，首途太晏，甫行二十餘里，輒曠暮難進，無止宿所，僮僕方怨咨，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漸至車前，則一翁一媪，奔走氣促。老僕遮問曰：「此間有人家借宿否？」翁曰：「方有急事，何暇攀談。」僮曰：「是何要務，匆促至此？」媪且走且應曰：「家有病人，去覓外科耳。」筠於車中聞之，輒曰：「我即是外科國手也，何必他求？」媪回首駐足曰：「莫見誑否？」筠曰：「失略倉卒，豈暇誑言？」媪曰：「然則年幾何矣？若已老，則又不巧。」筠曰：「奇哉！求醫而言年之老少乎？」僕曰：「郎甫二十許人，尙未有室，那得便老？」翁媪乃喜，躍就車前，舉燈照之，嘖嘖曰：「不特不老，且大是波俏郎，此卻天緣矣。」即左右超轅坐，指揮令進。僕曰：「郎雖世代瘍醫，然自來業儒，恐不勝任。」翁曰：「郎君自言能之，汝何贅辭？」媪曰：「巧合如此，必非偶然，搗謙奉璧可也。」俄至一莊院前，林木叢鬱，門庭壯麗，儼然巨家。翁媪下車囑曰：「稍候於此，容入白太太。」遂啓闔而入。老僕執轡低語曰：「郎本業未練習，何冒昧擔荷此事，脫有不妙，何以解免？」筠曰：「我豈冒昧作事者，汝勿多慮。」言次，翁媪率婢女數人趨走而出，曰：「郎君請即入，太太立候矣。」於是簇者導之，尋達一廣廳，見所謂太太者，立於檐下，年約三十六七，衣服華麗，容貌極都。筠忽見如此景象，不覺膝爲之屈，太太急命掖起，以常禮見，分賓主而坐，亟問邦族姓名，年

歲及曾否議婚，筠悉以實對。太太凝眸久之，顏色甚怡，謂筠曰：「老身姓梅氏，本河南人，流寓於此，近百年矣。嬌居無子，賴有一女，名宜春，纔十八，待字於家，不意忽構瘡疾，日甚一日，心甚憂之，故命其阿保往聘瘍醫，何幸路遇郎君，自稱國手，曷勝欣慶。但小女以患處幽隱，不肯令人醫治，間嘗與之商酌，謂當密爲訪求，得有醫人，少年未娶者，俾治之，倘得病愈，卽以爲配，今遇郎君，溫文韶秀，適副私願，應是天緣。」筠初念不過因一時失路，漫爲權變，以圖一宿，誠不料被迫至此，不勝皇遽，又不改易辭，但鞠躬曰：「醫治敢不盡力，若夫婚姻之事，曾向先人設誓，必待成名後議之。」太太曰：「郎君真言癡矣！不允婚姻，安可治此病？果有誓詞，不妨先爲聘，待大登科後，再小登科，亦何不可？」筠固懦於言，及聞太太快論，竟語塞不能對。太太命喚藥兒，傳語姑娘，請得一少年太醫至矣，亟打點，好入看病。」羣婢哄應而入。良久，一美婢出，極娟麗，立太太側，耳語數四。太太笑曰：「待太醫入內，自審諦之，去取任伊爲政，我不相強也。」婢諾諾，頰目筠笑而去。又久之，乃來致詞曰：「可請太醫入室。」太太親握筠手而行，歷曲室數重，始至閨闈，一婢啓簾，太太揚聲曰：「兒坐耶臥耶？太醫來矣。」尋入室，至榻前，女衣紅繡，擁錦衾倚鴛枕而坐，鬢髮黛眉，明眸皓齒，面色如朝霞和雪，光彩奪目，絕人寰。筠一見目眩意迷，不能正視。太太曰：「此郎君則太醫也。」汝阿保遇之途中者，可否令視汝疾，汝其自相之。」女竊睇流盼，俯首默然，兩頰紅暈。太太曰：「可否密對娘言，無羞出口。」女徐徐低言曰：「娘視爲可則可耳。」太太笑曰：「天賜郎君至此，爲兒消災，娘何不可之有？娘且暫去，但留蕊兒一入扶持可矣。」遂率羣婢出，回顧筠曰：「郎君須盡心，無草草看病，已當用飯也。」筠唯唯。女命蕊兒請太醫坐，蕊兒曰：「旣來看病，盍早看之，省卻忍受痛楚。」女羞澀之態，幾不能支。蕊兒屢促之，女不得已，嚶然一呻，斜臥向內，以袖障面，任其所爲。蕊兒乃含笑登牀，以手招筠，筠半坐牀側，蕊兒款款啓衾，則下體赤露，粉臂雪股，綴綴光生。

溫香馥馥，惟私處以紅帕覆之。瘡大如茶甌，正當股際。筠見此奇豔，鹿撞心頭，如夢如醉，勉強視瘡已。蕊兒復
衾下牀，呼他婢導見太太，太太令坐，問：「看病何如矣？」筠曰：「不當要害，無虞也。靈藥一敷，即愈耳。」太太
大喜，款待加蓬豆，即僮僕亦極豐美。太太曰：「郎君食已，可即賜藥。此女已是郎君人，幸勿視爲隔膜。」筠曰：
「敢不盡心，但須假一淨室，以便和藥。」太太曰：「已掃除書軒爲郎君設榻矣。」筠乃告退入軒。軒中位置
器玩及筆硯等事，靡不精良。儿上燒紅燭，大如臂；二美婢服役其中。筠曰：「得一小童，聽使喚足矣，何勞卿等？」
婢曰：「家中惟老園公，更無男子，何處得有小童？」筠曰：「患瘡姑娘，果未字乎？」婢曰：「太太無子，惟生姑
娘一人，欲得一才貌兼全者，方許爲贅，是以踉跄至今也。」筠曰：「然則許嫁醫人之說，恐未必確。」婢曰：「
果似郎君，亦何不確之有？第恐不能愈其疾耳。」筠喜動眉宇，笑曰：「愈此疾，予操之若券耳。卿等姑退，予合
藥最忌陰人，但呼我小僮來，祇候可矣。」婢笑而去。有頃，僮至，筠令先閉院門，低語曰：「予有一山水畫扇，攜
來否？」僮曰：「在枕函中。」筠大喜曰：「吾事濟矣。」亟開函取扇，扇上故有紫金錠扇墜，碎而未之，調以茶
脚調未勻。一婢出問曰：「太太致問郎君，藥合得否？」筠曰：「已合得矣。」即調勻，攜入見太太曰：「此藥忌
陰人犯手，須親敷乃可。」太太曰：「但得病愈，任郎爲之。」命一婢引之入。蕊兒見藥，欣然曰：「人固有美好
如郎君者，而無良藥，可乎？」復上床啓衾，筠左手持藥，右手揮雞翎敷之，乃故以手按摩其私處，紅帕忽被觸
落，女急縮玉足，足指拂筠目而過，陰溝已見蕊兒紅潮滿面，掩袖而笑。筠亦不覺心蕩，女向蕊兒小語曰：「藥
敷完，可請郎君出矣。」筠悵悵而出，太太慰勸臻至，親送歸寢。筠就枕，冥索「宜春豔質，獨得親其下體，何修
得此？」即蕊兒之姝麗，亦復非凡。轆轉反側，五更始睡去。翌日雞鳴，筠尚甘夢，即有二婢剝啄而入，直至榻前，
舉帷而啓曰：「姑娘敷藥，一夜安眠，已消腫矣。第須膏藥以封固瘡口，故太太命白郎君。」筠驚喜，披衣起曰：

「卽刻奉上矣。」二婢去。筠沈思無得膏藥處，殊徬徨。既而思得一策，頭躡履下牀，囑僮速去，密解車上穀，來僮曰：「何所用之？」筠曰：「非爾所知，第速取來，切勿洩於人。」僮哂而去。須臾提輓至，筠取其陳油積垢，和以榻塵，并所贈紫金錠末，翦書包布攤爲膏藥，親往貼之。數日，瘡大愈，可以行立。太太乃舉酒屬筠曰：「郎君之於小女，再生之恩也，請涓吉合卺可乎？」筠終不通權，謝曰：「筠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筠故能使之起耳。且姑娘瘡雖愈，亦須調攝百日，筠亦功名未就，不敢渝誓。」太太首肯曰：「若然，姑留聘以俟好音。」筠出白玉帶鈎一枚，奉之。太太遂設祖席，以百金爲贖，筠二讓而後受之，及抵通，一戰冠軍，卽馳書報捷於梅氏。議娶宜春。老僕曰：「無大郎之命，媒妁之言，無乃不可乎？」筠曰：「大舜且不告而娶，况我無可告，又有聘物在先，何須再煩媒妁？大郎卽不關白，亦無妨也。」遂諏吉贅於梅氏。花燭之盛，窮極奢麗。閨中靜好，自不待言。女復使筠納蕊兒爲妾。旣滿月，筠請太太欲暫歸籌劃，徒男婦老幼同來居此。太太曰：「此間荒野，不可久居。京師石叻門外有舊宅一區，曷同往居之？」筠大悅，擇日並發輜重，近百輛，絡繹於道。觀者以爲公侯眷屬，莫不駭矚。及至舊宅前，門閭極蕭條，入大門，破屋欹垣，亦殊荒廢。至二門以內，則嶄然一新，峻宇雕牆，煥然天上矣。筠獲美姝，又享富厚，心意滿足，無復書癖。於是盡移家口，同入新居。住省兄篋弟篋，車馬衣服，僕從之盛，色色動人。篋將曰：「聞弟入汴，幾番使人下通，皆云已歸，詢之家中，又道未返。日深疑抱，卜筮皆無徵驗，今何發跡若此？」筠備述已入梅氏甥館，甫定新遷，卽來祇謁。篋曰：「不意二哥成家，實愧缺禮。今又移居，卽當登堂一拜新嫂。」篋曰：「予雖叨一日之長，然弟之岳母，亦我之母執也，詎可不一往起居，會當與三弟並發耳。」因同車而往。及門，見其荒涼，篋笑曰：「吾弟忿往喜還，得此佳境，暇時改爲荒圃，開畦畛，滋灌溉，足夠一年酸齋之用。第恐異日得弟閱閱柴戟，不無稍費調停耳。」篋和之以笑。俄入重門，驀然改觀，二子咋舌相視。

不敢復加嘲笑。太太者出，二子拜見，謹謙不覺太過，俯仰唯唯。太太曰：「承二位下顧，合令小女出拜叔伯。」須臾，女出，嬌步逐來，羞從面起，苗條婉媚，目所未經。二子眩惑癡迷，如作遊仙之夢。女拜訖，即退。筵罷，炮羔爲花萼之宴，二子神往麗人，食不知味，逡巡辭去，評論於車中。筵曰：「述先人之業，出入王公鉅卿及士庶之家，閱人閨秀，何啻千萬，幾曾見有如新嫂者。從此富貴浮雲，功名糞土矣。」筵曰：「何物書癡，享此大福，豈夢想所能到？」筵曰：「焉得與之一夕綢繆，死亦無憾。」筵曰：「但有目者，皆當作是想，奈名分所關，徒思何益？」筵曰：「大哥亦太拘執矣。聞古有納弟婦盜兄嫂者，不失爲英君良相，我輩何人，拘執乃爾耶？」各歸與婦謀。筵妻賈筵，王亦妒而不明理者，其往見宜春，歸無人色，亦百計欲其夫亂之，以暢其妒心。會元夜，相與籌劃，布盛筵，邀宜春及蕊兒入城踏燈。王親往迎之，強而後可。宜春翠被紅絢，蕊兒錦裙繡襖而至。筵鞠之於門，既而入席，命梨園演肉蒲團，極其穢褻，宜春談笑自如，殊無慍色。賈王以爲可動，復乘間試以遊語。宜春曰：「盍請大伯三叔入來，兒奉一觴乎？」賈王大喜，亟遣婢趨告筵。筵聞之，如掘得藏金，踉蹌而入。宜春命酒跪奉筵，蕊兒跪奉筵，筵亦跪領之。筵曰：「嫂何多禮？」宜春曰：「酒以合歡，禮以綴淫，既奉酒，可不爲禮乎？」衆皆笑，席散，賈邀入房中更衣。宜春煖光眇視，醉態不支，低語向王曰：「嬌知之乎？今夕醉甚，當宿此，不能踏燈矣。」賈曰：「姊娣談心甚快，踏燈有何樂？」賈王私議曰：「看其有桃李之豔，必當有松柏之操，不謂飲糴亦醉，直一淫奔之女耳。」乃密囑筵，隱身戶外，倘有隙可乘，即下手拏雲也。言訖而入，極力挑逗之。宜春齧袖微笑曰：「古人易內而飲酒，初不解其何樂，今乃頗悟其趣。大伯三叔自家人也，何不入室一談，以盡清興？」筵即戶外應聲，爭奔而入。蕊兒遽滅燭，房中驟暗如漆，窗上雖有月光，竟一物不見。然二子窺聽已久，早知之稔熟，一時同撲宜春。筵擠筵曰：「兄先弟後，次敘不可紊也。」筵不得已，遂擁蕊兒，各接吻捫私，無所不至。

二女極力抵拒，呼叫聲嘶，竟不能脫，不覺暗中摸索，漸入佳境矣。二子情動已久，稍縱即逝，方圖再舉，小婢忽乘燭至，二子驚起視之，則王爲筭亂，賈爲筭亂，宜春蕊兒，渺無蹤影矣。彼此驚慚悔恨，奪門而散。先是賈王來邀宜春時，並不及筠，筠已疑之，不許往。太太獨以爲可，筠不能阻撓，惟囑早還。迨二更不返，大忿恨，背燭而坐。既而車聲轆轤，傳呼「姑娘及蕊姐歸來矣。」筠且喜且慍，俄而入室，詰其故。宜春笑曰：「郎之兄弟大非良善，故作浮劇惑人，兒已小施戲術，俾通室以顛倒之矣。」因備述其事。筠跌足曰：「此大毒狠，令我不安。」蕊兒曰：「蔑倫之人，不足爲罅鐘之猥狎，虐懲之亦不爲過。」筠曰：「既往不咎矣，第夜已深，重城何以得出？」宜春曰：「江湖之深，岱華之高，不能阻兒飛越，卑卑一城庸足限乎？」筠終不釋然。自此兄弟無顏相見，聲息不通。宜春學尤淹博，筠所爲詩文，多改正之。筠愛之如珍，敬之如賓。踰年生一子，筠是科舉孝廉，聯捷成進士，入翰林，身厭羅綺，口窮甘旨，人稱爲小石崇。一日，宜春忽泣謂筠曰：「兒初罹瘡疾，得君療之而痊，不慚自薦，以酬大德，詎意中道乖離，痛心孰甚？」筠大駭曰：「何爲出此？」宜春曰：「夙緣已盡，夫復何言？幸留此子，以承君嗣，今夜卽當永別耳。」筠不勝悲苦，哽咽不能成語。蕊兒亦從旁雨泣，尤助酸辛。頃之，太太出，挽宜春徑行，囑筠曰：「郎君無徒悲，好自愛，四十年當復相聚耳。」旋出筠門，前已駐一轎車，轎黃色甚，小角，纔繭栗車，正亦不廣，而美澤可鑑，一家十數人，悉乘之，人不覺小車亦不覺隘。老翁執鞭爲御，車行甚駛，瞬息而逝，而宜春及蕊兒泣聲猶恍然在耳也。筠竚立滂沱，家人勸不能止，強掖入門，則第宅化爲烏有，僅存破屋數椽，荆杞滿目而已。舉家驚駭，始知遇怪。然所遺黃白甚多，筠得別購廣居，仍不失爲豪富。後筠官居極品，壽享大年，子亦克肖，不絕書香。究不詳四十年後復聚之說，果何如耳。

閑齋曰：觀筭筭兄弟，敗禮蔑倫，其良必早已喪盡。筠立志讀書，不肯以人命爲孤注，是良心固未悞亡，故

終以此得佳婦，爲富人官極品，享大年。天之報施亦厚矣。若宜者，莫知所自，莫知其何往，其殆神龍作用耶？

趙婆婆

彰德趙媪，居積取盈，家稱少有。郡有惡豪，欲娶吳秀才女，以重金啗媪。媪貪其利，巧言駭合，致女失所。天吳忿甚，送官痛懲之。媪愧悔改業，誓不復爲人作伐，避居羨河鋪。一日，自城中探女歸，跨衛獨行，日已向暮，忽見一青衣，自岐路來，逆問：「莫是執柯趙姥否？」曰：「然。」曰：「然則請轉轡，隨兒行，家主母有事相挽也。」言訖，卻步爲導。媪陰念：「自蒙辱後，久不作蹇修，今觀此青衣舉止，故是大家婢子，從之必獲多金，不妨一作馮婦。」冥想頗得意，棄代步，捉銜以從。下路斜行，約數里，漸見青石整路，綠樹成行，奄至一巨宅，開闔高峻，閱閱煥然。青衣曰：「主翁投旅未歸，僮僕強半隨去，家少男子，姥徑入可矣。」接驢代繫庭樹上，轉出一廳，有婢媪數輩，坐立其間，見媪，羣喜曰：「樽樽喚得冰上人來矣！」卽有爭趨入告者。俄傳語：「可速入，夫人立候矣。」復相與歷院宇數重，始達正室。夫人者，倚隱囊而坐，年約四十許，媒再拜，夫人命曳起，賜坐，自展邦族云：是「大名鄭氏，流寓於此。夫爲盧侍郎，奉祠有年矣。所以命婢奉邀者，三豚兒已冠，未有佳婦，媪能爲我攀一門楣，必當重酬也。」因命呼三郎至，則亭亭玉立，英妙絕倫。媒極口讚揚：「無論公子內慧何如，卽此外秀，便足削盡天下粉黛之色，遮莫老身減齒三十年，亦必拚死克作姬媵，阿誰有閨秀，肯不急設東牀？」左右聞者，皆笑。夫人亦解顏曰：「無怪婆子起家，談鋒煞是犀利。第老身謀聘者爲東偏薛參政女，亦係世家。參政已捐館，夫入牛氏，擇婿甚苛，且多疑，往往垂成而悔，婆子自料能令此事必諧否？」媒曰：「老身平生不慣作模稜語，憑

三寸舌往說之，必有佳報。」夫人喜，飲食之，便促其行。媒請詰朝往，夫人曰：「事不宜緩，緩則中變矣。」媒不敢方命。夫人仍使樽樽爲伴，向東二里許，卽至其處，亦巨宅一區，瀉釘獸銀，壯麗埒盧氏。司閹止一媪，爲通之。謁牛於房，備陳來意。牛曰：「老身亦夙聞盧家三郎，非齷齪執袴子，特未親見耳。」媒曰：「自是臺閣品，老婦閱人多矣，幾曾見有如盧家三公子之才貌兼全者？將來若不大富貴，老婦請自抉兩眸子，誓不復相天下士矣。」牛曰：「汝亦莫揄揚過當，老身已許之矣。小女往省其舅姑，三日後甫得還，爲我致聲盧家親母，打點納采。約清明節後嫁衣可完，卽歸魚軒，兒女皆長成，就閣終非了局，汝亦不必奔波往返，年老路迂，勞勞碌碌，心所不忍，且汝辛苦不辭者，徒以欲得酬謝禮物耳。老身卽使相付，再來亦素手矣。」乃取廿金贈之，媒且喜且拜，以諛之曰：「端底大家，不比小戶，見理真，故作事快。」牛大悅，命具酒，並樽樽款之。果盤中有枰杜，甚甘美，媒伺隙以帕裹之，納袖中。飲數巡，謝酒辭行，牛復丁甯，速就婚禮，媒敬諾。既歸，搖籠擺裙，得色滿面，指樽樽謂夫人曰：「夫人但詢之，老身應得格外賞。」否？夜漏三時，往返五六里，委婉一兩言，致牛夫人心首俱肯，况待聘甚急，只在清明後，便賦于歸也。」夫人笑曰：「老魅亦太孟浪，那見以女嫁人，而如此汲汲者？婆子得渠廿金，亦不爲薄，老身倍之可也。」於是媒又得四十金，並紅綾一端，俄聞遠寺鐘聲，夫人曰：「夜闌矣，婆子當歸。」仍命樽樽送之。遭三郎於屏門下，媒戲索謝禮，三郎笑指其具，媒大笑而出。至岐路前，樽樽以驢授之，倉皇卻回，媒策蹇，且行且念：「夫人亦殊吝嗇，何難賞一壺酒，兩盛飯，一張牀，俾老嫗醉飽而睡，乃中夜逐客，豈其卜夜而不卜晝耶？」忖度間，已至家，天始明，子婦尙未興，以鞭撻門子，白足出應，訝其太早，媒曰：「且捉驢去，待徐徐告汝。」旣而婦亦出，媒入室坐，吸烟啜茶，銜其夜來事，子婦傾聽，眉宇間喜色發越。小孫聞人聲驚寤，呼母索乳，婦鳴之不睡，媒曰：「兒勿啼，爲汝攜得佳果來矣。」亟取帕裏擲匠頭，但見清瀟滴瀝。媒曰：「鮮果不

耐時，可惜揉壞矣！」囑婦解帕，則見蜚蚪數十枚，半如墨汁，猶有一二蠕蠕動者，咸大駭異。急取兩家贈金視之，已俱爲冥鏹，紅綾亦摺紙所爲。媒木立如偶人，良久，喉中作逆，嘔出濁水升餘，樹葉無數，始悟遇鬼病半月，顏色始復。

閑齋曰：世人當痛遭窘辱時，未始不立志變計，誓終身不蹈覆轍。乃日漸遠，氣漸平，事亦漸忘，一旦有以觸其機，不覺故態復萌，捨身不顧，遂至名墮行喪，不可救止者，比比皆然。如趙媒婆者，可鑒而不可笑也。

二官保

友人景君祿，爲予言其表弟三官保。滿州某旗人也。年十七八時，皓齒明眸，雪膚華髮，言笑嫵媚，儼然好女子，且善自修飾，見者靡不流矚。外秀如此，宜其溫文蘊藉，藹然可親矣。乃負氣陵人，好勇逞力，往往於喧衢鬧市間，與人一言牴牾，或因睚眦小怨，必致狼鬪兇毆，雖破腦裂膚，終不出一輒款語。有「北宮黝」之風，不知者親而近之，知者避而遠之。鄰里畏憚，西爲花豹子，以其美而暴戾也。更有修某號修章，馱者亦城北之市虎也，與保素不相能。嘗於茶社中，片言齟，輒相毆擊。其朋極力解紛，修大言曰：「汝旣稱好漢，敢於明日清晨，在天壇後見我否？」保以手拊膺，且自指其鼻曰：「我三官保，豈畏人者？無論何處，倘不如期往，永不爲人於北京城矣。」於是彼此不復言，各自散歸。翌日黎明，保徑單身至天壇後，坐俟良久，始見修率其黨十五六人，悉惡少年，洶洶而至，保迎叱曰：「汝鳩衆來欲打我耶？」修曰：「然。」保大笑曰：「我苟懼打，豈敢復來任汝鼠輩所爲，但一皺眉一呼痛，非好漢也。」言次，自去其衣，赤身臥地上，曰：「勿污我衣，速打速打！」修乘蜂擁而前，木棒鐵尺，亂下如雨，一霎體無完膚，四肢不能轉側，猶哂笑怒罵。修益怒，取棘刺一掬，刺入保兩

足指甲縫中，又用猪鬃探其尿管，深入二寸許，仍罵不絕口。修知其終不可伏，急投棘跪而挽持之曰：「君神人也，吾等甘拜下風矣。請破產調攝貴體，願終身服事，作一鷹犬，肯收錄否？」保懼甚，不復能作。然語，但首肯而已。修覆之以衣，昇歸家醫治兩月，始瘡瘡癒復脫，美好如故。遂與修約爲兄弟，逐日與俱，鄉鄰竊歎以爲保得修，虎而翼矣。保居近安定門，門外舊營房之東，故有關帝廟，保與修暨其黨十餘人，常聚集於其中，或掇石較力，或懸空架橫木，爲翻筋斗暨蜻蜓諸戲，或以巨竹數丈，張布爲帆，做白虎幢之製，騰擲身首，以示技巧。名曰「中幡」。入夜，則聚談開飲，評論某也強某也弱，所言強者必尋釁以折辱之，是以睥睨一方，稱爲土霸。雖屢爲官司懲勸，不少悛也。一日，方與衆擲鏝爲樂，忽一人貿然至前，瞋目視保曰：「汝莫是三官保否？」保曰：「然。」其人曰：「然則汝亦開南城有張閻王乎？」保曰：「亦或聞之。」其人哂曰：「卽我是也！」保曰：「來此欲何爲？」張於膝裙中出一匕首，長七八寸，甚銛利，舉足踏石，接匕於膝，鬚髯盡張，目眦欲裂，吐保曰：「鼎鑪猶有耳，豈不聞張閻王是好漢乎？觀汝形貌，不過一女子加弁耳，乃亦盜虛名，稱豹子，得不令好漢掃地。今來與汝一較，苟不苛，當留汝命。」「不苛」者，其類創語，猶言「不輸」也。保睨之而笑，回首視修曰：「常言太歲頭上動土，今果有其人矣。試言何以較量？」張曰：「將此匕首，自刺肌膚，不形隱忍之色，汝自審能否？」保拊掌曰：「吾謂挾泰山，超北海，或有不逮，若僅此區區，何云不能？」亟接匕首，退坐石上，裸其右股，示張曰：「卽刺此可乎？」張曰：「可。」保曰：「但平平一刺，何足道哉？吾試一新汝目。」乃於股上刻劃至骨，敲吱啞聲，釀成「天下太平」四字，皮翻肉突，血流被踵，飢膚白嫩，映血色如綉，絨染雪，旁觀無不蹙眉嚙齒，代爲不耐。而保談笑自若，似毫不痛楚者。然大驚，自投於地曰：「名下故無虛士，小人瞻仰無由，故假此以相試耳。望海涵以恕唐突。」保掖之起曰：「君是吾輩中人，如不棄，請兄事君。」張大喜過望，保得修，張左右手，愈縱。

橫無所忌憚。上元夜，三人踏燈於四牌樓，漏三下，飲於酒家樓，見一人貂帽狐裘，肥胖長大，年約三旬，又一少年二十許，冠紫貂冠，襲黑羊裘，從八九健僕，對席而坐，頻目視保，耳語而笑，笑訖復視之。保益作媚態，眼波頻溜，二人心醉已久，况加酒醉，少年乃出席向保曰：「元夜相逢，緣法前定，曷不同席一飲，快談衷曲乎？」修張怒勃然欲動，保肘張而躡修，足即趨對席曰：「既蒙垂愛，何幸如之。」二人喜極，擁之入座，狎褻百端。忽少年以所飲餘酒，舉保曰：「小哥能盡此杯，洵可人也。」保一手接杯，一手握其臂，極力扭之；少年大聲呼叫，蹲身桌下。中年者以爲戲，方鼓掌而笑，保回肘撞其胸，仰踣於地。修張復來相助，蹴踢二人，滾地甚苦，衆僕烏合搶攘，三人大揮老拳，勢不可當。四座紛紛走散，顛仆狼藉，三人一無所傷，徑下樓去。比金吾步軍來捕，三人已去遠，不可蹤跡矣。次日，處處相傳某宗室在某酒樓，爲匪類所窘辱，亦平日恣橫恃勢之報也。保聞之，意得甚。會夏日，保偕修張遊行郊外，小憩一墓門下，論及剛勇，保歎生平不逢敵手。修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雖然，京師之大如海，豈無傑出之士，惜我輩未遇。」隨執手指揮前一塚曰：「弟知之乎？此余斑龍之墓也。余斑龍者，山東臨清之回人也，號余大漢，生時賣大力丸於廟市，起家數千金，有李存孝之勇，嘗與勇士馬孟較力，馬揮鐵鏑劈其首，余奮臂一格，鐵鏑飛墮二十步外，折爲兩段。又嘗生拔鹿角，故號斑龍，吾儕生晚，不獲同時。今日對墓景仰，猶令人徘徊不能去。賢弟勿輕視天下士，恐斑龍有知，挪揄於地下也。」保艱然不悅曰：「斑龍之事，傳聞太過，予若遇李存孝，當北面事之；若遇斑龍，正未知鹿死誰手耳。」言次，大雨暴至，抵暮不休，三人四顧，驀見百步外，有鴟吻露樹間，冒雨就之，則廢寺一區，無有主者。修張喜曰：「卽此所以宿矣。」攜有酒肴，除地坐飲，保終不樂，修深悔失言，多方引咎。已而雨霽，月來，夜近三鼓，保見門外有人窺伺，軀體彷彿甚偉，保叱問：「爲誰？寧不知花豹子與修韋馱張閻王在此耶？」言未已，其人履闕而入，指保大笑曰：「今來與汝較，果

鹿死誰手？保大怒，右足飛起，其人以手格之，足痛甚，不覺踣地。其人提保之臂，卻步出門，保匍匐隨之，肘膝並行。直至階下，驀然拋擲之，保起身半空，飄飄然如風捲稿葉，墮落牆外，其人倏不見。修張大呼追救，杳不可得。大索半夜，至天明，始得保於余斑龍墓側，瞠目僵臥，形如夢魘。呼叫移時，始甦。甦而不能動履，修張迭負以歸。右足五指俱折，脛跗青腫，保自此爽然若失，幡然而悔，遂折節讀書，不復語力，見人謙抑巽順，犯而不校，卒爲善士。或遭素日黨類於途，輒逡巡走避，若將浼焉。人有述其向日行徑者，卽赧然如不自容。修張勸其振作，但含笑不言，伴以怒激之，惟敬謝而已。二人無如之何，索然而去，終身誓不相見。後入籍爲羽林軍，從征緬甸陣歿，年甫二十有三。

閑齋曰：三官保真神勇也！一跌輒悟，改過如決蕪，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也。以身報國，俎豆千秋矣。

倩兒

潮州富人江翁，世居安齋。一子名澄，小字蠻秀。潮人謂至極曰「蠻」，澄韶秀，故字之。弱冠游庠，母氏蕭，有舅爲部郎，沒已多年，始母王氏孀居，有一子一女，子六歲，女字倩兒，與澄同庚，豔麗無匹。縉紳之家，競思委禽，王溺愛其女，擇配甚苛，不能卽就。澄齠齡時，與女同兒戲，及長，澄務舉業，女事針黹，形跡遂相間隔，然每一謀面，澄一心向女，笑靨常迎，女一意注澄，星眸頻擲，或王不在前，澄必百計與言，女亦恐拂其意，不吝應答。一日，同在一親戚家赴湯餅會，女眷滿房，飯後有入內更衣者，有勻面理鬢者，有院中探花者，撲蝶者，如廁者，惟女獨立廊下，適澄自外來，向女索檳榔，女對以無有，澄不信，搜其兩袖，方嬉笑間，王猝至，女急欲引避，王呼而止之，曰：「兒與爾四哥幼小卽在一處，且至戚莫作小家相，無事迴避也。」女含笑應之，澄曰：「妹索檳榔，甥誤

以豆蔻奉之，故笑耳。」王亦笑曰：「汝妹素喜食之，爾四哥藥肆中，甯乏此物，異日勒索百斤，不爲多也。」女與澄皆笑，自此稍得親近。澄或乘間入以游語，亦不甚愠，但作不解，漸至狎昵。值王壽，澄隨蕭往祝，雨阻不得歸。蕭王話舊，夜飲於室，澄與女坐明間，抹牙牌，賭拍臂爲戲。女連負，索臂拍之，匿不肯。澄握其腕，搯其袖，用強出之，但見白如雪，滑如脂，潤如藕。澄憐惜之曰：「如此嫩且白者，忍拍之乎？」戲嚙以齒。蕭王聞其嬉笑，呼問之，女紿曰：「四哥賭牌，屢負，令其叩頭，賴不肯跪耳。」蕭王咸笑曰：「若大兒女，尙作此小兒戲耶？」澄與女各笑而去。於是益無忌憚，狎褻無所不致，但無隙及亂耳。女有婢名春蘭者，妓媚慧黠，稍遜於女，女慮其惑澄，防閑甚密。蘭懷怨，日伺其釁，會澄以事早見王，王尙未起，女方亂頭立欄畔，吸烟看花，澄覩便求哺，女他顧不理，澄突前捧頤，強接其吻，不意爲春蘭所窺，潛告王，王怒呼女至榻前詰之，女不承曰：「是誰見之？」王曰：「春蘭親見，無恥婢尙口硬耶？」女頤赤面赧，盈盈欲淚，罵「春蘭何故妄傳飛語？」蘭含笑而跪曰：「無事，奴敢妄言耶？」女羞忿至極，掩面大慟。王召澄，澄已逸去矣。王雖愛女，而事關閨壺，殊深痛恨，不遽假以辭色。蕭聞之，亦怒告江翁，撻澄數十，不許復至舅家。女悲甚，涕泣不飲。王氣平，愛女之心復熾，密令他婢私往勸慰，女皆不應。是夜，竟投繯。王慟絕數四，悔恨無及，惟痛罵春蘭多口而已。既葬，澄旦夕追思，神昏形瘠，屢欲一往哭其墓，無由也。值中元節，拜掃，澄父母皆以疾不往，命澄奠祭。澄祖塋與舅家塋，相去僅里許，因得至女墓，一盡其哀。是夕，歸宿其廬，約二更，羣動盡息，風木悲鳴，明月滿天，四山清寂，蛩聲唧唧，螢火星星，苦憶美人黃土，再見無期，欹枕捶床，淚下如雨。俄而星移漢轉，竹影篩窗，恍惚聞門彈指聲，止而復作，披衣啓扉，見一人當戶立，視之，女也，驚喜出於非望。攜之入室，並坐而泣，此言別恨，彼訴離愁，嚶嚶者久之，始得相與綢繆。女欲澄暫假讀書，留居於此。澄曰：「雙堂寢疾，且家有嚴師，居此無名，請別圖之。」女頷焉，稍間，女曰：「欲暫歸家一省老

母，子能導我歸乎？」澄曰：「不可。此去家四十餘里，盡屬山蹊，卿力弱足纖，何以能至，且卿生長閨中，足跡不出戶庭，今徒步而歸，駭人耳目。與卿偕行，嫌疑莫避。老父問罪，何以措辭？」女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兒居此學步久，且思親甚摯，君第攜我行，都無妨礙。」澄不忍拂其意，乃扶之以行，甫出門，覺身體輕忽，飄然如落葉，因風不克自主。食頃，卽至舅家，徑抵寢室，見王流涕而歎，方囑家人預備酒菓香楮，後日當親到倩姐墳頭一奠也。女停足戶外，不敢入，但掩泣而退。澄曰：「來何草草，去何匆匆？」女曰：「歸休！」遂復同出。遭春蘭於廳，女挾舊恨，直前批其頰，蘭驚仆於地，噤不能語。女命澄淫之，又取泥土實陰中，始捨去。至巷口，有施食者，女與澄，亦就食焉。倏忽至山間，月已西沈，明星在東，景甚悲涼。澄曰：「歸矣！」女曰：「盍亦過我家乎？」澄曰：「方得還，又欲往耶？」曰：「否，謂兒之潛歸也。」穿松林，不數十武，至一土穴前，穴大如盞，女拖澄入之，身覺縮小，自視纜數寸。旣入，四壁皆木，僅可容膝，女與促膝坐，因泣囑曰：「兒陽數未盡，冥司悉不收錄，神魂守此不去，故屍尙完好。君苟不遺，可歸告老母，往祈南關，行乞病疥僧，兒可復活也。」澄且驚且喜，諾之。頃之，澄欲女仍返其廬，女亦諾之，乃復出穴，步月徐行，旣至，澄忽見自身僵臥榻，父母撫之哭於側，女推之曰：「幾壞爾事，勿遽巡，可急入也。」澄猶延佇，女惶遽，極力擠之，澄覺舉身火發，欻然而起。父母驚却數步，注視輟泣曰：「兒甦矣！」澄悵悵者久之，心神始定。問父母爲何在此，蕭曰：「兒尙夢夢，耶兒一睡不醒，已一夜，日又半夜矣。吾二人以兒故，病亦驚失。」澄始悟神結之奇，不敢發，但漫應之。詰朝，父母與同歸，遇王於塗，述春蘭爲鬼所虐狀，正符夜來事。澄陰異之。旣過王巷口，果有施食三日者，益怪之。因訪行乞僧，得諸廢寺中，澄膝行蒲伏，以誠懇訴，僧欠伸曰：「呵呵！無知小兒女，草草作事，致老僧多此色相。」遂同詣王，告以能活女之故。王疑信參半，第念事出於創，或有非理之效，姑聽之以覘其術。亟至墓所，掘塚出棺，剖而見尸，顏色不變。僧自頂至踵，以

手量之曰：「已死二寸矣。枯魚銜索，幾何不蠹。再七日，庸得活乎？」探皮囊，取朱色藥一粒，大如粟，納女口中，接其吻，以氣運之。驗時，聞呻吟聲，舉體溫軟。王大喜，如獲異珍，以輿榻舁入廬，一宿乃活，尚不能言，惟握王手涕泣而已。王稽顙謝僧，額爲之腫，僧笑而去，其行甚速，追之不及，瞬息失所在，咸知其爲異人也。女還家臥病月餘，形始復初。惟兩足至踝，常冷如冰，僧所謂已死二寸也。王感澄義，卽以女妻之，琴瑟甚諧。上官老人周與江翁善，知之頗稔，嘗爲予述之。

開齋曰：世人所最傷心者，死別耳。然澄與倩兒，不如是，終不得合，天下事愈合愈離，故愈離愈合。然則春蘭之饒舌，殆真二人之塞修乎？謂爲魔障，豈其然？

襪

有南人官瀋陽者，以道遠未曾攜眷。署中相傳有鬼物，歷任被驚悸而死者，男女接踵。官履新後，乃留心伺之。夜間，果見一物，通體烏黑，無頭無面，無手足，惟二目雪白，一嘴尖長如鳥喙。乍見亦甚可懼，後無夜不至，遂亦習之，漸至狎暱。物亦嫻熟，屢之不去，招之卽來。間嘗戲以手捺其頂，隨手消滅；捺至地，滅亦盡。渾如烟霧，輒如棉絮，甫抬手，尋復充物如故，甚異之。因其塊然一物，無可指名，乃名之曰「襪」。試呼之，輒前，若自知其名也者。一夕，寒夜思酒，家人皆睡，無人行沽。襪適在側，戲之曰：「汝能爲沽酒乎？」聲啾啾似應諾。然官乃以青蚨數十並一瓶，寘其頂上。襪去俄頃，已在面前，頂上有瓶無錢矣。取之，白酒滿中，大喜。自是零星細物，無不遺之。市物之家，常失物而得錢，傳以爲怪。惟官心明其故，特祕而不宣耳。閱數年，未嘗須臾離。會考滿，得閩中一郡，既束裝，襪依依似不忍捨，官亦悵悵。隨攜眷抵閩，已踰歲，靡日不思。一日，偶在齋中獨立，襪忽

至，大驚喜，呼之入室，眷屬咸驚怔，官白其故，家人輩亦素聞其事，遂各相安。及見慣，無不憐其馴者。又歲餘，忽失所在，舉家懷思，後竟不復至。

白衣怪

御史洋公海巡視南城，一夜大雨，驅車過梁家園，從三騎，冒雨行。遠遠見二人白衣白冠，杖策循人家屋檐，偃偻自北來，轅下駒鼻鳴耳聳，驚駭不前。僕夫連鞭之，馬負痛而奔。相去約丈餘，二人以袖蔽面，蹀躞徐行，所至之地，雨水隨步劃然開數尺，哭哀哀而過，折入小巷中去。從人悉見之，而未盡詳審，惟洋公及僕夫獨見其面白如粉，巨口至耳，吻若塗朱云。

閑齋曰：鬼多哀哭，豈自悲其死耶？抑悲人之生不知死耶？悲人之生等於死耶？

某領催

內務府領催某甲家，在阜城門外某莊，去城七八里。逐日公事畢，輒乘一健驃歸去，往往至夜，路傍故有井，驟過必飲水而後行，率以爲常。去井十數武，有歧徑，較官道近里許，然極荒僻，驃行憤，至此必嘶奔而就之，雖極力鞭勒，終捨大路而弗由也。一日，歸天已晚，又於塗中遇一相識，拉入酒肆中，盤桓一餉，始得脫身。比至井旁，飲驟訖，已二鼓餘矣。時際初秋，樹木陰濃，黍稷夾道，雖有微月，爲輕雲所蔽，亦不甚明朗。卽入歧徑，縱轡而前，亂蛩唧唧，四顧無人。驀見一燈光，自遠而來，其行甚速，隱隱有聲如報馬。默念：「夜將半矣，是何事件，急於星火？」俄而聲漸近，相去約一矢地，驟耳聳鼻鳴，竄入黍稷中，執勒不住，燈光順路而至，某側目審顧，非報馬

也。第見一無首婦人，裸身浴血，雙手自奉其頭，口眼向天，頸血作碧光，如螢火，如小鏡，瞬息已遠。某大駭，急馳而歸，面無人色。備述所見於其父，其父亦鑿鑿窮理者，戒之曰：『夜深荒郊，何所不有？况汝所遇者，刑天之流亞也，保不受其殃乎？嗣後但早歸，苟太晏，城中親故處，何妨一宿，今既經此異，再不知慎，非老人之所安也。』某唯唯。閱數月，某復晚散，憶家中小兒出痘，不可不歸，且陰計怪異之事，偶或遭之，詎必常有遂乘驟遵其故道，仍如曩時。復經其處，方回湖，當日景况，忽見遠遠燈光，隨聲又至，某驚悸退避，鞭驟入田中。此時黍稷已穫，一望曠朗，須臾物至，形狀猶昔，更增一女一男，驟一見驚嘶，三物截然而止，並向某啾啾作聲，如小兒吹葱然，某不覺魄飛，昏墮驟下。其父見驟之獨逸以歸也，知其子有變，即鳩合家人，操兵執炬，覓至所說僻徑，徧索田中，良久始獲，搶攘昇歸，呼救半夜始甦，備敘所見，聞者罔不錯愕。其父爲延緇羽祈禳，不復有效，數日竟死。

宋秀才

鄂渚宋秀才者，迹蹟名場，世情澹泊。少時遊江陵，晚過城隍，遇一道士，鬢面重頤，鬚長四尺許，白如雪。宋奇其貌，邀至寓所，進酒食，皆不辭。及對燭縱談，語多元妙。宋知爲異人，叩及榮悴，道士曰：『吾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君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君將爲賓乎？』宋大慚。因問長生之術，道士曰：『人生鳥得有長生？君能去賓務實，卽長生之道也。君不聞劉綱之言乎？大凡人壽皆可至百年，而以七情六慾，伐根竭源，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譬彼淡泉，汨於五味，欲不敗壞，弗可得矣！君未嘗知此，何處得長生？』宋拜謝。是夜月明如晝，道士曰：『君能從我遊乎？』宋曰：『固所願也。』道士乃於懷袖間，出紙鶴二，以水噴之，暴長如生者，與宋各跨其一，囑勿回顧，以掌拍鶴背，祝曰：『起！』鶴卽鼓翼長鳴，飛翔雲表，鶴背安穩，如北地冰牀，俯瞰

下土，歷歷如掌上之紋。道士一手捉宋臂，指點江山，謂某處煙一點，某府某州某縣也；某處嵒樓，或如覆杯，如連塚，某山某岳也。又指一縷水，光如銀綫，曰：『長江也。』宋問洞庭安在？道士指一點光如小鏡者，曰：『彼是也。』宋陰念一身蝸寄世間，真如恆河一沙，滄海一粟，吾生亦何有涯？所不能痛處一刀者，妻子之一情耳。念未息，道士喟然撒手，宋飄然而墮，如因風秋葉，寸膚不傷。有聞聲出視者，則其妻與其子女也，相見各驚異。宋具言其事，且嘆曰：『吾甚悔此一念也。』自是好神仙之事，亟求之，不復仕進。長沙郭昆甫解元，與其長子同年，曾述其說如此。

閑齋曰：予少游滄中，臨青海，水之清如彭湘，深如瀟澤，遙望波心烟一點，番人曰：『龍駒島也。』周回約千里，其大倍於洞庭。其後遊閩，登廈門，觀溟海，則青海猶盆池也。夫大小無常，所見大，則所遇皆小；所見小，則遇皆大，覆杯水於堂坳之上，羣蟻過之，如洪水之懷，囊也固宜。

護軍女

某護軍女有殊色，十九未嫁。隣家一少年，亦爲護軍，素以丰姿自詡，窺女豔之。時乘間以言相挑，女輒引避。少年前廳，與女房祇隔一板，值其父從軍征南，母亦歸甯，惟老嫗伴女在室，少年偵知之，故拍板壁，借用烟具，女不應。少年以小刀穴板如錢大，以自就之，向女笑曰：『借一烟袋，何便靳惜？』女見之，勃然怒，尋卽色定，驟然曰：『素不相識，那便以物相假？』少年得其應答，驚喜欲狂，復挑之曰：『子勿作態，今旣能鑽穴，莫謂不能踰牆也。』女曰：『卽此一穴，已足盤桓，何必涉險？』話間盼睐其目，愈增嫵媚。少年心動，伸一指入穴，女遽握之。少年心大動，謂其可誘，乃低語詰之曰：『我有一物，子識之乎？』女曰：『是何希罕物？』少年曰：『子姑視

之。一亟解棍出其勢，納入穴中。女卽捉之，佯爲摩弄，潛拔髮釵橫貫之。少年僵立，痛甚，號叫聲嘶。女出房，扃其戶，置若罔聞。少年有妹，聞之往瞰，駭極，奔告其母。母趨至，百計不能救。乃過女家，長跪求免。女曰：『姑待娘回。』母大窘，奔其母家求之，母與其弟偕歸。女見母，大哭覓死，慰藉再四，方止。舅啓戶，見少年勢，怒且笑曰：『此亦足以小創而大懲矣！』罵而拔釵。少年昏絕仆地，扛之入室，醫治月餘，方愈。

閑齋曰：昔山左李氏，因逆旅主人拖其臂，輒斷臂以自潔。若此之爲，真西江不能濯其恥矣！然以懲無賴，未始非一快事也。

秀姑

太原布客田麟，美姿容，喜吟詠，少失怙恃，兄弟皆故，一身僅存。年二十，癯癯落魄，親戚多不齒數，頗無聊賴。乃盡鬻田宅，獲百金，入都營運。半年，子母幾相等，因思歸娶，攜裝策蹇，將出廣寧門，適過柴市口，值秋決，阻不得進。田固少年好事，挨擠稠人中，延頸跂足，看行刑。良久，覺腰間頓輕，用手捫探，則腰纏盡失，蓋已爲劊囊者竊去，瞠目結舌而已。幸餘一驢，牽之入市，並鞍轡售得五金，歸娶之念頓息，獨坐逆旅中，輾轉無策。忽憶其姑母嫁衛輝，盍往就之。於是負囊就道，將至順德，且已曛暮，四顧曠野，渺無人烟。方追程自進，瞥見林間燈火閃爍，自北而南，心稍定，急趨赴之。則一垂髻婢，提白葵花燈，導一女郎——綠衣紅裙，蓋十八九絕代姝也。田踵之以行，相去有咫尺。女回顧見之，促婢速行，田不少卻。女且行且顧，若甚恇怯者。因循里許，女揮汗且喘，止步謂婢曰：『且稍停，讓渠捷足者先行，無事追隨，成何光景！』其聲嚶嚶，如微風振簫。田聆之，神出於舍，趨向路側，以揖之曰：『小人失路，茫茫無所之，欲從小娘子覓一宿，未卜可肯假一席之地否？』女以扇障面，側身低笑。

向婢小語曰：『有如此孟浪人！婢亦吃吃笑。良久，女始忍笑應曰：『家有母氏爲政，兒凡百不與聞。姑至舍，試爲汝白之。』田諾諾，復從之行。又里許，始至門戶，整潔，居然富家。婢叩門。一媪啓扉，絮絮怨女歸何晚。女曰：『爲阿嬭所糾纏，不容擺脫，若非婢子嬌娘命，幾不得歸。路上又遇一失路人，再三求住宿，聒聒不休。不曉今日出門，向着甚底凶煞，令人憐憫。』媪曰：『何物失路人，擅與人家闖秀借宿？若使遇着老身，當擠卻渠兩拳。』問渠尙敢佻達向人否？女齧袖而笑，回眸睇田曰：『聞之否？設想已左，不如及早之他，勿討詬。』田遂巡欲去，媪止之，舉燭審照曰：『頸以山而瘦，齒以晉而黃，水土使之然也。視小郎面白髮濃，腳大腿長，大類山西人，郎豈山西人耶？』田曰：『然。』媪曰：『然則鄉里也，何難下蝸居一草榻，暫屈一宵，可峻拒乎？』亟引入，設酒相款。問何姓？曰：田。媪曰：『老身母家亦姓田，亦太原籍乎？』曰：『然。』曰：『十八都田布商同譜乎？』田欠身曰：『小人之祖也。』媪愕然曰：『老身之父也，汝父何名？』曰：『終敵。』媪大駭，起握田手，熟視其面曰：『汝真田十二之子耶？老身去家時，十二弟纔十三歲，猶未議婚，音問梗塞，近四十年矣。不謂阿威如此成立，老身爲汝父胞姊，汝之姑也。汝雖後生，豈不聞汝有三姑母，嫁爲衛輝楊家婦者乎？』田驟聞之，悲喜交并，趨拜膝下曰：『姪實將往衛輝，投託姑母，不意邂逅於此。』媪曳之起，且泣曰：『老身移此十二年矣，非天假之緣，焉能相遇之巧？汝父母無恙乎？田亦泣曰：『姪七八歲時，皆已下世矣。』曰：『二十。』媪謂女曰：『汝表兄也。』女拜田，答拜。媪曰：『姑無兒，祇生汝妹一人，字秀姑，嬌養慣，一事不關心，年十八，尙爾愁佻。汝姑夫沒後，家中更無男子，幸兒來，足以把持門戶，留心爲汝妹覓一人家，則老身之事畢矣。』田曰：『表妹秀慧如此，無慮不歸世族。』言訖，以目睽女，女羞暈兩頰，默然俯鬢拈帶而已。媪曰：『兒娶乎？』曰：『未聘。』曰：『有姑在，兒不憂無好媳。』

婦。兒嚮曰作麼生？田曰：「嚮在京作小經紀，頗獲利息。不意失盜，一身之外無長物，竊思姑爲骨肉至親，必不以姪爲冗人，是以千里相就。」媪歎曰：「咱家世代貿易，從無坐食者，至兒不幸罹此閔凶，致先人之業中斷，殊慚繼紹遲日，會當拊搗蓄貲，兒仍作布客，爭似游惰過日。兒細思維，諒不以老身之言爲河漢。」田敬諾。至三更，辭不能醜，姑始呼婢斂具，卽於廳之東廂下榻，祇候者卽前提燈婢。年十六七，極慧黠，問其名曰秋羅。乃以秋羅呼之。因詰之曰：「向於路上挑燈者，非子也耶？」曰：「是也。」曰：「何之夜深猶犯草露？」秋羅曰：「親戚往來，郎君何必知之？」旣而設衾榻，下簾翦燭，趨事頗殷勤。良久猶倚几不去。田曰：「秋姐，勞碌此間無事，可以入內矣。」秋曰：「上房尙有春羅姐，兒奉主母命，專事東廂。」田曰：「雖然，夜深矣，秋姐亦合少歇。」秋始含笑舉步，將啓簾，復停步回眸曰：「苟有所需，幸相聞也。」言訖，再瞬而去。田爲之心蕩，翌日，媪以管鑰付田曰：「老身有未了事，久欲之彰，德恐去後，一門細弱，受侮強暴，故遲遲至今。今可以往矣。兒諸事可任，無庸多囑，但耐心半月餘，老身卽回也。」田曰：「姑年高彰德，路遠恐獨往不易。」媪曰：「兒莫爲老身慮，速多備糗糧，明日早發也。」田以目視女，女雖無言，而顏色甚適，因亦不復諫阻。詰旦，媪展軫就道，惟一女僕從女送母去，呼春羅秋羅，亟圍屏謂田曰：「娘遠出，家中更無人，闔以內兒主之，闔以外兄司之，勿致不謹，辜負老人囑託。」田曰：「第恐韓壽在室，自防不密耳。」女伴若不聞，斂笑入內。田知其可動，及歸房，神魂喪失，冥想間，適秋羅送茶至，田啓小篋，出縐紗紅帕贈之。秋羅辭不納，田捉其臂，強納袖中。秋笑曰：「郎君莫惡作劇，強以賄路陷人。」豚蹄祝滿篝，蚯蚓餌巨鼈，「何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耶？」田笑曰：「物雖微，意則良厚。子冰雪聰明，奈何故作顛預，令人悶損！」言次，遽擁之。秋嚶嚶作欲泣聲，曰：「從未見恁底之再弱郎，靚覷不翅女子，何作事乃爾蠢蠢然！」田捺之於牀而諶之。秋故含苞，大爲鑿柄，與未闌，倏見一人啓簾入，驚視之，春羅

也。卻立闕外，點頭斜視，笑向秋羅，以指畫頰，口啣啣作羞之狀。田錯愕愧悔，無地自容。頃之，春羅始入室，笑曰：「秋妹，娘子喚汝矣。」秋徐徐整衣理鬢，與春俱去。田寢坐不敢出聲，但側耳以察動靜。一餉時，聞裙履聲，不覺心頭鹿撞。至則秋羅也。秋故作嗔態曰：「幾害死人兒死，汝豈安心獨生耶？」田此時面如白紙，秋目笑曰：「何膽如鼯鼠耶？」田曰：「請問春羅洩之否？」秋羅出一紙裹，擲几上曰：「不洩漏，此物奚其至哉。速開視，娘子俟回話矣。」田不測何物，心殊搖搖，顛手拆之，則錦牋一幅，上書小楷數行，字體秀媚如美女簪花，誦之得詩一絕曰：「春雲一朵趁風來，不是無心罨碧苔。既有閒情堪作雨，何如舒卷上陽臺。」田玩索再四，驚喜欲狂，謂秋曰：「的是娘子示我者否？」秋曰：「語愈出愈奇矣，非娘子疇能爲此。」田曰：「然則卿少待，便攜和章去。」乃吮毫磨墨，搜索枯腸，勉成一絕，以次其韻曰：「無端青鳥忽飛來，叩戶傳詩破綠苔。好待庭前新月上，雙雙密約會瑤臺。」將詩付秋羅，並以實告，洩其從中調劑，當有厚報。秋曰：「一身亦貧，脫布衫黑似皂羅袍，尙不能一易，乃妄口許人，事至急處，不過仗膀間物，作醜態向人耳。」田方欲戲之，已笑而脫去矣。去則不復更來，茶飯皆停。田疑念宿萌，起坐不定。漸至漏下，秋羅始出，仍送一詩牋，秉燭展閱，猶次韻也。詩曰：「坐待春雲出岫來，東牆月上上莓苔。外家兄妹休迴避，例有溫嬌玉鏡臺。」秋羅且告曰：「娘子致聲，郎君可卽入矣。」田喜過望，澡漱齒，整肅以入。甫至院門，卽見女倚欄而待，把握極歡，布筵對酌，各述傾慕，從此依倚閨中，不離跬步。女性好動，喜吟詩，多幽怨語。田勸其節制，恐致不祥，女雖是之，而詩語輒犯。一夕，方對談，忽春羅揚聲戶外曰：「主母歸來矣。」二人驚怔，未下牀，媼已入室，見之大怒曰：「男女授受不親，促膝可乎？」田惶恐投地，願甘責罰。媼瞋目視女，女淚縈兩頰，愧而不懼。媼哂曰：「老身留親下榻，弄成揖盜入門，爲是自家姪子，且似謹愿，非儂薄者，故坦然付託。出外不疑，不意親骨肉纔半月之久，何便禽獸處愛今之所謂少年。」

老成者，尙可信哉？第事已舛謬，姪之肉亦不足食，今與姪約：領老身資本二千金，往山東販貨，須志如翁伯，勿爲康樂，苟能獲利三倍，卽當以秀姑妻汝，否則無相見也。」田唯唯。遲數日，姑出金斗一隻，玉瓶一枚，付田曰：「持此售之，善價可得二千金。明日當去，途間如遇相識，但云先世所遺，無吐實也。」田受命，歸室束裝，而拳拳悽思，如藥之苦。夜漏二下，秋羅導女潛出，相持嗚咽，各有涕淚。秋在旁亦啜泣。女脫臂上紫金條爲贈，更賦送別詩曰：「愁對空庭月影斜，涔涔別淚恨無涯。他時相訪應如夢，認取棠梨一樹花。」田袖之，報以白玉指環，並和其韻以留別曰：「話別匆匆月已斜，無端分手向天涯。癡情不比浮梁客，珍重東風撼落花。」女見詩，淚零如雨。未及再言，春羅倉皇來告曰：「主母已起盥櫛，將送田郎上路。」女悲不自勝，拜而送之曰：「行矣，勉之。強飯自愛，苟獲利，無相忘。」言次，大慟。二婢扶掖而去。雞再鳴，媪出祖於庭，戒田曰：「姑鐘漏俱歇，惟此一女，汝旣污之，理無他適，勉爲之。俗云：『三卯兩成。』」汝兄弟有四，惟汝獨存，詎可復艱乎？姑舉眼無親，今傾囊付汝，一以免盜賊窺伺，一以俾汝克紹先業。他日歸來，倘失於記憶，但於近村諮詢衛輝楊氏宅，應無不知者。」田謹誌之，強進數觥，再拜泣別。媪掩面而哭，女隱身屏後，相對沉瀾。田不敢請見，負囊出門，忽忽然不知所從，步步回顧。約半里許，殘月如霧，高樹如山，烟草迷離，門庭已不可復見。宿食至齊魯間，乃易金市瓶，置貨行買，自春徂夏，獲利十倍。竊喜有以報命，好合可期，乃盡以其貲，易黃金，輕裝減載，乘健羸，星馳歸。比至故處，但見春林草茂，風景依稀，宅第門庭，杳不可得。憶姑臨別所囑，亟往村中間之，咸曰：「此間但有衛輝楊氏墳，葬已二十餘年矣，不聞有衛輝楊氏宅也。」田大驚，重至其處，果有二塚，塚各樹短碣，半沒土中，拂拭讀之，一題「河南衛輝府楊門田氏之墓」，一題「衛輝府楊氏女秀姑之墓」。墓側有棠梨樹，花已半卸，樹後數武，又有小塚四五，知爲秋羅等瘞處也。田癡立良久，拊膺大慟。田不忍負姑之恩，妹之情，遂僦居村中，鳩工百

人營建臺道，植松柏築垣墉，復想像舊宅，如式建宅一區，買僮蓄婢，卽居焉。爲臺道之主，終身誓不娶婦，但納妾生子，以繼田氏。每逢節序，必厚奠，慟哭而祭之。恩茂先有田數頃，隸順德，時往徵租，與田氏有交，誠恂恂儒雅之美少年，而爲隱君子者也。茂先下榻於其家，因得弔女之墓焉，其唱和之作，皆錄歸以示所親。予因得寓目。茂先有詩贈田，極溫厚，得風人之旨，具稿中茲不載。

閔齋曰：楊氏婦愛錢甚於愛女，既疎防閒，而又責令利市三倍，始許好合，蓋晉人嗜利出於生性，至死不悟。無怪碌碌行賈者，白首不歸，身死異域而不悔也。

玉公子

津門郁公子者，宦裔也，家累數十萬金，食餼於庠，矯矯有聲。年甫二十，丰姿娟媚，肌膚潔白如玉，人咸以「玉公子」稱之。妻章氏，乃世家女，美而賢，甚敦速好。第宅延袤半里許，一巷之中無他族逼處。宅之東，新獲李總兵園，雖甚荒廢，而極闊敞，公子每思修葺，以事未果。一日，闖人通一刺云：「蔚州章秀才過訪。」公子好客成癖，倒屣迎之。客入，則十八九美少年也，眉目娟妙，飄然若仙。公子一見傾慕，章登堂展拜曰：「久冀瞻韓，無緣御李，茲獲披覩，實慰夙心。知公子得李氏廢園，虛置弗居，意將歲奉百千，暫寄家口，未識肯允諾否？」公子答拜曰：「君若惠然肯來，是玉樹俯倚兼葭也。石上因緣，何敢方命？」章喜動顏色，再拜申謝。話談良久，然後辭去，訂以卽日與族俱來。公子唯唯，送之門外，一揖而去。公子入告章，章曰：「歲百千稅一廢園與人，計亦非左，第恐其言之未必踐耳。」公子曰：「豈有溫文爾雅如章生，肯食言乎？吾見同學之友多矣，未有能及之者。倘移居來此，不惟得一芳鄰，且得一膩友也。」晡時，章復率家僮來，先奉百千，公子力卻，章強委之而去。公子

追問寶眷何時移來？」章曰：「行當入新居耳。」公子因佇立門外，以覘其動靜。先見多人扛昇箱籠几榻等物，陸續不絕。最後香車十餘輛，輾輾而至。時已曛暮，望之不甚了了，但聞諸女眷笑語聲，輕銳如羣燕，相將入園，去其氣象之豪華，有非百萬之富不能彷彿者。懷惑而入，與章共測之。章曰：「翌日汝不往拜乎？相見詳詢之，無不得者。底事妄猜疑？」公子以爲然。蚤起，肅衣冠，踵門請謁。刺甫投，章即趨出，把握甚穩。公子環顧廳內，鋪陳華麗，卽棟宇棖桷，亦若新構，殊形疑訝。章笑曰：「君謂舊宅不應遽生新色耶？知君必卽辱臨，恐茅茨不翦，有褻貴人，故於夜間督率僮僕，稍加粉飾耳。」公子疑遂釋，而愈信其富。更請拜其尊人，章曰：「二親與諸昆弟，寄居關中，並一姑適商南殷氏，已二年矣。此間相依者，僅有新婦與弱妹三人也。」公子誌之歸，與章議：「章生有妻妹，當爲具米麵魚肉薪水，聊盡東道誼。」章諾之，親往饋遺。章妻秦氏，年十八，妖豔無可比倫，與三妹美相埒。章故姝麗，郡中無出其右者。茲與諸美相對，殊慚形穢。秦少章二歲，與三妹皆以嫂呼章，慙慙留飲，極相契厚。遲數日，章亦盛設招秦及三妹，飲盡歡而罷。自是兩家往來如至戚焉。章方一子在襁褓，秦亦有娠，嘗謂章曰：「生男則已，苟生女，當爲嫂家婦。」章曰：「恐娣戲言耳，如果然，實副奢願。」三妹復從旁慫恿之。閱數日，秦果生女，章聞之，舉室歡騰，粥米餽贈不絕。及彌月，章折柬召公子曰：「翌日作湯餅會，諸親畢集，所需尊客，惟君一人耳。」公子許諾，預餽珍品。至期，盛服以往，親暱久，不介而入，見婢媼捧檟操器者，去來紛紜，堂上寂無人語，憤悶吸麵漿汁，咀嚼之聲，雜沓甚夥。公子啓牕，座中一少年瞥見之，投箸而起，呼章曰：「舅亟來，有客至矣！」諸女眷皆倉皇走避，咸退入屏門後。章出見公子，拊掌曰：「方怪是何疏遠惡客，孟浪入人家內寢，乃東道主人耶？」復促請女眷出曰：「此西宅郁公子通家也，奚避焉？」諸女眷悉含羞俯首，斂衽而拜。公子答拜，竊睨之，皆不世姝也，而秦氏尤光豔動人，神爲之奪，勉強成禮。諸男客亦各通姓字，要皆少年而

富豪者。內有韋之姨夫曰白生者。與公子一見如故。恨相見之晚。相與入席。飲啖至晚而散。歸而念秦不置。微露其情於章。章笑曰：『焉有長厚君子而垂涎於親家母者乎？』公子曰：『雖然。卿爲我籌之。』章笑諾。連數日。章乃設具招秦及三妹飲。而密置媚藥於酒中。獨以醉秦。秦瞑眩不能支。倩婢扶入章室。着床即熟睡。章笑曰：『秦妹今日頗不濟。能飲幾杯酒。便爾至此。必是詐耳。』三妹曰：『量素淺。醉應不妄。稍息將自起。』章乃命婢反閉閣子。戒復入驚擾。仍入座勸三妹酒。室內故有圭竇隱牀後。內曲室。早預伏公子。其中公子窺伺極審。見閣子已閉。乃款款啓簾。鶴行鸞伏而出。秦已入黑甜。搖之不覺。而冶容妖態。中酒益媚。先接其吻。柔香入腦。慾情火熾。因徐徐褪其褻衣。見雪股粉臀。膩如燿玉。錦衾繡幕。掩映生輝。心旌搖搖。撫摩備至。方欲狎之。忽幡然而悔。陰念：『吾與韋生至交也。今見色心蕩。欲淫朋友之妻。何殊禽獸。苟不忍之。須臾則一生福德喪盡矣。』念及此。慾情冰釋。急爲掩覆下體。躡足而返。既而三妹入室促秦起。曰：『漏下矣。可歸休。』秦徐起。掠髮理裳。面有赧色。但呼茶啜數口。輒起身欲歸。章留之曰：『娣尚未進餐。何可枵腹去。豈其夜晚到家更復起鬨。不惹伊章叔笑我太齷耶。』秦微哂曰：『爾非好人。不足與較。』明日自有人來討回話耳。言訖遂去。章面頰頰赤。不敢復酬酢。送客回覓見公子。潛詰何以敗露之由。公子驚曰：『彼如終熟寐。何云敗露。』因以實告。章不信。公子指燈自誓。章乃笑曰：『小狐媚亦太乖。妖言隱謎。幾愧悔殺人。明日恐有他說。君須預爲檢點。』公子不言。而心殊忐忑。次日。章果至。必欲請見。公子不得已。趨起而出。章一見笑曰：『兄連日不晤。在家作底事。聞兄喜讀毛詩。且有所得。盍講一二。以開茅塞。』公子窺其色不愠。心中少安。乃笑曰：『其語奚其至哉。』章曰：『兄不讀詩。何以好色而不淫也。』公子聞其說。打入心坎。羞愧不能對。章大笑曰：『無傷也。今而後愈信兄之爲人矣。昨夕所爲。幾希禽獸。而一念之轉。大禍去身。兄真吉人哉。昨有妙手空空兒。伏兄臥』

臥室，苟非猛勇遷善，雖繞以于闐，化爲蠅，螟無所逃遁也。牀下有物，可入驗之。」公子驚，但不解所謂。章去，急索牀下，果見一物，白光如霜雪，大駭，取視之，則利匕首一具也。不覺毛髮森豎，汗出如瀋。章亦股栗，乃相與踵門負荊，匍匐請罪。秦扶章入室，毫不介意，燭然向章曰：「嫂何必爾？兒與公子本有一宿之緣，昨晚已勾卻一半矣。嫂爲公子運籌，不無罪過，今既能改，是無過矣。兒何芥蒂之有？但此事仍須秘密，倘洩於人，兒將羞死矣。不久尙有祈請，容緩言之。」章感其情，轉增羞赧。從此仍相往來，和好無間。居無何，白生忽衣冠而至，執禮甚恭，公子愕然曰：「忘形已久，胡復拘拘？」白曰：「平日無冠昏大事，不過詩酒流連，今有大慶，安敢簡率？」公子問：何慶？白曰：「韋家襟兄，有弱妹三人，久貞不字，以兄錦心繡口，玉質冰心，欲盡歸之於兄，以充妾媵，諒兄不見卻也。」公子乍聞而驚，旣而喜，驚喜少定，乃疑而笑曰：「兄勿妄言，世間甯有此奇事耶？」白曰：「此事不奇，且諸事或可妄言，此何事可妄言耶？」公子曰：「韋君與弟至交，其妹猶吾妹也，何敢出此？」白曰：「惟其至交，故萌此意，否則萬金爲聘，不能求其一諾，况三者乎？」公子入商於章，章驚喜尤甚，極力贊成。公子出拜白曰：「苟能如願，請以身酬送。」白喜笑而去。越數日，章先妝奩至，大小百餘擡，靡不窮極華美，約值數萬金。公子親詣章謝，章致敬曰：「以兄勇於改過，洵中流砥柱也；三妹得所託付，無任慶幸。」公子攜謙遜謝而返。于歸後，好合無間言。三妾妖豔，各擅所長，與章亦極莫逆。公子喜出望外，自訝何修得此一日。媼過謂章曰：「女可離乳，自是郁冢婦，當留汝家，與三妹共鞠育之，行將遠別。」章驟聞之，不勝駭愕，問將何往？秦曰：「歸關中依舅姑耳。」章以告公子，公子廢然。卽往見章，章適過訪，相遭於門，章曰：「歸心迫切，急欲戒途離別，自今趨承無日，不勝惆悵。」公子悽然曰：「相得甚懽，遽忍言別，兄雖脫口，弟不忍聞。」章曰：「三妹一女，幸託喬松，東遊之願不虛，西歸之念遂摯。言瞻昵帖，眷念椿萱，歸思頓興，刻不容緩。十年後當復相聚，無戚戚也。」

公子潛然。不克自禁。韋慰之而去。公子與章謀欲盛筵爲餞。三妾止之曰：「無庸。恐弗及。」公子不聽。部署方定。親往邀之。至則門館空虛。一無所有。不知何時舉族皆行矣。涕泗而返。章亦啜泣。三妾毫不在意。又三年。三妾忽倉皇謂公子曰：「知君家有貝葉梵字金剛經。尙存否？」公子曰：「此鎮家之寶也。尙什襲供俸於佛堂。焉得不存？」三妾喜躍曰：「然則兒輩生矣！」公子驚詢何故。三妾乃赧然實告曰：「兒輩非人。實狐也。以大劫在邇。故父母令兒嫂攜妹東遊以避之。知君家供奉此經。遂託宇下。繼見君改過如決蕪。祥和滿室。災害不侵。始以兒輩見託。今大劫已屆。午後雷雨大作時。祈君念一夕之德。匿兒輩與姪女於佛座下。君開經虔心誦佛前。則此劫可逃。然後共究性命之原。講修持之道。仙籍可登也。」公子始大驚異。謹誌之。午後果見西北方雲奔如墨。隱隱雷鳴。三妾張皇伏佛座下。立化爲狐。公子惻然。卽納小女於案下。以佛幡覆蔽之。與章至心開經。向佛跪誦不輟。頃之雷電大作。天地震搖。公子與章俯伏戰兢。而誦經愈急。良久。空中忽聞人語曰：「如何！」又一人應曰：「止。止。已奉佛旨免之矣。」俄而寂然。雷聲漸遠。三妾已抱姪女鵠立於前。喜溢眉宇。叩謝公子與章。各相慶幸。公子自此世念頓灰。日與三妾講求至道。章亦究心玄學。十年不懈。後竟徙家關中。不知所終。章有侍女青蘋者。嫁爲鹺商范氏姪婦。玉公子亦蘋每向其親戚鑿鑿言之。

閑齋曰：淫心一熾。卽伏禍機。正念一生。遂登仙籍。禍福之機。捷於影響。直在一念轉移間耳。

螢火

恩茂先秋夜見過。把酒持螯。相與談鬼。茂先自言其伯祖達公爲永州太守時。一僮名洵秀者。年十七。頗聰慧。貌亦韶公。秀命掌書記。夏夜苦熱。僮獨宿書齋。移榻當軒。白身高臥。見檐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異之。轉

瞬間增五六點，繞軒而飛。默念：「此間螢火乃如此之大，足見地土異氣候別，而物亦殊也。」尋亦睡去。朦朧之際，覺私處有物蠕動，驚起視之，一螢集焉。亟捉之，已飛去矣。笑曰：「么麼小蟲，亦思此道耶！」因引被覆下體，仍覓黑甜。市交睫，似有人啞啞然啓其被角，寤寢中嫻於究詰。少間，漸伸一手入被中，竟捫其勢，遂囂然如夢魔，不能轉側。繼又似女人就而交接者，良久方去，乃驚而寤，精已遺矣。次日頗倦憊，然冥想其趣，正欲其再至，故不以告人。日莫，潔體修容，仍臥故處。移時，螢火漸繁，假寐以俟之。漏二下，果有一女子來啓被角，微窺之，綽約如仙子，僮喜極，急起抱持之，女愧縮殊甚，擺脫欲逃。僮低語曰：「既自來就人，何復爾爾？」女因凝然不動，頰首羞顏，任僮所爲。僮狎之，綢繆備至。自此無夜不來，五更便去，兩月如一日也。僮叩其姓字，女曰：「妾以誠告君，君其勿怖。妾姓姚氏，父某，爲明季太守，曾居此署，頗事科斂。妾時年甫十八，以婚姻非時，憔悴而死。生時酷愛梨花，故屬纊時，囑語老母，卽瘞此園中梨樹下。因見君年雖貌美，不避草露之嫌，輒爾褰裳相就，幸勿以葑菲見遺也。」僮款洽方深，忽聞其爲鬼，驚悸欲狂，舉枕擊之，應手而滅，遂蹀跖而走。直叩宅門，宅中已寢，聞叩門非時，疑爲火盜，亟振管關扉，僮猝然擠入，舉宅無不驚避，公自出叱而止之。僮投地戰兢，良久始定。備述所見，公命服以丹砂，使爲着禱。翌日，果於梨樹下發見一朱棺，剖視女屍，容華不變。昇之郊外，焚而葬之。僮臥病月餘，尋卒。

閑齋曰：身任黃堂，昧良科斂，一時橫肆其貪婪，異代敗露於鬼女，此中蓋有天道焉。至其女爲鬼不貞，失身僮僕，致遭焚屍之慘，又何惜也！

柴四

固原柴四販羊磁州，生計潦倒。值秋風起，歸思迫切，策蹇就道。偶失路，誤入叢薄中，屯如遭如，飢且疲，乃舍騎而徒。是時驢齷枯葦，人啗乾餼，且林樹在望，可謀小憩。正行間，驀然蹶起一兔，竄出草間，驢驚閃，適道旁一智井，驢失足而墮，纏在柴手，猝不及脫，亦隨墮焉。井中黑暗如夜，泥深沒踝，暗中摸索，無計可出，自拚必死。悲悼逾時，已而有隙光透入，望如一線，卽之得一石門，力撼之，豁然開闢，門內細草茸茸，萬花如繡，遠山橫黛，近水拖藍，天朗氣清，一自千里。柴驚喜出望外，卽牽驢而入，夾道奇葩異卉，桃花千葉，皆大如碗，時際殘秋，風景似暮春，悽感殊甚，乃騎驢得行去。卒至一村，落清流環繞，樹陰濃，板屋竹牆，儼如畫裏。黃童白叟，各自怡然。驀見柴，無不驚怪，而尤怪其驢，莫敢近視。柴不測何意，但其下氣柔聲，告以飢苦，一老人指示曰：「向西石橋畔，有荀孺子宅，富而好禮，盍往見之。」柴如其教，至則門閭煥赫，剝啄久之，一蒼頭出應門，訊而入，又久之，荀孺子出，白皙美髯，年四十許，岸幘方袍，制度甚古，乍見驢，訝曰：「此何獸也？」柴以驢對。荀細玩審諦，怪其形曰：「『驢』字多見於詩書，今始識之矣。」延客入堂，繫驢庭樹，未暇敘談，亟呼家人共來看驢。中一女，甚都冶，頰目紫，似甚欣屬者，柴神爲之奪，已而驢鳴，衆爲驚散。荀大笑曰：「度其形狀，馬之流亞耳，必非噬人者，又何懼乎？適審其音，則在宮羽之間，洵尤物也。」遂留柴館穀，意頗慇懃，以二童服役。居數日，柴乘間以女郎爲問，童不答，卒而去。頃之，荀出謂曰：「聞君詢及小女，必非無心也。」柴慚汗而謝曰：「偶一失口，實無他意，幸宥之。」荀曰：「君亦嘗聞韋娵光之事乎？」柴曰：「少小賈販，胸無墨瀋，焉知故事？」荀曰：「彼娵光者，餐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非不能乘風雲而上下也，乃一見仰鑑，遂成伉儷，今日之事，夙契也，苟不棄村野，願結絲蘿。」柴聞之，不勝狂喜，雖辭而不力。荀卽索聘，柴出紫金條脫二枚奉之。荀曰：「卽此足矣。」因問柴平日作麼生，對曰：「販羊。」荀愕然曰：「業幾年矣？」曰：「兩世矣。」荀慘然不憚曰：「非仁術也，詎

可妻吾女？」柴曰：「販而不殺，何謂不仁？」荀曰：「汝雖不殺多羊，多羊由汝而死，烏得謂仁？」柴請改業，荀曰：「販羊兩世，死羊若干矣，改業何補？」反其聘，留其驢，贈金一錠，遣之。柴大悔恨，快快負囊而出，憮荀之左鄰，以居，欲謀歸去，問途於人，而合村無知者，心味鬱結，幸主人不安房，值且日供兩餐，無所缺乏，柴喜其風土秀美，人情淳樸，故亦安之。一日，聞村人相傳：「荀孺子嫁女於鮑處士家，今日迎矣，盍往觀乎？」於是合村之男婦老幼，視者如堵牆，柴擠稠人中，見綵旗前導，華轂後隨，鮮衣花帽，簾擁魚軒，且盛飾其驢，有簪花美少年乘之，咸曰：「乘異獸者，鮑家郎，荀家婿也。」柴見之，妒心大熾，突前遮道，謂：「何故奪我驢耶？」衆乍見而驚，既而怒，羣集以馬箠撻之，柴冒首捉衿，不肯稍却，荀聞，奔至，見柴，怒曰：「牧羊兒，乃敢撻吾大禮耶？」遽命縛之。柴滾地大呼曰：「今甘斷頭陷胸，豈懼一縛乎？」衆不能決，乃共之官，官頗袒荀，坐以刁詐，梗化，鞭三百，流五百里，發遣戍塵界關，關吏命司啓閉，柴在關，匝月，無一人出入者，殊覺寂寞，值關吏以事他往，囑柴謹守鎖鑰，勿輕窺關外，吏去，柴得回，啓關速，甫出關，風景頓殊，且寒甚，奔走至暮，得至一村，市問諸行者曰：「河南某縣某村也，何時？」曰：「某年某月某日也。」柴大驚，蓋去所墮之井已千餘里，計墮井之期，已十餘年矣，星夜歸家，家已易主，訪求親故，遷流殆盡，惟一季弟尚存，貧爲酒家傭，鬚髯似戟矣。展先人之墓，廬舍無存，松柏爲樵矣。拊膺長慟，盡以販羊之資與弟，遂棄家爲黃冠，雲游不知所終。

閑齋曰：落簪井入洞天，柴之分合得仙矣，乃以兩世販羊削仙籍而還塵障，擇業不可不慎也！至荀孺子擇婿，以仁不仁爲去取，可謂得相攸之要矣。

吳結

宜興吳詰，少年尙氣，膽勇過人，以罪長流五涼，爲鄉紳張氏記室。張三世爲總戎，世胄巨族，城南有別墅，吳夏月常住避暑。地極幽邃，亭軒臺榭，曲折連綿，塘廣數畝，塘西跨一板橋，對橋一帶，繚以曲廊，廊後高樓五楹，樹林映蔽，爲張次女所居。女年甫及笄，有容色，許字邑紳周方伯小子，未嫁而夫死，重字涼歸馬總戎之孫。馬世系回紇，秉夷教，甚乖女願，鬱鬱成疾，漸發狂語，哭笑不恆，巫醫不能救。張無如之何，惟嚴其防守而已。一日薄暮，吳獨坐藤花東，偏有屋數椽，隔以粉垣，久荒廢，忽聞其中有人絮語聲，諦聽之，隱不可辨，大疑，乃躡足踰垣，屬目於牕，見二少年對坐，貌極都美，方而闊服，不類時妝。一衣紫，一衣綠，吳知其非人，亦不驚駭，第屏息以察其所事。紫衣者手弄一玉指環，且玩且歎曰：「非物之爲美，美人之貽憶昔游酒泉，入雲中，客晉陽，又居抱罕三年，由臨洮、臯蘭一路，仍歸於此，奇遇之多，指不勝僂；若今日所昵，未數數觀也。方我在臨洮道上，與令叔剛震公邂逅時，對坐河干，款言移晷，便云阿咸在涼，不無所遇，所惜術淺薄，恐致蹉跎，深縈懷抱。彼時我慰之曰：「季雷錮閉已久，內照晶瑩，嘗以火酒試之，運用合度，特此可無恐。」此乃三年前事，今與子相聚，殊乖所望。豈可訛以傳訛，本屬子虛烏有乎？」綠衣者笑曰：「日與子偕，莫知我勳，子真爲其所昏瞶矣！予昔日過柳姑時，其自守甚嚴，無隙可乘，略之以重金，眩之以美色，胥不可動，故示以術，始獲相從；然猶百計千方，一年餘，斯得其元精，以其自操者堅，而所稟者厚也。今張家女見我，稱儒，卽不自禁，雖有奇術，何所用之？夫干將補履，不及兩錢之錐，誠以淺淺者不足以供僕者當之也。豈若子前夜之窘，三戰三北，大貽所笑，出屣下而甘辱，一指環庸足貴也。」紫衣少年大慚，強笑曰：「方欲從學，底事見侮？」綠衣少年曰：「願學亦易事，第宜祕密，勿使牆外措大聞之也。」吳乃悟二人卽崇張女者，大怒，亟返其室，取腰刀，並彈弩，潛從窗隙彈之，中綠衣者之目，嶽嶽繞地而叫。紫衣者驚惶欲遁，彈又發，中鼻，隨棄弩，抽刀入室，已失二狐所在，惟衣服履襪委地上如蛻。

及玉指環一枚。持示主人，洵女物也。主人深慚恨，俟之數日，不復再至，患遂絕。女病亦漸瘥，復歸馬氏。馬氏子以廩官參戎。女尙在，年四十餘。予居涼時，每見之。吳有逸狐歌，周南溪先生嘗和之。

周琰

岑溪諸生周琰，字崑玉，富而鄉居，能飲善啖，特暴戾多力，往往因小忿，輒揮老拳。家人既不相安，鄰里亦不敢犯。同社有廩生者，喜其才而惡其橫，目爲周處。琰聞之，怒曰：「奈何隱刺朋友？」廩曰：「周處初年固似周琰，然卒爲善士，是琰未必如處也。」琰欲行毆，廩走免。琰逐之，得衆勸乃解。一日，有道士在門，施以錢米，悉不受。琰自出問道士欲何爲？道士曰：「貧道善搏虎，欲爲君効力。」琰嗤曰：「卽有虎，我且自縛之，何需汝？况此間近郭，焉得有虎？」道士指琰曰：「卽子是虎。」琰怒曰：「何物道士敢指人爲虎？」攘臂而前，搯其胸。道士以袖拂之，顛仆丈餘，伏地不能起，中心恒怯，壯氣頓消。道士笑曰：「如此輒弱，乃亦與人角力耶？貧道之來，甯有惡舉？以君將淪於異類，故相援手，夫何冥頑不靈，以至於此？」琰曰：「何謂也？」道士曰：「君前生本虎，幸而爲人，亦一念之善所致，不謂肆行無忌，迷昧殊深，不過今秋將復化爲虎矣！」琰驚曰：「然則奈何？」道士曰：「無他術，靜氣平心，勉爲善事，可以挽之。更贈君良藥一刀圭，服之必效，勿蔑視也。」留藥而去。琰杜門數日，玩忽旋生。同社生聞之，踵接來賀。琰曰：「公等爲道士所惑耶？吾思天命謂性，率性謂道，性暴，故行亦暴，是吾可率性而修道也。天之所賦，豈能戕賊哉？」於是暴戾如故。倏忽西風捲葉，序屬三秋。琰從酒家飲，方醉歸，野睡榻上，夢中覺徧身拳曲，筋骨悉暴作聲，驚寤而視，見兩手背隱隱起皮皮文，大駭，急解衣視之，舉體皆然，失聲大叫，家人環視，無不錯愕。琰忽憶道士所留藥，亟取服之，一食頃，皮膚卽復其舊。始知道士爲異

人也。由是改過自新，謙抑巽順，不與人校，銘八字於座右曰：「平心靜氣，崇正黜邪。」自號爲虎變居士云。——貴筑劉昱東說。

閑齋曰：瑛慷慨豪爽，有似於虎，故得變爲虎；若世之外託慈和，內懷陰險者，正不知其何所似也？彼造物必有以處之矣。

僂白

太監白某——面白，人稱爲僂白，年四十餘矣——嘗爲予言其十六歲時，值上元節，金吾不禁，燈月交輝，從其叔之西城外祖母家，與諸姊妹兄弟呼盧半夜，四更後始告歸。至半途，忽憶表妹所贈陞官圖一紙，骰子六枚，忘未攜得，欲返取之，叔不耐往，約在西安門茶鋪中坐候。白獨返，外家取得二事，更爲流連一餉，然後行。時已五更，街衢間人跡已少，路出白長寺後中廊，見一人，隔車軌並行，不禁寒栗滿身。視其人，高不過三尺，魂然一物，淡黑色，別無頭而耳目手足，如一簇濃烟，且月下無影，大怖，奮步急行，而行尤駛，相隨約里許，驀見一人迎面來，正與物對物，且却且躍，倏左倏右，狀似惶遽，來人渾如未睹，直前無恐，物窘迫，一閃化爲旋風，羊角而起，高丈餘，投巷東去。司柵老軍瞥見之，棄柵驚駭，問何人？白答以歸家者，老軍曰：「非問汝也。適一人到柵前，旋輒不見。」白心知爲鬼，漫應之比。至西安門，心旌未定，見其叔坐茶鋪中，神色沮喪，方將以所見告之，叔急搖手止之，似有所諱，乃相與歸。叔又於途間頻囑：「卽遇歸家，慎勿宣洩。」白口應而心疑焉。越數夕，其叔病死。

孿生

同州有兄弟雙生者，年二十，貌皆姣好，聲音笑言，雖家人往往誤識，惟於衣履取別焉。少孤，同從學於其叔，入泮後，並有聲庠序，然性皆多疑。既授室，各防閑其妻。伯得子，訝曰：「何酷似其叔也？」得毋汝已作陳平嫂耶？妻大悲曰：「汝與叔有何分別？何怪懷抱中物？」伯終不釋然，故疏其防，留心以伺其隙。仲妻爲郡中巨族女，容色奪其嫂，而鍼黹過之，尤工繪。一日，仲囑曰：「汝既善畫，盍爲吾二人小照。」妻問：「何裝束？有何景物？」仲曰：「俗式須避之，今當作奉嬭。」汝衣單衫，支頤湖石，我出浴，着半臂，不衫不履，把卷欄前。」妻曰：「似太鄙，將何以舉示人？」仲固強之，數日寫成，神情逼肖，且集古句以題之，曰：「但傳消息不傳情，一半梨花一半鶯。珍重當今常倚臂，卿須憐我我憐卿。」仲玩不去手。旣而諦視，忽訝曰：「汝爲誰寫真乎？」妻不惻其由，還應曰：「我亦勿知爲誰寫耳。」仲曰：「囑汝寫我，幾曾著汝寫兄？」妻聞之，兩頰暈紅，強笑曰：「汝弟兄面貌，原不相遠，但我第知寫汝，不知寫伯。」仲見其面頰變色，曰：「不與汝證據，汝肯甘耶？」兄左腋下黑痣，惟我知之，汝未見其裸裎，可以寫此。」妻無以對，取圖審視，曰：「幾爲汝所窘，此蠅矢所污，非筆點者，汝自目力不濟耳。」仲不顧，輒握拳，捺髮痛毆，欲出之妻之，父母聞之，大閱，具牒鳴於太守。太守驗其兄，果有痣，獄不能決。會邑宰入白事，守告之，宰曰：「職初任沔縣時，亦有雙生姊妹，而其姊爲夫家所出者，母家來訴，訊之，蓋其妹夫素佻達，恆給其姊夫曰：『已曾爲大姨父好，苟不信，乳間有朱癩可證也。』其姊夫歸驗其妻，果有赤癩，大如錢，遂信而出之。職詰其妹夫，力言實出戲言，緣已妻乳間癩，故聊以爲戲，初不料其亦然也。復驗其妹，不妄，訟始息。今毋乃亦是乎？」守固命裸仲觀之，左腋下果亦黑痣，與伯無異，仲乃服守不之罪，判而釋之。判曰：「寤得某氏子雙生並育，一乳二男，合浦明珠，旣剖胎而得二，崑山白玉，自琢璧以成雙。顧何以婚締絲蘿，恆致詞乖琴瑟，媿防夫弟，詎生兒敢羨參軍，娣避夫兄，輒寫照逢噴太尉，彼反夫妻之目，曾生疑在兩腋紅癩，此傳忮儷。

之神，胡搆認爲彈丸黑子？有意成蠅，皂白何難剖別？無心造象，彼蒼故示神奇。須知太璞自完，微瑕何玷？從此任窺青幃，嫂不妨爲阿叔解圍，時或出易新裝，婦豈至將伯兄錯喚？更尋癡索綻，還須篤愛敦倫！

閑齋曰：天下至不同者，人面也，乃孿生子女，一同而無所不同，此造物之偶露其巧也。以之折獄，大奇。

某王子

相傳前明某王子，出側室，性殘忍，居恆無所事事，惟與閹奴媚子，縱肆淫暴；媵侍小有過，輒燒鐵襖衣烙之，或將未燼烟灰，置其掌中，灰燼皮焦而後已，不容辨別，苟不隱忍，則非刑復更矣。貓犬稍不愜意，貓則縛四足於四大鞭之，四走以分其體；犬則用四驢或四馬，蓋倣古「車裂」刑也。常設巨鑊於殿中，注油沸之，捕燕雀蝙蝠生煎之，俾焦黑蘸椒鹽以佐酒；每下一箸，數十枚不厭也。未襲封，病瘵瘵而死。死已二年矣，其府中長史某，忽一夜夢見之，被髮跣足，顏色悲慘，驚詢所自，王子泣訴曰：「予生時不仁之極，死後備嘗地獄之苦。今陰譴已定，當託生爲驢。公明日可至某街某坊某肆前，繫有草白牝驢一頭，瘦而秃尾者，卽予之生母也。驢腹中懷駒，卽予也。公幸念夙昔，贖我母子歸，不致畢命屠刀，則恩同再造矣。」言訖，悲聲慘切，長史驚而寤，陰異之，歎息不能復寐，反側達曙。翊日，驅車入市，往覘之，果有懷駒牝驢繫肆前，形狀悉符所夢。甫下車，驢向之長鳴，兩目淚下如瀟，長史亦爲潸然，呼肆主詢之曰：「此驢鬻乎？」對曰：「此昨日用錢五千買得者，今將殺以賣肉，不生鬻也。」長史曰：「不然，殺以賣肉，不過欲多得錢耳；汝但言殺此驢，利幾何，吾當倍贖之。」肆主曰：「大人動惻隱心，必欲贖之，小人何敢過索？本利得錢六千可矣。」長史如數給之，牽驢以歸。是夜復夢王子及母來謝，長史弗敢隱，乘間白諸王，王乍聆之，不勝錯愕，旣而歎惋，良久復恨恨曰：「暴戾子固應伏此冥

報，即其母之陰賊悍妒，亦當如是。雖然，父子之情，未可絕也。城外園寢，地廣草盛，可縱之其中，俾樗散以終其天年可也。」長史唯唯承命。縱之日，即生駒。王一日過之，二驢見王，伏地淚流。王試呼其名，輒搖尾而嘶，似應似答。王亦惻然者久之，於邑而返。及王薨，二驢不知存否。

閑齋曰：相傳白起、李林甫、秦檜，託生爲豬，是說也。余猶疑之。今觀王子母子託生爲驢，則知天道福善禍淫，毫髮不爽。漢昭烈曰：「無以惡小而爲之，無以善小而不爲。」吾願後世王公，慎守此言。

再生

永平某村，有翁媪業豆腐者，性皆好善。遇有橋樑道路，朽敝泥淖者，輒出所蓄貲，極力修補。數十年如一日也。會村前石橋，爲大水所壞，行旅不通。翁復鳩工繕理，身亦操作其間。日午倦憊，倚坐橋柱小憩，瞥見二青衣驀然來前，類縣中差役，呼翁曰：「可亟往。」翁問何之，曰：「至則自知耳。」翁不敢違，乃起身從之行。約十餘里，入一村，見宅第甚壯，翁識爲某村大富家某人宅也。青衣促翁入，歷數重門，直達寢室。室中婦女甚夥，共環繞一少年婦，方臨蓐。翁愕然驚卻，青衣拚力推擠，不覺跌入少婦懷中，驟覺通身如溼沸湯，輾轉掙挫，旋復寒甚，恍臥霜雪。耳中聞人語曰：「恭喜娘子，生得一兒郎矣！」翁大驚，自視其體，拳曲僅似猢猻，始悟身死已降生於此地矣。悲從中來，方呱呱而哭，忽一半老婦人，用剪刀，翦其臍，痛入心髓，不禁大罵曰：「老乞婆，莫惡作劇！」舉室猝聞兒語，咸大驚擾。翁言：「汝等勿恐，我某村某翁也。今觀此局，想託生汝家矣。既生汝家，即當爲汝家兒，夫復何言！但我前生尙有老妻，貧且病，我死，彼將何依？可招之來此，拚得兩間屋，使居之，日給粗糲三餐，各給一棉衣蔽寒，以終其餘年，斯可矣。無過分，恐其福薄不勝也。我屍在橋柱下，可急使人往，殮以布衣布。」

衾，一柏木棺，卽瘞之於橋側，無浪費，則吾始得安心處此。其家不信，翁躁怒，大聲促之，家人欲往，翁曰：「汝雖去，亦恐行詐，須抱我親往料理。」家人不得已，以繡被裹翁，行至其處，果一一悉如所言。翁與媪絮絮問答，宛然結髮，媪大慟，翁止之曰：「有我在，無憂孤寡。」旣而至橋上，翁尸亦官驗將殮矣，翁歎息再四，命易以柏棺，親往葬之，遂與媪俱歸，養之別室，其家只翁一子承嗣，擁貲百萬，閱年，父死，母二十而寡，愛翁如掌珠，翁行善好施，由於天性，逾於前生，人以爲善人之報云。

王侃

王侃行三，房山農家子，耘於田，大風條起，沙石飛走，方欲引避，瞥見一畫衣女子，被髮跣足，狂奔而至，連呼「三郎救我！」王倉卒不暇致詳，輒問何以救子女？曰：「匿我於蘆棚下，少時有旋風，卽追我者，第云已西去矣。」言訖，鑽入棚，俄而果有旋風，來自東北，大如浮屠，急如奔馬，繞田數匝，木葉盡脫，王如女所教，向風西指以給之，風卽雷鳴而西，似解人語。王大錯愕，風旣過，啓蘆棚，女已危坐其中，裂裙縛足，含笑縮鬢，喘息未定，香汗尙濡，蛾眉曼睩，嫋目騰光，妖豔無匹。王且喜且驚，款言慰藉曰：「追者已杳，子可無患，第不自信，亦有施於子否？」女起拜曰：「深恩大德，永誌弗諼。」王曰：「然則何以報我？」女曰：「金帛珠玉，唯郎所欲。」王笑不言，女怒之以目，且笑曰：「郎大不良，善兒不得不作負心人矣。」言訖欲去，王張臂遮之，女從腋中衝出，殊輕迅，牽挽不及，歛無蹤影。王大失所望，頗懷忿恨，日且暮，悒悒荷鋤返，將度略約，女子已預坐溪畔石上，笑謂王曰：「得無以中山狼見目耶？」王驟見之，化憂爲喜，故作慍色曰：「子已脫禍，不自覺樂地，留此何爲？」女遽前把握曰：「聊相戲，何便怨懟？若竟以兒爲負心人，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請借歸，幸勿以葑菲棄。」王不

勝狂喜，攜之至家。王年甫二十有一，父母皆下世，唯一妹操作甚劬，見王攜麗人至，驚問所自，王具告之，熟視而笑曰：『我見猶憐，何況三哥！』王曰：『母多言，請畫一策。』妹曰：『所可慮者，東鄰鍾八耳。——平日嘗贊好瑕疵鄉里，飛短流長，殊堪厭惡。今已避讎去，餘不足慮也。三嫂媚曼婉妙，秀於外，必慧於中，正好相依度日，第恐三哥福薄，不能消受耳。』女斂衽謝曰：『三郎有大恩於兒，委身事之，情理宜然，所慮者，姑不能容耳。姑如見矜憫，則諸事乞包荒，將見和氣致祥，安如磐石，人言不足恤也。』妹得諛詞，愈喜，俾二人合卺焉。嗣此遂好甚敦，與妹亦相得無間。詢其邦族，云是『良鄉白氏，年十九矣。幼失怙恃，孑然一身，昨偶出春游，不意爲妖風所薄，微三郎定爲閻摩羅什天尊喚去矣。』曰：『夙昔隻身，寄託何所？』曰：『無枝可棲，逐日飄泊，如萍梗，幸不遭強暴。』曰：『然則何以爲生？』曰：『鍼褥而已。』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從此三哥耕，嫂炊，兒鑪，無憂不作箇好人家。三哥明日且辦數匹布爲嫂作衣裳，幾曾見農家婦女著此豔服者？』王以乏貲對女曰：『無作難，兒曾積得十疋布，貯溪畔土地祠香案下，勞往取之。』而王初不之信，女再四促之，王試往，果得布歸，以告妹，妹曰：『古廟荒涼，嫂何時置此物？』女漫應之。女性極慧巧，女紅鍼黹，無不能，且無不精，妹凡百不逮，益愛敬之。會旱蝗，田數十畝，僅穫十之二三，兄妹日夜焦愁，謂凍餒不暇計，所慮無以輸官，女獨怡然不以爲意。王與妹計，往貸於同村牛牛大戶，女止之曰：『汝二人受困甚，計遂左矣。彼守錢虜，別有肺腸，苟無勢力以壓之，雖其至親好友，少有所求，尙睫毛一寸長，棧棧若不相識，况疏遠貧人，年少而薄，徒取辱耳，不如任天順命，事到危急，自有救解。』郎姑待之。王不聽，果爲牛所不理，不勝於邑。比反，催料吏已在門矣，見王大作威勢，扭結不釋手，王極力騰辯，延吏暫坐草堂，遂巡入室，議所以款之，女問應輸幾何，王曰：『並舊欠七兩餘。』女嗤曰：『兒以爲盈千累萬，須費數日躊躇，僅如此，有何不了！土地祠內西北隅地，輒下有白金一鐲，取償訖，尙

多贏餘，足爲薪水之費。王驟聞之，殊喜，既而疑爲戲言，妹促之曰：「據前十疋布，此應不妄，速去，勿滯！」王乃越屋後短垣，急往掘之，果得黑磁罇，啓視，白蠟滿中，狂喜，亟脫衣裹負以歸，如數納官，吏不能擾，僅取醉飽去。王權金適五百金買田置宅，日漸饒裕。凡有營運，但聽女言，無不獲利數倍。未二年，富甲一鄉。王或以無嗣爲念，女嫣然曰：「郎甫得溫飽，便思納妾，何薄情至此！」王曰：「非敢負義，恐先人之祀自我斬耳。」女曰：「然則勿絮聒，行當爲郎舉子。」王笑其謔。一夕，同坐房中，女戒王勿便睡，獨登榻下帷，軋軋不知何作。約食頃，忽聞呱呱聲，女易衣出曰：「盍去看兒。」王大駭，啓帷，已一兒於床，眉目如畫，王驚喜告于妹妹，來省視，靡不歡然，就室布筵作慶。女言笑飲啖，無殊平日。王兄妹竊疑之，因名曰異生，同邑有大戶劉翁，家資鉅萬，有子曰璇，爲國學生，二十未娶，聞王之妹美且豔，其富遺媒來議婚，王欲許之，女獨力阻以爲不可。王曰：「劉家富而好禮，璇亦少年誠懇，以之歸，妹得所天矣，卿奈何作梗？」遂不聽女言，竟許之。女嘆曰：「因緣的是，天定違天不祥。」第兒與劉家子有齟齬，雖爲親串，仍當避之。郎至時，切勿使彼與兒相見，苟相強，則禍作矣。幸誌勿忘。」王漫應之。及于歸，琴瑟甚篤，然璇熟聞女美，甚思見之，亟請於王，王弗許。璇乃與婦謀，設酒召王飲，因乘便潛詣王家，適值女哺兒於庭，璇突前揖之，女倉卒不及迴避，但以袖蔽面，峙立不敢少動。璇審視大驚，踉蹌奔歸，比抵家，色猶灰敗。王兄妹能驚問何故，璇喘定，始轉問王曰：「尊嫂誰氏女，伉儷幾年矣？其中大有異，幸明示，勿少隱。」王初支吾，不以實告，璇正色曰：「至親骨肉，無所用僞，吾所以諄諄致詰者，自有深意，兄何見外之甚也？」妹懷惑已久，聞璇言有因，亦從旁和之。王不得已，悉爲吐實。璇駭曰：「兄遇妖矣！」王曰：「何以見之？」璇曰：「不敢相欺，第久慕嫂賢淑，深以不獲一面爲憾。頃者留兄飲，特引身造一拜，相遭於庭，乍見甚驚其豔麗，熟視之非他，卽禍弟者也。弟三年前，適野展墓，遇此女於中途，傾慕甚殷，既歸，女已在室，云是白。」

氏女，與弟有夙因，彼時神魂喪失，無所瞻顧，遂相懽好。兩月餘，日漸尪羸，父母知爲邪祟，百計驅逐不去。會有姜道士者，以神術聞於山東，父母以禮致之，求其作法。姜臨去，畫二符，命焚其一於中堂，其一令什襲藏之。言數年後，尙有用處。父母遵其教焚之。弟親見一神人，狀類廟中所塑靈官，入房捉女，女倉皇披跣，御風而奔。神人逐之，遂不復返。弟病漸痊，今聞兄得嫂之日，正神人逐妖之日也。想兄溺愛枕席，必不以弟言爲是。然朱符猶在，尙足爲憑，且憶妖女體有異香，又嘗深護其尻骨，不令人捫攝，尙尊嫂亦然，確爲妖矣。究未識尊嫂果如此否？」王聞之，哆口張目，欲言不言。妹曰：「尻骨吾弗知，體香良不妄。三哥宜早爲計，勿貽後悔。」王徐徐嘆曰：「據妹丈言，其爲妖女無疑，但好合以來，家賴之以富，子賴之以育，妹賴之以適君子，其有造於我王氏者，亦大矣。嘗聞以德報怨，不聞以怨報德，雖云異類，何忍棄之？」璇曰：「蠱毒有毒，矧妖魅乎？脫拂良言，行當索兄於枯魚之肆耳！」相與不歡而罷。王去後，其妹終不釋然，乃潛以符至家，焚於寢門，頓覺狂風大作，女自房奔出，未數武輒踏地，化爲黑狐，衝門而去。有旋風隨其後，急如飛電，頃刻不知所向。王驚定大慟，不食數日而死。女亦不復至，唯異生獨存，猶爲富室云。

台方伯

方伯台公諱布，罷官家居。夜起如廁，掛燭籠於壁，少間，聞窗外窸窣聲，忽見一紅袖出戶下，廣尺餘，徐徐就壁，掩燭無光，叱之，亟縮去。既而又來，叱之復去——凡數四。台心憚，急起燭之，無所見，告諸夫人。夫人素有膽，乃攜婢秉燭往視，甫及門，婢恐怖不敢入，夫人唾而詬之曰：「汝命獨尊貴，怕嚇死耶？」奪燭深入，覺有人隱身屋角，偃視之，則一紅衣女子也，面靨然近尺，白如粉，掀脣蹙額，直立如僵。夫人厲聲曰：「汝鬼耶？現形欲何

爲？以手批之，條不。台腫至，扶夫人歸寢，燈下視夫人，面無人色。未幾，台病卒，越數日，夫人暴亡。

瓦器

京江陳扶青先生，有佃戶墾田，牛忽蹶，鞭之不起，祭之，則牛蹄陷入泥中，已沒至膝；拔而出之，得瓦器一窰，色唯黃白二種，共十一件，質絕粗，似盆而小，形類腰鼓，緣口綴磁珠，如鷄豆大，聯屬亦若鼓釘，佃戶觸落十餘枚，越宿完好如故。先生試之，果然，深以爲怪，復命瘞之，或言鑿而復完，必聚寶之物，再命發之，不可復得。

梁氏女

陝西白水縣村民，其妻死，遺一子一女，皆六七歲。民復娶同村梁氏女爲繼室。梁少艾，民爲所惑，於是日虐子女，擊刺熨烙，體無完膚，民不能庇。民力食者，每戴星入市，趁虛，梁早起炊飯，際夏月，窗牖不閉，覺窗外有人，凭窗向內而嘆，梁仰視見一婦人，蹙眉黃頰，滿面淚流，梁驚悸發狂，自批其頰，鄰人環救，梁大罵：「淫婢，奈何毒如蛇蝎，殘我兒女？」衆始悟爲前婦之鬼所附，亟灌以硃砂，踰時始定。遂自此病癩，往往自褪其衣，令兒女極力撻之，方以爲快，引錐自刺，徧身流血，尙不滿意。一日，乃燒火筋，自烙其陰，深入數寸，大叫快活而死。白水令邱公理此案，嘗爲先君述之。

鐵公雞

濟南某富翁，擁資數十萬，性慳吝，居積取賦，持籌會計，日不暇給，而敝衣破帽，向親故作貧窶狀；老小數十

口僅市肉半斤，菜數把，飯脫粟而已。早餐午食，晚餐夜食，不設茶酒，不宴客，雖骨肉至親，未嘗見其匕筯。然往往日招於人，歌筵舞席，頗極權洽；又似非不知生人樂者。鄉人號爲鐵公，鷄謂其一毛不拔也。年近五旬，無子，議納妾，價欲極廉，而人欲至美，媒笑曰：「翁所謂『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也是當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翁囑速覓，居無何，有陝西客攜女來，不索值，但求免凍餒足矣。女年十八，麗如舜華，翁喜過望，留之，贈錢一緡，客不爭而去。翁得女，嬖幸殊甚，曲意悅之，而鄙吝猶昔。女誠曰：「昔烏氏僕鄙人，牧長，寡婦清窮，緡嫠婦，而名顯天下，禮抗侯王者，徒以富耳。君富已敵國，不特不能知名當時，且泥焉漠焉，不得與中人伍，竊爲君羞之。」翁訝曰：「爾胡爲出此言，猶不慮有人屬耳耶？且錢之爲物，難聚易散，我自齟齬時，卽多市撲滿，日積數錢，積十二年，共得二百二十餘撲滿，撲而計之，得錢三千餘千，貨之於人，權其子母，又三十年，握算甫能盈兆，中間又賭局，及瑣瑣羅丹拍格諸戲，取其頭，迄今又十餘年矣。我凡經營五十餘年，僅有今日，則積財之辛苦，嘗矣。平生所見所聞，搢紳世家，或竭貲營第宅，或傾囊助戚友，更有老諄不念子孫者，輒以白似雪圓如月之寶物，治酒市肉，日與賓友歡宴，一似與銀錢二物，有深讎大恨者，必欲盡力銷耗之，而後已。我每以之自懲，猶恐久而稍懈，爾乃欲我蹈其窠臼，何未知物力艱難，而漫作是語耶？小兒女大幾許，乃損折如是，罪過不少。」女笑曰：「聊相試耳，何遽驚訝若是！兒豈不知君之志，牢不可破，抑知多藏者，必厚亡耶！」翁自聞此說，不能自釋，雖愛如珍錯，而防如盜賊矣。其室中舊藏銀櫃十數，封緘甚固，例以一月一檢視，祕不使人知，無何，又值檢視期，與女閉戶檢視，封題如故，而藏鏹盡空，翁大驚失色，瞠目詰女，女笑不答，翁大疑逼之，女笑曰：「君猶以兒爲人乎？實告汝，我狐仙也，以汝鄙吝，故盜而之他耳。」翁大怒曰：「平生血資，被汝盜歸何所？」女曰：「財本流通之物，何處不可濟人，豈必深藏固守於一老秃翁手乎？」言訖，倏忽不見。翁始信爲狐。

祟，大慟而絕。家人草草殯殮，所遺財物，劫奪一空。其宅亦隨廢爲蔬圃。先是，狐據翁宅後樓，近百年矣。其祖若父，每於朔望具雞子白酒祀之，甚虔。翁以多費罷之，又以樓出租於人，狐遂大擾。其妻力勸，翁憤恨，謾罵一日，見羣狐來辭曰：『翁全福人，吾輩何能爲請徙去。』遂不再至。翁自謂得計，初不意爲其所愚弄至此。

多前鋒

前鋒多某，行二，未得前鋒時，輿所親同往東直門外城闈下，習騎射，墜馬昏絕，所親扶掖以歸，歸家即甦，一無所損，但神癡不解言笑，與食則食，與飲則飲而已。越半月，弗瘳。會有服役老嫗出外市菜，歸忽瞠目視其主，母問之，不答。良久，乃大言曰：『半月前汝家多二爺，因墜馬不能行動，汝等輒棄之去。今多二爺踽踽城下，盼望家中人兩眼欲穿，屢次挽我寄信，未得其便，今日始得到此，可卽着人去接，幸勿更緩。』家人聞之大駭，同聲唯諾，或問：『我家二爺今在城下乎？』曰：『現在東直門外角樓下。』曰：『然則子爲誰？』曰：『我舊營房南門口開小鋪之王老四也。緣去年與掌櫃者算賬不平，嘔氣自縊，冥中憐我冤，命協同溺死鬼邢三管理角樓下城灣河沿一帶地方。生前亦曾蒙多二爺下交者。』家人聞之，愈錯愕，勉應之曰：『知之矣，深勞尊駕，第請回，卽刻使人去接也。』遂取冥錕焚之，老嫗踣地，逾時方醒，叩之，悉不自知，亟扶多至墜馬處，呼其名而招之，往返三四，多忽發一寒噤，卽時清醒，因告家人曰：『汝輩一何忍心至此，半月之久，不來一顧，苟非王二哥寄信，再十餘日，我不復見汝輩矣。』家人環謝之。多有少弟，亦童心而選事者，乘間訪王老四及邢三，事果不評也。多今年已三十，爲前鋒十年矣，每逢冷節，必具香楮雞酒，於城灣呼王二哥邢四哥祭之，終身不衰。

骷髏

某甲好打生。一日歸自朝陽門外呂祖關，時已曠暮，見土城下一草屋中，燈火熒熒，一扉半掩，探身窺之，見美婦人獨坐，匿頭，笑容可掬，以手相招。甲喜而入，甫跨一足，卽仆。次日爲人救活，則一足尙陷古塚中間，泣訴其故曰：「初以爲奇遇也，纔入門，卽見骷髏矣！」

閑齋曰：舉世佳麗，皆粉黛骷髏，沈溺其中者，特未知其爲骷髏耳！如某甲者，可謂猛省矣。

姚植之

姚壯行，字植之，祁門名士也。應聘入甘州，提督李公幕。府中園亭極勝，樓臺池沼，曲折幽深，綠樹千章，多百年物，往往有鬼物現形，昏暮人不敢過。相傳康熙間，某提督每殺人，寘園東夾壁中，迄今白骨猶有存者。植之偶步園中，使館童行沽，延賞秋月，主人李公子與亦豪，適攜酒盒來，遂相與坐亭畔，湖山下，並邀同幕二友，共舉觴。政漏三下，二友皆醉，嘔吐狼藉，各舁歸寢。公子亦扶醉入內。姚量宏，僅得半酣，獨立迴廊，搔首看月，瞥見二人來池畔樹陰下，姚問爲誰，再三不應，折而向西。姚疑爲署中職役，怒訶之，二人立不行，似噴其以惡聲相加者。姚欲就問，乃繞出迴廊，相去數武，二人倏不見。姚始悟其爲鬼，連聲呼童，而童不在側。姚大懼，縱步出園，惶遽中，誤入歧徑，花深樹密，迷不得出。此際風鶴皆兵，一履脫落，不遑拾取，躡襪而奔。蕙至一廢軒，見三人坐欄干上，姚急呼：「有鬼，汝輩速來！」三人曰：「君豈以我輩爲人耶？」嘯作悲聲，驚視之，二男一女，男無首，女浴血滿身。姚狂叫反走，顛踣無數。幸館童提燈來，掖之歸室，病忡夢悸，兩月始瘥。

新安富人

新安有富人某，爲萬商於江西，性貪淫殘忍，又結官府，人多畏之。其在洪都時，嘗借客遊松門，見一浣衣女，婉妙殊絕，命僮僕捉入密林中，欲污之。女抵死不從，富人與致索然，將縱之去矣。客有劉姓，教其縛女手足，從之。主客僮僕更番十六人，女不能任，竟死林下，乃委去。女家得屍，訴官嚴捕兇徒不獲，事亦寢。富人有一子年二十，爲太學生，一女年十八，尙待字。新安風俗勤儉，雖富家眷屬，不廢操作。時值採茶，女結女伴入山暴雨至，各覓歇處。富人女獨立巖下，忽聞有喚其小字者，張皇四顧，聲出於石，女大驚，癡立。石曰：「汝勿懼，我是救汝者。汝父恣橫淫死人女，女控陰司，譴罰甚重，將報之於汝身。大士以汝母清心誦經，發大慈悲，令解汝難。汝父作惡不悛，將至矣。此非善地，汝其速歸。」女懼，泣拜踰跟冒雨而走。見諸女伴聚積山亭下，羣訝曰：「許時在何處？令人懸擬。」女始以失路言，次有四五惡少年踵至，咸指女笑曰：「不在巖下何故狂奔至此？」飽眠而去。女始悟巖下非善地之說，微神告，幾遭強暴，陰誦佛號不絕。既歸，以白其母，母嘆且泣曰：「以汝父素行，又何事不可爲？今幸賴神祐耳。」嗣此戒律愈嚴，女亦信心奉佛焉。其子頗有父風，鄉人謂其克肖，屢梗母教，母憂之。一日有親戚歸自京師，其子與語，問京師何等，人最樂？其戚曰：「樂者甚夥，要皆高不可攀耳。爾我今生斷不能及，唯老公極可欽羨。」老公者，都人稱太監也。其子曰：「刑餘有何可樂？」其戚笑曰：「汝第知其人道已絕，必乏樂趣，而不知其可樂之處甚多也。試爲子縷計之。夫王公至貴也，然望天子居，不翅天上，彼以闈故，得出入不禁，一樂也；不耕不織，而一生吃着不盡，二樂也；父母不敢以爲子，兄弟姊妹尊而奉之，三樂也；人不能見之物，彼能見之，人不得食之物，彼得食之，四樂也；無妻子之累，無孫子之謀，有福獨享，五樂也。何樂如之！」其子傾聽神移，問：「吾輩亦可作太監否？」其戚曰：「誰不可爲？但多此胯下一物耳。」一笑而罷。其子歸，一路冥想，決意自宮。尙恐見沮於其母，潛袖剃刀入廁，自割其勢，大叫暈絕。家人覺而救之，已死矣。

無何，富人歸省其妻，以女之所以生，並子之所以死，悉告之，意在諷諫。富人仰首向天，呵呵作怒笑聲曰：「婦人女子，畏鬼信神，古人或遭腐刑，或置面首三十，豈皆冥報其祖父耶？所傳地獄之說，如果有之，吾將徧歷之，以廣見聞，又何懼之有！」其妻晒曰：「以若所爲，吾恐十八層地獄盡當奉屈一遊，所慮者，流連忘反，不得再見天日耳！」富人怒而大鬪，遂析宅另居，僅月餘，富人卽爲二豎所困，見所淫女立榻前，或與青衣數人，繼坐於室，若有所候，又數夕，女復引兩青衣，械一人至，囚首垢面，向富人泣訴曰：「松門事發矣！」視之，蓋曩日劉姓客也。富人慘不自勝，呼妻女至前，哭告所見，并詳述前事，乞爲懺悔。言未終，忽聲喘如牛叫：「我去，我去！」而死。妻女悲其罪孽之深且重也，同向佛爲牽經以求超度。女終身不嫁，奉母終焉。後有人自江西來，傳言劉客於某月某日自殘死，計之，正富人死之前一日也。祈門尹吳金泉嘗述以勉人，余及諸外弟皆熟聞之。

維揚生

江都某庠生之宿遷，同二友謁西楚霸王廟，因話及鉅鹿之戰，與垓下之敗，感歎移晷，生獨以爲不然曰：「千古無才無識庸而日碌者，項王一人而已。昔虬髯客志在天下，一旦見文皇，曰：『慚不逮甘心遜避，遠帝扶餘，吳越王負蓋世之雄，奄有東南，而觀衅中原，終守臣節。』此二人者，非不欲創業垂統，爲一朝烈祖，施後世而傳無窮也。特度德量力，見機而起者，亦見機而止，故不愧爲豪傑，不失爲英雄。詎若項王矜扛鼎之雄，退拔山之力，以沛公之豁達大度，不識其爲真人，以張良韓信之才，不以爲國士。亞夫以反間死，韓生以直諫烹，徒具蓋世之姿，虛負「重瞳」之表，乃太中公猶列入本紀，江淮人祀以崇祠，此天下大不平事，而諸君尙津津然置諸齒頰，且有景行之慕，獨不慮貽識者笑乎？」二友曰：「不然，項王以暴人故少之，要亦劫數使然，究其人亦

有足多者，如燒秦宮室，毅也；不襲秦弊，封六國後，義也；會鴻門，釋沛公，信也；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勇也；不殺太公，仁也；恕也；一敗塗地，不忍復王，果也；君書生之見，妄誣英雄，毋乃不自量乎？生慨然曰：「君輩不足論古人，我與我周旋可也。」因呼僮索筆題句壁上曰：「炎劉受命順皇天，天使重瞳作獵鷁。千古中原羣盜賊，讓君馬首一先鞭。」題畢，擲筆大笑；二友默然。遂分路而去。夜生夢中爲人縛至一廣殿下，見項王按劍而坐，盛怒叱之，聲如巨霆，屋宇震搖，生震懼仆階下，傷折一股。王命拔舌，卽有數壯士同聲而應，蜂擁至前，一人捩抉其舌，極力拔之，生大叫而寤，舌遂蜷縮曲，不復能作了然語；右股亦病癱瘓，終身不瘥云。

市煤人

癸巳仲夏，過訪宗室雙丰將軍，立談廊下，見一人裸身荷擔，入庖廚挑煤炭者，胸前背後，各有傷痕，長咫尺，闊寸餘。疑而詢諸將軍，將軍曰：「此奇聞也，會須細談。」乃煮酒設饌，爲予詳述之。因言其人王姓，雄縣人，市煤十餘年矣。方其少時，村居貧甚，肩挑以食力，逐日擔瓜茄之屬，赴亥市，而所居去市遙遠，鷄鳴而起，猶恐後人，例於五更輒往趁虛。一日，行至半途，遇迅雷洪雨，行不能前，於電光中，見路旁矮屋數椽，葭籬繞之，王入籬窺戶，則門鎖繫以麻索，虛無人焉。王解索啓扉，息肩其內，復閉門蹲踞炕頭，一食頃，忽聞藁囊之聲，竊訝之，久之，聲漸繁，漸厲，於電光中，見一人繞地而踊，王大駭懼，屏息不敢稍動，惟瞠目直視，瞬息間，其人倏至面前，遂能辨其面目，披髮蹙眉，吐唇舌外，長數寸，王駭極，手足失措，張皇問其舌，忽觸於額，王狂叫驚走，奮力撲窗，縱身而出，昏然仆地。黎明後，始爲行人救甦，備詳其事，衆咸集錯愕，旣而村鄰漸至，共云前一日有婦人縊死梁間，已報官，尙未檢驗，不意竟作怪如此，同入視尸，而尸已僵臥炕下矣。王驚定思痛，覺胸前背後，似刀割不可

忍解衣視之，皮肉狼藉，衆共測其故，乃悟突出時，因撞折窗櫺，是以上下兩受其傷也。不剖腹拖腸，亦云幸矣。迄今閱二十年，將終其身患疤痕焉。予初聞甚異之，旣而相與捧腹。

鼠狼

某佐領好酒喜啖。一夕夜歸，市羊蹄六七枚，火酒一瓶，提擁爐獨酌，棄蹄骨於地。幕聞牆角下窸窣有聲，挑燈諦視，見小八十餘，各高五六寸，或男或女，收束悉類時人，皆背一竹筐，彎腰拾取骨，置筐中，移時而盡。某心悸，取火筋擲而擊之，一人仆，餘驚走，悉入壁洞，仆者滾地唧唧，隨化爲鼠狼而逝。

巨人

應城王家口，有村氓十餘輩，以秋稼將登，同於田間作蘆棚守之。一夕，醺飲月下，倏有旋風自北來，勢如山岳，羣以爲怪，旣而漸近，約去二矢地，忽停吹不動，形似浮圖，但聞聲震如雷，化爲巨人，高二丈許，白衣白冠，手持白幡，向衆一揮，仍爲旋風，向南去，急如奔馬，衆悉驚絕，良久始陸續復甦，哄傳鄉井，夥中有三人，一誦觀音咒已三年，一不食牛肉，一大醉熟睡，未嘗與睹，尙以爲妄，然亦不敢復往守田矣。遲數日，十餘人接踵而暴死，唯三人無恙。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皂市場桑湖畔。爲其子娶婦，亦鄉宦而富豪者，妝奩豐厚，一鄉之所豔羨。小偷楊三，覲

鯢半年，以許防守嚴，無從措手。會其子拔貢，富翁親送入都，將肄業成均，以圖進取。楊俟其行，夜入室，伏暗處俟之。時新婦方娠，不耐久坐，更餘即寢；二婢就燈做針黹，良久始閉戶謀睡，移燈几上。楊聞針聲，知已熟睡，方欲竊發，驀見房門自開，一人啓簾入，深目聳鼻，黑髯繞頰，背負黃布囊，猶惡可畏。楊念：「吾道中未見此人，必有詭異。」姑屏息以覘所爲。其人顰眉房中，探袖出香一枝，燃之，插二婢枕畔，乃立新婦榻前，挂羅帳，啓繡衾，婦面內而臥，睡正濃，其人戟指閉目中喃喃，似有所詛，隨以手拍婦背者三，婦忽蹶然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人開布囊，出小刀，剖腹取胎，破胎取子，復剖子腹，取其心肝，貯小磁罐內，納囊中，負之出房，婦屍隨仆牀下。楊睹之，驚惶忿恨，盜念頓灰，出戶尾之，密覘其所向。歷門數重，見其人以手拂之，悉洞開無阻。卒至村口一旅店，尙掩半扉，其人側身入扉，乃闔且聞落鎖聲，知爲妖人寄跡之所，默念彼既僞作行客，豈能出不由戶，聊憩檐下，坐以待旦。雞初唱，店門忽啓，其人負囊出，楊急起捉其臂，曰：「客請少停，有密事奉白。」言次，拖入店中，抱持之，大呼曰：「主人速來，爲汝擒得妖人矣。」其人大驚，極力擺掙，楊抱持益堅，而羣客驚起，主人亦至，環問其故。其人曰：「我四川蠟客，欲赴江南，今日早行趁路，不知此兄何故，突來糾纏。」楊曰：「勿聽其飾說，但檢其布囊，便有證據矣。」衆是之，開囊聚觀，則纍纍然磁罐數枚，復欲開看，其人惶遽抱罐而呼曰：「罐中黃白物，爲一生衣食之本，奈何擾攘，欲劫我財耶？」僉怒曰：「青天白日，衆目共睹，誰却汝財，無出言傷衆，顯有情弊。」主人挺身曰：「有事無事，我一人任之，第開看，無多言。」卽擎一罐開之，見鮮血滿中，腥氣觸鼻，收器傾視，盡小兒心肝，數之得七罐，尙空三罐，衆莫不駭異，問此物何來，楊曰：「彼必不承，請代白之。」因述夜間事。衆大譁曰：「劊剔孕婦，法所必誅，汝破卵傷胎，不一而足，苟非上天好生，假手此兄，則吾鄉孕婦小兒，無噍類矣！」於是大勳公忿，競揮老拳，主人恐其致斃，方欲止之，其人忽瞑目大叱，衆拳到處，如觸木石，指節損破。

主人大驚，急提一罐，自其人頭上傾之，其人連作恨聲曰：「罷了罷了！莫非數也！」衆復欲毆之，主人曰：「倘打死，誰任其咎？不如執之送縣，自有國法在，聽官斷可也。」遂共之縣。許家正投狀，楊更述之，許嫗大哭曰：「凶犯已獲，吾不忍復至公庭，致官家聞秀暴露屍骸也。」婦母家感其言，亦皆罷訟。縣宰細訊得實，方知爲白蓮教妖人之黨，取小兒心肝者，亦行持邪術必需之物也。時湘漢一帶孕婦被剖者甚多，至此始得其故，並得其黨名姓面貌數十人，陸續捕獲，獄成，寸磔其人於市。杖楊二十，給銀五十兩，責其爲盜，而賞其捉妖也。

鬼哭

貴陽太守某公之母，病瀕危，親戚鄰里來候問者，皆設酒殺於廳上款之，二更始散去，餽餘尚多，子姪四五人，復聚飲於齋中。三更後，忽有哭聲起自北窗外，音甚慘切，舉室驚愕相向，有二三膽勇者，出戶視之，於月下見一白衣婦人，循牆而西，徑入角門去，無不毛戴，咸知其爲鬼也。一食頃，內宅起悲聲，家人奔告：「太夫人氣絕矣！」俗有喪門弔客之說，理或有之。

袁翁

長山袁翁少極貧，居城外破屋中，幾於行乞，一日，窘甚，饑虛已一日矣，檢點破衣襦數事，至典肆，欲質錢若干，肆主曰：「此等物不值一文，可持去。」翁太息曰：「誠然，然我非濫爲者，特以饑不得食，稱貸無路，乞食又不能，萬不得已，故以此爲質，不過聊以爲信，得錢則取贖耳，幸念素識之情，用質數百文，以延殘喘也。」肆主笑置之，翁忿然曰：「恨我一時在困苦中，苟有日發跡，誓亦開一質庫，雖有將死孩來質者，亦必如數與之。」

典肆最忌質死孩之說，聞之頗不甘，第以其貧窶至極，不足與較，姑爲隱忍。翁歸去，一路冥想，毫無生趣，乃止步向大號泣曰：「嗚呼！袁某自問於心所行之事，無不可告人者，胡爲而竟至於此耶？」良久，輟泣復行。忽破衣爲棘刺所牽，猝難擺脫，屈身摘之，覺棘下土甚鬆，試抄以手，土中有物，纍纍然，日光燦燦，取視之，則朱提也。大驚喜，即以破衣裹數錠，仍以土密掩之，以歸。次晚，復往取之，多不勝收，數旬方盡，約二萬金，不敢彰露，先作些小生意，遂漸張大。一年之後，遂爲巨賈，問舍求田，買僮蓄婢，遂於宅旁開一典肆。前肆主聞之，訝曰：「袁俄鬼亦有今日耶？向以其等於行乞，不與較，然每一念及，心實不甘，今發市之始，盍一往申夙忿乎？」乃覓死孩，裹以襁褓，挾至肆，求質銀十兩，主櫃者大怒，勢將用武，翁適在側，急止之，拱手向肆主曰：「老兄欲證我言耶？此孩之死，正值小店開市之日，不爲無緣，請如數質之。」因使人買一小棺，殮孩於內，曰：「此孩不必遠送，即我所立地磚下，瘞之可也。」亟呼僮僕執鍤，就脚下掘一穴，纔尺餘，忽得一石板，發之，板下列巨盞十數，盞中白鏗皆滿，一肆大驚，肆主見之，感歎始知翁長者，天固有以默啓之也。再拜謝罪而去。翁自此富甲一縣，其爲人慷慨好施，有善人之目。子孫皆能攻書上達，有仕至尙書者，督撫者，卿貳者，科甲聯綿，迄今正當鼎盛云。

堪輿

護軍參領某，少壯時，從征青海，爲賊所擄，械送某喇嘛處。至則入一大剎，喇嘛据床坐，年屆期頤，兩腿垂皮寸餘，盡掩其目，聞某至，呼至床下，侍者進牙筋一枝，喇嘛以筋撥啓其睫，束「則白達」——「則白達」者，帕也。——露兩瞳如碧琉璃，明澈似蜻蜓眼，某異之，再拜頂禮，祈爲解脫，喇嘛曰：「半年後常返中國，此亦定數，未可倖脫也。吾視汝無大根柢，只可授一術以終身耳。」遂留之，朝夕祕授「青鳥」之術，凡六越月，大將

軍底定青海，喇嘛致書將軍，言某在此終守蘇卿之節；將軍取之以歸，累官至護軍參領。時有山西布客死京邸，鄉人瘞之叢葬處，老槐樹下。後十餘年，其子經商頗利，累費鉅萬，故鄉獲牛眠地，議發柩歸正首邱，祈某往勸之。某至墓所，周視曰：「此穴得木氣甚旺，不可遷也。且發土，便見肢體，於君大不利。」子欲中止，其鄉人皆不欲曰：「富而不榮葬，其親致掩骼異地，非孝也。」子不得已，傭工發掘，未及咫尺，已見槐根縈絆，抽而斷之，清香撲鼻。及棺，則盡爲柔根蟠結，不露寸木，竟半日之力。始取棺出，棺已朽，一臂在外，工納之臂，折子大哭，旁觀靡不惋歎。子扶柩以歸，登崖墜折一臂，遂成殘廢，旋卒於逆旅。棺厝古田中，無馬鬣封也。又護軍統領某公爲其先人營葬，會葬者接軫靈輿，甫至穴前，某趨至公前啓曰：「職家貧資錢四十萬，所不能矣，謹具生芻之芻。今觀佳城鬱鬱，而土色純殷，恐致不祥，請一觀朱壽之器。」公素耳其名，亟命啓繆幕示之。某驚曰：「穴已定乎？」公曰：「定矣。」某曰：「且勿葬，此穴非是。」穴爲張某所點，張亦素負盛名，師心自用者，聞之，大恚曰：「君勿喋喋，舍此豈復有正穴哉！」衆多附和之，遂下棺而崇封焉。某頓足曰：「此大謬矣！」急取鍤自墓南掘地爲溝，深尺餘，長二丈，闊一丈，曰：「得此其庶幾免乎？」旣而辭去，以煤炭大書一「火」字於碑陰，張見之，謂冊不已。俄見數騎自城中飛奔來報，宅中失火，廩廩俱焚，衆大驚，始信某術之神，自此名愈噪。所居鄰歷代帝王廟，院東悉屬紅牆，或謂太不雅觀，蓋去諸某曰：「吾今老矣，平生信天株守，不善夤緣，所賴此數仞紅牆，冬來可博一外任，以終餘年耳。」至冬，果以卓異授江南參將，五年後，乞休歸里，宦囊頗裕，但不敢復爲人相地，相則兩目赤腫，每數日不癒。

閑齋曰：參戎公今下世矣。伊君昌阿，其婿也，嘗爲予言其異蹟甚多，悉堪紀述。方其爲護軍校時，偶偕二三友人攜酒郊遊，小憩一墓下，墓前松楸陰翳，咸嘖嘖以爲佳城。公曰：「此絕地也，何足稱羨？」友問其故，

公曰：「此松柏皆百年物也，苟有子孫，則斬伐而貨爲棟梁也久矣，焉能至今無恙乎？」羣笑以爲惡謔。既而坐旗亭，詰及墓主，酒家傭曰：「此漢軍張氏塋也。張故百萬富，而今已矣；且絕嗣有年矣。」衆益神之，夫公之術神矣，然亦窮理至乎其極者也。

尤大鼻

尤大鼻者，咸甯人，以勇自矜，鼻大於額，人咸以尤大鼻呼之。尤與布客董九有戚誼，且相友善。尤販皮貨於天津，與董偕。董有子名韶，年十七，丰神雋逸，資質慧秀，不類賈人子，尤深愛之。值午節，尤攜韶出游河上，泛關市，車馬闐輳，遂相失。韶亦覓尤不得，獨坐河干樹下暫憩，見肩挑白酒賣者，沽飲之。白酒甘冽，殊滴渴喉，一舉數碗，炎暑頓消，韶稚弱，且不善飲，白酒雖薄，亦不能任，眩暈頗甚，就臥樹下。無復知覺，抵暮醒來，則臥紗帳中矣。驚起欲遁，忽一女郎秉燭而入，修眉素面，含笑燭然，置燭於几，揭帳歛衽曰：「日間歸自外家，見子醉臥茵草，恐犯霜露，故特設榻相款，子其勿疑。」韶感荷無盡，請卽辭去。女止之曰：「時已入夜，路且隔城，去將安之？」韶曰：「與卿風馬牛不相及，何敢便住？」女曰：「飲啜前定，卽邂逅亦非偶然，幸勿作客態向人。」韶謝曰：「得承挽留，深慚素望，第慚小小不學，栖身市井，談鋒粗俗，恐聒聽聞。」女笑曰：「兒聞丹漆不文，白乃受采，郎君婉而多風，齒頰芬芳，胥堪取則，得承一夕，歎死不爲天。」韶乃止。女因問何字，韶曰：「童子無字，我名董韶耳。」於是絮語間雜，妖言隱謎，女或如不聞。偶一應答，尖穎刺人，韶神魂俱蕩，宛如重入醉鄉，壁上懸樂器，制甚古雅，不識其名。女曰：「參差也，一名洞簫。」韶曰：「然則卿必知音者？」女曰：「有孔則吹之，有絃則撥之，順其自然，莫非天籟，必於此索解人，茫茫宇宙，誰是知音？」：「能歌乎？」女曰：「懷儂」一曲，「子夜」

之聲，但堪囉嘖於一時，詎足嗶聒於大雅，乖音錯節，不足以徵。夜深矣，與其隔錦屏於鄂渚，何如覓佳夢於巫山？詔觀覓從命，乃相與所寢。低帷暱枕，極盡歡娛，留連數日，遂得蓋交其同類，有名小蘭者，小蕙者，小壽小紅者，要皆姝麗，各具所長。詔在衆香國中，樂而忘返。女名春翠，色藝爲諸姬之冠，詔姬亦自知不逮，凡百將順。適盛夏暑熱，四姬邀詔與春翠共浴蓮沼中，狎戲方殷，春翠忽縱眸遠矚，大驚曰：『妖道亦太狠毒，直追尋至此耶？』不暇着衣，日身而走。四姬失措，提裙挈襖，紛紛狂走。俄一人飛馬至，繡衣青巾，貌極雄偉，問詔曰：『彼乘女子安在？』詔戰慄水中，口不能道，但以手亂指其人。隨手所向，繞沼而馳，卒無所得，意殊忿躁，連鞭其馬，馬抖鬣一嘶，御風騰起，急如飛電，瞬息不知所逝。詔翹首向天，癡立瞪目，旋聞人聲喧囂，似有人呼其名者，驚視之，則其父及尤並相識數輩，畢集沼畔，扶之出水，衣而守之。一餉時，神色甫定，四顧園亭，鳥有蓮沼無存，但見幾樹高槐，數坏荒塚，塚前積雨成潦，叢蕪叢生，爽然若失，不覺漚然，以車載歸，衆亦散去。唯其父與尤在旁，細詰頗末，詔一一吐實，二人不勝驚愕。尤嘆曰：『自午日相失，令尊爲汝忘覈廢枕，慄慄自傷，原其咎，在僕之不謹，誠恐或遭狐鬼，致損其身。聞某爾李道士有奇術，往祈之，承授一符，令於郊外焚之，焚訖必有狂風從風而往，必獲所在。今竟相遇道士術亦神矣。第恨此女不測，是鬼是狐，輒如此狡獪，必報之以洩吾忿。』董曰：『得人爲幸，遑計其他。且彼既能幻化惑人，豈無術以自衛，苟一遇事，爲禍不淺。』詔亦勸慰至再，尤終忿忿，翊晨即提短挺至積潦前，大窺無獲，卒見一古塚，旁穿一穴，黝然而深，尤笑曰：『得之矣。』然無可用武，乃取朽木枯枝，燃薰穴口。一食頃，欻然一黑狐，衝煙而遁，迅走如風，追之不及，方却回，又連出四頭——一白三黑，倉皇四散，後遂無繼者。尤笑曰：『此即所謂諸女郎也。舉族俱行，此舉徒勞矣。』悻悻然歸，述於董，董大驚曰：『胡不見商，輒冒此險，彼豈肯甘心者？既已逸去，必圖報復，兄將何以自防？爲兄計，不如暫歸以避其祟。』尤曰：

「予正望其來，可尤反爲意避。」董知其不可諫，陽稱其勇，而陰爲護衛。一日，尤將出城責逋，董父子請偕，尤許之。及出關，尤往登廁，董父子竚俟簷下，少焉，聞尤在廁中罵人，董方猜惑，忽痢然一聲，罵聲頓止，董父子趨入，尤已倒置溷坑中，兩足伸縮，廁中更無一人，併力扶救，糞蛆無處不有，遂相與至河上，澆濯逾時，始能潔淨。董因詰尤與誰口角，致墜穢中，尤笑且歎曰：「不聽藥石言，便受腌臢氣，始登廁，即見一狐人立壁角，向予切齒，予罵才數聲，彼突至前，極力排擠，不覺仰面顛墜，平日英雄，掃地盡矣！」董父子亦爲之捧腹。亟歸店，議作歸計。董慮詔召邪，亦令歸就婚，擇日趣裝就道，暮宿逆旅，夜半，春翠忽至，與詔同寢，尤聞詔喃喃絮語，諦聽之，如與人交媾者，然悟其又爲狐祟，大聲恐嚇，詔驚覺，已失女所，在。尤詰得其故，復大罵。已而就枕，忽失尤，詔乘燭徧覓，聞鼾聲出自米甕之中，甕上覆一瓦盆，泥封甚固，急呼主人開之，主人曰：「此醃菜未熟，開之何爲？」詔曰：「有人在內，焉得不開？」主人駭異聽之，果然。急開之，則尤蹲踞其中，週匝皆菜，僅露頭面，撼之始覺，問所以入甕之由，茫然不知，尤忽自悟曰：「此必騷狐請我入甕耳！」主人問其故，亦笑而咋舌，尤一路爲狐所弄，愈出愈奇。入河南界，始獲安靜，後亦無他異云。

董如彪

嵩陽董桓，字建威，年四十餘，以參將視職家居，性本好武，所交游悉射皮飲肉，飛蒼走黃之士，豔妾六七人，爭妍鬪媚，第宅復閎壯，園亭之勝甲一邑，園中有池，可容刀，繞池綠樹千章，就中構軒五楹，顏曰「飲綠」，極宏敞，日與其儔類，講武其中，其父禁之，弗悛也，父歿，愈不自戢，生二子，長如彪，年十八，次如虎，年十六，皆出側室，如彪稟賦與父殊，秀外慧中，尤喜篇什，如虎遠遜之，以是父愛如虎而惡如彪，家有老僕葛封者，質樸黠直，

好強諫，董稍憚之。封有子印兒，年亦十八，爲彪虎館僮，韶秀慧黠，一家鍾愛之。適秋高馬壯，董率二子及僮僕三十餘人，背弩肩槍，呼鷹喚犬，往獵於山谷間。自辰至申，獲禽甚夥，與盡將還。歛一狐竄出草中，董遂射之，連發不中。狐突至如彪馬前，逡巡欲遁。董急呼如彪射之。如彪但束手笑，狐遂逸去。董叱曰：「懦弱子何顏面至此！不畏奴輩笑耶？」如彪曰：「家中羊豕甚多，豈藉獵食？」董大怒曰：「爲男兒毫無丈夫氣，豈復是董建威子耶？汝欲食羊豕，我偏以汝飼虎狼！」遽喝下馬，奪其弧矢，但與一火槍曰：「留汝於此，不得狐，無相見也。」言訖回馬。葛封棄鎧投鞭，涕泣叩馬而諫曰：「大郎所言，非無理，主人奈何逞一時之怒，輒棄之荒山不顧乎？」且教子當以義方，事無足爲子孫效法者，主人自爲之已不可，奈何以之教大郎，豈幹蠱不如濟惡耶？」董愈怒曰：「汝病狂耶？何悖逆至此！」封曰：「老奴不悖，主自不知非耳。主日以射獵爲樂，不體上天好生之心，不可謂仁；父死不葬，從事田游，不可謂孝；棄子以餓虎狼，不可謂慈；不仁，不孝，不慈，乃真悖逆，奚止病狂使大郎有罪，鞭之可也；無罪而棄之，老奴不解所謂。」董怒發如雷，馬箠亂下如雨，封頭面皆破，流血滿衣。董縱轡出山，衆人畢從，封大罵衆人助桀爲虐，一何喪心至此！乃呼印兒囑之曰：「汝其追隨大郎，生死與共！」吾老矣，不能從矣，俾大郎得狐而返，不致他變，則如天之福矣。不然，卽此永訣耳！」歎歎上馬，連促令去。印兒踴躍而往，見如彪於岩下方倚槍而泣。印兒慰藉久之，如彪得伴殊慰，期相與覓狐，而杳不可得。旣而暮色蒼然，冥無所見，四山清寂，繁星滿天，樹響泉鳴，狼奔鴟叫，二人踰踞石上，懼怯殊深。少焉，月出峯巔，烟籠澗壑，依稀有人循仄徑而來，相去一矢地，諦之非人，夜叉也。敦肱血拇，齒巉巉如鋸，鵠行鵠顧，目光閃閃，氣息怏怏，如彪戰慄俯伏，屏息不敢動。印兒低語曰：「怪物非一，此間非藏身之所，不如升高樹，庶幾免患。」如彪曰：「素未嫻習，焉能升樹？汝速自爲計，明日收吾骨焉，稍遲回，卽成兩斃，轉非汝父付託之意。」印兒不得已，潛登

一松濃密處垂首下觀月光下歷歷皆辨：一夜又行至石畔，驀見如彪，遽滾地風旋，良久始定，拊膺而踊，若甚驚怪，作聲鳴鳴，餘者聞聲畢集。一夜又蹲地上，發其背，一夜又提如彪腰膀，置其上，負之而去。印兒心膽墮地，急下樹密覘所向。歷數險巖，卒至一破廟前，有夜叉甚夥，皆拱立廟側，廟後大樹參天，印兒復緣其上，隱隱見廟中有二人，一左一右，皆正面坐，又有數人列坐其旁，衣冠古奇，身軀偉岸，趨躡其下者，又不下數十人，皆不作夜叉形，又見諸野獸，如虎豹，如熊羆，如豺狼，驪鹿狐兔者，紛紛廟外，何止千百頭。夜叉置如彪於階下，蒲伏而出，似極震懾，右坐者曰：『董桓恣虐不仁，冥報在邇，今乃忍棄其子，亟當先殺之，以抑衆怒。』旁坐一人曰：『不可，董桓雖惡，其子無罪，且一言梗父有止殺之心，不肖子猶將宥之，况如彪爲賢子乎？』右坐者曰：『然則將何以處之？』旁坐者曰：『不如釋之，上以體上帝好生之仁，下以行明公恤刑之惠。至於報德報怨，自有主者，非吾曹事也。』左坐者曰：『參軍之言是也。』命夜叉仍負去，實故處語未畢，一老人跪階下啓曰：『適承明諭，謂報德報怨，自有主者，董如彪與臣有恩，請主之。』右坐者曰：『可。』老人叩謝，負如彪出，向東去。印兒下樹尾之，越險履巖，約略數里，抵一洞口，老人欲入，忽回首見印兒從，訝曰：『爾何爲者？』印兒曰：『偶迷路，欲覓一宿耳。』老人曰：『無飾詞，此間非子所宜至。』印兒曰：『主人被負至此，我將安歸？』老人曰：『汝尙知主僕義，從我行可也。』因同入洞，洞中黝暗，頗不易行，凡數折，忽大開朗，平衍廣闊，雖戴石履土，而迴廊曲室，無所不備，男女數十人，聚候於庭，見負如彪至，莫不欣慰，爭來扶掖，安頓榻上，飲以硃砂湯，如彪神氣始復，雙臉微開，印兒遽前擁之，泣曰：『大郎甦矣，勿驚。』如彪見印兒，兀然起坐，問此何地，印兒嗚咽告之。老人曰：『此洞天也，遠隔人世，不知其幾旬日，欲歸不得已，姑止此，無徒悲。』如彪拜問出處，老人自稱胡姓兒女頑劣，不計利害，非子開一面之羅，此時已肝腦塗地矣。如彪故穎悟，便知卽日間所縱之狐也，自念既有施於

彼，住亦無妨。密語印兒，印兒始恍然，遂相安不以爲異。自此與洞中人漸熟，雖閨秀亦不相迴避。叟二女，長曰阿筍，身小而潔白如玉，媚曼雙絕，爲九姍所重。次曰阿嫩，修眉細目，面微麻，婉妙殊。叟議以一女妻如彪，而莫知誰可。胡媪曰：「盍效法古人，以紅絲繫女腕而焚其頭緒，令董郎隨意牽之，爲寶窗之選何如？」叟曰：「是或一道也。」阿筍止之曰：「不可。董郎有大恩於妹，以妹嫁之，情理兼盡，誰曰不宜？」叟拊髀曰：「此不易之論也，半復何？」第如汝之醜讓，亦有足多者。」筍含羞而退，於是以嫩歸如彪，舉室以爲玉蕊瓊華，天然嘉耦也。筍酷好吟詠，時過如彪夫婦，相與談詩，或分牋拈韻，共相唱和。如彪嘗盜小婢爲嫩所執，戲令長跪，而批其頰，諸婢傳以爲笑。筍諷之以詩曰：「鸚鵡比翼鳥，雙飛又雙眠，不綰同心結，別思並蒂蓮。作事何草率，長跪示蒲鞭。俯首無生氣，郎當擯鼻邊。」如彪見詩笑曰：「阿姨可謂揣摩到家矣，然而尙有未盡處，試爲足之。」乃和而返之曰：「垂成事忽敗，肘膝赴床前，寸心癡如醉，雙頰熱似燃。夜深孤鳥動，春老一蠶眠。不殺刑尤酷，飛鳧壓兩肩。」筍展誦一遍，銜袖而笑，嫩怒之以目曰：「子無伎倆，儉香奈何以我解嘲？」如彪曰：「句句實字字真，詎有虛假？」嫩曰：「詩人每多附會，往往妄誣好人，奴心正何怕眼斜，一任汝曹喋喋耳。」筍曰：「妹以閨戚自鳴得意，妹丈又口有雌黃，皆非兒所當究，但借此作一詩題，聊以破寂耳。」嫩戲拍其肩曰：「姊竟以妹作詩料耶？獨不念隔膜之詞，傳之悠久，外間妄造黑白乎？亟當白懺，勿洩於人。」筍笑曰：「妮子包羞矣，既出軟話，姑置之。」遂裂詩於燭上焚之，一笑而散。自此與如彪相狎，無所不至，但不及亂耳。一日，姊妹往舅家，翁央印兒爲御筍於碧紗中，見其韶秀，歸製如夢令辭曰：「擲果潘郎風味，傅粉何郎風致，底事不同車，忍作執鞭之士，留意留意。」留意詢他名字，既而出戶，疏於防，滴嫩搗如彪來得辭，嫩笑謂如彪曰：「兒今日亦得一詩題矣。」因擊牋和之曰：「漸識石榴滋味，慕見蓮花標致，有女正懷春，誰是誘之之士，留意留意。」

意留意——留意印兒名字。』如彪方欲捉筆，筍已歸室，過窗下，聞窗內折紙戛戛，磨墨濃濃，猛憶詩牋未收，急入視，嫩已睨之而笑矣。筍羞澀，無以自容，嫩曰：『知姊又得一詩題，故來相賀。』因以和詞示之，筍大慚。二人戲語間雜，良久始去。叟聞風笑曰：『婢子下流，乃悅及與夫耶？然吾不忍致兒女子憔悴以死。』卽蠲吉以印兒贅筍，居久之，叟謂如彪曰：『子二人可以歸省矣。』如彪慮父不容，叟曰：『雖欲不容，其可得乎？二女任攜之去，第無所贈嫁，爲可愧耳。』是日，置酒爲餞，唯一小駟駕巾車，命四人乘之，行甚駛，轉瞬已失洞之所在，並無執轡者，而小駟不借鞭策，循路委折，直抵家門，宛若熟路。四人下車，小駟自返入門，一家皆驚以爲鬼物，又見二女之豔，彌各詫異。印兒備述顛末，家人始定，爭爲泣告曰：『大郎在外二載餘，豈知家中一敗塗地，主人自棄，大郎歸來三日，卽捐館矣。二病癩癩，接踵而歿，唯葛封於一月前，自云上帝命爲某山之神，是夜無疾而逝，房中諸婢皆已改醮，奴婢之所以不致星散者，徒以有大郎生母在耳。』如彪大慟，登堂拜母，引罪自傷，母曰：『兒昔見棄於父，以爲飽虎狼久矣，今得婦而返，殊慰老懷。』又念葛封之忠，印兒之義，養印兒爲己子，更名曰如麟，二女事姑極孝，尤善治生，家費十倍於昔，各生一子一女，親故知爲狐育，無敢結婚者，男娶女嫁，皆求之於遠方，後十餘年，母死，殯葬盡禮，服闋後，如彪悉以田宅分屬二子，同如麟復從二女入山，遂不復返，其親故多言狐女別無異人處，唯衣不更新，亦不舊敝，而貌常如十八九歲人，喜食雞肉，嗜火酒，爲可異耳。又言其姣媚處，見之者無不狂惑失志，所遺子女雖美，然較其母，百不能逮也。

某別駕

某別駕之任嶺南，值大雨，借館於山左許氏家。許故大戶，第宅深廣，書舍後朱樓五楹，別駕欲下榻其上，許

有難色，別駕固請許，躊躇久之，始曰：「下榻固無妨，第樓中所有什物，幸勿移置。」別駕敬諾，許置酒相款。至二更，乃命燭導別駕登樓，鄭重而去。別駕環視樓中一切箱籠几案琴書妝奩牀帳等物，無不整潔，別駕默念：「此必主人閨秀所居，以我力請下榻，故曲意騰挪，其誼亦良厚矣。事出冒昧，心中不安，將何以答其厚誼？」燈下展卷，讀至更餘，就寢，啓帷展被，覺麝蘭芬馥，心愈惘然，已無如之何，姑就枕，輾轉間，恍聞履聲藉藉，心異之，伏忱潛窺，見一女子，年約十六七，衣裳縞素，丰致蹁躚，就几上翦燭，開鏡，匣作晚妝，盥漱訖，徐徐盡緩結，束寬諸櫛，獨留褻衣數事，置諸薰籠，焚香易履，即移燭啓帷上牀。一足甫入衾，別駕神蕩已久，遽以手握之，女驟驚，戛然一聲，破窗而去，急起索之，杳無所見，窗紙如故，衣飾亦亡。別駕始悟非人，大聲急呼，僮僕畢至，急起主人而告之，並詰其故，許始而愕然，繼而愀然，終乃泫然曰：「客長者，請以誠告，小人有妹，色藝俱不下人，許字同里吳孝廉少子江，未嫁而江短命，妹誓不更嫁，屏居此樓，日惟事書畫自遣。前歲季秋，年甫十八，病不起，將死，遺囑母氏曰：「兒死，亦不下此樓矣，望母無忘珍愛，勿撤牀第，凡夙昔玩習之物，妝奩之具，悉位置如生前。」囑訖，即瞑目而逝。母不忍拂其意，悉如所囑。迄今閱三年矣。昨公欲下榻於此，小人所以猶豫者，職此故也。後思人亡已久，似無容避嫌，故不敢方公命，詎意貞魂未滅，褻瀆貴人，據公所言，衣服容色，的是亡妹，幸祕之，無使老母知也。」言訖，淚如雨下。別駕拊案而歎，弔之以詩，詰朝辭去。至任所，即爲請於撫軍，撫軍亦爲感動，第未審其後果能旌表否也。

閑齋曰：禮經無守貞之說，以其未廟見，不成爲婦也；然婦人之義，從一而終，是貞亦古人之所重。生而守志，死猶不忘，貞烈之魂，山河並壽矣！

雙髻道人

鄆都市中，有道人，貌黑而髻，身渺而瘦，不詳其姓氏里居，亦不詳其年歲，聽其語音似湖湘人，或又曰似河南，似成都，以其常結雙髻，咸呼爲雙髻道人。縣有富人呂氏，生七子二女，同居各鬻。有賈者，客者，從軍者，游惰者，均無足紀述。惟六子驕，納粟爲太學生，少年自喜，交不擇人，尤癖好符咒之事。平居購求祕書，盈囊累笈，終日閉門檢閱，硃筆黃紙，與香燭錯陳，夜間，戟指踞步，一家莫測所爲。唯二妹附和之，而卒無一戒，殊爲鬱結。一日欲游平都山，偕徐邵二友過市，見道士立坊下，遮道謂驕曰：「諸郎雅游，能攜貧道一行乎？」徐難之曰：「馬止於三先生，豈可獨步與廝僕伍？」道士曰：「郎第行，勿爲我慮。」驕乃與徐邵並轡往。既至，道人已先在驕問來何速？道人曰：「由捷徑耳。」驕頗疑之，酒半，邵言其先人官九江時，每游廬山，熟聞其名，勝恨滅不能至。道人曰：「諸郎有廬山在念耶？盍卽此一往游之。」徐邵咸笑其誕，驕猶忻然願往。道人令閉目去，其履蹶，以指蘸唾，符於兩蹶，喝曰：「起！」但覺兩耳風濤洶湧之聲，一食頃，足已踐地，開眼見白雲滿衣，罡風砭骨，蓋已立五峯絕頂矣。道人拽之並坐石上，以袖拂之，風定雲開，俯瞰下土，一目千里，諸山撲地如培塿，湖光一片，彭郎大姑似螺嵌冰盤，萬點風帆，若蠅矢集鏡，繞山諸郡縣，盡作碧烟數點，歷歷可指。道人曰：「子知之乎？此廬山極巔也，值此亦有出塵之想否？士生斯世，凡百可爲，若能登最上乘，斯不負此精力，况神仙一道，又子昌歎羊裘之嗜，子其留意，時哉勿失也！」驕不覺喜心翻倒，五體投地。旣而道人曰：「可以歸矣。」仍露至平都山。徐邵但見其閉目久坐耳。驕乃延道人至家，膝行再拜曰：「吾始以先生爲一邑之狂士也，今乃知先生爲當代之仙人，願委贄爲弟子。」道人曰：「可。然而時未至也，請筮之。」道人筮之吉，乃許之。驕大喜，呼二妹出拜，淨後園精舍三楹以居。道人與二妹同受法，日夜練習。道人又謂其妹曰：「吾將使二仙姬懷聖胎也。」遂亂之。半年後，道人或去或來，驕與二妹亦時夜出，遠旦始還，驕面色日漸青，二目瞭然，能登雲作霧，喚風呼

兩召神役鬼等術。其妻屢戒之。且使勿銜露以召禍。驩曰：「吾有此術，可橫行天下，人其奈我何！」於是益自街，闔邑莫不知之。其妻謂其妾曰：「郎君蹤跡詭祕，甚可慮也。盍矚之？」妾於是夕，尾驩所之，卒至西門外密林中，已先有六七人環坐其次，有似秀才者，軍卒者，賣菜傭者，又有一僧一尼，貌極獷異，而雙髻道人亦在焉。見驩至，羣起逐曰：「皇帝來矣！」驩中坐，諸人列坐，相與計議，其妾隱身於黍稷中，諦視之，咸稱僧尼道士爲國師，秀才爲軍師，軍卒爲元帥，所論無非先取某州，據某縣，殺某官，大抵皆叛逆之事。尼問曰：「二仙姑胡不至？」驩曰：「彼追魂之法，尙不精練，來時令其演之，今夜不至矣。」日曠暮，遂各起身向西去，不測所往。其妾驚惶，奔告其妻，妻大懼，潛至後園，從門隙窺之，見樹下有土臺高三尺餘，設一几，几上燒雙燭，大如臂，燭光下有燭體七八枚，臺四角皆燃燈一盞，二姊被髮跣足，仗木劍，步罡於其上，覺陰慘怖，人妻懼禍族，以實告鄰，鄰恐株連，以鳴於官，官慮其橫決難制，密白總戎，總戎陽寢其事，而遣其子及標將密跡之，得一洞於萬山中，飛騎報聞，總戎乃親率輕騎一千，銜枚電赴，夤夜抵其處，以枯柴裹穢物，雜以硝磺，堆積洞口，舉火焚之，烟焰蔽天，次日始熄，使壯夫入洞搜之，得僧尼道士黃衣少年雙髻道人及驩也，共薰斃，僵屍二百有奇，揭榜月餘，無敢認者，遂瘞爲巨塚焉。總戎又令裨將率衆，就呂家掩執二女，二女用邪法逃脫，嚴捕未獲。遲數日，有人於西陽山中，見雷殛女子二，告官驗之，背有朱書曰：「左道惑衆，妖人呂氏。」云云，方知二女雖倖脫國法，終不免天誅也。

閻齋曰：富家子弟，宜使之讀書明理，親君子，遠小人，庶免於邪，以作保家之主。如呂驩者，擁厚貲，習邪術，以致身喪族滅，皆親遠失道也。爲人父兄者，可以鑒矣。

阮龍先

新建阮龍光，公車入都，將抵繁昌曹縣，遇風，亟艤舟入僻港，泊荒塘下。二更後，風息，明月滿天，十數鄰船，盡楚巫巴客，神簫夜火，雜沓紛紜，阮不耐其譁，獨登岸謀靜，同載者咸不知也。信步得一巨石倚大樹一株，卽坐踞其上。食頃，隱隱聞斥堠下有人絮語，察之，見八九人圍坐沙際，相去不過十數武。阮以爲汎兵偵宿者，憩於此，初不爲意。夜靜，江山清寂，語言了了，可辨聞。一老人帶晉音者曰：「一眨眼又一年矣，黃六爺父子未來時，咱與耿先生薛三哥大嫂宋姑娘每夜共坐此地，亦時釀飲，彼時薛三哥尙捕魚，必繫船於渡頭楓樹下，金嫂戲窺其簪篸中，竊取小魚，耿先生獨守腐局，始終不肯下筯，我等羣咻之。及薛三哥同李七姪入夥後，耿先生被伊終夜調噉，猶徵酒逋，亦何可笑。今黃六爺……」云云，語遂輕，殆不可辨。俄一操吳音者曰：「莫污曠人。」尋聞一少年哀泣聲，又一人曰：「一人向隅，滿座不樂。憶昔泊此，被楚僮窘迫時，金家姑娘，亦不克免，脫是時耿先生癸獨無依，實大可憫。」一人嗤之曰：「彼受趙撫臺託辦賈物，盡出屨樓，李總戎囑作碑文，悉由撫拾，詩不解「蠶腰鶴膝」字不能「薨尾蠅頭」，「卯酉參商」隨筆湊合，歲糜脩金百兩，日市膳肉二斤，然猶唆訟投詞，危於蠱卵，憂貧怨賤，窘若拘囚，今冤處九幽，幸全四體，不聞「楚些」，但作「吳吟」，薛三哥蹇滯一生，漂泊半世，得魚換酒，出險入夷，先生酒衝愁陣，固然矣，而抑念奇兵之所自來乎？讀書人漫作顛頂，已不足爲訓矣，顧又噉然哀鳴，忘夙債而念夙罇，是先生猶有蓬之心也，所謂不矜緝行者，乃至此乎？」既而少年啼愈哀，入耳極淒楚。移時，有秦音老人慰之曰：「吾輩亦已無生趣矣，乃對酒當歌，希圖破悶，奈何復事野哭，令人不忍復聞。縱李兄言太刻毒，適足破涕成笑，何須芥蒂，卽如老朽三五少年時，視取科第，真不啻摘髻，禍福罔知，一味驕滿，形骸放浪，思與晉人分道揚鑣，未遇嚴師，不親諍友，性由習改，心爲境移，以致齷齪相乖，薰砧多舛，不意鸞鳩伎倆，決飛祇搶榆枋，白髮青衫，竟作道旁苦李，迄今觸醜戴土，念魚腹而心酸，魂魄思

鄉望雞頭而氣苦；邂逅多君，洵不幸之幸也。』無何，少年哭漸止。繼有作歌者，歌聲如曳縷。歌未竟，羣作嗟嘆聲。阮始知遇鬼，恇怯間見一燈，熒熒自遠而近，所坐樹根石上，嗶剝有聲，青磷如豆，轉瞬徧地皆是。阮大懼，毛髮蜩張，倉皇歸去，步步迤邐，覺月色不明，兩眼皆障。奔走半夜，筋力俱疲，迨東方既明，始如夢覺，依然在樹下石畔，跬步未移，色變神癡，顛踣於地。舟子晨興，失阮所在，同來蹤跡，掖之登舟。阮述夜來所見，或曰：『此鬼打牆也，無足怪。前月有鳳翔黃監生父子，販法帖於蘇州，覆舟於此，鬼所稱黃六爺及所聞秦晉音者，即是也。其餘既分先後，必有新舊。蓋相繼溺死於江中者。』阮入都爲咸安宮教習，予嘗聞其自述如此。

某太守

某大僚位首揆，甲第連雲，富擬卓鄠，門庭如市，干謁者名紙生毛，恆旬月不得一見。其家奴某季擁百萬貲，喜交仕宦爲光寵，仕宦亦藉此通干謁。某太守與相友善，入都輒館其家。太守於季之父修子姪禮，呼之爲叔。其父出入，太守每爲執鞭提銜，羨者有之，君子則鄙不齒也。而太守自以爲得計，處之怡然。適相國壽辰，季父子皆入供役，太守獨坐齋中，夜分，有叩門環聲，啓視之，則一雪膚花貌，二八佳麗也。太守驚異之，詢所由來，女稱家人之女，憐公岑寂，聊過一談，已而醇醪饕膳，羅列滿前，不審來從何處，女乃無所不能，且無不妙，而尤精李虛中不傳之祕。太守因問將來功名何如，女推之曰：『八字入格，決是二品貴人，所可惜者，官品高而人品低，人爵進而天爵退耳。』太守曰：『敢聞其說。』女曰：『人生富貴貧賤皆有命，本非人力，尅可強求者，爭奈世人不肯安命，奴顏婢膝，百計經營，附勢趨炎，廉恥道喪，初不知命應顯達，求之固得，不求亦得也。命應窮蹇，不求固不得，求之亦終不得也。卽如今日奔競於相君之門者，如蠅之逐臭，蟻之避糞，實繁有徒矣，然相君之

勢位日崇，則門下之趨承日盛。此而千金爲壽，彼則倍蓰以進之，什百千萬，彼此相形，相君縱欲示恩，亦不能不視之之多寡，以爲厚薄。豁壑難盈，庸有濟乎？公又等而下之，媚及戚獲，此巾幗所不爲，鬚眉者反不以爲愧。異日莫云二品，雖位極人臣，亦復何補？太守聞之，慚汗如雨，改容謝曰：「敬聞命矣！會當他徙。」女曰：「徙之是矣，白圭之玷尙可磨也，還須痛改前非，勿蹈故轍。」太守曰：「雖然，舍卿而去，何以爲情？」女曰：「兒亦從此永訣矣。」太守愕然曰：「何遽出此言？」女曰：「兒非人，實天壇中一狐也，與公有夙緣，故來了之。今了矣，雖欲再聚一夕，不可得也，前程遠大，慎之重之。」言訖，遂不見。太守不勝感喟。翌日，託故他徙。未一年，相國以罪免，季亦罹法。太守深自悔過，磨琢自新。後果仕至某省巡撫，晉兵部侍郎，一如狐女所云。

閔齋曰：借勢以恣威福者，曰「假虎」，曰「憑城」。是天下巧於倚勢者，莫狐若也。今觀此狐，以安命規正太守者，人而狐，狐而人矣。

鄧縣尹

衡水某村，有婦人與豪右私通，而謀殺本夫者，爲屍姪所首。奸夫以多金賂忤作行人，俾其袒己，相屍無傷，官不能理，轉斥首告，誣妄痛懲之。復訴諸府，太守委與令鄧公往按之。鄧至，反覆相驗，不得證據。夜宿館舍，思維不置，及衣起坐，時約三更，從人熟寢，駒相和，已而寒風起，戶下簾幙動響，燭光昏暗，隱隱見壁角現一人，乍前乍卻，脩跪於地。鄧禁毛髮森豎，甯神審諦，則形質服色，彷彿日間所相屍也。微作啼泣聲，右耳畔垂一白物，鄧忽悟，乃大言曰：「吾知之矣，吾必爲爾雪冤，爾其斂跡。」其人叩頭而隱，燭亦驟明，鄧遂都就枕。翌日，折柬召衡水尹曰：「氓蚩詭辭與訟，苟不立鐵案以杜其口，將何以靖刁風？請與公督責相人，再至屍所，務使

死者無遺憾，生者無遁情，庶上可以覆府尊，下可以服觀者。『衡水尹見書，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妄矣！作縣十年，貧如寒士，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拙官所能辦耶？徒多周折耳！』不得已，復往相之。鄧叱令檢視右耳，忤作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濕棉絮，須臾堆積約略半斤。鄧指示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尹大驚駭，再揖謝曰：「似此奸謀，不特耳目所未及，亦且洗免錄中所不載，微寅兄，幾使沈冤莫雪也。』鄧曰：「此冤魂之靈，非弟之能也。』即屍前提奸夫淫婦，大事榜掠，盡得其狀，奸夫坐斬，婦坐凌遲。案結一邑稱神明焉。

斬總兵

魚河堡在無定河南，河流移徙無定，往往不遵故道，輒有時去堡三四里，居民取汲甚艱；而夏月霖霖，窪窪處又汪洋莫測，居民苦之。其深闊歷年不涸者，妖物因據之，竊食村中羊豕，漸及小兒，村人通宵邏守，比戶戒嚴，或有見其形者，則一大黑人，高丈餘，烏衣長鬚，猛鷲非常。村人患之，適一道士年近八旬，與二徒自湖南來，自言能祛邪怪。衆公醮四十，洩其用法，道士以老辭，其徒請行，道士曰：「汝術無能爲也。』徒曰：「昔在川中何以成？』道士曰：「此非其比矣。彼川中之水，分沙漏石，易爲措置，顧此濁流，何以設施？』徒曰：「一符一籙，猶致一流金，諒此么麼，何足齒數。』遂不聽師言，步至水濱，禹步焚符，以召妖物。久之不至，乃亟解衣仗劍，泗入水中，卽刻波濤洶湧，衆以爲道士捉得妖物矣，喧呼以助其威。一食頃，水色赤，見一臂浮水面，俄又一頭浮出，就視之，則道士已支解矣。衆大驚，四散而奔。會榆林總戎斬公桂行部過其處，見奔走者，訝之，詢知其故，亟遣兵三百人，鑿渠運屛，盡撤其水，得一黑魚，長二丈許，巨口無鱗，撥刺泥淖中，殺而烹之，味劣甚，自是怪

絕，一方以安。

閑齋曰：北海有冰鼠焉，常伏層冰下，齧而穴，歲久，大如象，齧愈甚，穴愈闊，冰愈薄，暑或泮焉，泮則失所天矣。失所天，則死人取其肉爲餐，骨爲器。昔張象有「冰山」之喻，嘗疑冰且爲山矣。庸有消釋時乎？然而冰鼠何嘗不倚賴冰山也。况黑魚之僅恃積潦哉！

藕花

商邱宋文學客禹航，僦居湖干，薛荔衣牆，苔茸毯砌，地極幽僻。柴門面湖，夏秋之間，蓮花最盛。宋性故愛蓮，有詩百首詠之。會夏日倚門縱目，見二女郎操艇子來采蓮——一衣紅，一衣紫——姿態皆美，而衣紅者尤豔絕。次日復至，大約申來西去，比日皆然。宋初不敢問，後以其往來頻，漸相熟，因詰之曰：「蕩舟亦屬險舉，采蓮不爲急務，二卿何不憚煩耶？」女笑而不答。宋復以言挑之曰：「蝸居在望，何不一過喫茶？」女復不應，但促回櫂。紫衣女轉艫船近岸，曰：「彼旣強來作東道主，卽一往過臨，看其將何以款客？」宋大喜，踴躍爲導。宋固獨處，唯一傭奴服役，見之疑訝，問：「那得致此麗人？」宋給之曰：「家中姊妹也，來此見訪，萬勿洩言外人，致增酬酢。」奴唯唯去，但司庖飢，無暇旁及。二女相顧而笑，紫衣女曰：「誰謂書癡誠懇，矢口虛妄，尙須思索耶？」宋亦笑。於是狎暱殊甚，詢及姓氏，里居，紅衣女曰：「兒名藕花，小婢名菱花，家在湖上不遠，土著也。」是夕，遂留與亂雞鳴，輒欲言別，宋固挽之，女愀然良久，乃謂宋曰：「荷君雅愛，詎忍一刻睽隔，特勢有所不能耳。知君達者，必不爲怪，請以實告。兒輩非人，花之精也。君如不棄，可至湖上，見芙蓉中有一莖紅鮮異常者，其下有菱花一簇，可並移歸，勿傷其寸根片葉，植於盆中，養以滿水，勿畜六擾，勿接惡客，則兒與菱花常得朝夕相

對矣。」宋且驚且喜，謹誌之，遂縱之去。晨興，卽覓小舟，徧閱花中，果有一莖，色儷朝霞，香逾冰麝，大亦倍於凡品，更驗其下有菱花一叢，亦鮮明可愛，卽出重賞，募漁人移歸，培植巨盆中，閉門謝客，以俟女至。三日不來，頗深疑抱，默搜冥想，萬念紛紜。至第四日，悶而午睡，覺耳畔有拖裙聲，視之，則二女已至榻前矣，相見驚喜。藕花曰：「蒙君滋養，感深五內，第資質脆弱，不任勞瘁，數日蘇息，甫能動履，致君寂寞，誠不自安。」宋曰：「但得常聚首，何妨暫違顏。」飯生年來如窮一波斯，一落落不稱意，今得與二卿爲偶，雖死不恨。」女曰：「君此心真堪心感，不知能終守不渝否？且人生在世，如輕鷗汎水，起滅須臾，苟不行樂及時，縱活百年，如蜉蝣朝菌耳，卽如兒輩，去千頃之廣，而就一勺之多，辭鏡湖之深，而居瓦缶之淺，非不知魚游釜中，燕巢幕上，其安危妖壽，天壤懸殊也，亦以子生不如偶死耳。」因貽宋詩曰：「彈指韶光易老，瞥眼初陽又曠，從此朝朝暮暮，不隔秋水思君。」——自此三人如形影之隨，不離跬步。二女極相恤，衣服履鳥互易著，不分爾我，一日，宋他出，二友過訪，見盆中菱花秀異，采之而去，日暮宋歸，藕花泣訴菱花被創之由，「君若不憐而救之，兒豈忍獨生。」宋大慟，問「何術可救？」女曰：「但培其根，清晨爲誦觀音咒九九遍，明年此際可以再生矣。」宋如所教，至心持咒，時以湖水培養，次年夏初，菱花忽至，雖覺瘦損，而姿態愈豔，相見悲喜交集，各鼓間闌，刺刺不休，宋自得二芳，精神越發，形氣清爽，讀書一過，輒能默誦，文思益進。又一年，隆冬大雪，盆水一夜寒沍，二芳不至，宋獨居塊然，目對瓦盆，潛祈默禱，倏忽春盡夏來，藕花獨至，形容憔悴，愁苦不勝。宋擁置膝上，爲之拭淚整鬢，問「何爲孱困至此？」菱花安在，不與偕來。」女泣曰：「尙談菱妹，耶已作凍鬼，隔年矣，兒亦不耐嚴寒，雖幸不死，而奄奄一息，不久亦將辭世，與君永訣耳。」宋聞之，一慟幾絕，賴藕花相伴，聊以自慰，但藕花日就瘠羸，宋憂之延醫調治，醫一見失志，診其脈，又異常人，漫留藥一刀圭，誌其門而去。適宋又他出，是日薄暮，醫僮見藕花獨坐

湖上，丰姿綽約，與湖蓮爭豔，醫不復能耐，突前抱持之。藕花駭而逸，躍身湖中，醫忙持其足，足拍然而折，視之，藕一段耳，始知其妖。亟告宋，宋大痛恨，趨湖上哭之，深恨醫之選事，欲明諸官。傭奴勸之曰：「明明妖異，雖之官，庸得理乎？」宋乃止。翌日，仍至湖上哭之，見一蓮花浮水面，斷藕猶存，慟哭抱歸，種於盆，越宿即萎，乃具棺衾葬之湖上，作芙蓉誄以弔之。遂髡緇爲比丘，雲游不知所終。

王塾師

某王子白間亭，未襲爵時，家有塾師，王姓者，教授有年矣，往往作奇幻戲術，一日，與白之親故夜飲，客曰：「此時安得鮮魚湯啜之？」王曰：「易易耳。」乃覓一籃，命館僮提之，閉目繞地走，僮且走且作摸魚狀，有頃，王曰：「止，得之矣。」果有魚長尺許，撥刺籃內，烹食之，味極鮮美。衆詰館僮何遽致此，則云：「在水上摸得耳。」或又思市賣穀饌，王即取錢如價置籃中，仍命僮閉目行，隨見多品在籃，飲之饜唇舌，如初出鑊者然。此類甚多，識者謂其有搬運法也。又能知人前世事，某鉅公微時，嘗爲一大戶所窘辱，某公殊不平，王生曰：「此夙因也，吾使先生自視之。」乃懸紙一幅，以紙畫符於其上，俄而紙明若鏡，王生使某公窺之，見一人伏案擲管於其旁，貌甚恭，一人正面坐，氣象尊嚴，餘無所見，俄而光漸斂，仍爲白紙而已。某公不解所謂，王生曰：「正坐者即先生，旁坐者即大戶也。先生前世窘大戶太甚，故今以此報之。先生忍受之，即了卻一段因果，不然，又相報復，無已時也。」相與一笑而罷，王子忽患癆瘵，日漸危羸，易醫數十，藥石罔效，親串來探候者，進則相慰，退則私議，以爲斷無痊理。其母某福晉，祇生王子一人，日夜焦愁，眠食皆廢，或言：「王子病非俗醫所能療，館中王先生，法術元妙，福晉倘能降心求之，彼必有以援手。」福晉以爲然，即使內豎延王入告之，且請作法，王

正色力辭，福晉再三懇，聲淚俱下，王請福晉起，俯首沈思，移時未決，福晉又拜懇再四，良久，王始許諾曰：「容報命。」趨出，囑館僮曰：「無擾我睡，俟吾自寤耳。」遂引衾而臥，狀若死人。王子有祖塋在某處，是夜二更後，守陵人有直宿者，瞥見一人由甬道徑入宮門，審諦之，則王先生也，大駭，隱念：「先生在城夜深何得來此？」方冥想間，旋見殿上有人出迓，衣四團龍褂，拱王入殿，分賓主坐，執禮甚恭，似有所懇。王亦有言，相隔遠，不能悉辨，但潛身屏息窺之。俄聞門外呵殿聲甚嚴，見侍衛多人，擁一王者入，像貌瑰麗，氣象尊崇，冠裳衣履，皆非時制。王與殿上人疾趨迎拜，同入殿坐。王者居中，王居左，殿上人居右。王起拜再三，似代爲殿上人請託者，然王者無言少焉，忽聞一片噴囂，見一人裸形，手將一人髮辮，且打且行，同跪階下，細視被打者，卽王子也。殿上人趨步階下，向其人哀懇，復拜求之，其人終不許，殿上人泣而入。王隨趨下，向其人耳語數四，亦不允。王嗒然却回。旣而王者出殿，當階而立，道謝再三，其人不得已，始釋手痛哭而去，其聲甚慘。殿上人拜謝王者及王，殊形感荷。已而王者去，王亦行，殿上人送之出門，反入殿，遂寂然無所見。翌日，入城備述夜來事曰：「小爺病當痊矣。」福晉未遽信，無何，王睡起，入告福晉曰：「昨爲王子事，大費調停，蓋王子之祖生時曾枉殺一漁人，漁人訴於冥司，冥罰當斬嗣，至王子卽絕，感吾福晉之誠，竭力關白，始得脫王子厄，然夙冤未解，尙須建醮超度。福晉幸勿忘也！」福晉感謝，一如其教。王子病遂痊，自是合府敬王如神。一日，王子約王游西山，夜宿山中，清話，驀見一黑物，大如牛，蠕蠕而至，王見之大驚，亟囑曰：「知之矣，可先去於某處某潭，下待我，行將至矣。」物遂去。王子駭甚，問此何爲者？王歎曰：「吾以不自檢束，每自銜露，今此物欲與吾較量，吾之厄也！此物法術至精，吾非其敵，然與之較必死，不較亦死，——不能不與之較。王子請備棺衾，明日於潭側收吾骨焉。」王子大驚，力止其行，王曰：「是無所逃避也，卽當往矣。」言訖，歛歔而去。王子心不釋，潛率家人數十，踵至潭側，察之。

不見蹤跡。惟聞蘆荻中奔騰迅躁，或見白光亂閃，橫若掣帛，旋若歛火，如數百萬金戈鐵馬之聲，令人膽寒。直至雞鳴始靜。嚮晨入視，則箭攢黑物，徧身皆滿，伏地不動；而王則赤身僵臥潭邊，鬚眉毛髮皆盡，昇之歸，越宿始甦，細詰其故，乃知殺物之箭，悉鬚眉毛髮之所化也。王子每舉以告人，博識者多以爲劍仙之流亞云。